武俠世界



$2.00

67



本刊由是期起全面革新！



本刊秉承着革新、投資、宗旨符合讀友興趣，由本期起內容全面革新，俾讀友亦可由頭至尾盡窺全豹，絕不會感覺有尾無頭之感。更可使基本讀友耳目爲之一新，務求使本刊盡善盡美。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中篇新派奇情鬥智故事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督印人：羅 輯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
電話：四八四二二一（4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澳連郵：半年港幣 $ 50.0
一年港幣 $ 98.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57.0
一年港幣 $112.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較新字409號
內政部內版僑台誌字第〇一〇二號
台灣發行所：
台北市中華商場信二樓109號
電話：336250

武俠世界

第679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 每册港幣二元
H.K. $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江湖恩仇錄 故事之五

朱羽·文
培新·圖

滾龍殺手

洛陽血案連番起

洛陽城雖是建築輝煌，市面繁華，茶樓酒館，銷金艷窟比比皆是，却不一定是人間天堂。出青陽門，沿着伊水之岸，一些低矮的棚戶，十有八九是「半開門」。一到上燈，流鶯四處遊動，正是天堂中的地獄。

到這兒來尋歡的，若不是販夫走卒，就一定是黃河築堤苦工。一貫錢就可以關一次門，三錢銀子就可以抱個娘兒們睡到雄雞三唱。

這夜亥、子相交光景……

河岸那條小道已鮮有人跡，神女已赴巫山。這時，一個渾身黑衣的男子如同幽靈般來到了「花二娘酒館」的門前。

這家酒館其實也是一家妓寨，年輕的鴇母花二娘子比別人多些花招，盡量縮小了粉頭的房間，在前面收拾了一間只擺了四副座頭的店堂，兼賣白酒鹵味。果然，她所蓄的粉頭就要比別家賺得多，自然這些銀子都到了花二娘子腰間的褡褳裏。

花二娘子的酒館，早就關上了門，這個黑衣男人來到門前，先背過身子，貼住門板向四週張望了一陣，才輕輕地在門上叩了三下。

沒人應門，他又敲了三下……一直等他敲到了三九二十七下，裏面才有了回應。

「誰呀？」一個嬌滴滴，却又有些沙啞的娘兒們聲音。

「二娘！」黑衣男人語氣低沉而又急迫地道：「我是陳坤，快點開門。」

門很快地打開，陳坤像陣旋風似地捲了進去。

花二娘子約莫三十來歲，眞所謂徐娘半老，風韻猶存，想必是匆促披衣下床，鈕子敞着，露出來一大截雪白的酥胸。

她急急關上門，慌張地道：「啊呀！你怎麼還敢回洛陽？」

陳坤一把摟緊了她，酒氣薰人的嘴巴在她臉上親呀親的，佻笑道：「二娘！回來看看妳嘛！」

花二娘子推開他，輕聲道：「咱們到閣樓上去，今夜每個粉頭都留下了客人，免得……」

陳坤捂住她的嘴，不讓她說下去，然後將她抱起，來向閣樓上走去，幸虧他是瘦瘦精精的男人，不然那顫巍巍的木梯眞會一折兩斷。

閣樓上根本直不起腰，陳坤只得解下了腰裏的長劍和刀囊，和衣躺了下來，花二娘子順理成章地睡進他的臂彎裏。

花二娘子那張粉臉在陳坤粗糙的面頰上廝磨了一陣，這才曼聲問道：「你這半年躲在什麼地方？」

「盤桓在嵩縣一個叩頭弟兄的家裏。」

「小滾龍眞是那麼可怕麼？」

看陳坤的眼色，似乎想逞强說句氣話，終於還是吁了口氣，緩緩道：「二娘！在妳面前我也用不着吹牛說大話。這半年來，已經有八個人被殺了，我也不知道自己輪到第幾？」

「當初你們不該各走各的路，應該聯合起來。」聽花二娘子的口氣，她似乎還懂一點黑道中的情況。「小滾龍雖然厲害，也不過是一顆腦袋，兩隻胳臂，總不是天神下降啦！」

陳坤躺平了身子，雙手枕在腦後，神色凝重地說道：「二娘！妳說話好像是手拿綉花針，一些兒也不費力。事情可不是那麼簡單，別說小滾龍的劍法，和他那套飛刀絕技，單說比腦袋瓜，較量機智，咱們就差他很遠。咱們這夥人都是亡命殺手，姓名，行蹤鮮有外人知曉，只因爲半年前咱們被黃烈堂所僱，埋伏在萬勝樓前殲滅了『雙蛇會』的餘黨，小滾龍就一直在追殺不停。聯合起來頭一件事就得要銀子，黃大掌櫃死了，誰給咱們撐腰？所以只有一條路——逃。」

花二娘子沉吟不語，突地振聲道：「由此看來，小滾龍必然化過一番工夫來調查你們的行蹤，他會不會知道咱們的關係？」

「只怕瞞不了他。」

「既然如此，你就不該回來。」

「他未必能料定我居然敢回洛陽。二娘！我天亮之前就得走。」說到這兒，陳坤堆上了滿面笑容。「二娘！妳還得給我湊合點盤纏。」

「哼！」花二娘子面色突然沉了下來。「原來你冒死回洛陽不是爲了看我，只是因爲身上缺了盤纏。」

陳坤一把摟緊了她，嘿嘿笑道：「二娘！妳不能寃枉人。」

，在一個窮鄉僻壤躲起來，你可眞還找不

「你還顧慮什麼？」

鳳姑輕笑道：「妳可以懷疑我，却不

在舉杯對飲，酒過三巡，王横才低聲說道

花二娘子又笑了，別說她和這個男人往日還有交情，瞧瞧那把長劍，她也不敢翻臉。當即嬌媚地笑道：「人都是你的了，銀子又算得了什麼，我早就給你預備下了。」

「二娘！我就知道妳是有良心的。」

陳坤兩隻毛手開始褫脫了她的羅衫。

就在這個時候，樓下突然响起一聲男人的兇罵：「賤貨！老子化了銀子，爲何不能玩？」

緊接着，又傳來了姑娘的嚶嚶飲泣之聲。

陳坤濃眉一皺，低聲問道：「二娘，是怎麼回事？」

「唉！」花二娘子嘆了一口氣。「還不是客人在發狠，這半年來，沒有你給我撐腰，也不知道受了多少窩囊氣。」

「我去教訓那小子！」陳坤發火。

花二娘子按住他，悄聲道：「我的大爺，你怎麼還能鬧事？」

陳坤想想也對，忽住火氣，道：「難道就這樣讓他鬧下去？」

「有些粉頭也太不像話，見了老實點的客人就偷懶，鬧一鬧就沒事了。」

可是，那狎客又吼了起來：「身子不舒服爲何要接客，找花二娘子來，退我的銀子。」

花二娘子坐了起來，低聲道：「我得去瞧瞧了。」

她披上衣裳，下了閣樓，找到那間鬧事的屋子，先將手下的粉頭訓斥一番，接着又向狎客大灌迷湯。

十個兇漢九個怕軟，何況花二娘子又是手拉脚勾，媚眼兒亂飛，火爆場面終於瓦解冰消。

折騰了約莫一盞茶光景，花二娘子又回到閣樓，却見油燈已熄，毫無聲息。

「睡了麼？」她在黑暗中，向床榻摸去。

她的手剛觸床榻，就摸到一灘黏黏熱熱的液體。

心頭暗驚，連忙取火燃燈。

原來陳坤心窩處一個血洞，洞口還在冒血泡，床榻上流滿了鮮紅的血液。

死者的臉上蓋着一幅雪白的手帕，手帕的一角綉了一條矯姿滾動的金龍，帕上還有鮮血寫了一個「九」字。

花二娘子，不禁渾身發抖，撕開了嗓門，大聲叫道：「不得了呀！殺人啦！殺人啦！……」

× × ×

一品香茶樓就在洛陽青陽門邊，一大早就賣了一個滿棚。

城內城外發生的大小事故，一向是茶餘酒後的談話資料。這天早晨，花二娘酒館的命案自然成了大夥兒的話題了。

這一個說道：「嗨！昨晚花二娘子相好的，被人扎了一刀兩眼，流了一床的血漬。」

那一個接道：「那死鬼也是個黑道人物，還不是冤冤相報。」

第三個人挿上了嘴：「聽說殺人者是以前錦春園的大掌櫃唐……」

「你想挨刀麼？」另一個好心的人連忙阻止他。「沒憑無據的，怎可以提名道姓？」

「對！對！」那人不禁伸伸舌頭。「大清早實在不該滿嘴跑馬胡說公道。」

茶座上又响起了一個蒼老的聲音：「是誰幹的，咱們儘管心裏有數，可別說出來，黑道上的事，咱們這些良民管他幹什麼？潁州被殺了三個，開封兩個，洛陽兩個，華州一個，這姓陳的是第九個，都是一個人下的手，這筆血債，大概也該討完了吧！」

「喂！咱們談點別的……」

茶客們談話一向不作興交頭接耳，是以都是拉開了嗓門，這些話一字不漏地傳進了座堂後面的一間雅室。

雅室裏坐了三個人，一個是年屆花信的少婦，另兩個則是三十出頭的男人，一高一矮，三個人的神情間都顯示了一臉愁容。

那女的嘖了一下嘴，低聲道：「你們都聽到了，也用不着我再說一遍，說說看，咱們該怎麼辦？」

身裁高大的男人皺起了濃眉，緩緩說道：「劉老四！咱們不能再心存僥倖了。照原先推斷，小滾龍不可能將那晚前去圍堵萬勝樓的殺手摸得一清二楚。從陳坤昨夜被殺就可見咱們推斷錯了。」

劉老四就是那個矮小的男人，他輕咳了一聲，道：「咱們斷錯了的事情還不止這一樁。咱們以爲衙門的捕快既然釘緊了小滾龍，他就絕不敢在洛陽行兇殺人，所以咱們才在洛陽蟄伏不動。其實，根本不是那麼回事。看來，姓唐的已經豁出去了。王横！你倒說說看，咱們該如何才能保命。」

王横目光望着那個花信少婦，冷冷道：「今天是鳳姑找咱們來的，該聽聽她的主意。」

劉老四附合着說道：「對！如今只剩下咱們三個，該齊心對付小滾龍才行。」

那花信少婦似笑非笑地說道：「劉老四！你這話可說錯啦！如今，只剩下了你們兩個，我那晚可沒有到萬勝樓去殺人的哩！」

「嘿嘿！」劉老四乾笑了一聲，尖聲尖氣地道：「鳳姑！話別說得如此輕鬆，那樁買賣是妳從黃大掌櫃手裏接過來的，殺手也是由妳招募的，小滾龍怎會放過妳？別打歪主意，除非小滾龍早一天離開人世，不然早晚都要輪到妳。」

鳳姑冷笑道：「你少嚇唬我，還沒聽說小滾龍殺過娘兒們。」

王横打從鼻孔裏哼出一股冷氣，冷聲道：「鳳姑！這回小滾龍，已經殺瘋了心啦！」

「他不會殺女人！」鳳姑還是那句老話。

劉老四沉聲道：「妳既然不怕小滾龍殺妳，又何必找咱來商談？」

鳳姑眉兒一揚，堂堂正大說道：「找你們來，只是想盡盡心。我雖然沒有到萬勝樓去殺人，却分到了殺人的銀子。你們既然還活着，我自然不能撒手不管。若是你倆打算聯手對付小滾龍的話，說不定我還可以在背後幫幫忙。」

王横向劉老四打了一個眼色，然後問道：「妳能幫什麼忙？」

鳳姑簡短地道：「銀子。」

劉老四冷笑道：「可惜銀錠子砸不死小滾龍，不然倒是好主意。」

鳳姑道：「有銀子就可以找到不怕死的人，人多氣壯，懂麼？」

二人又相互對望了一眼，就在這一瞬間，這兩個曾經共過生死的人，立刻有了默契。

劉老四呵呵大笑道：「難怪黑道上的朋友都說鳳姑够義氣，眞是名不虛傳，但不知鳳姑能够拿得出多少銀子來？」

鳳姑道：「盡我所有，不過我得先聽聽你們可有什麼好法子。」

王横道：「常言道得好，有錢能使鬼推磨，我和劉四還得好好商量。」

「好吧！」鳳姑站了起來，有了送客之意。「有了法子，盡快來告訴我。小心點，離開茶樓的時候你們得走後門。」

劉老四笑道：「小滾龍昨夜殺了人，這會兒準定還在呼呼大睡。」

兩個人從後門走出了茶樓，走進了一條僻靜的小巷，輕言細語地談了起來。

王横先發話道：「劉老四！你看看鳳姑那娘們是眞心還是假意？」

「怎麼？」劉老四瞪起了小老鼠眼。「你以爲她別有居心？」

「他奶奶的，這娘兒們一向視財如命，怎會如此大方？」

「她還不是指望小滾龍早些死，口裏說不怕，心裏又是另一碼事。」

「她若怕事，大可以一走了之，婦道人家，總是好藏身一些，又何必跟咱們這些見不得天日的黑道殺手，甘冒殺身之險呢？」

劉老四冷一聲，笑道：「王横！這你就不知道了，她指望小滾龍早死，不單純是爲了害怕，另外還有一層別人不知的隱情哩！」

「哦？是怎麼回事？」

「她有個親弟弟，原本是黃大掌櫃的手下，『五魁帮』垮台的那一次，死在姓唐的劍下，她可能想藉機爲她的兄弟報仇吧！」

「哦！原來是這麼回事。」王横這才恍然大悟。「你有什麼好主意？」

「你說呢？」劉老四反問。

王横沉聲道：「咱們不能再東躲西藏了，得找機會和姓唐的幹一下。」

劉老四一臉奸笑，連連搖頭，道：「不妙！不妙！如此作無異自找死路。」

「你有什麼妙計？」

「三十六計，走爲上計。」

「走！」王横大大地一楞。「咱們一向在河洛一帶混，走到那兒也逃不過小滾龍的追殺。」

「到南邊去。」

「人生地不熟的……」

劉老四截口說道：「只要有銀子，咱們又何必一定要在黑道上混？找個魚米之鄉，買下一座田莊，就够咱們樂下半輩子了。」

「那來的銀子？」

「鳳姑和黃烈堂相好了好幾年，手底下一定存了幾個，她那一品香茶樓就是姓黃的老色鬼拿銀子爲她造的，咱們得讓她一起吐出來。」

「劉老四！你又別財迷心竅，鳳姑那娘兒們精得很哩！」

「咱們到謝三嫂那兒去喝幾盅，慢慢商量，法子是人想出來的。」劉老四拉着王横，東張西望一番，然後穿進了一條横巷，消失了踪影。

× × ×

西陽門邊，長秋寺對面那些小街，一向很僻靜，在這裏作生意買賣的，也都並不多。

不知打什麼時候開始，小街上開了一間裁縫作。縫衣裳的都是些年輕輕的大姑娘，她們專門縫製庵堂的袈裟，別的衣裳一概不作。

不是她們不想多作買賣，而是她們除了縫製袈裟之外，再也不會縫製別的衣裳，手藝差得很。

原來裁縫作只是一個幌子，虎妞收容了一些在萬勝樓刦後餘生的妞兒在這兒潛伏，她們多少有些首飾，並不靠縫製衣衫來討生活。

傍晚時候，門前來了一個女人，她就是早上在一品香茶樓和王横，劉老四會面商談的鳳姑。

虎妞在萬勝樓四年之久，黑道上的花樣，自然學了不少，目下雖是隱居，却是門禁森嚴，這會兒正值一個名叫彭翠花的小姑娘在「挿旗」，一見有生人臨門，連忙迎了出去。

「姑娘！」鳳姑開門見山地道：「請傳一聲，我要見虎妞。」

彭翠花心頭暗楞，面上却笑道：「咱們這兒可沒有叫虎妞的。」

「有的，」鳳姑滿面含笑，一脚跨進了門檻。「有要緊的事情，請姑娘趕快傳報。」

虎妞已經聞聲而出，冷冷問道：「你找虎妞有什麼事？」

鳳姑將她打量了一陣，含笑問道：「姑娘莫非就是虎妞？」

虎妞沒有答覆她，却冷冷問道：「請問你找她有什麼事？」

鳳姑似已料準了面前這個英氣勃勃的大姑娘就是她要找的人，立刻走近一步，放低了嗓門道：「能找個僻靜的地方聊聊麼？」

人已上了門，自然推不出去。虎妞只得暗暗向衆姊妹打個眼色，然後招招手，道：「請跟我來。」

進入了一間密室，不待虎妞發問，鳳姑就單刀直入地道：「我要和小滾龍當面談一樁事。」

虎妞暗中大吃一驚，唐豪住在這裏，可說是極端機密，對方是如何會知道的呢？她微微皺了皺眉頭，道：「妳說妳要找誰？」

鳳姑從容不迫地緩緩說道：「姑娘是見過世面的人，該可以一眼看出我此行毫無惡意。這樁事不管是對唐豪，還是對我，都非常重要而又緊急，千萬耽誤不得。」

虎妞心頭不禁一動，沉住氣道：「妳過去和小滾龍相識麼？」

鳳姑冷冷道：「對不住，在未見唐豪之前，我不會吐露一個字。」

「好！」虎妞站了起來，雙掌一擊，彭翠花立刻應聲而進。虎妞吩咐道：「好

，在一個窮鄉僻壤躲起來，你可眞還找不

「你還顧慮什麼？」

鳳姑輕笑道：「妳可以懷疑我，却不

在翠杯對飲，酒過三巡，王横才低聲說道

生陪着客人，千萬不要疏慢。」

彭翠花自然明白她的意思，立刻虎視眈眈地站在鳳姑的身後，而鳳姑却是滿面含笑，神態自若，坐在那兒紋風不動。

虎妞離開那間密室，穿過一間小院，來到了一間很小的廂房，這裏，就是曾經在洛陽黑道上風雲過一陣子的唐豪居停之所。

他一個人喝着悶酒，爲了矢志爲橫死的故友復仇，他身上無一處不是充滿了殺機。儘管虎妞對他關懷備至，甚至心甘情願地效法死去的沈雪釵以獻身來解除他的煩悶，却被他嚴辭拒絕了。理由很簡單——他要一無牽罣，才能將那十二個仇人一一追殺。

虎妞輕輕推門而進，唐豪抬起頭來，以極冷漠的眼光凝注着她，一言不發。

她輕聲道：「有人要會你。」

「誰？」

「一個二十七，八歲的女人。」

唐豪猛力地擺擺頭，喃喃道：「我從來就不認識這樣一個女人。」

「她說有很重要，很緊急的事。」

「我去會會她。」唐豪猛地站了起來說。

虎妞冷冷道：「帶着你的劍，佩上你的刀囊。這半年來我不輕信任何人，尤其是陌生的女人。」

唐豪面上流露了一絲苦笑，終於還是佩上了刀囊，提起了長劍，更不忘大大地喝了一口酒。

一見面，唐豪就肯定自己絕對不認識鳳姑，他在來客對面坐下，冷冷道：「我就是小滾龍，有什麼話你請說吧！」

鳳姑向身旁站立的兩個女人瞟了一眼，含笑道：「有很重要的事，但只能和你單獨談。」

唐豪揮揮手，道：「二位請暫退。」

虎妞雖有不甘之色，却依然和彭翠花退了出去。

鳳姑單刀直入地說道：「我名叫鳳姑，在你那張尋仇的名單上不知可有我的名字？」

唐豪不禁大大一楞，他所要追殺的人無不四處逃竄，這個女人因何要自動送上門來呢？

「有你芳名。」他冷聲回答。

鳳姑笑得非常嫵媚，曼聲道：「你千里尋仇，追到開封，潁州，華州等地，我在一品香茶樓裏，寸步未離，因何未來找我？」

「只因爲還沒有輪到妳。」

「尋殺仇人還分得有先後？」

「不錯。」

「我輪到第幾？」

「最後。」唐豪的每一句話都非常簡短有力。

鳳姑的神態却非常泰然，笑了笑，又道：「如此說來，在我死之前，還有劉老四和王橫兩個人了？」

「妳應當非常清楚，因爲那一批亡命殺手都是妳經手招募的。」

「不錯，人的確是我招募的。」鳳姑的胆子眞够大。「不過，我並沒有到萬勝樓去殺人。」

「所以妳的名字在最後，讓妳多活幾天。」

「你眞仁慈。今天我自動送上門來，難道你也不殺我麼？」

「妳可以大搖大擺地離開此地，然後買好了棺材在家裏等死。」

「小滾龍！你好狂，好傲！」

「話說完了沒有？」唐豪已有了逐客之意。

鳳姑輕笑道：「若是你一定要按照順序的話，我倒非常安心，因爲劉老四是頭有名的狐狸，他和王橫聯上了手，只怕不好對付。」

唐豪冷冷道：「如果妳將性命寄托在他倆的身上，只怕未必可靠。」

「對！」鳳姑突然放低了聲音道：「正因爲不可靠，所以才跑來找你。」

「哦？」唐豪不禁楞住了，他眞摸不透這個女人心裏在打什麼詭主意。

鳳姑一臉詭譎之色，低聲道：「今晚來找你，是爲了跟你談一宗交易。」

唐豪一時默然，慢慢揣度對方的來意，終於恍然大悟，冷笑道：「原來妳是打算出賣劉老四和王橫來換取妳的性命。」

「如此說似乎太難聽了，我只是提供他倆的綫索來獲取你的諒解而已。」

「說法不同，作用一樣。」

「我根本就不該死。」

唐豪冷笑道：「妳這種說法太幼稚了，如果不是妳爲黃烈堂招兵買馬，我那一夥老友絕不可能遭到橫禍。」

鳳姑面上那種從容的笑色突地消失，神情凝重地說道：「你應該將這椿事的來龍去脈弄個清楚，一品香茶樓是個龍蛇混雜之地，黑道人物，經常在那兒流連，聚首，黃烈堂來找我，當然無法推辭，而且他事先又不曾說明，要那些殺手幹什麼差使。」

「哼！妳倒推得乾淨。」

「事實如此。」

「妳好像還隱瞞了一點妳和黃烈堂之間的關係。」

鳳姑楞了一楞，嘆了口氣，緩緩道：「不錯，認識黃烈堂，是因爲我弟弟的關係，他曾經是黃烈堂的手下。我跟他同母異父，他又是從小在外流浪，我和他毫無親情可言。有人說我弟弟是死在你的手裏，我才懶得管這單閒賬。小滾龍！若是你硬將兩椿事聯在一起來想，那就錯了。我不但不逃，反而主動找上門來，就可見我心中無愧，才有這份胆量。」

這番話說得頭頭是道，唐豪素來是個服理的人，心意稍有轉變。不過，他還有些疑心對方的誠意，置身黑道數年，他吃了不少暗虧，所以處處小心。

同時，他心中還有另一個疑問，因此問道：「妳如何知道我隱居此處？」

鳳姑得意地笑笑道：「這裏有幾個妞兒我過去見過，她們昔日都是鄭姑娘的手下，所以猜想你可能住在這兒，所以冒問一聲。」

「妳不怕我殺妳？」

鳳姑道：「人生在世，有時候必須冒一冒險。」

唐豪目注對方，冷冷道：「好！我接受這宗交易。妳助我早日殺死劉老四和王橫，我不再追究妳爲黃烈堂招募殺手的事

。不過，妳得弄清楚，沒有妳，我照樣能够找到他們。只因爲我早已厭倦了殺人生涯，想早一天脫離這種生活圈子。」

鳳姑嘆了一聲，道：「那眞是太可惜了。」

「此話怎講？」唐豪的臉色立刻沉了下來。

鳳姑媚笑道：「英雄正當盛年，就此退隱，豈不是可惜？」

「少說閒話！」唐豪絲毫不假辭色。「我不在乎妳是眞心還是假意，也用不着警告妳。妳敢隻身前來會我，幾句狠話也嚇不倒妳。」

「你倒是摸透了我的脾氣。」鳳姑突地面色一正，「咱們也該聊點正事。」

「洗耳恭聽。」

「事情是這樣的，」鳳姑將嗓門壓得低低的：「劉老四和王橫一大早就到一品香來找我，他們說，靜坐等死不如奮起一搏，他們準備連絡黑道上的高手共同來對付你，非錢莫辦事。所以要我籌措五千兩銀子。」

「妳是怎樣回覆他們的。」

「我自然滿口答覆，不過要他們給我幾天的時間去籌措這筆銀子。別說五千兩銀子我拿不出，就是拿得出，我也不會拿出來。他們根本就不敢和你拚，要銀子不過是作盤纏而已。」

唐豪猛力一拍桌子，沉聲道：「逃到天涯海角，我也要殺他們。」

鳳姑冷冷說道：「話別說得那樣狠，要是他們有了五千兩銀子，從此遠離黑道，在一個窮鄉僻壤躲起來，你可眞還找不到。」

唐豪楞了一楞，道：「說吧！你打算怎麼樣？」

鳳姑悄聲說道：「他們這幾天，還要跟我聯繫，隨便要個小手法，他倆就會上套。」

「好！我日夜等妳消息。」

「不妙！」她一連地搖頭。

「爲什麼？」

鳳姑道：「如果你信我不疑，我想請你住到一品香茶樓去，我那兒有一間潔淨的客房。」

唐豪心頭大怔，表面上却保持了鎭定，冷冷道：「有理由麼？」

鳳姑緩緩說道：「劉老四可不是一條渾虫，此人不但劍法好，腦筋也不錯。魚兒一旦受驚，絕不會再吞釣餌。等我老遠地跑到這兒來給你送消息，他們若是在我身後一踩綫，那就又要大費手脚了。到時，你不殺我，他們却要殺我，那時怎麼得了？」

唐豪不禁沉吟了，這是一個可以早日除去最後兩名兇手的機會，但也可能是一個算計他的陷阱。

見他不語，鳳姑又說道：「小滾龍！你若對我稍存疑心，就會壞事。」

唐豪緩緩道：「我不在乎你存着什麼心，我只是想，如果我住到一品香茶樓去，萬一落在他們眼裏，豈非打草驚蛇？」

鳳姑笑道：「別以爲我是多麼差勁，黑道中的門檻我懂得不少。絕不會被他們二人發覺，而我却有顧慮。」

「你還顧慮什麼？」

「女人對女人最容易產生敵意。你固然對我深信不疑，而虎妞她們却不然。她們也許在暗中監視茶樓，那就會落進劉老四和王橫的耳目之中了。」

「嗯！」唐豪對此，顯然也引以爲慮了。

「容我再問一次，你是否眞的對我深信不疑。」鳳姑一不稍瞬地凝注着唐豪。

「絕對不疑。並非妳的言行贏得了我的信任，而是我小滾龍從不在乎別人算計我。」話是非常爽快，却暗隱了幾分威嚇的成份。

鳳姑輕笑道：「我聽得懂你話中的含意，既然不疑，那就立刻跟我走，不要將去向告訴虎妞。」

唐豪遲疑了片刻，說道：「如果她要追問……。」

鳳姑冷冷的截口道：「你不如傳說中那樣爽快豪邁。是老了？還是愈混愈回頭了？」

唐豪霍地站了起來，冷笑道：「如果你是在用激將法，那就算妳贏了，咱們走吧！」

鳳姑面上流露出得意的笑容，揮揮手，道：「你最好去換換衣服，自然也該易容喬扮一番，我在這兒等你。」

唐豪匆匆離去之後，虎妞立刻走了進來。目光中果然充滿了敵意，冷冷問道：「請問妳要帶唐豪到何處去？」

「目下還不能告訴姑娘。」

虎妞沉聲道：「言辭閃爍，行踪詭秘之人，必定心術不正。」

鳳姑輕笑道：「妳可以懷疑我，却不要懷疑唐豪，他不是輕易上當的人。」

「他最容易上女人的當。」

「莫非他上過妳的當？」笑語一句，鳳姑復又正色說道：「劉老四不是個好對付的殺手，萬一，走漏消息，那就不大妙了。」

虎妞杏眼圓睜，氣呼呼地道：「難道我還會出賣小滾龍？」

「那當然不會，但是妳却關心他，過份的關切有時也會誤事。」

「此話怎講？」

鳳姑道：「姑娘是聰明人，又何必我來明講。能够告訴妳們的事，小滾龍就不會瞞你。」

這時，唐豪進來了，他完全改了一副模樣，頷下還有一撮山羊鬍子，他一進門就接道：「虎妞！妳就在這兒守候消息，沒有妳們這羣好姊妹的協助，尋仇的大計是無法完成的。」

這番話使得虎妞心裏舒泰不少，她殷殷囑咐道：「唐豪！人心叵測，你千萬要小心一點。」

「我會留神。」唐豪伸出手去，拍拍她的面頰，以示嘉慰。

× × ×

夜已深沉。

留香院裏笙歌已輟，燈火漸暗。這兒還是老樣子，只是主人已換，目下的新主人是個年居花信的謝三嫂——他是殺手劉老四的姘婦。自然那個忠心耿耿的小虎子也不在這兒了。

在謝三嫂的香閨裏，劉老四和王橫正在舉杯對飲，酒過三巡，王橫才低聲說道

：「劉老四！你深更半夜地將我找來，就是爲了陪你喝一盅？」

劉老四暗中向謝三嫂打了個眼色，待那女人知趣地退出去之後，他才壓低了嗓門說道：「王橫！你是知道的，我這個人最不輕易上當。你說，鳳姑那娘們無緣無故地找上咱們是不是透着稀罕？」

「你早上不是說……？」

劉老四截口道：「話是那麼說，我心中總有點犯疑。因此我釘了她一整天。」

王橫放下酒杯，神情貫注地問道：「敢情釘出什麼可疑的事兒來了？」

劉老四沒有直截了當地回答他，喝了一口酒，才緩緩道：「那娘們一整天都沒出門，到了日頭偏西，才去了西陽門邊，長秋寺對面的一間裁縫舖子。」

「哦！去那兒幹什麼？」

「鳳姑在裏頭待了頓飯光景，同一個男人走了出來，一路上鬼鬼祟祟……。」

「是個什麼樣的男人？」

「四十來歲，頦下留着山羊鬍子。鳳姑打前門進了茶樓，那男人却走的後門。直到亥正光景，茶樓關上了門板，那男人還沒有出來。」

王橫淫猥地笑道：「那還不是野漢子，常言道得好，三十如狼四十如虎，鳳姑正當如狼之年，偷個把野漢子又有何了不起？」

劉老四皺皺眉頭，喃喃道：「鳳姑又沒主兒，養野漢子又何必鬼鬼祟祟？」

「還不是怕街坊隣居說她的閒話。」

「我看不是這麼回事。」

王橫的神情爲之一凝，低聲道：「劉老四！你說是怎麼回事？」

劉老四淡淡一笑，道：「我可說不準，常言道，不怕萬一，咱們想喝她的血，不定規她想吃咱們的肉。所以才漏夜找你來商量商量。」

王橫沉吟一陣道：「我看她不敢。」

「很難說，防着點總好。」劉老四霎霎眼，嗓門壓得更低：「等過了子時交丑，我着這兒打雜的小厮送個信去，就說咱們約她到國子學後面的園子裏見面，你先伏在茶樓對面，待她出門之後，你再潛進茶樓去，探探底，看看她究竟在耍些什麼花樣。」

王橫連連點頭，說道：「行！就這麼辦。」

劉老四笑道：「你不用担心，若是鳳姑想算計咱們，就一定要等到咱倆會齊了才動手，絕不至於先放倒一個，讓另一個受驚。」

王橫豪笑道：「我說什麼也不會將那娘們放在眼睛裏。」

「不過，你潛進去時也不能亂銃漏子，要盡量閃避別教人瞧見。若是讓鳳姑受了驚，咱們的大計也就完啦！」

「放心！劉老四，踩盤兒我可不是頭一遭哩！」

「那就行！來，乾一杯。」

滾龍府首顧親情

唐豪和衣躺在舒適的床榻上，燈早就熄了，他却沒有闔眼。約莫丑初光景，他聽到有人在敲大門。手中雖然抓緊了長劍，却依然躺在那裏沒有動。

過了一陣，廊上傳來了步履聲，接着，聽見鳳姑在門外叫道：「小滾龍！快開門。」

唐豪冷冷道：「門沒有上閂。」

鳳姑推門而進，她手裏拿着一盞油燈，將燈擱在几上，壓低了嗓門說道：「劉老四剛剛教人送來了信，他要我立刻到國子學後面的園子裏跟他見面，說有要緊的事。」

「哦？」唐豪翻身坐起。「還說別的沒有？」

「他說，只許我一個人去。」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那妳就立刻去會他，千萬不能動聲色，更不能表現得太熟絡，可能對方對妳生疑，所以作此試探。」

鳳姑不以爲然地道：「你太多疑，我認爲這倒是一個除去他們的機會。」

「難道妳要我和妳一起去。」

「當然。」

「如果妳堅持要我與妳同去，我眞要疑心妳在那兒佈下了殺我的陷阱。」

鳳姑低呼道：「你疑心病太大了。」

唐豪冷冷道：「並非我多疑，而是妳突然變得不够精明了。對方說，只許妳一個人去，難道妳平日和他們見面都帶有別人麼？」

鳳姑雙掌一擊，脫口道：「對！這句話大有咀嚼餘地，幸虧你提醒了我。」

唐豪揮揮手，道：「快去吧！這兩個人，如同驚弓之鳥，他們的疑心病才眞大哩！」

鳳姑一出房門，唐豪就開始拾綴床榻，將被褥弄得平平整整，不像有人睡過的樣子。然後閃身走出了客房，在廊下凝望一陣，突然彈身而起，匐伏在房樑之上，暗暗窺伺動靜。

他既然料定這個突來之約其中大有文章，他就該有所提防——對方很可能在鳳姑離去之後摸進來察看動靜，也說不定是趁此機會來偷盜銀兩。

果然，一切都被唐豪料中了，當大門砰地一聲關上之後，一條人影立刻飛進了院牆。

那人一身黑衣，手拿兩把雙刀，唐豪猜測對方必是「陰陽刀」王橫。不錯，來人正是他。

王橫悄然無聲地來到廊下，先閃進了鳳姑的臥房，很快又退了出來。然後將耳朵貼在客房門上聽了一陣，復又推門而進，也只停留了一下，再度退出。

此刻，王橫就在唐豪的脚下，他只要一衝而下，對方，就難逃他的快劍，但他却伏在房樑上一動也不動。

爲什麼呢？因爲王橫的名字排在劉老四的後面，唐豪很不願意亂了順序，而且此刻殺了王橫，必使劉老四受驚而逃，又將爲他頻添一些追踪搜尋的麻煩。

唐豪依然伏在房樑上未動，他唯恐暗中尚有潛伏的人。

過了將近一個時辰，鳳姑才回來了，這時唐豪才從房樑上一躍而下。

鳳姑閃電旋身，手中揚着一把七首，沉叱道：「什麼人？」

「是我。」

「哦！嚇了我一跳。」

唐豪冷冷道：「倒看不出妳是一個會家子。」

鳳姑收起了七首笑道：「和黑道上的人物打交道多年，自然也會了點皮毛。」

從她的身法上看來，若說只是會點眉毛，若非過份自謙，那就是蓄意隱藏實力。不過，唐豪並沒有說破，逕自回客房。

鳳姑跟進來，取火燃上了燈，輕聲問道：「你剛才爲什麼伏在樑上？」

「王橫來過了。」

「哦？多少晚的事？」

「妳剛剛走，他就進來了。幸虧我先有所防範，藏了起來，不然你的大計就被破壞無遺了。」

「難怪劉老四祗跟我說了一些閒話，」鳳姑喃喃自語一陣，突地振聲說：「王橫已來，你爲什麼還放他活着回去？」

「因爲他的名字排在劉老四之後，我不願弄亂了順序。」

鳳姑白了他一眼，嫵媚地笑道：「你眞是一個奇怪的人。」

「妳也是一個奇怪的人！」唐豪將長劍放在几上，緩緩躺上了床榻。「正當盛年，獨處無郎，因何將我安放在冷清清的客房裏？」

鳳姑不禁一楞，面上也熱了起來。緩緩走到床邊，伸出手去，從唐豪的前額一直摸到頸項，曼聲道：「你今年多大？」

「二十六歲。」

「我大你五歲。」

「看不出。」唐豪捉住了她的手。

「你的嘴眞甜。」她身子俯了下去，半壓着他。「你眞的不嫌棄？不用比鄭姑娘和沈姑娘，也不用比虎妞，就是虎妞手下那些小妞兒我也比不上，她們最少比我年輕得多。」

「這些都不關緊要，」唐豪手指頭一勾，鳳姑腰間羅帶的結頭就鬆開了。「爲了使咱們同心協力，最好還是親熱點。」

鳳姑嬌媚地笑道：「隨你便！反正我已是殘花敗柳之身，能够慰你寂寥，眞是太感榮幸了。」

唐豪有一種原始的行動，鳳姑身上的衣裳一件件飛去。他的動作非常粗野，毫無柔情可言。他似乎將鳳姑看成了一個下等的娼妓般作賤。

這樣反而對上了鳳姑的口味，她是一塊老薑，輕攏慢撚和輕言細語動不了她的心弦，愈是粗野愈是令她慾潮泛濫。她口中呻吟，吐氣如火，開始去扯脫唐豪身上的衣衫。

唐豪却將她的兩手捉住了，冷冷道：「鳳姑！妳對我還有所保留。」

鳳姑嚶嚀一聲，道：「身無寸縷，任你擺佈，那裏還有什麼保留。」

唐豪的嘴唇在她頸項上溜圈兒，弄得她心癢難煞，同時道：「妳定知道劉老四和王橫的落脚之處，爲什麼不告訴我？」

鳳姑的身子像一條水蛇般扭動，嬌嗔道：「你這個死小鬼！在這緊要關頭提他們兩個幹嘛，他們住在留香院謝三嫂那兒，劉老四是那老鴇子相好的。」

唐豪突然鬆開她，抓起了几上的長劍，冷冷道：「鳳姑！妳先養養神，[illegible]們待會兒再樂。」

鳳姑猛古丁坐了起來，似已不覺身上一絲不掛。瞪目道：「小滾龍！你要到那兒去？」

「留香院！」唐豪已一步跨出了房門。「二賊未除，如芒刺在背，寢食尚且不安，何來心情尋歡？」

鳳姑精光赤條地騰身而起，在廊下攔住他，疾聲道：「你萬萬不能去。」

「爲什麼？」唐豪兩眼上翻，似是不願看她那種淫賤的醜態。

「那裏深院重重，你路徑不熟……。」

唐豪冷冷道：「不勞費心，我頭一天來洛陽就是在留香院過的夜。昔日關羽溫酒斬華陽……咳！這個典故也許用得不恰當，妳就這樣躺到床上去等着吧！」

身子一側，已疾步走向庭院之中。

鳳姑凝視着他的背影，咬牙切齒地道：「哼！你竟然如此戲弄老娘。這回要教你喝老娘的洗脚水。」

× × ×

唐豪是個赳赳武夫，所以只知曉關羽溫酒斬華陽的典故，而不知道人面桃花的故事。不然，當他飛身飄落留香院的後院時，一定會喃喃低誦「人面不知何處去」的哀慟絕句。

留香院仍是老樣子，只是他那敬愛的樊魁大哥業已作古，他此生的頭一個女人菱姑也已魂斷西廂。他楞楞地站在那兒，竟然忘却自己是因何而來。

驀然，他發現庭院中有一點星星之火，這才從緬懷以往的渾噩中驚醒過來。

原來是一個姑娘在那兒焚香祝禱，她也是祝禱上蒼，使她早日脫離苦海；或者使她早遇恩客，贖身有望。

不管她祝禱什麼，却是心誠意敬，當唐豪來到她身後時，也渾然不覺。

當她覺察時，寒凉的長劍已架上了她的咽喉。

她吃驚的目光亮如星星，但她却低呼道：「呀！你不是小滾龍麼？」

這回輪到唐豪吃驚了，他收回長劍，疾聲問道：「妳認識我？」

「嗯！三年前我就認識你了。」

「哦！原來妳是樊大哥手下的人。」

「是的。」她目光向四週一掃，哀怨地道：「這兒也還是老地方，可是一切都變了。老鴇子謝三嫂兇狠殘暴，把姑娘不當人待。過去跟樊掌櫃的姑娘運氣好的從了良，其餘死的死逃的逃，如今只剩我一個人在這兒受苦。小滾龍你要救救我。」

唐豪在她身旁蹲下，撫慰道：「好！我定要救妳脫離苦海，妳叫什麼名字？」

「我叫荷香。」

「荷香我問妳，謝三嫂住在那兒？」

「就是樊掌櫃以前住的別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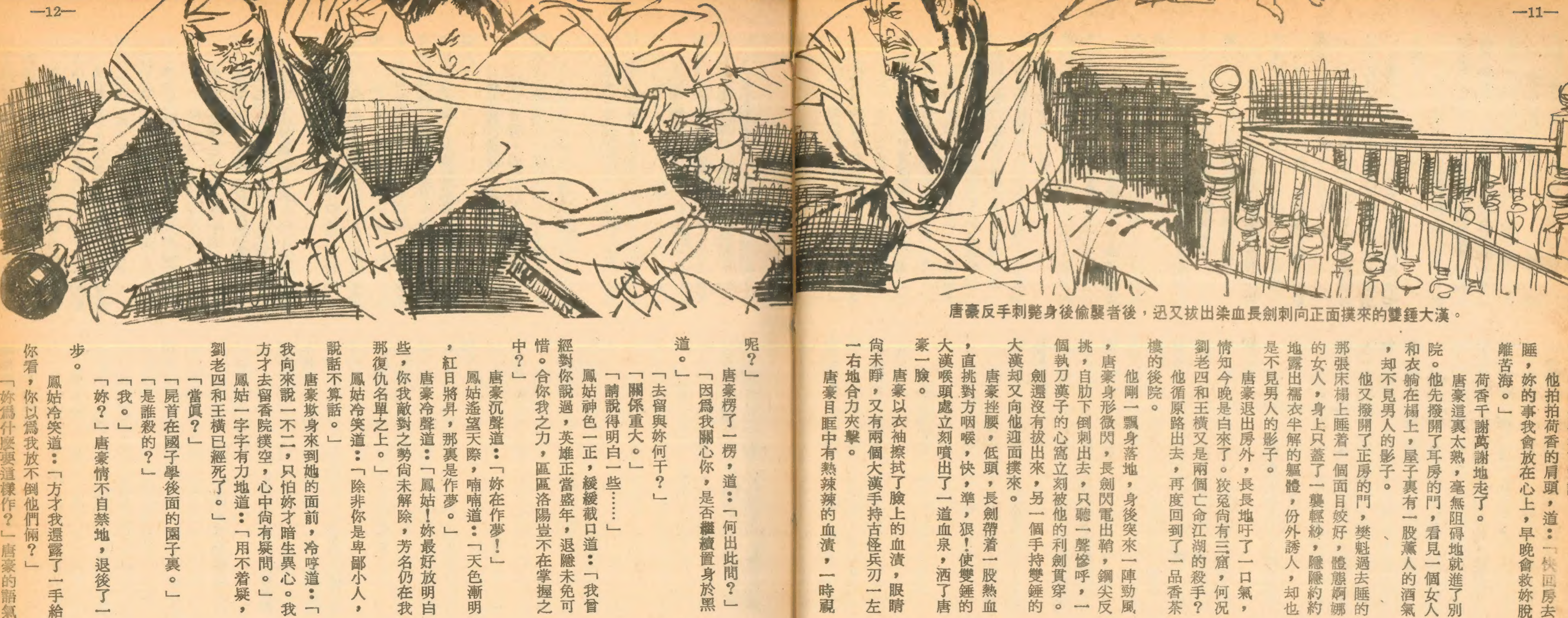
「妳可見過經常有兩個男人在別院裏盤桓？」

「有的，是不是一高一矮，都是三十出頭？」

「是的。今晚在不在？」

「在，聽說那個瘦小子是三嫂相好的，今晚還喚了一個又聾又啞的姑娘進去侍候，如今還沒有出別院，想是在別院裏宿下了。」

唐豪心頭有數，找個又聾又啞的姑娘侍候，是不虞洩漏機密，因爲王橫和劉老



唐豪反手刺斃身後偷襲者後，迅又拔出染血長劍刺向正面撲來的雙錘大漢。

四兩個人還要密商計議。

他拍拍荷香的肩頭，道：「快回房去睡，妳的事我會放在心上，早晚會救妳脫離苦海。」

荷香千謝萬謝地走了。

唐豪這裏太熟，毫無阻碍地就進了別院。他先撥開了耳房的門，看見一個女人和衣躺在榻上，屋子裏有一股薰人的酒氣，却不見男人的影子。

他又撥開了正房的門，樊魁過去睡的那張床榻上睡着一個面目姣好，體態婀娜的女人，身上只蓋了一襲輕紗，隱隱約約地露出襦衣半解的軀體，份外誘人，却也是不見男人的影子。

唐豪退出房外，長長地吁了一口氣，情知今晚是白來了。狡兔尚有三窟，何況劉老四和王橫又是兩個亡命江湖的殺手？

他循原路出去，再度回到了一品香茶樓的後院。

他剛一飄身落地，身後突來一陣勁風，唐豪身形微閃，長劍閃電出鞘，鋼尖反挑，自肋下倒刺出去，只聽一聲慘呼，一個執刀漢子的心窩立刻被他的利劍貫穿。

劍還沒有拔出來，另一個手持雙錘的大漢却又向他迎面撲來。

唐豪挫腰，低頭，長劍帶着一股熱血，直挑對方咽喉，快，準，狠！使雙錘的大漢喉頭處立刻噴出了一道血泉，洒了唐豪一臉。

唐豪以衣袖擦拭了臉上的血漬，眼睛尚未睜，又有兩個大漢手持古怪兵刃一左一右地合力夾擊。

唐豪目眶中有熱辣辣的血漬，一時視綫不明，是以不敢輕易揮劍對敵，一招旱地拔葱，人已騰起一丈。

突聽那兩個大漢各發一聲慘呼，雙雙向後栽倒。

這時，唐豪已經將眼睛中的血漬擦拭乾凈，定神望去，只見鳳姑站在兩具屍體的中間，面上流露出陰冷的笑容，手中七首正揷向腰際。

唐豪暗暗吃驚，他發現鳳姑的武功出人想象，比起鄭琦梅和沈雪釵還要高出許多。

如今的唐豪已懂得藏拙，他緩緩將長劍回入鞘中，喃喃道：「這四個人莫非是劉老四和王橫差來的？」

「錯了。」

「哦？那麼……？」

鳳姑冷冷截口說道：「他們都是我的人。」

唐豪楞了一楞，道：「既是妳的人，因何要向我聯手圍攻？」

「因為我過去曾吩咐他們聯手狙殺你，我倆結盟之事，他們還不知道。」

「既如此，妳只要喝令住手，他們就不敢妄動。我已誤殺二人，妳又何必再害二命？」

「我不想讓他們知道太多的秘密。」

唐豪道：「我眞不明白妳葫蘆裏賣的什麼藥。」

這時，有一個老者聞聲而出，鳳姑沉聲道：「連夜將四具屍首送到國子學後的園子裏，將庭院打掃乾凈，並不得將此事外洩。」

「是！」老者表現得必恭必敬。

鳳姑揮揮手，道：「走！咱們回房說話。」

唐豪一語不發地跟在她身後。

進入客房，鳳姑對他冷笑了一陣，才緩緩地說道：「方才在榻上那一個回合讓你佔了先，所以我要在別的地方，搶得頭籌的。」

唐豪心中疑竇叢生，表面上却很冷靜，淡淡一笑，道：「鳳姑！是不是因為我方才走得匆促，引起了妳心中不快？」

鳳姑突然嫵媚地微笑道：「久旱之田，亟需雨露，那是事實。不過，我還熬得住。」

唐豪道：「我發覺妳眞是一個很難纏的對手。」

「別輕估我，但也別將我看得太可怕。」鳳姑突地語氣一轉，「去留香院的收穫如何？」

「撲空。」

「因為他們到我這兒來了，前後只差一步。若是我當眞聽你的話就那樣躺在床上等，可就出大笑話了。」

「哦？他們到這兒來了？」

「嗯！」鳳姑點點頭，凝注他道：「你曾經說過，一旦除去劉老四和王橫之後，你就要退出黑道，這句話算話麼？」

「當然算話。」

「如果你沒有完成復仇大計，那你就永遠要在黑道上厮混下去了？」

「非混不可。」

鳳姑輕笑一聲道：「也許我想得太玄了，若是劉老四和王橫在你下手之前，已經被別人所殺，算不算你完成了復仇大計呢？」

唐豪楞了一楞，道：「何出此問？」

「因為我關心你，是否繼續置身於黑道。」

「去留與妳何干？」

「關係重大。」

「請說得明白一些……」

鳳姑神色一正，緩緩截口道：「我曾經對你說過，英雄正當盛年，退隱未免可惜。合你我之力，區區洛陽豈不在掌握之中？」

唐豪沉聲道：「妳在作夢！」

鳳姑遙望天際，喃喃道：「天色漸明，紅日將昇，那裏是作夢。」

唐豪冷聲道：「鳳姑！妳最好放明白些，你我敵對之勢尚未解除，芳名仍在我那復仇名單之上。」

鳳姑冷笑道：「除非你是卑鄙小人，說話不算話。」

唐豪欺身來到她的面前，冷哼道：「我向來說一不二，只怕妳才暗生異心。我方才去留香院撲空，心中尚有疑問。」

鳳姑一字字有力地道：「用不着疑，劉老四和王橫已經死了。」

「當眞？」

「屍首在國子學後面的園子裏。」

「是誰殺的？」

「我。」

「妳？」唐豪情不自禁地，退後了一步。

鳳姑冷笑道：「方才我還露了一手給你看，你以為我放不倒他們倆？」

「妳為什麼要這樣作？」唐豪的語氣非常嚴厲。

鳳姑面色鎭定地道：「我動手他們不防，較你去殺他們容易得多，再說，劉四狡計多端，我不願你去冒無謂之險。」

「妳的關切太過份。」

「並不過份，因為我需要你。」

唐豪不禁有些感到肉麻，掉過臉去，冷聲道：「天下男人何其多，何必如此看重我，只怕我無福消受。」

鳳姑面色一沉，聲如敲金擊玉般道：「小滾龍！你聽淸楚。我並不需要一個慰我衾冷枕寒的男人，而是要一個在黑道上闖得出去的硬漢。」

唐豪心頭暗笑，但是却不願意作此無謂之爭，因而緩和了語氣道：「鳳姑！我要走了。雖然由於妳的多事而使我沒有手刄元兇，妳總算帮了我的忙，我恪守前約，不再追究妳當初為黃烈堂招募殺手的罪責。從此恩怨兩消，互不相欠。」

說罷，掉頭欲去。

鳳姑輕笑道：「小滾龍！何必如此行色匆匆，我希望你再待一會兒。」

「話不投機半句多。」

「談點投機的如何？」鳳姑滿面含笑，一搖三幌地來到他的面前。

唐豪從她目光中察出一絲詭譎之色，從她誘殺劉老四和王橫的事看來，可見她異常狡詐，因此，他暫時耐住性子，回身坐下，緩緩說道：「好吧！妳要跟我談什麼？」

「談一個人，」她目光中的詭色漸濃，話聲却非常慢。「你聽說過唐芬這個名字麼？」

唐豪心頭大震，他怎會不知道唐芬是誰？他的親妹妹，他在人世間唯有的一個親人。

他表面上却故作冷漠地搖搖頭，道：「沒有聽說過這個名字。」

鳳姑冷笑了一聲，緩緩道：「小滾龍！你的記性眞是太壞了。讓我告訴你吧，唐芬是你的親妹妹，當你離開家鄉前來洛陽時，她住到靜悟師太的尼姑庵裏。那位師太未落髮之前是你母親的結拜姊妹。可對？令妹帶髮修行三年多，已經勘破紅塵，靜悟師太預備在下月擇日為她剃度，你還不知吧？」

唐豪狂吼道：「妳提她作甚？」

鳳姑冷冷道：「為了她，妳最好還是乖乖聽我的話，不然……」

唐豪一抬手扭住了她的手腕，沉叱道：「警告妳！不要用惡劣的手段去對付一個勘破紅塵的無辜女人。」

鳳姑輕笑道：「小滾龍！放開，你弄痛我的手了。」

唐豪眞想將她的手腕扭斷，想想還是忍住了，將手鬆開，疾聲問道：「鳳姑！妳將我妹妹怎麼樣了？」

鳳姑陰險地一笑，道：「別着急，誰也不會傷害她。她在落髮之前，她想和你見一面，因此我找人接她來，你該謝我才對啊！」

「她的人呢？」

「住在一個很舒服的地方，暫時還不能和你見面。因為咱們合力打江山，闖天下的事還沒有談攏……」

「妳想死！」一聲叱喝，劍如游龍般

到了鳳姑的喉前，若非唐豪心中有所顧忌，利劍早就挑斷了她的喉管。

鳳姑非但不懼，反而咯咯嬌笑道：「登上了你那份尋仇名單的人無不一命歸陰，唯獨我例外，可見我很走運，是以我還想想碰碰運氣。我是一個野心勃勃的人，一品香這點局面我是不會滿足的。」

唐豪冷叱道：「一個人不會經常走好運。」

鳳姑突地面色一沉，冷冷道：「小滾龍！只因你作孽太多，才使身入佛門的令妹遭此一刦。你滿身血腥，可說死有餘辜，該不該拖令妹唐芬下水，你不妨仔細想個清楚。」

唐豪怒目圓睜，鋼牙咬得咯咯作响，而他手中的長劍却垂了下來，有氣無力地道：「鳳姑！妳很狠！」

鳳姑走過去撫摸他的面頰，柔聲說道：「小滾龍！你是黑道中的上選之才，若不用這個方法，就別想套住你，千萬別怪我。」

「妳認爲我會乖乖就範？」

「你一定會，因爲你不忍令唐芬爲你贖罪。」她笑了，非常柔，非常媚，「放心！我不會擺佈你，所得的利益，你我均分。」

唐豪一時默然無語，他暗自思索，該用什麼方法來對付面前這個狡詐陰險的對手。

鳳姑揮揮手，道：「小滾龍！你可以請回了，在這兒你會寢不安枕。回去好好睡一覺，晚間給我一個滿意的答覆。」

唐豪扭頭就走，在廊下，他看到了十幾個手執刀劍，弩矢的男女，原來鳳姑手下還有點實力。

× × ×

唐豪睡了一整天，醒來時已上酉初光景了。他剛離開床榻，虎妞就推門走了進來。他疾聲道：「妳回來了？」

「嗯！」虎妞冷冷地點着頭。「未、申交時分我就回來了。」

「爲什麼不叫醒我？」

「壞消息何必極欲讓你知道。」

「壞消息？」

「嗯！」虎妞皺起了眉頭。「唐芬離開靜悟師太那兒已經三天了。是兩個女人去接她的，說是你要跟她晤一面。靜悟師太和唐芬自然不會起疑。小滾龍！這樁事有些扎手了。」

唐豪喃喃道：「我該怎麼辦？」

虎妞毫不遲疑地說道：「先向鳳姑妥協，然後俟機扭轉頹勢。唐芬實在太無辜了，而且已經勘破紅塵，你要爲她作任何犧牲。」

唐豪浩嘆一聲，道：「如此下去，我肩負的血債會愈來愈深。」

虎妞倒顯得很世故，苦笑道：「黑道易進難退，你的命運已經註定了。既有當初之錯，今日，你就該咬牙承受痛苦的折磨。」

「哦！」唐豪頻頻搖頭，嘶吼道：「我突然變得好害怕，我的勇氣呢？」

虎妞非但沒有安慰他，反而冷酷地說道：「像我們這種人，只有在臨上法場時才能心生畏懼，你現在就喪失了勇氣，眞不是時候。小滾龍！你聽我的，堅強地面對現實，如果你用心智的，使唐芬脫離魔掌，你也許還有機會，退出這個玩命的圈子。」

唐豪額上，爆出了青筋，猛地一擊掌，振聲說道：「對！我要拚盡了最後一口氣。」

虎妞似是鬆了一口氣，揮揮手，道：「快去會見鳳姑，男子漢大丈夫要提得起，放得下。你已是遍身泥漿，再淌一次渾水又算得了什麼。」

唐豪向她投以感激的目光，突然想起一件事，連忙低聲問道：「劉老四和王橫可是當眞死了？」

虎妞點點頭，道：「千眞萬確。這兩條命又算到你頭上了。提督衙門的捕快正在四處緝拏你，你得小心點。」

唐豪沉聲道：「在唐芬未脫險之前，誰也別想動我一下。」

他匆匆來到一品香茶樓，鳳姑已打扮得花枝招展，在後院的廂房中擺下了酒席恭候他的大駕。

一見面，鳳姑就笑瞇瞇地問道：「一大早，虎妞就到你的家鄉去了一趟，帶回來什麼消息？」

唐豪倒不曾料到對方竟然將自己的行動控制得如此嚴密。泰然落座，心平氣和地說道：「希望妳不要虧待唐芬，我就感激不盡。」

鳳姑嬌笑道：「絕不虧待。怎麼樣？想通了沒有？」

「沒有話說，全聽妳的。」

「豪爽，乾脆，令我心折。」鳳姑端起了酒盞。「來！乾一杯，酒入肚後，咱們心中就該不存任何芥蒂。」

唐豪乾了杯中酒，將手蓋住杯口，緩緩道：「暫勿飲第二杯，咱們該談談正經事。」

鳳姑點點頭，道：「也好！你的意思是完全聽我的安排？」

「絕無二心。」唐豪首度用詐，私心中微感不安。

「借重大力，三天之內就要將『龍鳳盟』這塊招牌在洛陽闖出去。」

「龍鳳盟？此名由何而來？」

「你的號，加上我的名。龍字在前，鳳字在後，這是我對你的敬重。」

「多承抬舉。」唐豪惱怒在心，却不見於言表。「請問：妳號龍鳳盟，手底下有多少龍？多少鳳？」

「可以一用的約莫有十來個。」

「鳳姑！十來個人，就敢在洛陽城裏闖？」

鳳姑雙目一掄，冷冷道：「虎妞那一羣姊妹呢？是你不願帶她們來？還是她們不給我鳳姑的面子？」

這正是唐豪的高明處，他首先提到人手，就是想將他的班底帶進來，對方果然上套。他也就順水推舟地點點頭，道：「好！兩下裏一共二十多人，强差人意。目標呢？妳想妥不會？」

「老規矩，先從茶樓，酒館，勾欄下手，教他們按月繳規費。」

「垛子窰設在何處？」

「提起垛子窰，倒讓我想起了一件事，有一個人先要幹掉她。」

「誰？」聽到殺人，唐豪心頭不禁一

顫。

「謝三嫂。」

「爲什麼要殺她。」

「她一定以爲劉老四和王橫是你所殺，如果她到提督衙門裏擊鼓告狀，你如何在洛陽立足？」

唐豪施一着緩兵之計，搖搖頭，道：「此事暫不宜妄動。」

「不！」鳳姑斬釘截鐵地道：「我要你今夜就去殺她滅口。」

「不行！」

「爲什麼不行？」鳳姑的辭色異常嚴峻。

「在洛陽，我還算是一條鐵漢，怎可以去殺一個毫無反抗能力的鴇母？一旦傳揚出去，誰會服我？」

「有理！」鳳姑垂首沉吟一陣，突然目光一亮，說道：「我有個一舉兩得的好法子。」

「說說看。」

鳳姑詭譎地笑笑，道：「不妨將垛子窰設在留香院，你不但可以盯牢她，也正好拖她下水。而且對外不要提起我。」

「妳怕？」

鳳姑道：「不是怕，而是爲你的聲名着想。外人若知你鼎鼎大名的小滾龍和我這樣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女人結盟，你有什麼光榮？」

唐豪這才恍然大悟，鳳姑眞是狡詐到了極點。由他出名打江山，她却在背後坐享其成。不管日後官府過問，還是黑道上的人尋仇上門，說什麼也找不到她鳳姑的頭上來。

唐豪既已抱定委屈求全的決心，自然不點破她的狡計，點頭讚道：「此計甚好，就如此決定。」

「好！咱們該喝第二杯酒了。」

「別忙，還有一件最重要的事需要請教。」

「我知道，」鳳姑從容地說道：「當這塊招牌闖出去後，咱們收到相當利益時，我就將唐芬送回靜悟師太處，該可以了吧？」

「不行！相當利益這句話太含糊，妳得說個數目。」

鳳姑想了一想，說道：「白銀三十萬兩。」

「一言爲定，」唐豪站了起來。「雖是多餘，我仍要說一聲，若是妳不守約，妳將無法去享用那三十萬兩銀子。」

說罷，掉頭離去。

鳳姑在他身後問道：「你去何處？」

「去龍鳳盟的垛子窰，」唐豪連頭都沒有回。

鳳姑得意地仰首大笑，唐豪却氣得差一點咬碎了滿嘴的鋼牙。

唐豪出了一品香，來到了留香院，迎客的管事是新來的，又不是黑道上的人物，自然不認識他。將他當成狎客一個勁兒往裏迎。

唐豪裝模作樣地翻翻衣襟，壓低了聲音道：「我是衙門的捕快，帶我去見謝三嫂，有話盤問她。」

一聽說是捕快爺，管事的連忙領前帶路。

謝三嫂聽說衙門的捕爺到，也連忙爬在地上叩頭。

唐豪揮退了管事的，關上房門，呵呵笑道：「三嫂！起來吧！我不是什麼捕快，我是小滾龍！」

一聽說是小滾龍，謝三嫂叩頭叩得更兇了，嘴裏還連連喊好漢饒命。

唐豪一把抓住她的肩頭，將她提了起來，和顏悅色地說道：「別那麼怕，我又不是閻王。」

一聲三嫂，無異喊老了這個年輕鴇母，她不但比鳳姑年輕得多，也俏麗得多。但她此刻却是面色發黃，渾身發抖，毫無嫵媚之態，結結巴巴地說道：「你……不是要來殺我吧？」

「放心！我不會殺女人。」

「那麼……」

唐豪截口道：「我問妳，可知道是誰殺死了劉老四和王橫？」

「不……知道。」

「妳應該猜想他們可能是死在我的手下。」

「我沒有親眼看見，不敢亂猜。」這個女人倒是非常世故。

「劉老四是妳相好的男人，他死了妳會不會難過？」

謝三嫂開始定住神了，她那雙明亮的眸子在唐豪面上掃了一陣，似是觀察他的來意。然後吁嘆了一聲，道：「說出來不怕你見笑，幹咱們這一行總得找個耍狠的男人撐腰，至於說劉老四跟我如何相好，只不過是嘴上說說罷了。」

「劉老四死後，衙門的捕快可曾來問過妳的話？」

「沒有。他們說不定不知道劉老四和我的交情。」

「好！如今劉老四死了，妳打算找誰撐腰？」

「不知道，總有一天會有人找上門來的。」

「三嫂！在洛陽論耍狠，誰的名氣最大？」

「自然是你小滾龍！」

唐豪坐上了太師椅，拍拍自己的腿，沖她一笑。

別的不在行，弄風情，賣風騷，謝三嫂可是拿手好戲，媚嫵地一笑，毫不忸怩地倒進了他的懷裏。

唐豪一把將她摟得風雨不透，邪聲笑道：「從今以後，由我來給妳撐腰。」

這是作夢也沒有想到的事，莫非交了桃花運？死了一個其貌不揚的劉老四，却來了一個英俊慓悍的小滾龍，從今以後誰敢欺負留香院？

謝三嫂可樂開了，渾身解數一古腦使了出來，嬌聲嬌氣地道：「小滾龍！我那裏配啊！能够侍候你一晚，已是前世修的了。」

唐豪只是爲了救他妹妹，才迫不得如此作作假戲，敎對方一纏，頓覺渾身不是滋味，連忙扶正了她的身子，一本正經地道：「三嫂！我說的是正經話，明天一大早，派方才那位管事的，傳話出去，茶樓每月送規費銀子五十兩，酒館每月一百兩，勾欄每月三百兩，銀子全部送到這兒來，由妳收。誰若敢不送，我小滾龍就要他好看吧。」

謝三嫂楞住了，自己不向別人送規費就不錯了，如今竟然要反過來向別人收規費，這……？

她遲疑地問道：「小滾龍！你不是在說笑？」

唐豪扳着臉，道：「誰有工夫來跟妳玩笑？」

「萬一他們不依呢？」

「我就要教他們流血。」

「我就知道有一個人一定不會送銀子來。」

「誰？」

「一品香茶樓的女掌櫃鳳姑。」

「妳試試看，」唐豪心頭暗暗好笑。

「她若不送來，妳挖我的眼睛。」

「好！」謝三嫂流露出得意的笑容，她私心中一定對鳳姑不滿。「我倒要試試看。」

「從今晚起，我要住在這裏。」

「君不嫌棄，奴家當曲意逢承，掃榻以待。」

唐豪道：「對了！院裏是不是有個荷香姑娘？」

「有的，」她顯然會錯了意，訝然問道：「你中意她麼？」

唐豪嘿嘿笑道：「有了妳，我誰也不中意了。」

「那麼，你提荷香作甚？」

「明天一大早，封一千兩銀子，還她的賣身契，放她走。」

「為什麼？」

唐豪沉臉說道：「我不喜歡多嘴的女人。」

謝三嫂連忙陪笑道：「好！別生氣，我聽你的吩咐，待會兒教她今晚先收拾收拾。」

唐豪私心稍有所慰，他畢竟作了一件善舉，不過比起他所犯的罪惡，又微不足道了。

雙姝救得佳人歸

龍鳳盟的字號像一陣野火般捲向洛陽城的每一個角落，雖然有許多人不服這口氣，唐豪却讓他們流了血。

流過血的人不再叫他小滾龍，而喊他滾龍殺手。

為了救他的妹妹，而使許多人流血，如此作法固然不對，然而唐豪却別無選擇。他只是一個草莽英雄，而不是一代聖賢。為聖賢者，首先要征服自己，英雄却是要征服別人。

三天的時間過去，鳳姑所要求的一半——將龍鳳盟的招牌闖出去，唐豪已經作到了。至於另一半——收益達三十萬兩白銀，顯然還相去甚遠，只不過收了六萬多兩銀子，却已是怨聲載道了。

這天，上燈之後，唐豪來到了一品香。

一見面，鳳姑就打趣道：「劉老四留下來的女人如何？」

唐豪冷冷道：「天底下的女人看上去各有不同，熄了燈還不全是一樣。」

「哼！」鳳姑面上很不好看。「幸虧我倆不曾眞箇銷魂，不然我也被你罵進去了。」

唐豪神色一正，道：「這三天來，成績不錯吧？」

「不壞。不過距離三十萬白銀的目標還遠。」

「那麼，我所表現的態度呢？」

「令人激賞。」

「很高興聽到妳的讚語，我有一個請求。」

「說，別客氣。」

「請妳提前將唐芬送回庵去。」

鳳姑面上的笑容倏地消失，冷冷道：「為什麼？」

「因為若要達到三十萬兩白銀的目標，少說也要等上三個月，那將就誤了唐芬的落髮剃度之期。」

「你渴望令妹為尼？」

「我一身罪孽深重，她若面佛誦經，或許能贖我的罪孽於萬一，再說，我也不能誤她的佛緣。」

鳳姑沉吟了一陣，道：「你言之有理，我自然不能過份刁難。如你再為我完成一件大事，我就送令妹返回庵堂。」

唐豪忍氣吞聲地道：「希望妳說話算話，不要貪求無饜。」

「我會懂得適可而止。」

「有何大事，請吩咐。」

「併吞『黑馬帮』。」

唐豪心頭暗驚，皺起了眉頭，道：「妳想打『黑馬帮』的主意？」

「這有什麼不可以。」鳳姑大言不慚了。

「以我們目前的實力來說，還不够格併吞他們。」

鳳姑冷笑一聲，道：「有你一個人就足够了。」

唐豪不禁怒火昇騰，再也按捺不住，沉聲道：「妳眞是太看得起我了。可惜，我只是一個凡人，並非能够呼風喚雨的神仙。」

鳳姑的面色說變就變，聲色俱厲地道：「小滾龍！你不妨三思，若是你念及往日的交情不便動手，我也不强人所難，不過令妹唐芬……」

唐豪低吼一聲，道：「不要再說下去了。」

鳳姑忽又笑道：「不必發火，你我都要有點耐性才能相處愉快。對付『黑馬帮』有兩個方案：一是要他們按月繳規費五千兩銀子，一是將買賣分一半出來，有利雙方均分，由他們選。」

「鳳姑！妳該冷靜想想，一旦逼虎跳牆，對妳可說絕無好處。」

「我不管，你一定要將事情，為我辦妥。」

「好吧！我試試看。」唐豪妥協了，其實他心中另有主意。常仲達絕不會吝惜五千兩銀子，銀子一拿出手，鳳姑就得放人。

「好！我聽候你的回音。」

「話先說定，『黑馬帮』的規費一送到，妳就要放掉唐芬。」

「我不會逼虎跳牆。」

唐豪興緻冲冲地來找常仲達，來到「黑馬帮」的垛子窰，他就在門上叫道：「仲達兄在麼？」

一個橫眉豎眼的大漢閃身而出，叱喝

道：「你和誰稱兄道弟？」

「對！」唐豪恍然大悟，連忙笑道：「我應該稱他一聲常帮主。」

大漢冷笑道：「這還差不多，我去問問，看帮主願不願意見你。」

若是以往，這傢伙最少也要落下兩顆門牙。今天算他走運，唐豪竟然絲毫未曾動怒。

常仲達出來了，面色異常冷峻，瞥了他一眼，沉聲道：「唐兄！聽說你又在為非作歹了？」

「唉！一言難盡……」

「少在我面前訴苦，也別在我頭上動念頭。」

唐豪訝然道：「此話怎講？」

常仲達冷笑一聲，道：「若是要狠鬥勇，我自承不是你的對手。你若是還記得赫夫人臨終前說的話，你今天就不該到這兒來。」

唐豪氣得渾身發抖，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他暗自思忖！常仲達變了麼？他以前的表現只是為了謀取「黑馬帮」而喬裝的？唐豪心中激怒異常，不管常仲達具有何種理由，今晚以這種不友好的態度對付他，實在令人難以忍受。

不過，唐豪也够冷靜，怒火並未爆發出來，勉强地笑道：「常兄可能對我有所誤解。」

常仲達冷冷地將頭一擺，毫不動容地道：「談不上什麼誤解不誤解。」

唐豪心中的怒火已然冒出了火苗，語氣一沉，道：「常兄既知我念在赫夫人之情，不致於向貴帮動手，你也應該看在赫夫人的份上，對我客氣點。」

「可惜你已不是從前的小滾龍。」

「有何不同？」

「昔日的小滾龍獨當一面，威風凜凜。今日的你，却要受制於一個微不足道的半老徐娘，連我常某人也感到蒙羞。」

「你因何蒙羞？」

「你我尙有故誼。」

「既有故誼，就該心存關切，問問我因何會受制於鳳姑。」

「你是自甘下賤。」

唐豪痛心疾首，沉聲道：「常仲達！你可知我今夜來意？」

常仲達冷笑道：「你今夜是奉那徐娘綸旨，來向本帮開刀。」

「哼！你的耳目倒很靈通！」

常仲達道：「我在黑道上混了不止是一天半日。」

唐豪道：「你肯定我來，是為了奉命行事了？」

「諒你不敢違抗。」

唐豪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怒吼道：「好，你無情，我無義，每月向龍鳳盟交規費白銀五千兩，不然我就要『黑馬帮』瓦解冰消。」

常仲達面上絲毫不見驚色，冷冷問道：「何時要我答覆？」

「三日之內。」

「此刻答覆你，如何？」

「可以。」

「辦不到。」三個字，說得斬釘截鐵了。

唐豪好勝逞强之心受到嚴重的打擊，而且最近心中的委屈又積淤太甚，如今一古腦發洩出來，怒聲道：「想不到洛陽地面上還有你這樣一條硬漢，好！三日之內給你顏色看。」

常仲達振聲狂笑道：「別說大話，有本事儘管來，常某人已經下定決心，本帮可以瓦解冰消，却絕不能垮在你姓唐的手裏。」

唐豪再也沒有耐性去聽對方的狠言狠語，轉身掉頭匆匆離去。

想是走得太急，却和一個行人撞了個滿懷。而那個人却塞了一個小紙卷到他的手心裏。

唐豪走進一家藥舖子，假裝看貨櫃上的人參、當歸等補品，却背着身子展開了紙卷，只見上面寫道：

「方才頂撞冒犯，乃別有緣故。亥初在金谷園東赫夫人墓前一聚，當告詳情。留意，身後有人釘梢。」

雖未具名，唐豪却知道，是常仲達寫的。

他心中的怒氣消失，代之而起的是滿腹疑問，如此作，所為何來呢？

他走出藥舖子，向身後看看，行人很多，也不知誰在釘他的梢。不過他却深有自信，憑他脚下的功夫，要甩脫釘梢者可說是輕而易舉。

× × ×

唐豪先到墓地，面對故人之墳，觸景神傷，令他唏噓不已。

少時，常仲達也來了。

他一見面就陪笑道：「小滾龍！適才一定將你氣壞了。」

唐豪皺緊了眉頭，道：「你葫蘆裏賣的什麼藥？可將我弄糊塗了。」

常仲達神色一正，道：「雖然這半年來我和你斷了往來，而我和虎妞却不時在暗通聲息，是以對於你的情況我是瞭若指掌，聽說令妹在那鳳姑的手中。」

「是啊！不然我怎會如此對她百依百順？」

「我仔細查過鳳姑的來歷，她不但是黃烈堂一名護衞的親姊姊，而且還和黃烈堂有親密的交情。因此，她才對你展開報復，她會一直以令妹的生命作要挾，逼你供她驅使。」

「我也知道，可是……」

「你聽我說，方才我故意當門而立，表示强硬的態度是有用意的，我要讓那婆娘知道，你在我這兒賣不到交情。不然，她會一再逼着你為她賣命，你也將永無止境地受其挾制。」

「可是，我妹妹……」

常仲達又截口道：「我這樣作，絕非為了痛惜錢財，別說五千兩銀子，你就是為她掙了五萬兩金子她也不會釋放令妹的，因為令妹一釋，她的生命就捏在你的手掌心裏了。」

唐豪道：「只要她守信，事後我不會為難她。」

「你如此想，她却不如此想啊！」

「那麼，我該怎麼應付呢？」唐豪已失了主張。

常仲達胸有成竹地說道：「當務之急，是要盡快找出令妹的下落。我已派出人

去四處查訪。方才咱們一鬧，鳳姑以為咱們已經恩斷義絕，萬萬想不到我會暗中助你，就不會加以防範了。」

「她目的未達，會放手麼？」

常仲達喟然道：「眞所謂當局者迷，旁觀者清，如果你決定動用全部實力和我放手一拚，那婆娘一定會力加反對。」

「你所料未必可靠。」

「不信你回去試試。」

唐豪沉吟了一陣，道：「好！目下也只好如此，唐芬還要你多費心查訪。」

「我會盡全力，一有消息就會告訴虎妞。」

「那麼，我先走一步。」

「如果我料得不準，你儘管糾衆前來找我，到時我會另有安排。」

唐豪匆匆離開了墓地，在歸途中，他不禁感慨萬千，他原是一隻橫行的螃蟹，如今却縛上了草繩，或蒸，或煮，就要看鳳姑的口味了。

× × ×

鳳姑的面色瞬息數變，冷冷道：「鼎鼎大名的小滾龍，也會有人不賣賬？」

唐豪也冷聲道：「今非昔比，昔日我獨當一面，叱咤風雲，自然受人敬重。如今，我却要聽妳頤指氣使，自然被人看低了。」

「哼！」她又冷笑一聲。「碰了壁，就該立刻回來向我覆命，却又一兩個時辰不見踪影，眞不知道，你在暗中要什麼花樣。」

「為了唐芬，我絕不敢存下異心，我只是一個人到城外曠野去沉靜思索。」

「思索結果如何？」

唐豪滿面怒容地道：「我決心以武力將『黑馬帮』一舉摧毀。」

「決定了？」

「毫不猶疑，我要他們片瓦無存，也要將他們趕盡殺絕。」

鳳姑怒聲斥喝道：「小滾龍！你瘋了麼？」

唐豪反問道：「難道就這樣裝儒？」

「我要的是銀子，不是人命，我不信常仲達生了兩個腦袋，嚇唬他一下，就行了。」

「常仲達不是沒有見過世面的人，空言休想嚇倒他，非得施展武力不可。」

「我不許你如此胡來。」

唐豪不禁心頭暗笑，常仲達竟然將鳳姑的心理狀況完全料中。既然對方暴露了弱點，他也就得理不讓地道：「我也不顧胡來，不過情勢所迫耳，如果妳此刻就放回唐芬，我又何必去找常仲達的晦氣。」

鳳姑冷笑道：「你少在我面前用激將法，對付『黑馬帮』，我已經交給你兩個方案，如何完成，那是你的事，只是不能力拚。」

「妳豈不是强人所難麼？」

「隨你怎樣想，但你却沒有還價的餘地。我要進賬，要每一個黑道上混的人，向龍鳳盟俯首稱臣，這也是釋回令妹的條件。」

唐豪故意裝着無可奈何之色，頻頻搖頭，喃喃自語道：「妳要我出面，目的就是要我要狠，却又不許我全力一拚，這分明是有意刁難我。」

「去求常仲達，他的心腸不是鐵打的，遲早都會答應你。」

唐豪道：「妳想要我變成一條搖尾乞憐的狗？」

鳳姑冷笑道：「作狗並沒有什麼不好，只要你能辦成這椿事。」

這又被常仲達料準了，這個陰毒的女人，不但要對唐豪報復，還想侮辱他。

唐豪狂怒不已，恨不得拆散鳳姑身上每一根骨頭。但他却緊緊咬牙忍住了，為了唐芬，他無論如何也不能輕舉妄動。

× × ×

唐豪回到留香院，正想入睡，却聽院子裏發出一聲輕嘯，他抬手在謝三嫂的昏穴上輕輕一點，那個毫無半點武功的人立刻昏睡過去。然後他熄了燈，拔開門閂，也輕輕地撮唇一嘯。

門扉一幌，一條黑影閃了進來。

唐豪悄聲問道：「虎妞！有什麼急事麼？」

虎妞喘了一口氣，才從容不迫地說道：「根據常仲達手下的查訪，鳳姑在來洛陽之前，曾在龍門街開過茶樓，在那兒，她結識了一個相好的，以前也是綠林巨盜，目下在龍門街開了一家規模不算太小的棧房，店名叫張家老店，那男人名叫張星斗。在鳳姑出面和你接頭之前，她曾經去過龍門街，而且她手下的心腹這兩天也不停地往龍門街跑。」

唐豪疾聲道：「消息可靠麼？」

「常仲達為這件事很下了一點功夫，得來的消息一定可靠。」

「常仲達有何打算？」

「他不敢輕動。」

唐豪緩緩說道：「看來，唐芬很可能被囚在龍門街，因為洛陽絕無隱密藏匿之所。」

「既有如此判斷，就該當機立斷。」

「總得有個人先去張家老店探探虛實，而我目下又不宜離開洛陽……」

「請常仲達親自去一趟好了。」

唐豪搖搖頭，道：「不行。他太關切唐芬，如遇緊急情況，他可能會猶疑不決，反而會誤事。」

「那麼我去。」

「對！妳和彭翠花二人，連夜去一趟吧。」

「好！幾十里路一會兒就到了。」

唐豪再三叮嚀道：「虎妞！妳有一個好大喜功的毛病，記住，妳們去，只是一探虛實，即使見到了唐芬，也不可輕舉妄動。」

「我會聽你的話。」

「動身時，當心鳳姑的眼綫。」

「我方才到這兒來時，就是從後門爬着進來的。」

「那豈不渾身髒透了？」

「你才眞是髒透了。」

「我？……」唐豪丈二金剛，摸不着頭。

虎妞吃吃嬌笑道：「這兩天睡在你身邊的都是髒娘們，怎不是髒透了？」

唐豪苦笑道：「若想我作一個乾乾淨淨的人，除非放光我身上骯髒的血液。」

虎妞不禁暗暗打了一個寒噤，她認為這句話太不吉祥了。

× × ×

龍門街是一個重鎭，且傍伊水之濱，是以市面十分繁華，張家老店則是鎭上首屈一指的棧房。

店主人張星斗是個四十來歲的中年漢子，論相貌，倒是威武非凡，只可惜雙目微微邪視，若以相術推斷，該是不得善終之格。

雖已子夜，他却沒有入睡，小心翼翼地將店前店後巡察了一遍。正到後院，驀然天空中飛來了一隻雪白的鴿子，鴿子乖巧地停在他的肩上。

張星斗取下鴿子腿上一根竹管，然後將鴿子關進廊簷下一個籠子裏。

他來到燈籠下，從竹管中取出一個紙捲，展閱之後，匆匆來到店堂。

夥計們已經合上了門板，老賬房正在熄燈。

張星斗低聲吩咐道：「敞開店門。」

老賬房楞了一楞，道：「都快交丑啦！不會有客人了啊！」

張星斗壓低了嗓門道：「待會兒有兩個姑娘要來住店，帶她們去東廂『天』字號上房，可別露出咱們早已預知她們要來的神色。」

「是！」

「她們進了廂房之後，立刻就來告訴我。」

「是！」

張星斗面上露出一股邪笑，回到他的房裏。

床上躺着一個襦衣半解的女人，見她進來，立刻起身離榻，走過去侍候他寬衣解帶。

張星斗却揮揮手，道：「回妳自己屋裏去。」

女的訝然道：「大爺今夜不要奴家侍候？」

張星斗不耐煩地連連揮手，心裏頭却冷笑道：「哼！大爺今夜要換換新鮮口味呢！」

女的走了，張星斗和衣躺上了床。

約莫過了半個時辰，那老賬房悄然推門進來，低聲道：「那兩個小妞來了，老朽已遵照囑咐，送去東廂『天』字號上房了。」

「嗯！人長得如何？」

「是一雙美人胚子。」

「嘿嘿！這是小滾龍送給我的一份厚禮。」

× × ×

這兩個小妞兒就是虎妞和彭翠花。

她們進了上房之後，上望房樑，下搜床底，將每個角落都看了一遍，然後又將門窗楔牢，雖然有些熱，却也顧不得了。這是虎妞的安全之策。

彭翠花却持相反的論調，低聲嘀咕道：「虎妞！咱們應該到花園裏去走走，夜深人靜，或許可以查出一點蛛絲馬跡。」

虎妞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們來得已經很晚了，依據常情，一定是先淨身，然後立即上床睡覺，豈可到花園去走動？」

「莫非要到白天才開始明查暗訪？」

「不！咱們連夜就要查訪，而不是此刻。卯初光景，是大夥兒正尋好夢之際。萬一被人撞見了，咱們也可托辭說趕卯正要到天竺寺去進香。」

彭翠花也就不再多口了，兩人分別淨身已畢，就併頭躺上了床榻。

二人剛躺下，突聽卡地一响，腰上，頸間，竟然出現一兩道鐵箍，將她們套住了。

這時櫥櫃的門緩緩敞開，張星斗滿面獰笑地從櫥櫃中走了出來。

虎妞裝模作樣地叫道：「原來是家黑店，難道你就不怕王法麼？」

彭翠花也威嚇道：「我爹是洛陽九門提督府的捕快，他知道我下榻此處，倘若我有了三長兩短，你吃不了兜着走。」

張星斗走到床前，自腰間抽出了一把七首，嘿嘿笑道：「小滾龍送來的兩件禮物可眞不壞啊！今晚我老張可要飽餐一頓了。」

七首一揮，嘶地一聲，虎妞身上的褻褲就被削飛了一大片，却絲毫沒有傷到她的肌膚，由此可見張星斗用七首的功夫非常到家。

她倆原先以為命在旦夕，聽了張星斗的話之後，暗中又寬心了不少。

置身黑道的嬌娃，可沒有將男女之間那檔子事看得很重，不過，受辱之後仍不免一死，却有些不合算。因此她倆都在暗動心機，同時又轉頭互望一眼，搭檔多年，她倆在眼色中已取得了默契。

當張星斗揮動七首，要向彭翠花下手時，她忽然大叫道：「等一等，容我說句話。」

「說吧！可得要好聽點的。」張星斗竟然有耐性。

彭翠花道：「既然不長眼睡上了你這張佈有機關的床，人就是你的了。若是要殺，就別污辱咱們，若是想在姑娘身上找樂子，就放下刀子。」

張星斗獰笑道：「大爺我是先找樂子後放血。」

彭翠花道：「那自然隨你高興，不過兩椿事兒得分開來，你若是手裏拿着刀子，想找樂子怕還不容易。」

張星斗狂笑道：「妳眞會吹牛，腰上加了鐵箍，頸上也加了鐵箍，妳能飛了不成？」

彭翠花冷笑道：「看你也有四十多了，難道沒有睡過女人？咱們若是存心不想給你樂，你就樂不成。」

張星斗嘿嘿笑道：「好！我就是放下七首，也照樣能剝光妳。」

他將七首往床上一插，伸手就是去拉彭翠花褻褲上的腰帶。

彭翠花人雖不能動，兩條腿却能動，突地雙脚架上了張星斗的頸項，用力將他的腦袋絞住了。

張星斗也是色迷心竅，才有此一失，忙不迭地去拔床上的七首。虎妞早已蓄勢以待，雙脚連踢，將張星斗身上幾處大穴點封，同時將七首勾起，落到了手中。

彭翠花仍是絞住張星斗的腦袋，沉聲道：「你聽仔細點，我這位姊姊點穴的手法十分毒辣，點的都是死穴，若是一盞熱茶光景不解穴道，就要血脈淤塞而死，你不妨仔細想想。」

張星斗沉聲道：「我死妳們也活不成

了。」

虎妞道：「既然敢來，早就將生死置之度外。不過，你死在娘兒們的胯下，却太丟人啦！」

彭翠花道：「你的手還可以動，若是肯去按動機關，鬆開鐵箍，咱們就爲你解開穴道。」

張星斗道：「上一次當學一次乖，我再也不願上當了。」

彭翠花道：「放心！小滾龍一向說話算話，他的手下自然也是說話算話。」

張星斗自然不願死，於是妥協地道：「好！我去開動鐵箍。」

彭翠花鬆開雙脚，冷笑道：「不怕你耍花樣，反正你的性命在咱們手上。」

張星斗又從櫥櫃中走了出去，作了一番佈置，才將她們身上的鐵箍鬆開。

彭翠花尚有一身完整的褻衣，而虎妞却是衣不蔽體，二人一旦恢復自由之身，就立刻穿上了外衣。

同時間，櫥櫃內又出來了六個彪形大漢，每個人手裏都有一把解腕尖刀，虎視眈眈地將她們圍住了。

張星斗道：「解開我的穴道，縱妳們歸去，不然敎妳們死無葬身之地。」

虎妞冷冷道：「我可沒有答應你，要爲你解開穴道啊！」

張星斗目注彭翠花，道：「姑娘如何說話？」

彭翠花道：「我答應的事一定守信，只是，穴道非我所點，是以我無法爲你解穴。」

虎妞接道：「若是要我爲你解開穴道不難，你先放出唐姑娘。」

張星斗似是豁出去了，沉叱道：「兄弟們並肩上，將這兩個賊人拏下。」

其實，當這六個大漢一露面，虎妞就有了致勝的把握，在她眼裏，這批傢伙只能作個看門狗而已。

看情勢，是主勢佔優，論功力，却是這兩個小妞兒看好。不出幾個回合，那六個大漢都躺下了。她們手中的短刀都沾滿了鮮血。

張星斗見勢不妙，立刻跪了下來，哀求道：「二位姑奶奶饒命。」

虎妞嬌叱道：「站起來。」

張星斗連忙站起，仍是不停地打躬作揖。

虎妞道：「唐姑娘在何處？」

張星斗楞了一楞，終於，還是老老實實地說道：「在西廂後院竹林中一間雅房裏。」

虎妞道：「說的可是實話？」

張星斗道：「句句實話。」

虎妞又問道：「店裏還有多少人？」

張星斗道：「能動傢伙的全躺下了，剩下的全是女侍，厨子和賬房。」

虎妞道：「你方才一刀割破了我的褲子，我也一刀割破你的褲子，這公平不公平？」

張星斗連聲道：「公平！公平……」

虎妞一聲冷叱，短刀扎進了張星斗的肚子。

張星斗身子一蹲，目中冒出怒火，聲嘶力竭地叫道：「妳……妳說話……不算話……」

虎妞笑瞇瞇地道：「我用刀的功夫不像你那麼到家，揑拏不準，您多担待。」

一揮手，和彭翠花二人穿窗而出。

虎妞和彭翠花被床上機關箍住頸腰，張星斗滿面獰笑地自櫥櫃中走出。

來到西廂後院，果見一片竹林，林中一座靜舍。虎妞搶先一步，叩動了靜舍的門環。

裏面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道：「什麼人？」

虎妞疾聲道：「唐姑娘快開門。」

門扉打開，裏面走出一個身披袈裟的少女，沉靜地問道：「妳們是誰？」

虎妞道：「我們是唐豪的朋友，接妳到這兒來的人，都是歹徒，妳快跟我們走吧！」

唐芬道：「他們也曾說是我哥哥的好友。」

彭翠花道：「他們說的是假話。」

唐芬猶疑了一陣，又問道：「他們的人呢？」

彭翠花道：「被我們殺了。」

唐芬猛地打了一個冷噤，雙手合十，道：「阿彌陀佛！妳們說他們是歹徒，他們待我却十分親切，妳們自稱好人，却動手殺人。」

虎妞疾聲叫道：「唐姑娘，快跟我們走，到了洛陽見到令兄，妳就會明白一切了。」

唐芬連連搖頭，說道：「我目下雖未皈佛，却已身在佛門，豈能够與殺人者同行？」

彭翠花見她如此擇善固執，併食指在她頸後昏穴一點，將她扛在肩上，道：「虎妞！妳斷後，快點走，天亮前可以趕回洛陽。」

虎妞冷笑道：「鳳姑那個賊婆娘的末日到啦！」

當她們越牆而去時，張星斗却慢慢地爬到後院的廊下，他搖搖墜墜地掙扎着站起，當他打開籠子將那隻純白的鴿子放出之後，他最後的一滴血業已流盡，終於踣地不起，赴往死城掛號去了。

× ×

當虎妞離去後，唐豪無論如何都無法入寐。也不知過了多久，門上突然响起了彈指之聲。

「誰？」唐豪披衣坐起。

門外人道：「有一位鳳姑娘傳來了信，請唐爺立刻去一趟。」

唐豪不禁有些心驚肉跳，匆忙趕到一品香，却見鳳姑滿面含笑，使他心頭稍稍一寬。

她笑着問道：「聽說你手下有兩員昔日『雙蛇會』的大將。」

「我手下無一人堪担大將之譽。」

「虎妞和彭翠花怎不是兩員大將？」

唐豪心頭又是一緊，鳳姑別人不提，却專提虎妞和彭翠花二人，莫非她倆的行跡敗露了。

他力持鎮定，淡淡一笑，道：「我手下倒是有這兩個人，却不够格稱爲大將之才。」

「你太小看她們了，我此刻能見見她們麼？」

「此刻！」唐豪心頭更加震驚了。

「此刻要見她們，」鳳姑沉着臉說道：「不然我又何必深更半夜，請你到我這兒？」

「莫非有甚特殊原因？」

「有事吩咐她們去辦。」

這分明是鳳姑出的難題，情況已經面臨攤開來的階段，然而唐豪却心存顧忌，只得溫和地搖搖頭，道：「妳今晚無法見到她們。」

「爲什麼？」

「因爲她們今晚離開了洛陽。」

「你有差使交給她們？」

唐豪一本正經地點點頭，說道：「是的。我派她們去查訪『黑馬帮』的活動情況，如不抓住把柄，常仲達是絕不會低頭的。」

鳳姑冷笑一聲，道：「小滾龍，高明！高明！」

唐豪故意惱怒道：「話中顯然有絃外之音，何不一語道破？」

鳳姑陰森森地一笑，道：「你實在太聰明，而我也不傻，她們兩人分明是查訪唐芬的下落去了。」

唐豪不動聲色地反問道：「有此必要麼？」

「本來無此必要，却有許多精明人作傻事，你最好不是那一種精明人。」

「我是世上最愚蠢人，不然絕不會墜入妳的圈套之中。」

「所以你心中含忿，要想反擊。」鳳姑冷笑連連，面色陰森可怖。「唐芬不在龍門街，你敎她們二人到龍門街去，只有苦頭吃。」

唐豪暗暗爲虎妞和彭翠花担心，但他表面上却鎮定地說道：「深更半夜將我找到這兒來，就是告訴我這一件事麼？」

「我應當適時提出忠告，如你妄動，將是一件非常危險之舉。」

「危險！對妳還是對我？」

鳳姑一個字一個字鏘鏘有力地道：「對令妹唐芬姑娘非常危險。」

這番話對唐豪產生了極大的威脅，他爲了不使唐芬受到傷害，已經盡了最大的努力，自然不容中途放棄。但他也發覺態度過於軟弱將使鳳姑更形囂張，於是，試以强硬的語氣道：「妳也不敢動她一根頭髮。」

鳳姑冷笑道：「別太自信，鳳姑不是省油燈，不然也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唐豪心機暗動，復又緩和了語氣道：「鳳姑！龍鳳盟的招牌已經闖出去了，而且妳已經得到了實利。爲了表示妳的誠意，也該讓我們兄妹倆見見面啊！」

鳳姑很豪爽地點點頭，道：「好！就這兩天，我讓你們兄妹倆見一面。」

唐豪吁了一口氣，道：「有妳這一句話，我放心了。請問：妳打算如何處置虎妞和彭翠花？」

鳳姑反問道：「以你之見呢？」

唐豪道：「讓她們回來，錯在我，不在她們。」

「好！就依你的意思。不過，聲明在先，龍門街那兒有一個見了女人就想吞的色中餓鬼，若是她們受到污辱，是你送上門去的，可別怪我。」

唐豪恨得暗暗咬牙，而他却又無話可說。

突然，院子裏傳來一陣响聲，像是飛禽拍翅的聲音。

鳳姑神情一凜，她立刻走出屋去。庭院石階上有一隻鴿子，白色的羽毛

染得殷紅，因爲鴿子的身上沾染了張星斗的鮮血。

鳳姑猛然打個冷顫，她已知張星斗失手了。情況糟到什麼程度，雖不得而知，而她却了解目下已是主客易勢，反攻爲守了。

沉吟一陣，心中頓起惡念。鎮定了心情，滿面含笑地走進屋來。

唐豪根本就不關心她爲何出去？出去察看什麼？他是運用以不變應萬變之策來和她週旋。

鳳姑在他對面坐下，輕笑道：「小滾龍！我懂得相人之術。」

唐豪揚起臉來道：「看看是否能得善終。」

鳳姑道：「你相貌堂堂，威武不凡，是上上之格。伸出左手給我看看。」

唐豪伸出左手，平攤在几上。

鳳姑突地拔出匕首，閃電出擊，只聽篤地一聲，匕首穿掌而過，深入木几三寸有餘，硬生生將唐豪的左掌釘在几上了。

唐豪無論如何也未料到有此一變，一時痛澈心肺，冷汗涔涔。

另一把匕首已飛快地逼在他的咽喉處，鳳姑聲冷如冰地道：「小滾龍！我教你一手，這叫先下手爲強。」

唐豪忍住錐心之痛，冷冷說道：「鳳姑！妳是我此生中遇上的一個最狠毒的婦人。」

鳳姑沉叱道：「少說廢話，解下佩劍和刀囊，動作要慢。」

唐豪左掌被釘在几上，卽使想拚命也不行，只得依言解下了佩劍與刀囊。嘶聲力竭地道：「鳳姑！惡人自有惡人磨，妳今天折磨我，有一天也會有人折磨妳。」

鳳姑接過他的長劍和刀囊，隨手往後一扔，冷笑一聲，道：「智者千慮，必有一失，龍門街那邊只怕已被那兩個賤貨得手了。」

唐豪聞言之下，竟然忘記了錐骨刺心的疼痛，振聲狂笑道：「這話出自妳口，應是非常可靠，想不到，妳也有落敗的一天。」

鳳姑冷聲一哼，道：「小滾龍！你笑得太早了。有你在我手中，我還不算一敗塗地。」

一聽說妹妹脫險，唐豪已是如釋重負，他明白自身所担負的罪孽，生有何歡？死有何懼？因此他冷靜地道：「來吧！一刀穿過我的心房，讓我還淸我所欠下的血債。除了我的一條命之外，妳休想得到別的。」

鳳姑一張面孔變得慘白，目中射出厲芒，咬牙切齒地道：「我此刻還不想殺你，你爲了唐芬不惜忍受奇恥大辱，令妹一定也會爲你犧牲一切。我有法子要她自己送上門來，讓你們死在一起。小滾龍！你聽淸楚，所有的安排都是爲了要替我弟弟報仇。」

唐豪不禁打了一個冷顫，他絕不願意讓唐芬重入羅網，因而厲聲吼道：「鳳姑！妳不要逼人太甚！」

鳳姑冷笑道：「你有什麼好狠的？不過是一把利劍，十幾把飛刀，一雙拳頭和一條命，你有，別人也有……」

唐豪不顧一切以右手拔出插進左掌中的飛刀，利刃從創口中拖過時，產生刺心的疼痛。他咬着牙，轉身向鳳姑的心窩刺去。

此時鳳姑刀在手中，只要往前一挺，唐豪的咽喉就要洞穿。但她却沒有如此作，利刀往下一壓，穿過了唐豪的右腕，使得唐豪手中的小刀鏘然一聲落下了地。

唐豪雙手負傷，再也沒有搏鬥的能力，他退後一步，咬牙切齒道：「妳爲什麼不殺死我？」

鳳姑冷笑道：「哼！你想與我同歸於盡，我可不會輕易上當。」

說到這裏，她又揚掌一擊。門外立刻湧進來兩男兩女，手中都是荷刀執劍。

鳳姑吩咐道：「將小滾龍送到留香院去，途中他如果想逃走，儘管斬斷他的脚脛。」

× × ×

虎妞和彭翠花肩負着昏迷不省的唐芬衝出了張家老店，選擇僻靜的小巷，掩掩閃閃，終於安然地走出了龍門街。

二人交替揹負唐芬，施展全力，向洛陽狂奔疾走。

行了約莫十來里，突見對面馳來一乘大車，二人連忙閃身路旁草叢。

却聽那輛大車上有人揚聲喝問道：「對面是虎妞姑娘麼？」

虎妞聽出那人是常仲達，不禁大喜，連忙躍出草叢，向大車奔過去，疾聲道：「常幫主！多虧你來接應，唐芬姑娘已經安然脫險了。」

常仲達吩咐停車，待她們三個人進入車輛之後，車把式兜轉馬頭，向洛陽疾馳而去。

虎妞脫下罩氅鋪在車厢板上，放平了唐芬的身子，吁了一口氣，道：「咱們這次營救唐芬姑娘順利得手，常幫主應居首功，先是獲得準確可靠的消息，如今又前來策應，小滾龍不知要如何感謝你。」

常仲達語氣沉重地道：「唐芬姑娘雖已脫險，小滾龍只怕又有痲煩了。」

「哦？」虎妞像是被人澆了一盆涼水般。

常仲達輕嘆了一聲，道：「張家老店四週，我已暗中派人監視。方才據報，當妳們離開張家老店之後，店裏曾飛出一隻鴿子。」

「一隻鴿子！」

「那是一隻信鴿，已向洛陽飛去。不等我們趕回洛陽，鳳姑那娘們就會先一步得到消息，她必然會先下手爲强，將小滾龍禁制住。」

大夥兒都楞住了，良久，彭翠花才說道：「那娘們未必是小滾龍的對手。」

虎妞白了她一眼，道：「小滾龍毫無防備，而且又不知道唐芬姑娘已經脫險，必定心存顧忌，動起手來，自然是鳳姑佔上風。」

常仲達喟嘆了一聲，道：「虎妞姑娘說得不錯，小滾龍念及唐芬姑娘的安危，絕不敢輕舉妄動。」

虎妞道：「以常幫主的推斷，小滾龍目下可有性命之危？」

常仲達搖搖頭，道：「不會。鳳姑目下還不敢殺死小滾龍。」

彭翠花道：「何以見得？」

常仲達道：「殺死小滾龍之後，她將一無所恃，那個女人不會作這種傻事。」

虎妞道：「常幫主！你說咱們目下應該如何對付鳳姑？」

常仲達似乎早已成竹在胸，從容不迫地答道：「最重要事就是不能使唐芬姑娘冒一點風險，回到洛陽，立刻將她送到本幫垜子窰去。」

虎妞點頭同意，又問道：「然後又如何呢？」

常仲達道：「一大早，我就去留香院，表面上是答覆小滾龍留下的話，其實是一探動靜。」

彭翠花道：「若是幫主未見到小滾龍，那就可見他已被鳳姑囚禁。」

常仲達點點頭，道：「是的。如果我未見到小滾龍本人，我就會留下話，表示本幫願將收益與龍鳳盟分享。不過却有一個條件；就是本幫目下有一票扎手的買賣，需要小滾龍親自出馬助我一臂之力。」

彭翠花脫口讚道：「好計策！等到小滾龍安全之後，咱們再來整治鳳姑。」

常仲達冷冷道：「姑娘可別高興，鳳姑心如狡狐，未必會中計，說不定她還有更高明的手段來控制咱們。」

彭翠花道：「她是棺材裏伸手——死要錢。聽說能分享貴幫一半收益，非中計不可。」

常仲達道：「如果她的安排是爲了替她死去的弟弟復仇，利誘就不會有效。」

虎妞道：「我也有這種顧慮，只怕鳳姑不會輕易上當。」

常仲達嘆了一口氣，道：「事到如今，咱們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趁此機會我要向二位表明一下心跡。本幫的前程算不了什麼，小滾龍的性命才最重要，我會爲他不計一切犧牲。」

虎妞肅然起敬，緩緩道：「咱們信得過常幫主。」

沉靜了一陣，常仲達又問道：「唐芬姑娘是嚇昏了麼？」

虎妞道：「咱們用掌將她劈昏了。」

常仲達驚道：「爲什麼？」

虎妞道：「她分不清孰敵孰友，不肯跟咱們走，只有出此下策了。」

彭翠花道：「常幫主！咱們這一羣姊妹早就下定決心爲小滾龍賣命，一切聽你吩咐就是。」

常仲達喟嘆了一聲，道：「小滾龍應是死而無怨，有那麼多的人忠心於他。」

唐芬突然翻身坐起，雙手合十，喃喃唸道：「願菩薩保佑你們，阿彌陀佛！」

血債要用血來還

唐豪睡得很沉，時近晌午，才被一陣叫聲驚醒過來。睜眼一看，床前站着幾個如狼似虎的嬌娃，自然鳳姑也身在其中。

鳳姑必是一夜不曾好睡，雙目佈滿血絲，嘴唇發焦，滿面的獰笑道：「小滾龍！咱們來一次談判如何？」

唐豪躺着未動，冷冷道：「除了要我選擇如何死法之外，沒有什麼好談的。」

「我不想置你於死地。」

「妳眞仁慈。」

「說正經的，咱們化敵爲友吧！」

「我一直就沒有視妳爲敵，是妳自己存心不良。」

「我刀傷你雙手，難道你不恨我？」

唐豪轉過頭來，凝注她，緩緩道：「那要看妳如何善其後。」

鳳姑似乎有些畏懼他的目光，別過頭，道：「令妹已經被虎妞救走了。」

「這句話我相信。」

「那麼，我卽刻放你回去。從此你東我西，恩怨兩消，是否同意？」

「毫無條件？」唐豪緩緩坐了起來。

「當然是毫無條件。」

「如妳是誠心誠意，我完全同意。」

「你也許還會找我算賬。」

唐豪苦笑着搖搖頭，道：「不會。常言道：血債要用血來還，我流血是應該的。以我所犯的罪孽應是死有餘辜，如今雙手挨刀該是最輕的懲罰，我應當知足。我會離開洛陽，走得很遠，很遠。」

鳳姑冷笑道：「我不信。」

「難道還需要什麼保證？」

「不錯。若無保證，我難安心。」

「妳要何種保證？」

鳳姑緩緩道：「教令妹來接你回去，要她當面向我說一句保證的話。她已立志皈依佛門，說話必然算話。」

唐豪心頭不禁打了一個寒噤，狂吼道：「鳳姑！妳休要作夢！」

鳳姑目中厲芒暴射，沉聲道：「那麼，你是存心要與我爲敵了？」

唐豪冷哼道：「好個歹毒的婦人！原來妳是口蜜腹劍，還想誘使唐芬，再入牢籠。」

鳳姑心中狡計一旦被他識破，不禁惱羞成怒，冷笑道：「小滾龍！你不要不知死活，若是我存有那種想法，你也擋拒不了。」

唐豪飛起一脚，向鳳姑下顎處踢去。四、五個如狼似虎的嬌娃立刻蠭湧而上，將唐豪按住了。

唐豪雖有拚命之心，無奈稍一用勁，雙手的傷處就痛澈心肺，可憐曾經在黑道上不可一世的英雄人物，此刻竟然成爲一頭待宰羔羊。

鳳姑滿面煞氣，嗖地一聲自腰間拔出一把鋒利，雪亮的小刀。

唐豪嘶吼道：「來吧！一刀給我個痛快。」

鳳姑獰笑道：「殺死你太便宜，我要使你嚐嚐不死不活的滋味。」

手中利刀一揮，唐豪的衣襟隨卽裂開。再一刀，他的肋骨處就出現了一道血痕。看來鳳姑似乎想來一番魚鱗細剮。

驀然，一個女郞推門而進，疾聲道：「鳳姑！請出來一下，有要事禀報。」

鳳姑悻悻然瞪了唐豪一眼，走出屋去，沉聲問道：「何事？」

「『黑馬幫』常仲達要見妳。」

「哦？」鳳姑不禁揚起了雙眉。「他怎麼知道我在留香院？」

「屬下不知。」

「姓常的人在何處？」

「在前院廳堂。」

「他帶了多少人？」

「就他一個。」

鳳姑沉吟了一陣，道：「好！派幾個

人將廳堂圍起來，暗藏弓箭，聽我號令行事。」

那女郎御命而去。鳳姑又回到屋內，吩咐那幾個如狼似虎的嬌娃將唐豪嚴密看守，這才抽身來到前院的廳堂。

常仲達暗中和她對過盤兒，却故作不識地問道：「妳就是鳳姑麼？」

鳳姑身子靠着一根圓柱，和對方保持了適當的距離，點點頭，道：「不錯，我就是鳳姑，有何貴幹？」

常仲達和顏悅色地笑道：「請問：何處可以找到小滾龍？」

鳳姑微微一愣，道：「找他何事？」

常仲達放低了聲音道：「小滾龍昨天放出了話，我想了一夜，還是以不得罪他爲妙，是以前來回覆………」

鳳姑沉聲截口道：「少說好聽的，找我，該去五鳳茶樓，怎知我在留香院？」

常仲達嘿嘿笑道：「江湖太小，黑道太窄，非我誇口，事不分大小，休想瞞過我的耳目。」

「你還知曉一些什麼？」

「很多，很多！」

「何不說來聽聽？」

「比如說，小滾龍如今已是身在牢籠，行不由己；他的妹妹唐芬已經從龍門街張家老店中逃了出來………還有不少的道上朋友要找妳結算舊賬。」

鳳姑的面色青一陣，紅一陣，低吼道：「你還知道什麼？」

常仲達嘿嘿笑道：「我還知道妳打算不讓我活着離開這兒。鳳姑！千萬別轉這種念頭，姓常的可不是撲火的飛蛾，妳要弄清楚。」

看常仲達那種鎮定的神色，鳳姑也情知對方是有備無患，只得輕笑道：「你太多心了！我正要麻煩你爲我帶個口訊。」

「帶訊給誰？」

鳳姑道：「請轉告唐芬姑娘。她哥哥貴體違和，希望她能親來接唐豪回去，好生調養。」

「對不住！這個口訊無法帶到，因我不知唐芬姑娘身在何處。」

鳳姑冷笑道：「方才你已說過，江湖太小，黑道太窄，有許多事也照樣瞞不過我的耳目。」

常仲達從容不迫地道：「信不信在妳。我倒有個好主意獻給妳。」

「什麼好主意？」

「小滾龍既然身子不適，不如教『雙蛇會』那幾個妞兒來接他回去。唐芬姑娘初到洛陽，人地生疏，只怕抓一帖藥也找不到地方哩！」

鳳姑臉色一沉，道：「常幫主！咱們繞圈兒捉迷藏的把戲該到此爲止啦！就是這麼一句話，請唐芬姑娘來接她的哥哥，別人不行。我候到子夜，時間由她選，地方由我定，子夜一過，唐豪的生死恕不負責。話已說完，請回吧！」

說罷，轉身走出了廳堂。

×　×　×

常仲達一腳跨進門，還未坐定，虎妞就迫不及待地道：「見到小滾龍了麼？」

常仲達神色凝重地道：「虎妞！這樁事只怕大有麻煩………」

接着，他將經過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聽完之後，虎妞喃喃道：「小滾龍的行動一定受到了禁制。」

常仲達點點頭，道：「那是一定的，鳳姑從不去留香院，以示她與龍鳳盟毫無瓜葛，而今天她却在那兒出現，可見小滾龍必定已經喪失了行動的自由。」

「那麼，小滾龍也一定被囚禁在留香院。」

「大有可能。」

「我有個主意。」

「咱們動用武力硬闖留香院，鳳姑絕不敢將事態鬧得不可收拾。」

常仲達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操之過急，無異置小滾龍於死地。」

虎妞焦灼地道：「那該怎麼辦呢？」

「此事只宜智取，不宜力拚。」

「如何智取？」

「給鳳姑回話，就說唐芬姑娘願去接唐豪，時間就訂在子夜，地點由她定，她也一定會在事先到那個地方去佈置一番。她手下的人手畢竟有限，只等她一動手調度，咱們就暗中潛入留香院給他一個措手不及。」

虎妞沉吟了一陣，道：「法子雖好，仍需要仔細籌劃，萬一有所疏漏，小滾龍就有殞命之危。」

常仲達壓低了聲音道：「我此刻就去找鳳姑回話，妳則在我手下當中挑選幾個精明強悍，身手矯健的，分散從後門出去，各自在鬧區轉轉，然後出城在預定的地方會合，等到天黑之後，才展開行動，這樣才不會落入鳳姑的耳目之中。」

「你我之間不再聯繫了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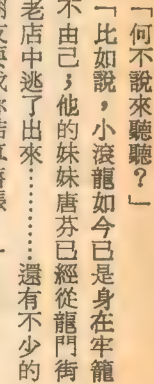
「我要牽住鳳姑的注意力，上燈之後，我更會裝模作樣地調度人馬。有一點妳却不能忽畧，要彭姑娘扮成妳的模樣露臉，鳳姑才不會心有所疑。」

「好！就這麼辦。不過你可要小心照顧唐芬，萬一她再落入鳳姑之手，就要大費週章了。」

常仲達笑道：「放心！鳳姑縱使有千軍萬馬，也休想闖開我的垛子窰。」

鳳姑對他的去而復返，似是非常訝異，冷冷問道：「又有什麼事？」

常仲達不動聲色地說道：「口訊已經



鳳姑閃電出擊，匕首穿掌而過，硬生生將唐豪手掌釘在桌上。

帶到，特來回話。」

「哦？唐姑娘怎麼說？」

「她要親自來接唐豪，時間訂在子夜，特來請問接人的地點。」

「金谷園東，鄭琦梅姑娘的墳前。」

「怎麼選擇那樣一個僻靜之地？」

鳳姑道：「面對故主之靈，虎妞想必不會妄動。」

「哦！原來妳還允許虎妞陪同唐芬姑娘。」

「若是教唐芬一個人前去，你們勢必也不會答應。不但允許虎妞陪同，也允許你一同前往。」鳳姑突地面色一沉，接道：「我是存心化干戈爲玉帛，如果你們存有異心，第一個被殺的將是小滾龍。」

常仲達笑道：「放心！這件事是唐芬姑娘作主的，咱們自然不敢輕舉妄動。不過，我想問一問，妳一定要唐姑娘親自接回她的哥哥，用心安在？」

「我怕唐豪事後報復，所以要唐芬親口說一句保證的話。她既已皈依佛門，自然不會誑語欺人。」

「小滾龍早已心灰意懶，只要妳不存歹念，他是會放妳一綫生機的。」

鳳姑冷哼了一聲，嘴唇蠕動，却沒有說什麼。常仲達看在眼裏，心頭自然明白，而他也不說破。與這個被仇恨薰心的婦人去談論恕道，委實是件多餘的事。

×　×　×

上燈時分，謝三嫂爲唐豪送來晚飯。

昨夜，她曾細心地爲唐豪裹傷，見他遭受鳳姑的百般凌辱，她也曾暗中飲泣，唐豪已然發覺這個婦人心地十分善良。

唐豪一面吃着飯，一面低聲說道：「三嫂，感謝妳的照顧………」

謝三嫂截口道：「不必說什麼，我只嘆能力薄弱，幫不了你什麼忙。」

「如果妳願意，可以幫我的大忙。」

「說吧！你要我幹什麼？」

「去找一個人………」

「辦不到，我是不出後院。」

「這兒難道沒有妳的心腹麼？」

謝三嫂搖搖頭，說道：「我跟他們也都見不了面，這兒到處都是那個惡婆娘的人。」

唐豪嘆了一口氣，說道：「那就算了吧！」

「你是想教我和你的朋友通消息？」

「通消息倒是件小事，我需要一些麻藥。」

「你要麻藥幹什麼？」

「我要和鳳姑拚個死活，但是雙手的創痛，使我不能用勁，服下麻藥就不礙事了。」

「我這裏倒有些麻藥………」

「哦？」唐豪高興地放下碗筷。「妳有麻藥？」

「咱們這兒一些雛妓在初經人事的那一晚，總是讓她們先吞服了麻藥，免得到時大呼小叫地掃了客人的興緻。不過，我却不能把麻藥給你服用。」

「爲什麼？」

謝三嫂緩緩道：「你是習武的人，應該知曉利害，若是服下麻藥之後再拚勁使力，你這雙手將來就要殘廢了，你千萬要忍耐。」

唐豪神情沉重地道：「三嫂！妳的關懷之情，令我畢生難忘。不過，眼前局勢已使我顧不了許多。先前，鳳姑以我妹妹爲要挾，使我低頭就範；如今她以我的性命爲要挾，必然又要使我的許多朋友低頭。三嫂！妳是願意讓我一個人殘廢呢？還是願意眼睜睜看着許多無辜的人爲我死在那惡婆娘手裏？」

謝三嫂一時瞠目結舌，無以答對。良久，才連連搖頭，道：「不行！不行！我不能給你麻藥，一個年少漢子，不幸殘了雙手，倒不如死了的好。」

「我倒並不怕死，但不願我的朋友爲我白白送性命。」唐豪說到這裏，竟然屈膝跪下了地。「三嫂！我求求妳，賜我麻藥……」

謝三嫂連忙將他扶起，一連聲道：「小滾龍！你這樣可要將我折殺了，快起來，我給你麻藥就是。」

她扶起唐豪，打開櫥櫃，拿出一個綠色磁瓶，從裏面倒出兩粒白色藥丸，遞到唐豪的手心裏。

唐豪問道：「藥性能管多少？」

「服後一盞熱茶光景見效，能管兩個時辰，你先服一粒試試，若不管用，再服一粒。」

唐豪將兩粒藥丸傾入口中，一起吞服下去，又問道：「三嫂！妳能爲我找一把小刀麼？」

「沒有。」

「可有剪刀？」

「剪刀倒有一把。」

「拿來給我。」

謝三嫂拿來一把剪刀，唐豪藏在身上。待過了一盞熱茶光景之後，他暗暗運勁一試，傷處果然不再疼痛。他取出剪刀，兩手用力一分，剪刀立刻變成了兩把鋒利的小刀。

唐豪暗暗將拆開的剪刀藏好，低聲道：「三嫂！等一會兒鳳姑到這兒來時，妳趕緊找地方躲起來，從明天起，妳仍然可以安心作妳的買賣，絕不會有人來找妳的碴兒，儘可放心。」

謝三嫂幽聲道：「小滾龍！別關心我的買賣，你得多保重你的身子。」

唐豪對她悽然一笑。他突然發覺：愈是卑賤微不足道的人，却愈是有關懷別人的菩薩心腸。

× × ×

到了上燈的時候，留香院門前的紅燈籠却沒有亮，朱門也是緊閉不啓，這表示今晚這兒不接客。

前門不接客，後院却來了不速之客，這位不請自來的客人是虎妞。她伏在牆頭上窺伺了一陣，一揮胳臂，院牆外又飛身閃進來四條黑影。

待那四個夜行人各找方位隱住身子之後，虎妞才從牆頭上飄身而落。

她隱身在花叢中仔細察看，只見東、西兩廂燈火明亮，似是毫無防範的跡象。

一個彈身，虎妞已到了廊下，向一間廂房的窗口貼了過去，爲了打探唐豪囚於何處，她打算先逮住一個活口問上一問。

以舌尖頂破窗紙，順着小孔往房內一看，只見一個粉頭在對鏡理粧，旁邊一個青鬟使女正在爲那粉頭梳理頭上青絲。

虎妞用手輕推房門，門未上閂，一推就開，待屋子裏的兩個女人抬起頭來，鋒利的匕首已到了那粉頭的頸項子上，另一隻手將那青鬟使女抓了個結結實實。

兩個女人雙雙跪倒，連喊饒命。

虎妞沉聲道：「快說出小滾龍身在何處，我不殺妳們。」

那粉頭道：「小滾龍一向睡在謝三嫂的房裏。」

虎妞道：「謝三嫂的廂房在何處？」

粉頭道：「後院的東邊，過了一座桃林，有一間小小的四合院便是。」

「今兒院中可有生面的人來？」

「有十來個兇神惡煞般的女娘子在這兒待了一整天，到了傍晚時分又走了一批，聽說還留下了三，五個，在謝三嫂住的院子裏。」

虎妞情知再問也問不出個名堂，在那兩個女人的後頸窩處不輕不重地砍了兩掌，兩個女人立即躺下了。

出了廂房，她輕輕打了一聲唿哨，她在前，那四人在後，向後院的東邊躡手躡腳地行去。

過了一座桃林，那座小小的四合院業已在望。

虎妞揮手將她帶來的四個漢子聚集攏來，正待有所商議時，突然四週出現了十數支火炬，約有十幾個仗刀執劍的男男女女將他們五個人圍上了。

鳳姑一身勁裝疾服，緩緩自四合院內走出，冷笑道：「虎妞姑娘！妳身佩利刃，踰牆而進，有何企圖？」

虎妞萬萬料不到此處有伏，以她的性子，根本就沒有耐心和鳳姑說半句閑話，無奈小滾龍身在虎穴，使她不敢造次，才冷冷道：「爲何來此，妳心中有數，又何必明知故問？」

鳳姑沉聲道：「唐芬姑娘已約好子夜時分親自前往金谷園東，鄭琦梅姑娘的墳前接回她的兄長，從此恩怨兩消，化干戈爲玉帛，妳此刻聚衆而來，只怕要破壞那項和議了。」

虎妞不願被對方抓着把柄，因而辯道：「我潛入此地暗探，與小滾龍的事毫不相干。」

「怎說毫不相干？」

「我有幾個姊妹如今下落不明，只怕已被妳捉拏囚禁，貪夜來此，只是爲了打探她們的下落。」

「我並沒有捉拏妳的手下。」

「可否容我搜查一番？」

「如果查不出來，彼此不好講話。」

「如此說來，我今晚是白跑一趟？」

鳳姑冷聲道：「的確是多此一舉。」

「那麼，我就告辭了。」虎妞說罷，轉身就走。

鳳姑沉聲叱喝道：「慢走一步。」

「怎麼！想要留人？」

「姑娘既然來了，就請在這兒待上一陣。」

虎妞冷笑道：「妳的人雖多，却不見得就能將咱們五個人留下。」

鳳姑嘿嘿笑道：「小滾龍右掌被利刀洞穿，左腕也被利刀洞穿，如今已形同廢人，而且還有刀劍加頸，只要刀劍之聲一起，我的手下就要割下他的頭顱，姑娘胆敢妄動麼？」

虎妞不禁倒抽一口冷氣，沉聲道：「如果小滾龍有了三長兩短，我要將妳碎屍萬段。」

鳳姑神色鎮定地道：「我不想遭受碎屍萬段之禍，也不願意殺害小滾龍。不過，還要姑娘依我一件事才能使小滾龍免於一死。」

「妳說！」

「我在午間已經向常仲達交代明白，由妳和常仲達陪伴唐芬前往金谷園東，接唐豪歸去，並再三告誡爾等絕不可心存異心。如今姑娘糾衆前來，意圖不軌，分明已蓄意破壞約定。」

「鳳姑妳休要信口雌黃，我方才就已說過，此番前來，與小滾龍之事無干。」

鳳姑冷冷道：「虎妞姑娘眞是伶牙俐齒，好善辯！不管怎麼說，金谷園東之約取銷了。」

虎妞怒吼道：「妳打算食言背信？」

鳳姑冷笑道：「我絕對不會食言，只因爲爾等行動令人啓疑，因而促使我將約定的時間和地點加以更改。時間是此刻，地點是此地，請虎妞姑娘火速派一個人回去遞送消息，教常仲達陪同唐芬姑娘來接她的兄長，半個時辰爲限，過時不候。」

虎妞不禁暗暗發楞，然而事到如今，也不容她猶豫，因而點一點頭，道：「好！我親自回去跑一趟。」

鳳姑沉聲道：「不行！派妳的手下前去，妳得留在這兒。」

虎妞一彈身，人已到了鳳姑面前，手中匕首在夜色中劃出一道熠亮的光弧，沉叱道：「妳不要逼人太甚！」

鳳姑的身子紋風不動，冷笑道：「虎妞姑娘！若是方才妳不曾聽仔細，我可以再說一遍。如今小滾龍是雙手帶傷，刀劍加頸，只要刀劍之聲一起，他那六陽魁首就要落地，姑娘不信試試。」

她的話具有無比的恫嚇之力，使得虎妞噤若寒蟬，出聲不得。

這時，突聽陰暗處響起一個沉悶的聲音道：「鳳姑！多行不義必自斃，妳要三思。最後一綫生機，妳不要輕易斷送。」

聲落人現，竟然是那常仲達。

鳳姑微微一驚，道：「你來了？」

常仲達緩緩走到她面前，冷冷道：「我來了，『黑馬帮』所有的兄弟也都來了，早已將這兒圍得水洩不通，一隻蚊蚋也飛不出去。」

鳳姑心頭暗暗生寒，口中仍逞强道：「你想怎麼樣？」

常仲達緩緩道：「只要妳能守信放出小滾龍，萬事甘休，如若不然，妳將死無葬身之地。」

鳳姑冷笑道：「仍是那句老話，教唐芬姑娘親來迎她兄長。」

常仲達沉聲道：「鳳姑！我姓常的打從十五歲置身黑道，如今已近二十年，從沒有如此好的耐心，這回算妳走運。再警告妳一次，若想玩弄什麼詭計，妳不會得到好死。」

話聲一落，他又撮唇一嘯，只見一乘軟轎由兩個壯漢抬着，飛也似地來到面前。這軟轎來自後院，分明也是[illegible]人。

待那軟轎停下，常仲[illegible]起轎簾，身披袈裟，長髮垂肩的唐芬緩緩步走了出來。

唐芬一見衆人無不執劍仗刀，不禁雙手合十，口中不停地誦唸佛號。

常仲達道：「鳳姑！唐姑娘已經來了，請將小滾龍釋放出來吧！」

鳳姑哈哈大笑一陣，突地語氣一沉，道：「唐姑娘！有一事尚要請教，我的胞弟被令兄所殺，我這個作姊姊的，該當如何？」

唐芬道：「佛家用恕，也望姑娘網開一面，給予家兄懺悔之機。」

鳳姑冷笑道：「好一個佛家用恕，可惜我沒有一副菩薩心腸。」

常仲達手搭劍把，沉叱道：「鳳姑！希望妳言而有信，不然，這勢必又將引起一場血雨腥風。」

鳳姑獠笑道：「常仲達！少在我面前要狠，我既然胆敢千方百計地將小滾龍玩弄於股掌之上，就沒有畏懼他事後的報復……來人！將小滾龍帶出來。」

她的話聲一落，小滾龍就在四合院的門口出現，四個如狼似虎的嬌娃分成左右，架住了他的兩臂，後面跟了一個大漢，一把明晃晃的鋼刀架在他的頸子上，活似一個綁赴刑場的死囚。

常仲達來到虎妞的身傍，悄聲道：「小滾龍雙手帶傷，已無抗拒之力，倘若有變，我去對付那個執刀的大漢，妳對付鳳姑。」

虎妞道：「她若傷了小滾龍一根毫毛，我就要將她斬成肉醬。」

唐芬這時已搶了過去，呼叫道：「哥哥！想起你離家之時是多麼健壯，如今怎落得這般模樣？」

唐豪慚愧地低下了頭，低聲道：「妹妹！我愧對先人，也羞於見妳，我……我造了太多的孽……」

這時，鳳姑的手下已在快速地移動位置，須臾之間，就在常仲達與虎妞的面前形成一道人牆，將唐豪兄妹二人隔開了。

常仲達大吼道：「鳳姑！妳如想玩弄詭計，絕對逃不了公道。」

鳳姑冷冷道：「常仲達！先是你們破壞了約定，如今又是聚衆壓境，我人手單薄，難禦勁敵，不得不稍作防範。」

虎妞道：「妳要防範什麼？」

鳳姑道：「防範爾等心懷不軌。」

唐芬插口道：「鳳姑可否聽我言？」

鳳姑語氣不屑地道：「講吧！若是說佛論禪，恕我慧根淺薄，聽不進去的。」

唐芬先誦唸了一聲佛號，才緩緩道：「妳方才說，令弟是死在家兄之手，人死不能復生，妳縱使殺了家兄，也挽不回令弟的性命。小妹爲贖兄罪，願在有生之年早晚誦經爲令弟超度。希望姑娘高抬貴手，免却一場屠殺，陰功大矣。」

鳳姑道：「唐姑娘必不願見到一場殺伐起於眼前吧？」

唐芬道：「那是自然。」

鳳姑道：「那麼，就請姑娘告訴常仲達和虎妞立即放下兵刃，而且教常仲達下令，吩咐他的手下火速撤走。不然，一場廝殺在所難免。」

唐豪疾聲道：「鳳姑！妳休要玩弄狡計，他們縱使答應，我也不會答應。」

鳳姑沉叱道：「哼！你猶如一頭待宰的羔羊，沒有你說話的餘地。」

唐豪語氣沉痛地道：「鳳姑！我一再對妳說過，我早就厭倦了殺人的生涯，所以我不願意再動手斷殺，更不願在我妹妹面前作出殺人的行爲，鳳姑！妳不要逼我，求妳不要逼我。」

鳳姑振聲狂笑道：「小滾龍！你眞會大放厥詞，右掌創口盈寸，左腕洞穿，筋骨已損，血脈受創，你此刻只怕連一隻雞也殺不死了。」

唐豪沉聲道：「卽使雙手已廢，我用牙齒也可以咬妳一口。」

鳳姑沉聲道：「如果你有血氣，你該咬斷你的舌頭，只怕你不够種。」

虎妞揚聲道：「鳳姑！妳到底安的什麼心？」

鳳姑斬釘截鐵地道：「撤人！丢傢伙，不然小滾龍就要死在他妹妹面前。」

唐豪嘶吼着道：「鳳姑！我已雙手沾滿血腥，百死莫贖，妳不要再逼我，求求妳……」

鳳姑惡毒地道：「你跪下來求吧！看我是否會回心轉意。」

唐豪當眞跪了下來，沉痛地道：「只要不再逼我殺人，我寧受百般屈辱。」

鳳姑振聲狂笑道：「大家來看呀！不可一世的小滾龍在我面前跪下了，因爲他怕殺人，也怕被殺，哈哈！哈哈……」

虎妞目眶中幾乎噴出火來，再也忍耐不住，一聲嬌叱，匕首連揮，站在她面前的一男一女立刻就胸臆洞穿。

鳳姑料不到虎妞會逞强行兇，心中惡念頓起，抽出短劍，猛向唐芬身前殺去。

唐豪雖一再委屈求全，此刻却不願見到他妹妹受到傷害，大吼一聲，雙臂猛揮，將那四個嬌娃摔開，抽出腰間的剪刀，飛身撲了過來。

他却忘了身後還有一個執刀的漢子，呼地一刀砍來，將他的左耳砍掉了一半。

唐豪也顧不了熱血直噴，奮身撲到了鳳姑的身邊。

鳳姑的左臂已勾向唐芬的頸項，顯然想制住她使唐豪等人就範。唐豪已然來到她的面前，半把剪刀全力向她左臂刺去。

鳳姑一聲尖呼，左臂立被剪刀洞穿。她歹念一起，右手匕首猛地向唐芬背心窩刺去。

唐豪那能容她得手，左手中的半把剪刀業已飛快地刺進鳳姑的小腹，往外一帶，立卽肚破腸流，慘不忍睹。

唐芬見狀大呼一聲，差點暈倒，虎妞及時趕到，一把將她扶住。

鳳姑的手下見主子已死，一時作鳥獸散，一場驚心動魄的厮殺在頃刻間就終結了。

唐豪坐在地上，喃喃道：「我又殺人了，我又殺人了！不是我有心，是你們逼我，是你們逼我……」

常仲達一把將他拉起，疾聲道：「小滾龍！此地不能久留，我聽到風聲，提督衙門的捕快對我等的行徑似已覺察，今晚將大肆搜捕。」

唐豪搖搖頭，道：「我不走了，你們快走吧，血債要用血來還，我不願肩負血債東躲西藏。何況，我的雙手已廢了。」

常仲達道：「一點小傷算得了什麼，你方才的神勇可說蓋世無雙……」

唐豪截口道：「我事先服下了痲藥，才有力量將這個惡毒的女人殺死，你是練武的人，該知道後果，男子漢廢了雙手，活着還有什麼意思。」

虎妞揚聲道：「小滾龍！不要胡思亂想，就算你殘了雙手，我也願意照顧你一輩子。」

唐豪站了起來，走到唐芬的面前，苦笑道：「妹妹！妳怪我麼？」

唐芬喟然道：「這都是孽，我怪你什麼呢？」

唐豪仰首望天，喃喃道：「我自覺罪孽深重，仰愧蒼天，俯怍黃土，妹妹！妳代我佛前贖罪吧！」

突地雙腕一揚，一雙拆開的剪刀刺進了胸臆。

唐芬大叫道：「哥哥！哥哥……」

虎妞伸手抱住了他，淚水如斷線珍珠滾滾而落，搶天呼地的叫道：「小滾龍！你何苦如此啊！」

唐豪面上浮現了平靜的笑容，有氣無力地道：「虎妞！我除了一死謝罪之外，再無別途……永別了……」

他死在他妹妹的面前，死在虎妞的懷裏，死得非常平靜。

四週出奇地靜，沒有一絲聲響。

突然，前院傳來一陣木魚的聲音，木魚聲愈敲愈近，一個老尼緩步走了進來。她一面敲着木魚，一面不停地誦唸佛號。

唐芬奔過去，叫道：「師父！」

敢情這老尼就是靜悟師太。

她那精銳的目光向四下一掃，低聲道：「芬兒！跟爲師回庵去吧！」

唐芬哽咽地說道：「師父！我哥哥方才死了。」

靜悟師太聲調平靜地道：「佛家用恕，國法難逃。佛祖不要他死，王法却要他死，這是他該得的下場。芬兒！跟爲師的走吧！」

唐芬哽咽着道：「徒兒想爲哥哥辦妥後事……」

靜悟師太截口道：「人從土裏來，還從土裏去，富貴榮華，名利爭奪，不過是過眼雲煙，妳既已勘破紅塵，何必將此俗事耿耿於心？俗事自有俗人了。芬兒！跟爲師的走吧！」

唐芬轉身誦唸了一聲佛號，跟隨靜悟師太走了出去。

常仲達道：「虎妞！那老尼的話妳聽清楚了麼？」

虎妞點點頭，道：「聽清楚了。」

常仲達喃喃道：「佛家用恕，王法難逃……富貴榮華以及名利之逐，不過是過眼雲煙……好！好！好！她這番話點醒我的南柯一夢。」

虎妞吁了一口氣，道：「我的夢也醒了。」

這時，突然燈火明亮，有十幾個人從前院走了進來。爲首一人正是提督衙門中的副總捕頭楊曉月。

常仲達和虎妞二人一語不發地丢棄兵刃，聽任鎖鍊加上頸項。

王法加身，項間難免沉重，而他們心頭却輕鬆多了。

（江湖恩仇全文完）

武林蕩寇誌

南龍北虎會金壇

秦紅·文

春臨江南。

大地又是一片迷人風光。

人們又到了享受歡樂的時刻。

在城市裏，處處燈紅酒綠，清歌妙舞，在郊野上，花木欣欣向榮，爭妍鬥艷，到處都可看到春之活躍！

× × ×

一個青年，騎着一匹罕見的神駿白馬，優遊自得的徜徉於青山綠水之間。

他年約二十四五歲，頭上藍細扎巾，身穿玄緞褶子，英雄挑包，足登薄底驍靴，腰懸一口寶劍，相貌長得十分端正英武。

他一面策騎徐行，一面口中唸唸有詞：「若到江南趕上春，千萬和春住。」

不覺間，他來到了一座小橋之前。小橋寬僅三尺，橫跨在一條兩丈多寬的清溪之上。

他想過橋，但現在却不得不停在橋前等候。

因爲，橋上有人。

而且巧的是，那人也有一匹體形神駿的白馬，但他不是騎在馬上，而是手牽馬縐，俯靠橋欄斜立着，正在和橋下一個浣衣少女談天。

這個阻碍人家過橋的人，年紀也只在二十三四之間，頭戴秀才巾，身穿質料華貴的寬袖藍衫，足着厚底布靴，生得目秀眉清，唇紅齒白，氣質斯文風雅，可惜態度透着一些玩世不恭和自命風流的氣概。

他似乎沒發現武裝青年要過橋，一直俯靠在橋欄上，對着那個站在橋下溪水中的少女笑道：「姑娘沒哄我吧？順着這條路一直下去，就可到達金壇縣城？」

橋下少女笑道：「是呀！你這人怎麼攪的？到底要人家說幾次才肯相信？」

她的語氣似乎有些不悅，可是臉上却找不到一些不悅之色。顯然她對這個青年書生並不厭惡，甚至還可說有些傾慕他的風采。

青年書生哈哈一笑道：「對不起，區區是怕走錯路——姑娘是本地人吧？」

那少女答道：「是啊。」

「這地方叫什麼？」

「花溪。」

「啊，多美麗的一個地名——請問姑娘貴姓芳名？」

「不告訴你！」

「咦，爲什麼？」

「因爲人家不認識你。」

「哈！對了，區區應該先報個姓名，敝姓彭，名叫文雄，請姑娘多多指教。」

「嘻……」

「妳笑什麼？」

「你是不是書呆子？」

「啊，不不——現在妳可以告訴我妳的芳名了吧？」

「我……我叫尹月嬌。」

「啊，人如其名！人如其名——姑娘天天都到這裏來洗衣裳麼？」

「嗯。」

「好極了！好極了！人說江南風光好，此語的是不差，不但風光好，而且此地姑娘也長得嬌美，誠可謂地靈人傑也！」

武裝青年聽到這裏，有些不耐煩了，開聲說道：「喂，那位朋友，請讓讓路如何？」

自稱「彭文雄」的青年書生充耳不聞，兩顆眼睛直盯着少女看，含笑又道：「告訴我你們這附近可有好玩的地方麼？」

那少女道：「十里外有一座觀音寺，那山上風景很不錯。」

彭文雄道：「妳去過？」

那少女道：「去過一次。」

彭文雄道：「妳一個人去的？」

那少女道：「跟我娘去的。」

彭文雄道：「唉，那多沒意思……」

武裝青年沉不住氣了，提高嗓門道：「喂！那位朋友，你要談天，何不帶她到屋裏去？」

彭文雄左手揚了揚，做了個「稍安毋躁」的手勢，繼續和那少女說道：「妳還想不想去觀音寺玩？」

那少女道：「想啊。」

彭文雄笑道：「那麼，咱們一道去如何？」

那少女臉上發紅，啐他一口道：「你不正經，我不跟你說了！」

說畢，轉身去浣衣。

彭文雄哈哈笑道：「不要生氣，區區不過是跟妳開個玩笑而已——妳說由這條路一直走去，就可到金壇縣城是麼？」

武裝青年眉頭一皺，接口道：「朋友，在下要赴金壇縣城，你如不識路，可以跟着在下走！」

彭文雄見那少女不再理睬自己，無可奈何的搔搔頭，慢慢挺直腰幹，向那少女擺擺手道：「再見，但願下次經過此地時，能再見到妳！」

說罷，一躍上馬，又自作多情的向那

少女揮揮手，才驅騎過橋而去。

武裝青年隨之策騎上橋，朝那少女瞥了一眼，見她長得白白嫩嫩嬌憨動人，不由微微一笑，暗忖道：「這姑娘長得眞不錯，難怪那登徒子着了迷……」

他馳馬過橋，趕上走在前面的彭文雄，與他並肩而行，舉手一指前方，搭訕道：「此去金壇，沒有第二條路，不會走錯的。」

彭文雄瞪他一眼，沒好氣地道：「哼，你以爲區區當眞不識路麼？」

他壓低聲音，接着道：「告訴你，區區是土生土長的金壇縣人！」

武裝青年一呆，繼之啞笑道：「啊，原來老兄是在逗她……」

彭文雄聳聳肩，傲然不答。

武裝青年打量他的坐騎，道：「老兄這匹馬不錯，可惜有幾根雜毛。」

彭文雄冷冷道：「雖有幾根雜毛，但跑起來却比沒雜毛的快！」

語畢，雙腿一夾馬腹，喝叱一聲，縱騎向前疾馳而去！

那馬的確不凡，只一轉眼間，就已衝出十幾丈遠，奇快無比。

武裝青年覺得很有趣，暗笑道：「好傢伙，你這是在向我的『白神龍』挑戰麼？好好，我就讓你小子見識見識厲害！」

思忖一過，隨亦喝叱一聲，催騎猛追上去。

果然，他的馬也非凡物，在他一催之下，登時撥開四蹄，聲如雷動，頃刻工夫便已趕上彭文雄坐騎，又與他並肩而馳！

彭文雄似感意外，但也因此激起一股好勝之心，暗罵道：「哼，不長眼睛的東西，本少爺這匹『先鋒駒』乃是天下五名駒之一，你是什麼東西，也敢跟我的『先鋒駒』比賽腳力？」

當下，馬韁連揮，加緊向前飛馳，立刻又脫穎而出將武裝青年拋出一兩丈。

武裝青年微微一笑，上身一弓，喞尾直追，疾如流星趕月，未幾又追上了他，而且超前馳去。

彭文雄面色一變，也把上身弓起，連聲催促，喞尾猛追，居然也追上了武裝青年……

兩人就在這條路上拚上勁，有如雙龍爭竄，攪起滾滾塵灰，疾若奔雷閃電，有時武裝青年超前，有時彭文雄領先，看來竟是不分高下！

轉眼間，兩人已飛馳了七八里路。

就在這時，迎面路上來了一頂紅轎！

路面寬僅五尺，現在來了一頂紅轎，佔去了大半路面，在這種情形之下，是絕不容許他們雙騎並排馳過的。

而這個時候他們雙騎剛好並排而馳！

換句話說，他們兩人中必須有一人讓步，否則便會撞上那頂紅轎！

但彭文雄沒有絲毫讓步之意。

武裝青年也沒有！

兩人似已不顧一切，非拚個高下不可了！

那抬轎的兩個轎伕一見雙馬並肩衝到，毫無勒停之勢，不禁大驚失色，急叫道：「喂！停一停！停一停！要撞上啦！」

可是，這時雙馬距離紅轎已不過尋丈之近，要停也停不住了。

就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忽見雙馬前蹄一抬，離地縱起，只聽得「呼！呼！」兩聲，竟雙雙由紅轎上方縱過，落到轎後五六尺外的路面上，繼續向前猛馳！

兩個轎伕嚇得目瞪口呆，半天回不過神來。

原來，武裝青年絕非視人命如草芥，他有把握縱騎躍過紅轎，故不願退後讓步，而當他看見彭文雄也跟着自己縱馬躍過紅轎之際，不禁大感驚奇，暗忖道：「嘿！我看走眼了，這小子外表文質彬彬，原來竟是深藏不露的練家子！」

彭文雄也料不到武裝青年有如此高的騎術，他也對武裝青年另眼相看起來，暗忖道：「好傢伙，敢情眞有一手呢！」

但兩人都不肯謙讓，繼續拚命疾馳，都打定主意要將對方比下去。

又奔馳一里許，依然不分高下。

這時，又一道「難關」出現了！

那是一道橋，橋面也不大，只可容許雙馬慢慢行過，若在疾馳中，非互撞落水不可！

彭文雄不退讓，猛馳而上。

武裝青年也一樣！

於是，刹那間，雙馬一齊馳上橋。

也無可避免的在橋上「磨擦排擠」起來了！

彭文雄一時性起，乘機一掌推出，欲將武裝青年推落橋下。

那知武裝青年也有同樣的打算，他也左掌暴探，向彭文雄推了過去。

「拍！」

一聲脆响，雙掌擊個正着！

彭文雄連人帶馬，由橋上衝向左邊橋外。

武裝青年也一樣，衝向右邊橋外。

這情形有如兩股怒浪互相撞擊，然後分向左右飛濺開去，情勢驚險無比！

但兩人竟都沒有落水，初看兩人都像被對方的掌力所震開，但兩人的坐騎衝出橋面後，並未墮向橋下，而一直向對岸平飛過去，居然雙雙安全縱上了對岸！

武裝青年不禁喝采道：「小子，眞有你的！」

彭文雄閉口不言，繼續埋頭疾馳。

武裝青年自不肯服輸，也頻催坐騎，希望超越對方，取勝這一場龍駒之爭。

然而，此後一路上，兩人仍是在並肩飛馳，誰也無法超前一步。

不久，金壇縣城到了。

兩人仍不肯退讓，仍然並肩竄入城門，仍在城中街道上較量起來。

馳過一段街道，彭文雄突然一勒坐騎，在坐騎「希聿聿」聲中，停了下來。

停在一家酒樓門口！

武裝青年未提防他會突然停住，一時不及收勢，又衝出三四丈才勒停坐騎，撥轉馬頭一看，只見兩個堂倌已由酒樓迎出，正在向彭文雄打躬作揖，態度慇懃已極，看樣子彭文雄是他們的老客。

武裝青年畧一忖立卽策馬走過去。

其中一個堂倌看見他轉回來，而且見他和彭文雄一樣騎着一匹白馬，便笑嘻嘻的問道：「彭少爺，這位想必是您少爺的朋友了，快請！快請！」

彭文雄道：「別胡說，我沒有朋友跟

來！」

說着，將馬交給堂倌，昂首闊步的登上酒樓去了。

另一堂倌聽說武裝青年不是彭少爺的朋友，態度就不再那麼卑恭屈膝，只以一般態度上前招呼道：「這位客官，您請上樓，我們這裏有最好的酒和最好菜……」

武裝青年感到自己不若彭文雄之受尊敬，心中有些惱火，但沒有發作，將馬交給他後，亦隨卽上樓而來。

登上二樓一看，只見彭文雄已坐在一張大桌子前，而面前已圍上三個堂倌，一個爲他倒茶，一個爲他擺碗筷，另一個手捧菜牌等他點菜，個個對他恭敬萬分，好像在侍候王孫公子一般。

武裝青年揀了一個座頭坐下，看見沒有一個堂倌過來招待，心中更是有氣，決定跟彭文雄別別苗頭，當下重重一拍桌子，大聲道：「怎麼攪的，這上面沒一個堂倌麼？」

「哦，來了！來了！」

替彭文雄倒茶的堂倌應聲走過，含笑問道：「這位客官您吃什麼？」

武裝青年冷冷道：「我先要一條熱毛巾和一壺上好的烏龍！」

倌堂連聲道：「是是，馬上來，馬上來！」

這時，彭文雄已在點菜了，他一面啜茶，一面說道：「給我來一盤炒白鴿鬆，一盤游龍戲鳳，一碗百花鴨掌，一碗百花冬菇，再來一盤脆皮燒鷄，一碗紅燒魚唇，一個四喜臨門，另外，來半斤陳年女兒紅！」

原來這是一家粵菜館，是金壇縣城獨一無二的上等酒樓，他點的雖不是什麼了不起的名菜，但已是當地人認爲最「名貴」的了。

堂倌唯唯而應，將他點的酒菜一一記下，然後走到武裝青年座前，問道：「這位客官您要什麼？」

武裝青年道：「來一盤炒白鴿鬆，一盤游龍戲鳳，一碗百花鴨掌，一碗百花冬菇，再來一盤脆皮燒鷄，一碗紅燒魯唇，一個四喜臨門，另外來斤陳年女兒紅！」

點的和彭文雄完全一樣，只是酒多了半斤。

堂倌呆了呆，心知眼前這位客人正在和彭少爺鬧蹩扭，不由暗暗好笑，但他是開飯館的人，沒有拒絕人吃的理由，當下也將他點的酒菜一一記下，正要轉身下去之際——

彭文雄忽然叫道：「堂倌你過來！」

堂倌應聲急趨過去，哈哈腰笑問道：「彭少爺您還有何吩咐？」

彭文雄說道：「再來一樣東西——猴腦！」

堂倌道：「是是。」

武裝青年聽了也立刻喊道：「堂倌，你過來！」

堂倌又應聲轉到他座前，笑問道：「客官還要什麼？」

武裝青年道：「再來一樣東西——猴腦！」

堂倌笑應一聲，急急下樓而去。

彭文雄輕哼一聲，掣出一把牙骨摺扇，刷的抖開，瀟洒的輕搖起來。

武裝青年沒有摺扇，大感遜色，忍不住脫口道：「那堂倌，你過來！」

另一個堂倌應聲上前，問道：「客官還要什麼？」

武裝青年掏出五兩銀子，往他手裏一塞，大聲道：「去街上替我買一把牙骨摺扇來，剩下的賞給你！」

堂倌還不知道他在和彭文雄別苗頭，聞言大喜，恭應一聲，拔步跑下去了。

彭文雄心中暗怒，以別人聽不到的聲音，輕輕的罵道：「瞎了眼的東西，居然跟我鬥上了。好好！等下有你小子瞧！」

不一會，堂倌已將武裝青年要的牙骨摺扇買到了。武裝青年也裝模作樣的抖開摺扇，顧盼自雄的搧動起來。

又不久，他們兩人點的酒菜紛紛端上來了。

武裝青年看見其中一盤菜竟是一個生腦，心中暗驚，拉住端菜上來的堂倌，低聲問道：「喂，這是什麼東西？」

堂倌道：「是您客官叫的猴腦！」

武裝青年又低聲問道：「不錯，我是叫了這麼一樣東西，但這到底是什麼東西呀？」

堂倌道：「猴腦。」

武裝青年神情緊張地道：「不是眞正的猴子腦吧？」

堂倌道：「當然是眞正的猴腦，我們珠江酒樓不賣假貨！」

武裝青年登時感到一陣噁心，不覺大叫道：「我的媽！這東西怎麼能吃？」

堂倌笑道：「客官既不敢吃，爲何要點這一道菜？」

武裝青年忽然想到不能在彭文雄面前示弱，立刻改變語氣，輕咳一聲道：「當然，我不是不敢吃，我是說這東西不該生吃，應該……應該把它煑熟了才對！」

堂倌道：「不，生吃才有味道。」

武裝青年開始後悔不該跟着彭文雄點這一道菜，他皺了皺眉頭，揮揮手道：「拿走！拿走！我不要吃這東西！」

「哈哈哈哈……」

彭文雄突然大笑起來，說道：「他媽的，我只道是什麼英雄好漢，敢情只是一個——」

武裝青年勃然震怒，重重一拍桌子，虎然站起來道：「你在駡誰？」

彭文雄朝他欠欠身，笑道：「對不起，我沒有指名道姓！」

說罷，斟酒飲了起來。

武裝青年冷冷一哼，也坐下斟了一杯酒，突然將手中一杯酒向彭文雄拋去，沉聲一笑道：「朋友，我敬你一杯酒！」

酒杯出手，去勢極慢，好像一團棉絮，隨風慢慢的飄了過去！

但是明眼人一看就知他這一手是極高明的內家功夫，其所蘊蓄於酒杯上的力道，是十分可怕的，如果彭文雄沒有兩下子，在接住酒杯時，非當場出醜不可！

只見彭文雄端坐不動，只輕輕一舉手，就將飛到的酒杯接住，全身竟然紋風未動，含笑道：「謝謝！」

一口將杯中酒飲下！

然後，他也斟滿一杯酒，輕輕向武裝青年拋去，笑道：「來而不往非禮也，請飲此杯！」

酒杯飛出之勢，亦極緩慢！

武裝青年朗笑一聲，舉起一雙筷子，很輕巧的將飛到的一杯酒夾住，笑道：「謝啦！」

也將一杯酒喝下。

這番較量，兩人又不分勝負。

但他們這種驚世駭俗的行動，却把酒樓上幾個食客和堂倌們驚住了。

武裝青年一看未將對方難倒，心猶未甘，當下用筷子夾起一片脆雞皮，一甩而出，道：「再敬你一塊雞皮！」

這次，雞皮去勢有若閃電，像射出的一片刀！

彭文雄却更不含糊，一張口就將雞皮咬住，然後津津有味的咀嚼起來，笑道：「又香又脆，眞是不錯呀！」

他嚼爛吞下之後，也舉筷夾了一塊猴腦，笑嘻嘻道：「禮尙往來，區區也敬你一塊猴腦！」

話聲中，筷子一甩，那塊猴腦也疾如流星般向武裝青年飛去！

武裝青年不敢吃猴腦，一見大驚，急忙竪掌一推，喝道：「對不起，老子不吃猴腦！」

他竪掌一推，那塊如電射到的猴腦就在距離數尺外的空中開了花！

這是挺厲害的劈空掌！

彭文雄大怒，站起叫道：「你有種就吃！」

武裝青年聳聳肩，緩緩道：「大丈夫說不吃就不吃！」

此語一出，登時響起一片閧堂大笑。

彭文雄亦覺好笑，舉步向他走過去，笑道：「我說老兄，你實在不够資格在本少爺面前撒野！」

武裝青年道：「那裏，在皇帝老子面前，老子也敢撒野！」

彭文雄道：「區區有個外號，你大概沒聽說過。」

武裝青年歪頭側目道：「嗯？」

彭文雄道：「區區的外號叫『地頭蛇』——强龍不壓地頭蛇這句話，你總聽說過吧？」

武裝青年淡淡道：「老子也有一個外號！」

彭文雄微笑道：「洗耳恭聽！」

武裝青年道：「老子的外號叫『過江龍』——不是猛龍不過江這句話，你總聽過吧？」

彭文雄仰頭哈哈大笑道：「好啊！咱們今天就來一場龍蛇之鬥，看是『過江龍』强還是『地頭蛇』强！」

語音甫歇，突然一脚踢出！

武裝青年只防他動手，沒防他動脚，一時閃避不及，腹部被踢個正着，痛得大叫一聲，仰身倒去。

桌子也在他仰身時被撞倒，一桌酒菜就那樣「乒乓嘩啦」的報銷了！

彭文雄見對方抱腹叫痛，沒有繼續下手攻擊，只發出得意的笑聲道：「你瞧，我說『强龍不壓地頭蛇』你偏不相信！」

武裝青年呻吟了幾聲，抱腹慢慢掙扎站起，就在腰幹將要挺直之際，猛可一拳擊出！

彭文雄不料他還有力氣動手，欲避已然不及，腹部登時也挨了重重的一拳，一聲驚叫未已，人已跌了個四脚朝天！

武裝青年哈哈大笑道：「如何？我說『不是猛龍不過江』，你小子總該相信了吧？」

彭文雄一臉痛苦的爬了起來，說道：「好，你果然有兩下子，不過事情還沒完呢！」

驀地一伏身，一伸腿，一式「掃堂腿」已到武裝青年的脚下！

武裝青年一跳避開，雙拳一沉，順勢擊向他左右太陽穴，這是少林拳中的絕招，名曰「雙貫拳」！

彭文雄這次也沒着了他的道兒，身子如風一旋，雙掌暴揚迎着他的雙拳推出。

「拍！」的一聲，四掌相接，武裝青年被震得倒飛出去，彭文雄也被震得跌地翻了一個跟斗！

「好了！好了！不要再打了！打壞了東西可怎麼辦啊？」

賬房閧聲跑上樓，胆戰心驚的大叫起來。

但兩人已鬥得性起，一退卽進，再度大打出手！

刹那間，樓上十幾張桌子東倒西飛，盤子與酒杯齊飛，破碎之聲，不絕於耳！

賬房面如土色，連連頓足道：「完了！完了！這個賬怎麼算啊？」

但兩人都像鬥瘋了，誰也不肯首先罷手，一個拳如怒雷，一個掌似驟雨，打得激烈異常！

看看已打了一百多招，却依然半斤八兩，誰也沒佔到一絲上風。

這時，一個捕頭打扮的老人上樓來。

他大喝一聲道：「住手！」

聲如虎吼，震得瓦片似都發抖起來！

彭文雄聞聲收手，飄退尋丈，笑道：「好啦！周捕頭來了，看你小子，往那裏逃！」

武裝青年也停止攻擊，笑道：「錢沒兩個不响，要坐牢咱們兩個一起去！」

周捕頭沉着一張臉道：「彭少爺，這是怎麼回事？」

彭文雄笑道：「沒什麼，興之所至，陪這位朋友玩玩罷了。」

周捕頭斥責道：「玩玩？瞧你們把人家酒樓弄成什麼樣子？」

彭文雄道：「不要緊，都記在我的賬上就是了。」

武裝青年冷笑道：「哼，你以爲只有你小子有錢？告訴你，老子也賠得起！」

說到這裏，探手入懷掏出一片金葉，往那賬房的脚下一扔，道：「拿去！這是二兩金子，大概够賠償你們的損失！」

那賬房趕忙拾起金葉，稱謝不已。

彭文雄却感到沒面子，大怒道：「好小子，我說由我來賠，就由我來賠，你敢搶着付賬？」

武裝青年笑道：「你若不服，再打一架也可以，不過要另外找個地點才行。」

彭文雄道：「好，咱們再打一架，誰贏了誰負責賠償！」

彭文雄眼睛一轉，忽然笑道：「咱們須找個沒人干擾的地方才行，這樣好了，今夜初更時候……」

說到此處，聲音忽然沒有了，只見到他的嘴唇在動着，然後又開聲說道：「如

何？」

原來，他以傳音入密的功夫，說出了決鬥地點！

武裝青年點頭道：「可以，老子準時到達！」

彭文雄轉對那賬房道：「你把金子還給他吧。」

武裝青年道：「不必，如果老子打敗了，再來取回不遲！」

說完這話，他便轉對周捕頭一抱拳，問道：「這位捕頭大人小民可以走麼？」

周捕頭看了彭文雄一眼，見他點頭示意，便一揮手道：「去吧！」

武裝青年微微一笑下樓便揚長而去。

周捕頭見他走了後，才回對彭文雄說道：「我說彭少爺，您怎麼盡找我麻煩？下次您要打架，請到城外去如何？」

彭文雄拍拍弄髒了的衣衫，笑道：「可以，今天晚上我們就是要在城外打。」

周捕頭問道：「在城外什麼地方？」

彭文雄道：「恕不奉告。」

說罷，向他扮了個鬼臉，也昂首闊步下樓而去。

× × ×

華燈一上，金壇縣城最熱鬧的地方要算北城門附近的一條北柳巷，因爲這條巷子是名符其實的柳巷。

當中最著名的一家名叫「留春院」。

這天晚上，武裝青年換上一身文服，手搖牙骨摺扇，施施然走入北柳巷中。

他來到「留春院」門口，佇足望望，隨有一名龜奴滿面堆笑的迎了上來，說道：「這位公子，您請裏面坐，要叫個姑娘麼？」

武裝青年點點頭，舉步跨了進去。

龜奴一路迎他入廳坐下，獻上一杯香茗，然後笑問道：「公子貴姓？」

武裝青年道：「龍。」

龜奴笑道：「哦，原來是龍公子，失敬失敬，請問龍公子可有老相好？」

武裝青年道：「沒有，不過我聽說你們留春院中有一位花名『玉娘』的姑娘，不知她在不在？」

龜奴一怔，道：「哦，公子要叫玉姑娘？」

武裝青年點頭道：「是的。」

龜奴露出抱歉的笑容說道：「眞不巧，玉姑娘這幾天沒在，龍公子另叫一個如何？」

武裝青年目光一凝道：「眞沒在？」

龜奴道：「眞的沒在，小的那敢騙您公子。不過，嘻嘻，公子您不要失望，小的另叫一個比玉姑娘更好的給您，保証包君滿意就是！」

武裝青年道：「她哪裏去了？」

龜奴道：「小的不大清楚。」

武裝青年想了想，忽地一笑道：「好吧，你叫一個進來給我看看。」

龜奴應了一聲，轉身進入裏邊，不久果然帶出了一位姑娘來，笑嘻嘻道：「公子您看，這個不錯吧？」

那姑娘年約二十，體態婀娜，生就一張討人喜歡的瓜子臉，加上柳眉鳳目，小巧櫻唇，看起來果然迷人。

她含羞靠立門邊，舉袖半掩臉孔，作出一副羞人答答之狀。

武裝青年滿意的點了點頭，笑問道：「這位姑娘叫什麼芳名啊？」

龜奴笑道：「她叫『秋燕』，是剛來不久的，不會招呼客人，公子您要多多担待。」

說到此，轉對那「秋燕」姑娘道：「秋燕姑娘，快請這位龍公子進去坐坐！」

那秋燕姑娘向武裝年青拋了個媚眼，羞答答笑了一下，便轉身挑簾而入。

武裝青年會意，含笑起身跟了進去。

秋燕領着他進入一間佈置頗爲不俗的閨房，檢衽一福，脆聲說道：「龍公子請坐。」

武裝青年一揖道：「唐突佳人，小可先此謝過。」

秋燕嫵媚一笑道：「不敢，公子太客氣了。」

武裝青年在一張精緻的小桌前坐下，含笑道：「姑娘美若天仙，小可有緣識荆，不勝榮幸之至。」

秋燕倒了一杯香茗放到他面前，然後在他身邊坐下，羞笑道：「蒲柳之姿，能得公子垂愛，妾身感激不盡，還望公子不吝賜教。」

武裝青年見她談吐不俗，大生好感，伸手握上她玉腕笑道：「妳眞會說話！」

秋燕忸怩了一下，笑道：「公子誇獎了，在我們留春院中，我是最不會說話的一個。」

武裝青年笑道：「今年芳齡多少？」

秋燕含羞低首道：「二十。」

武裝青年道：「家在哪裏？」

秋燕道：「這裏。」

武裝青年哈哈一笑道：「這回答倒很出我意料之外……」

秋燕凝眸道：「嗯？」

武裝青年道：「我會過的姑娘不少，每當問起她們的身世，她們總會講出一篇動人的辛酸史。」

秋燕微微一笑道：「那又何必！」

武裝青年道：「是啊。」

秋燕道：「我從來不說，因爲說了沒用。」

武裝青年道：「對。」

秋燕道：「叫些酒菜如何？」

武裝青年點頭道：「好。」

秋燕起身出房，吩咐準備酒菜，隨又回到房中，微笑問道：「公子大名如何稱呼？」

武裝青年道：「一雄。」

秋燕道：「府上何處？」

龍一雄道：「沒有家，到處流浪。」

秋燕笑道：「我看，公子個性十分爽直。」

龍一雄笑道：「是麼？」

秋燕道：「許多男人一到這裏，明明是要來尋樂的，却總是喜歡表示同情我們的遭遇，而你沒有。」

龍一雄笑了笑道：「這世上不幸的人多得很，如果個個同情她，那還得了，不過……」

秋燕注目問道：「不過什麼？」

龍一雄道：「我對妳們這種女人，只用一種東西來同情她。」

秋燕道：「什麼東西？」

龍一雄道：「銀子。」

秋燕吃吃脆笑道：「到這裏來的男人，誰敢不給銀子呢？」

龍一雄道：「但，我給得比別的男人多。」

秋燕露出不信之色道：「眞的麼？」

龍一雄啜了一口茶，然後道：「我問妳，妳認識一個叫彭文雄的青年麼？」

秋燕點頭道：「當然認識，他是本城有名的花花公子，北柳巷中，沒一個姑娘不認識他。」

龍一雄道：「他每一次來，給妳們多少？」

秋燕道：「不一定，碰到他高興，有時一出手就是五十兩銀子。」

龍一雄道：「現在，我給妳一百兩銀子。」

說着，掏出一片金葉，塞到她手裏，笑道：「這是金葉，折算銀子，正好一百兩！」

秋燕瞪大雙眸子，吃驚地道：「公子……你不是開玩笑的吧？」

龍一雄道：「不是。」

秋燕看看手上的金葉，又驚又喜道：「公子一定很富有，是不？」

龍一雄道：「不，我很窮，常常窮得沒飯吃，不過我有錢就花。」

秋燕道：「這不對。」

龍一雄微微一哂道：「對或不對，難說得很，我從來不去想這個問題——現在咱們來換個話題，聽說妳們留春院中有個芳名『玉娘』的姑娘？」

秋燕道：「是，她很紅。」

龍一雄道：「現在人在不在？」

秋燕道：「不在，走了。」

龍一雄道：「哪裏去了？」

秋燕道：「聽說轉到金陵去了。」

龍一雄道：「剛才龜奴却說她這幾天沒來，並未說她轉到金陵去了啊。」

秋燕道：「話是要這樣說，要是他說：『玉娘不在這裏了』，客人不走掉了才怪。」

她接着凝眸含笑問道：「公子認識玉娘？」

龍一雄搖頭道：「不認識。」

秋燕道：「你要找她？」

龍一雄道：「本來有這個打算，因爲我聽到不少人稱讚她色藝雙全，是一代尤物，故想見識見識。」

秋燕道：「她離此已有八九天了。」

龍一雄道：「她爲什要離開此處？」

秋燕道：「不知道，也許她認爲到金陵去可以賺大錢之故吧。」

龍一雄道：「她將去金陵的哪一家院子？」

秋燕道：「記得她說『滿園春』。」

龍一雄正要再問，只見龜奴端酒菜進來，乃住口不語，等龜奴將酒菜擺上桌子退出之後，才又開口問道：「她的眞姓名叫什麼？」

秋燕一面爲他斟酒，一面答道：「不大清楚，我們雖然相處甚久，但從來不問彼此的姓名。」

她把一杯酒端到他面前，含笑道：「公子請喝酒吧，你今夜既然看中奴家，就不要老提玉娘了。」

龍一雄哈哈一笑，舉杯一飲而盡，再點點頭道：「對，我太失禮了，不該在一位姑娘的面前提另一位姑娘！」

秋燕笑道：「你再提起她，我可要生氣了。」

龍一雄道：「不提！不提！」

他開始在她「深情欵欵」的招待下吃喝起來。

秋燕見他酒到杯乾，有些不放心，問道：「你酒量如何？」

龍一雄道：「還過得去。」

秋燕道：「可不要喝醉了。」

龍一雄道：「不會，我今晚有事要辦，醉不得。」

秋燕會錯意，臉上一紅，羞笑道：「我最怕喝醉酒的人，你如喝醉，我可不理你了。」

龍一雄把她摟入懷中，親了她一下，笑道：「放心，我不會喝醉的。」

他一面毛手毛脚，一面問道：「告訴我，彭文雄那小子是怎麼一個人？」

秋燕道：「你不認識他？」

龍一雄道：「嗯，只知道他有財有勢，還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秋燕道：「他父親以前曾在朝中作過大官，如今是本城的首富，的確是有財有勢。」

龍一雄道：「他的武功，是跟誰練來的？」

秋燕道：「這個我不知道。」

龍一雄道：「爲人如何？」

秋燕道：「很慷慨。」

龍一雄道：「品行呢？」

秋燕道：「很風流，不過不像一般王孫公子那樣胡作胡爲就是了。」

龍一雄道：「會不會恃强凌人？」

秋燕道：「沒聽說過。」

龍一雄笑道：「妳說他很風流，是怎麼個風流法？」

秋燕道：「聽說他見到美女就窮追不捨，非弄到手不罷休。」

龍一雄道：「我也很風流，妳相信不相信？」

秋燕嬌嗔的用手指刮他一下面頰，笑道：「怎麼不相信呢，看你的樣子，就知也是個風流鬼！」

龍一雄哈哈一笑，將她抱着站起，向床上走去……

半個時辰後，他滿面春風的走出留春院，仍是手搖摺扇，施施然往城外而來。

出城行約一二里，他仰頭看看月色，喃喃自語道：「初更快到了，我得加緊趕一陣才行！」

語畢，身形破空而起，疾如怒矢般，朝東方荒野上飛縱而來。

一起一落，四丈有奇！

轉眼工夫，來到了一處荒無人烟的山脚下。

他剎住飛縱之勢，四下打量一眼，然後循着一條羊腸小徑，緩步上山。

走到山腰上，他突似有所警覺，脚下一剎，星目精光陡盛，慢慢轉頭向身右的樹林中望去，沉聲說道：「彭文雄，是你麼？」

樹林中却沒有人應聲！

他面上升起一絲冷笑，又沉聲道：「哼，鬼鬼祟祟的像什麼東西，給我滾出來

吧！」

「唉……」

一聲低弱的呻吟聲由林中傳了過來！

龍一雄面容一動，訝然問道：「什麼人？」

對方沒有回答。

龍一雄眉頭皺了皺，沉聲冷笑道：「媽的頭，老子是跟你決鬥來的，你小子若想耍鬼花樣，那還算什麼人物！」

「唉……」

又是一聲呻吟傳出來！

龍一雄心中驚疑起來，沉思有頃，決定入林一探究竟，當下雙臂暗聚眞力，然後移步走入。

他步步爲營，隨時準備應付猝然而來的襲擊。

行入數十步，視綫瞥處，不禁面色一變！

他見到了一個人——一個奄奄待斃的人！

那人年約四旬，豹頭虎目，眉濃似帚，相貌異常威武，身上穿着一件黑色密扣勁衣，脚登一雙薄底快靴，此刻倚躺在一株樹下，嘴角流出一縷鮮血，看樣子是受了很重的內傷！

在他身邊，放着一個黑黑的盒子，樣子像個珠寶箱，手把上結着一條鐵鍊。

龍一雄一看是個受傷的人，連忙趨前問道：「老兄，你怎麼了？」

那人雙目半開，眼中已無神光，張了張滿是鮮血的嘴，吐出斷斷續續的聲音道：「你……是……誰？」

龍一雄道：「在下龍一雄。」

那人精神一振道：「龍俠？」

龍一雄點點頭。

那人右手抬了抬，作出要龍一雄攙扶之狀，道：「請……幫幫……忙……」

龍一雄攏靠上去，扶住他的身子道：「老兄貴姓，是怎麼受傷的？」

那人右手握上他左腕，再拿起那條鐵鍊往他手腕上一扣，說道：「請將……此物……交……交給……十八盤嶺……」

語至此，突然頭一歪，死了！

龍一雄大吃一驚，急叫道：「喂！你說什麼？你說把這東西交給誰？」

然而，任他一再搖撼喊叫，中年漢子已是軟成一團，再也吐不出一口氣了！

他驚愕的瞪望對方良久，才發出不勝駭異的聲音道：「我的媽，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低頭一看扣在自己左腕上的鐵鍊，他不由的心頭一沉，失聲道：「糟糕！這不是坑殺人麼？」

原來，鐵鍊的末端上是一個精鋼打造的手銬，此刻，手銬已緊緊的扣在他的手腕上！

這就是說，除非有辦法打開手銬，否則他和黑盒將從此「形影不離」了！

他用力扯了扯，竟覺手銬愈扣愈緊，心中發慌，拿起黑盒一看，只覺黑盒十分沉重，竟也是精鋼打造的，不禁又叫道：「老天爺，這是什麼東西呀？」

但是，他對黑盒中所盛何物並無太大的興趣，他現在只對手銬扣在手腕上感到事態嚴重，因爲等下他就要在山上和彭文雄進行決鬥，如果不趕快設法除去手銬，那麼他就得拖個「包袱」和彭文雄打，這樣一來必敗無疑。

怎麼辦呢？

他望望中年漢子的屍體，忽然想到對方身上可能有打開手銬的鑰匙，當即把手伸入對方懷裏搜摸起來。

但是，摸遍中年漢子的全身，只搜出幾十兩銀子，此外什麼也沒有！

他又失望又着急，忍不住對着中年漢子的屍體抱怨道：「哼，你這傢伙簡直胡鬧，你要我把盒子送去給人，我答應你就是了，爲什麼要用手銬扣在我的手上？這不是找我麻煩麼？」

接着，他想到用劍，於是將佩掛在腰上的長劍拔了出來，但是看了看長劍，他又搖搖頭，因爲他知道自己的劍並非削鐵如泥的寶劍，絕對不能斬斷鐵鍊。

他嘆了口氣，反用劍掘起地來。

不久，掘出一個三尺深的坑，他把中年漢子的屍體放入坑中，再堆土掩葬，然後將長劍擦拭乾凈，納回鞘中，便往山上而來。

他將鐵鍊捲在腕上，將黑盒夾在腋下，邁步疾奔，走了約莫一刻時，已到一座沒有樹木的山頭上。

抬頭看看眉月的位置，敢情初更已過了。

他轉頭四下望望，開聲道：「姓彭的，你來了沒有？」

對面數步外，一顆巨石後面冒起一個人的上半身！

那人正是彭文雄！

他的裝扮仍與日間一樣，手上也還拿着那把牙骨摺扇，他由巨石後面緩步轉出，含笑道：「我以爲你不敢來了呢！」

龍一雄道：「對不起，我碰到一樁怪事，就擱了一下，所以來遲了。」

彭文雄問道：「什麼怪事？」

龍一雄左手一鬆，讓連結鐵鍊的黑盒「嘩啦」落下，苦笑着道：「就是這樁怪事！」

彭文雄一見之下，面露驚奇道：「那是什麼東西？」

龍一雄攤攤手道：「誰知道呢！我剛走到山腰上，聽到樹林中有人，以爲是你，進入一看，才發現是個身受重傷的中年人……」

當下，把經過情形說了一遍。

彭文雄覺得有趣，上前拿起黑盒打量一番，問道：「他有沒有說明這盒中盛着什麼東西？」

龍一雄道：「沒有。」

彭文雄再問道：「他要你把這東西交給誰？」

龍一雄道：「我沒聽清楚，好像是四個字，前面兩字是『十八』，後面兩字聽不清楚。」

彭文雄笑道：「那手銬打不開麼？」

龍一雄道：「正是！」

彭文雄道：「這下怎麼辦？」

龍一雄哭喪臉道：「我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你老兄有沒有辦法替我除去這撈什子？」

彭文雄道：「要打開手銬，恐怕不簡單……」

龍一雄道：「先斬斷鐵鍊再說，你有

沒有削鐵如泥的寶刀或寶劍？」

彭文雄搖頭道：「沒有。」

龍一雄直皺眉頭道：「這下完了，若不能除去這撈什子，我吃飯睡覺大便小便都要跟它在一起，這不煩死人麼？」

彭文雄笑道：「不必着急，也許鐵匠可以替你除下來。」

龍一雄一聽大喜道：「不錯，鐵匠一定有辦法除去這東西，城中有鐵舖吧？」

彭文雄道：「有，不過現在夜已深，鐵舖早已關門了，須等明日才行。」

龍一雄道：「好，明日去找鐵匠解決，現在咱們來動手吧！」

彭文雄搖頭笑道：「我不跟你打。」

龍一雄一怔道：「爲什麼？」

彭文雄道：「你手上多了那個東西，碍手碍脚，動起手來你必敗無疑，我不檢這個便宜。」

龍一雄道：「沒關係，我可以把這東西當作流星來使用，打你一個一佛出世二佛涅槃！」

彭文雄微笑道：「別賭吹了，沒有那東西，你或許還可跟我拚拚，有了那東西，你絕對不是我的對手，我這樣贏你勝之不武。」

龍一雄道：「那麼，明天除下這東西，咱們再來決個勝負。」

彭文雄點頭道：「好！」

龍一雄嘆道：「唉，我不知道前世做了什麼孽，竟碰上這種麻煩事……」

彭文雄微微一笑道：「大概是你去嫖姑娘觸了霉頭之故。」

龍一雄一呆，道：「你怎知我去嫖姑娘？」

彭文雄聳聳肩道：「我是地頭蛇，有什麼事情不知道呢！」

龍一雄慍道：「你小子在跟踪我？」

彭文雄笑道：「沒有，我只派個人去留春院打聽了一下而已。」

龍一雄冷哼一聲道：「下流！」

彭文雄不生氣，笑笑道：「你眞是人稱『龍俠』的龍一雄？」

彭文雄道：「如假包換！」

彭文雄一揖道：「尊駕大名如雷貫耳，失敬之至。」

龍一雄道：「少油腔！」

彭文雄道：「咱們今天龍虎相遇，也可算是有緣，去喝一杯如何？」

龍一雄道：「可以奉陪，不過你小子說『龍虎相遇』，這話什麼意思？」

彭文雄微笑道：「因爲有人稱呼區區爲『虎俠』！」

龍一雄大感意外道：「哦，原來你小子就是名揚大江南北的『虎俠』，可是你爲什麼自稱是『地頭蛇』？」

彭文雄哈哈笑道：「我是住在金壇縣城的人，對你來說，我不是『地頭蛇』是什麼？」

龍一雄一笑道：「我不止一次聽到人談起『虎俠』如何如何，却沒想到『虎俠』就是你。」

彭文雄道：「咱們一個是龍，一個是虎，而且名字都有一個『雄』，這回可得好好切磋切磋，分出一個雌雄才好。」

龍一雄道：「好，假如我明天能除下這東西，明夜此時咱們仍在此處相見。」

彭文雄道：「現在咱們下山回去。」

於是，兩人一道下山，狀如好朋友。

彭文雄道：「你住在嘉賓客棧？」

龍一雄道：「是。」

彭文雄道：「你那匹馬很不錯，莫非就是天下五名駒之一的『白神龍』？」

龍一雄道：「不錯，現在我也知道你那匹馬的名字了，牠也是天下五名駒之一的『先鋒駒』？」

彭文雄笑道：「正是！」

龍一雄罵道：「他媽的，你小子好像樣樣都要跟我別苗頭！」

彭文雄哈哈大笑道：「誰說的，應該是你小子在跟我別苗頭，因爲我擁有那匹『先鋒駒』已有三年之久了！」

龍一雄道：「我年紀比你大，是你在學我！」

彭文雄道：「少廢話，現在我要問你一件事：你找『玉娘』幹什麼？」

龍一雄道：「想一親芳澤而已。」

彭文雄輕哼一聲道：「遠迢迢跑到金壇縣城來，就只爲了要嫖她？」

龍一雄點頭道：「不錯。」

彭文雄冷笑道：「你少扯淡，玉娘在金壇縣城雖然小有名氣，但還不算是名動一方的紅妓，你找她必有別的目的。」

龍一雄道：「就算是吧，那又干你什麼事？」

彭文雄道：「是否她拐了你的錢？」

龍一雄道：「如果有個姑娘拐了我的錢，我絕對不會追究，因爲婊子愛錢乃是天經地義的事。」

彭文雄道：「不然，所爲何事？」

龍一雄道：「有人託我找她。」

彭文雄道：「誰？」

龍一雄微惱道：「你少管閒事，好不好？」

彭文雄聳肩一笑道：「我最大的毛病就是愛管閒事！」

龍一雄道：「你若管到我頭上來，那你要倒霉了。」

彭文雄道：「是麼？」

龍一雄道：「龍虎相鬥，龍強於虎，你小子小心一些吧。」

彭文雄笑道：「你若這樣說，那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好了。」

兩人交談至此，陡地同時刹住腳步！

龍一雄眼睛向左右兩邊樹林一掃，沉聲道：「什麼人躲在林中？」

話聲一落，便見樹林中草木搖動，由兩邊樹林中走出兩個人來！

這兩人，一個年約五十出頭，身軀雄偉異於常人，生得一張淡金面孔，額闊顴高，虎目大鼻，頷下連鬢鋼鬚如刺，頭上扎巾錮額，身穿青緞箭袖，手掣一條三節連環棍，另一個年紀較輕，約只三十五六歲，相貌亦極兇惡，亦是一身青緞箭袖，手握一柄雪亮的鋼刀。

瞧模樣，均非善良之輩！

龍一雄一見之下，心頭微微一抽緊，轉對身邊的彭文雄問道：「地頭蛇，這兩個是你的人？」

彭文雄搖頭笑道：「不是，我從來不養打手！」

龍一雄一聽不是他的人，便向那兩人抱拳道：「二位朋友貴姓大名？現身攔路

有何指教？」

那身材雄壯的老人不知是生性高傲，抑或不懂禮貌，竟不回答他的話，舉手一指他掛在左腕下的黑盒道：「小子，那東西你是從何得來的？」

聲音低沉而冷峻！

龍一雄乃是久走江湖的青年奇人，一聽就知對方不懷好意，也知對方與黑盒必有關聯，心中反而十分高興，當下提了提黑盒，哈哈笑道：「這個麼？說來話可長了，你老兒是不是急着想知道？」

那雄壯老人虎目一瞪道：「快說！」

龍一雄笑道：「不，慢慢來，等你老兒先答覆我的問題，我再奉告不遲！」

那雄壯老人面容一獰道：「老夫沒有什麼可以回答你的！」

龍一雄道：「這是說：你老兒是石頭生的？或是狗娘養的？連姓名也沒有？」

那雄壯老人勃然震怒，猛可欺上一步，手中三節連環棍捏得要出汁，厲聲道：「好小子，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龍一雄點頭道：「是，我一直就活得不耐煩，可是就沒一個人有能耐要了我的命去！」

那雄壯老人似已按捺不住，面上殺氣一盛，做勢便要上前動武。

那使鋼刀的漢子似較明白事理，這時開聲道：「雷兒，別急！」

雄壯老人聞聲刹住進擊之勢，怒聲道：「這小子不知死活，宰了他也罷！」

使鋼刀的漢子擺手做了個「不必」的手勢，然後向龍一雄抱刀一禮道：「這位朋友，你想知道什麼？」

龍一雄笑道：「姓名！」

使鋼刀的漢子客氣的笑了笑道：「很抱歉，由於某種緣故，在下倆的姓名未便奉告，你朋友多多原諒吧！」

龍一雄道：「那麼，你有什麼話要說的？」

使鋼刀的漢子一指他手腕上的黑盒，說道：「那盒子是我們的東西，請你還給我們。」

龍一雄搖晃一下黑盒，笑道：「你知道這東西原來在誰的手裏麼？」

使鋼刀的漢子點頭答道：「知道。」

龍一雄問道：「他叫什麼姓名？」

使鋼刀的漢子道：「他叫施興，原是和我們在一起的人，昨天他起了黑心，將那盒子盜走，今天我們追上他，可惜在打傷他之後，又被他逃掉了。」

龍一雄道：「盒中所盛何物？」

使鋼刀的漢子道：「對不起，這一點未便奉告，現在，請你將盒子還給我們如何？」

龍一雄道：「可以，但你有沒有啓開手銬的鑰匙？」

使鋼刀的漢子點頭道：「有的。」

他把鋼刀交到左手，探手入懷摸出鑰匙，走上去道：「請將手伸出，在下爲朋友啓開手銬。」

龍一雄便將左手伸出，笑道：「眞高興遇上你們二位，否則帶着這東西可麻煩死了。」

使鋼刀的漢子見他已伸出左手，便也伸出右手，假裝要用鑰匙打開他的手銬，突然左手鋼刀一揮，往他左腕上砍下去。

一砍而中！

可是，龍一雄的左腕並未應手落地，仍然完好如故，連皮也沒傷了一絲絲。

使鋼刀的漢子做夢也沒想到龍一雄竟有刀槍不入的功夫，一看未將他的手腕砍斷，登時大驚失色，慌忙雙足一頓，倒縱疾退。

龍一雄哈哈一笑，一腳飛起，正中他的小腹，「砰！」的一聲，將他踢得跌出老遠！

雄壯老人一看同伴計不得售，大喝一聲，搶步欺上，手中三節連環棍一揮，向龍一雄雙腳猛掃過去。

彭文雄大笑一聲道：「慢來，區區陪伴你老兒走幾招玩玩吧！」

他閃身迎出，手中牙骨摺扇往下一遞，只聽「拍！」的一聲，已接住了雄壯老人打到的一棍。

雄壯老人如受巨震，登時身形一搖，腳下站不穩，往旁顛出三步。

彭文雄得勢不饒人，長笑一聲，揮動摺扇攻了上去。

雄壯老人現在也知道碰上扎手人物，故不敢再大意，全力舞起三節連環棍與彭文雄搏鬥起來。

那使鋼刀的漢子小腹雖然挨了龍一雄一腳，但沒有被踢破蛋，跌倒之後，隨即一翻而起，奮勇揮刀攻上。

龍一雄本可拔劍迎戰，但他也是性情倨傲之人，對付平常之輩絕不肯動劍，當下施展空手入白刃的功夫與他周旋起來。

使鋼刀的漢子倒也見多識廣，他知道龍一雄練就刀槍不入的功夫之後，再度動手便不肯再使用「砍」的招式，而改用「割」的招式，因爲他知道凡是練成金鐘罩鐵布衫之類的人，不怕「砍」而怕「割」，所以他對症下藥，對龍一雄大割特割起來。

龍一雄見他識破了自己的弱點，倒也不敢太輕敵，一面閃避他的刀招，一面抽冷子發出黑盒，把黑盒當作流星使用。

黑盒重約十斤，再加上有一條三尺來長的鐵鍊，因此使動起來，確如流星一般，凌厲異常！

使鋼刀的漢子使盡渾身解數，一着傷不得他一根汗毛，心中生怯，同時也感到十分驚奇，忍不住開口道：「小子，你是哪條綫上的？報個萬兒來！」

龍一雄笑道：「老子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人稱『龍俠』龍一雄是也！」

使鋼刀的漢子一聽大驚，拖刀疾退，大叫道：「雷兒，點子硬，扯活！」

身形仰縱而起，好像一隻僥倖沒被打死的老鼠，急急竄入樹林裏去了。

那雄壯老人也鬥彭文雄不過，心中正在驚奇，這時一聽和同伴動手的青年竟是名滿天下的「龍俠」龍一雄，頓時鬥志全失，當下猛揮一棍迫開彭文雄，將身一縱，也鑽入樹林疾逃而去。

彭文雄沒有追趕，龍一雄也站着未動，兩人雖有一身驚人絕藝，但在未摸清敵人底細之前，都不願輕率涉險。

龍一雄道：「你怎麼不追啊？」

彭文雄笑道：「我師父教導我『窮寇莫追』和『遇林莫入』，要追你自己去追吧！」

龍一雄搔搔頭，自怨自艾道：「我眞傻，要是不報出姓名就好了，他們不知道我是誰，才有勇氣跟我打，而我也才有機會逮住他們。」

彭文雄道：「別急，他們早晚還會來的。」

龍一雄道：「你猜他們是誰？」

彭文雄搖頭道：「不知道，我只知道一件事，他們剛才說了謊，那個把黑盒交給你之人，絕不是他們同道之人。」

龍一雄道：「但那傢伙是被這兩人打傷的，這一點應該不錯。」

彭文雄道：「對，他們是要搶他的黑盒。」

龍一雄低頭看看黑盒，道：「這黑盒裏必是盛着某種價值連城的寶物。」

彭文雄道：「要不要打開看看？」

龍一雄搖頭道：「我試過了，沒辦法打開！」

彭文雄道：「我來試試看。」

他上前捧起黑盒，仔細察看，只見黑盒通體烏黑，是用精鋼打造而成的，中間有兩道縫隙，結合緊密，但沒有啓開之口，他用手試着想把它扳開，却扳不開，不禁嘖嘖稱奇道：「這盒果然很奇特……」

龍一雄道：「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盒子。」

彭文雄道：「我也沒見過。」

龍一雄道：「但這盒子一定可以打開，只是咱們不知啓開方法罷了。」

彭文雄指指盒子中間的兩道縫隙，說道：「一般盒子只有一道縫，而這個盒子却有兩道，可能機關就在這兩道縫隙上面。」說着，用手指推推兩道縫隙中間的部份，發覺中間部份，竟能推動，不禁大喜說道：「看，機關果然設在這兩道縫隙上了！」

龍一雄急道：「再推推看！」

彭文雄繼續推，只見中間部份如鍊子般向前移去，他推了幾下，再用力一扳，却仍然扳不開，不由大感失望道：「唉，還是打不開呀！」

龍一雄道：「可能要轉到什麼位置時，才能打開。」

彭文雄又繼續推動，但一連試了數次，還是未能打開盒子，廢然搖了搖頭，說道：「我敢跟你打賭，這東西必非中原之物。」

龍一雄提起盒子往肩上一掛，道：「走，走，回城裏去再說！」

於是，兩人復動身下山。

彭文雄道：「到那裏去喝酒？」

龍一雄道：「現在回到城中，酒樓大概快要打烊了，還是到我客棧裏去吧。」

彭文雄道：「好。」

龍一雄道：「我這個樣子，人家會不會以爲我是越牢脫逃的囚犯？」

彭文雄笑道：「可能。」

龍一雄怒罵道：「媽的頭，這不慘了麼？」

彭文雄道：「不要緊，金壇縣城的捕快，我個個認識，你只要跟我在一起便沒事。」

龍一雄道：「對了，他們必有各種手銬的鑰匙，你去找他們，拿鑰匙來試試如何？」

彭文雄道：「好的，回到城中，我立刻找周捕頭去……」

兩人邊走邊談，不久回城中，來到嘉賓客棧，彭文雄在客棧門口住足道：「你進去吩咐店小二準備酒菜，我去找周捕頭，馬上回來。」說罷，逕自走了。

龍一雄進入客棧，吩咐店小二準備酒菜，又去馬廐看看自己的「白神龍」，即回房等候。

不一會，店小二已將一桌酒菜端入房中，又不久，彭文雄也到了。

他遣退店小二，把房門關上，才由懷中掏出一串鑰匙來，笑道：「看，這是我向周捕頭借的，一共有十幾支，要是打不開，那就沒辦法了。」

龍一雄在桌前坐下，把手腕擱到桌角，說道：「快來試試看！」

彭文雄揀了一支合式的鑰匙，穿入他手銬上的一個鎖孔中，向左右扳了扳，却都扳不動，搖搖頭道：「這支不行……」

他換了另一支，結果也打不開手銬，再換第三支，第四支，第五支……最後十幾支鑰匙都試過了，都不能打開龍一雄的手銬！

龍一雄大爲惱火，又罵道：「去他媽的蛋，那姓施的傢伙若非死了，我非揍死他不可！」

彭文雄收起鑰匙，笑道：「好了，別發脾氣，無論如何，明早找鐵匠去，一定有辦法替你弄開的，如今且來喝酒吧！」

他在龍一雄對面坐下，提起酒壺倒了兩杯酒，把一杯推給龍一雄，道：「來乾一杯！」

龍一雄舉杯與他同時乾下，笑笑道：「你小子很對我的胃口，不過我仍要跟你打一架！」

彭文雄笑了笑道：「你不打，我也不饒你！」

龍一雄道：「說眞的，我走了幾年的江湖，像你小子這樣的高手還是首次碰到過。」

彭文雄道：「我也是，所以咱們應該一決高下——來，再乾一杯！」

兩人一面暢飲，一面高談闊論，越談越投機，酒也就越飲越多。

不覺間，已是夜闌人靜。

彭文雄起身道：「我要回去了。」

龍一雄道：「你有妻室？」

彭文雄搖頭道：「沒有。」

龍一雄道：「既無妻室，何必這麼早回去？」

彭文雄道：「現在已是三更半夜了，還說早麼！」

龍一雄道：「咱們再叫一些酒來，索性喝到天亮，然後一起去找鐵匠。」

彭文雄搖頭道：「不幹，我喝了酒就想睡覺，現在是睡覺的時候了！」

說到這裏，擺擺手，開門踉蹌而去。

龍一雄無奈，只得招來店小二撤去酒席，然後動手脫衣，也想上牀睡覺。

但是脫到一半，才發覺衣服脫不掉，原來他若要脫掉外衣，左袖必須通過鐵鍊和黑盒才行，而黑盒的體積比袖管大得多，根本通不過，眞要脫掉的話，只有一個辦法：割下整個左袖！

他氣得連連頓足，把那施興咀咒了一

頓，才悻悻的穿回外衣，往牀上一倒。

由於喝了不少的酒，故上牀不久，即已鼾聲大作。

就在他入睡約半個時辰後，他房中的一扇紙窗上，忽然被人弄濕了一小塊，接着有個形如鶴嘴的東西衝破那塊弄濕了的紙面，旋見一股濃烟由那鶴嘴吹入房中，漸漸在房中飄散最後瀰漫滿了整間房子！

這是迷魂香！

但龍一雄毫無所覺，鼾聲更爲均勻。

「卡！」

紙窗發出一聲輕响，一把柳葉刀伸入打開了窗閂，接着紙窗被人拉開了。

房中的烟霧慢慢的由窗口飄出，不一會便都消失了，於是一顆人頭出現在窗口上！

這人，正是晚間在山上企圖奪取黑盒的使鋼刀的漢子！

他向房中窺視了幾眼，隨即掉頭一打手勢，手按窗檻輕輕一縱，進入了房中。

敢情那雄壯老人也來了，這漢子掉頭一打手勢，是示意雄壯老人替他把風。

他跳入房中之後，躡手躡足的走到牀前，探頭看看龍一雄，見他沉睡未醒，知已中了迷魂香，頓時胆量一壯，開口輕笑道：「小子，這回看你還能逞能不！」

說罷，將龍一雄的左腕拖到牀沿上，舉起鋒利鋼刀，猛力砍下！

那知一砍之下，居然還是砍不斷龍一雄的手腕，就像砍在一塊堅靭的皮革上似的。

這使鋼刀的漢子大吃一驚，趕忙頓足暴退。

龍一雄一翻而起，笑道：「別跑，吃我一球！」

左腕一振，黑盒疾如流星電奔而出！

他蓄勢而發，出手何等快捷，使鋼刀的漢子才退出一二尺，已被黑盒追上，只聽「砰！」的一聲，胸口已被擊個正着！

使鋼刀的漢子沒有發出聲音，仰身倒了下去。

這時，在房外把風的雄壯老人已發現同伴遇險，他正想衝入房中搶救，忽聽身後的客房上有人笑道：「喂，別擾人清夢，你還是再找上我吧！」

說話的正是彭文雄，他笑嘻嘻的盤膝坐在房脊上，好像已在那上面待了很久似的。

雄壯老人面色一變，那裏敢再衝入房中救人，身形一矮，往暗處疾竄而去。

彭文雄哈哈一笑道：「還想溜麼！」雙臂一張，勢如老鷹俯衝疾掠而下！

但雄壯老人倒也滑溜，他幾個飛步跳到牆下，身子橫滾而起，即時逃出客棧外面去了。

彭文雄正待追出，龍一雄已靠上窗口笑道：「我已抓着一個，不用追了。」

彭文雄一笑轉回，由窗口跳入房中，看看使鋼刀的漢子，問道：「你把他打傷了？」

龍一雄點頭道：「是的，我用這黑盒打中他的胸口，大概出手重了些，把他打昏了。」

彭文雄道：「早知你有防備，我就回家睡覺了。」

龍一雄問道：「你怎知他們要來？」

彭文雄微微一笑道：「你又怎知他們要來？」

龍一雄聳聳肩膀，笑而不答，轉身走去使鋼刀漢子身側蹲下，道：「來，咱們把這傢伙救醒——啊呀！怎麼回事呀？」

原來，他發現使鋼刀的漢子一臉孔的死相，敢情已經死了！

彭文雄伸手探探他的鼻息，發覺已沒有了氣，再摸摸他的胸口，才知他右胸十二條肋骨已斷了六條，斷骨刺入內臟，早已氣絕死了，不由惱笑道：「哼，你只是出手重了一些而已麼？」

龍一雄十分懊悔，搔搔頭道：「眞要命，我自以爲出手很有分寸，誰知竟然把他打死了！」

彭文雄道：「我看你這人成事不足敗事有餘。」

龍一雄點頭道：「是，我有時候有些糊塗，迷迷糊糊的就闖了禍……」

彭文雄道：「如今怎麼處理他？」

龍一雄反問道：「你說呢？」

彭文雄道：「這是你的事我不管。」

龍一雄道：「你認爲我該去自首？」

彭文雄道：「你若打算去自首，我倒有更好的辦法。」

龍一雄道：「說來聽聽。」

彭文雄道：「你肯不肯照我的指示去做？」

龍一雄點頭道：「好，你說吧。」

彭文雄一指牀上道：「上牀去！」

龍一雄一怔道：「幹麼？」

彭文雄道：「上牀我再告訴你。」

龍一雄滿臉狐疑的站了起來，退到床前坐下，問道：「好了，你說吧。」

彭文雄道：「躺下！」

龍一雄又一怔道：「你攪什麼鬼？」

彭文雄道：「躺下你就明白。」

龍一雄只得依言躺下，沒好氣地道：「要不要閉上眼睛？」

彭文雄道：「當然要，躺在牀上不閉目，怎麼睡得着啊！」

龍一雄道：「好，我就閉上眼睛，但是我先警告你，你小子若想尋我開心，當心你的狗腿！」

說罷，閉上眼睛。

他剛剛閉上眼睛，就聽「呼！」然一聲輕响，接着彭文雄的聲音已在窗外响起：「好好睡覺，天亮再來看你！」

龍一雄睜眼一看，只見那使鋼刀的漢子的屍體已然不見，不由微微一笑道：「這小子，他眞是在尋我開心！」

他沒再起來，就躺着睡了。

天亮了。

他被一陣敲門聲吵醒，下牀開門一看，見是店小二，不禁發怒道：「怎麼回事，你怕我睡過頭？」

店小二滿面堆笑道：「對不起，小的是來看一看，聽說昨夜客官這房中好像發生了什麼事？」

龍一雄道：「不錯，昨夜來了兩個小毛賊，被我打跑了。」

店小二吃驚道：「是竊賊？」

龍一雄道：「比竊賊大胆，他們撬窗而入。」

店小二急忙問道：「客官可有沒有丟失財物？」

（未完）



新派奇情俠義故事

香羅帶

高庸·文
培新·圖

「牛肉麵每碗紋銀二十兩。」

這張嶄新新紙條兒，紅底黑字，就貼在「洪記麵店」的白粉牆上。

二愣子硬着頭皮把新價紙條張貼出去，心裏就一直在嘀咕——這年頭物賤金貴，一條又肥又壯的大黃牛，市價也不過值十來兩銀子，一碗牛肉麵竟賣二十兩紋銀，誰會吃呢？

可不是嗎？從清晨開門到現在，整整一天了，店裏始終冷冷清清，門可羅雀，除了幾隻蒼蠅在爐灶上伸懶腰，牛碗麵湯也沒賣出去。

「洪記麵店」座落的這條巷子，本來已經够偏僻，一向行人稀少，難得有主顧上門，偶爾進來個把客人，只要一看見那

魔手玩魔術　英雄覓英才

張紅紙標價，莫不嚇得掉頭就走。

走了，倒也罷了，最難忍受的是那些嘴上缺德的，臨走還伸伸舌頭，道：「乖乖！索性拿刀來吧！只怕人肉麵也沒這個價錢………」

更有些輕薄惡少笑道：「如果牛肉能燒得跟老闆娘的手膀子一樣又白又嫩，倒是值個十兩二十兩的，可惜那只能看，不能吃，連摸摸也不行………」

老闆娘寶蓮，是個二十五六歲的標緻小寡婦，一向閑言冷語聽慣了，左耳進，右耳出，只當沒聽見。

小夥計二愣子蹩了一整天悶氣，最後實在忍不住了，低聲道：「老闆娘，我看這樣下去不行了，世上那有二十兩銀子一碗的牛肉麵………」

寶蓮却把臉一揚，冷冷道：「誰說沒有？今天洪記麵店的牛肉麵，就賣二十兩銀子一碗，愛吃不吃請便。」

二愣子直搖頭，道：「麵賣不出去倒是小事，我只担心把主顧全嚇跑了，以後生意怎麼做呢？」

寶蓮啐道：「呸！我都不怕，要你担什麼鬼心？六郎說過，今天是財神菩薩過生日，大吉大利，只要咱們開得出價錢，就有人付得起銀子。」

二愣子苦笑道：「老闆娘，別怪我多嘴，誰不知道六郎是出名的醉貓，他的話，怎能當得眞？」

寶蓮登時把臉一沉，道：「爲什麼不能當眞？六郎雖然好酒貪杯，却從不誑人騙人，他說咱們今天要發筆橫財，一定不會錯。」

二愣子道：「萬一他料錯了呢？」

寶蓮緩緩道：「萬一料錯，那是我命中無財，不能怪他，就算洪記麵店明天就倒閉歇業，我也是心甘情願的。」

二愣子深深嘆了一口氣，道：「可是，咱們已經白等了一整天，何曾有半個財神上門……」

「噓——那不是來了麼。」

一陣紛亂的脚步聲由遠而近，巷口果然來了許多人。

這些人，有的華服革履，有的布衣草鞋，有七八十歲的老頭兒，也有十七八歲的小伙子………老老少少，形形色色，不下二三十人。

大夥兒走到門外，抬頭看看店名招牌，紛紛道：「不錯，洪記麵店，就是這一家。」

一面說着，一面便爭先恐後奔進來，

各尋桌子坐下。

他們雖然結伴而來，彼此却好像並不相識；進門的時候，分明都已看見墻壁上的紅紙標價，却沒有絲毫驚異的表情。

反是二楞子心虛，期期艾艾，不敢上前招呼。

寶蓮低喝道：「發什麼呆？還不快去招呼客人，問問客人要吃什麼？」

二楞子無奈，只好挨桌兒問過去。

誰知道，回答竟完全一樣——「牛肉麵」。

二楞子眞楞住了，心想：出鬼啦！世上居然眞有這種邪門事兒？

正詫異，門外又陸續來了好些客人，沒多一會，店裏已告滿座。

奇怪的是，雖已座無虛席，客人們却寧願擠坐四週桌子，特意留出正中一張方桌，沒有人肯坐。

而且，所有上門的客人，每人都要了一碗牛肉麵，竟然誰也沒問過價錢。

更奇怪的是，麵送去了，有的根本不吃，有的只嚐了一口，便放下筷子。

滿滿一屋子客人，全像木頭似的坐在那兒，既不吃麵，也不說話，都眼巴巴瞧着正中那張方桌發呆。

這一來，連寶蓮也不禁納悶了，暗忖：他們在等什麼？難道全是空心大老倌，存心不付麵錢……

正捉摸不透，外面又進來兩個客人。

這是一對老夫妻，看年紀，都已六旬開外，花白的頭髮，土藍布的衣褲，老婆婆手裏挽着個小包袱，老頭兒脅下挾着一柄破雨傘。

只看這身打扮，不必猜，準是剛從鄉下進城來的。

老夫妻倆你扶着我，我攙着你，巍巍顫顫走進店門，顯然沒注意墻上那張紅紙條兒。

兩人見店中業已滿座，只有正當中的方桌空着，連忙搶步上前，一屁股坐了下來。

老頭兒一面放下包袱和雨傘，一面笑着道：「眞是『來得早不如來得巧』。老伴，你說這些人有多傻？放着寬敞位子不坐，寧願擠得跟蛆虫似的……」

老婆婆道：「噓——小聲點兒，你瞧瞧店裏的人，都拿眼珠瞪着咱們呢。」

老頭兒四週望望，果然滿店客人都正瞪眼看着自己，臉一紅，不禁哼道：「奇怪，誰又沒多長一個鼻子，有什麼好看的？是他們自己不肯坐，又不是咱們硬搶過來……」

老婆婆低聲道：「看情形，咱們只怕坐錯地方了。」

老頭兒道：「都是一樣的桌子，怎麼錯了？」

老婆婆道：「這張桌子擺在正當中，八成就是人家說的『雅座』，不是普通人坐的。」

老頭兒道：「什麼叫雅座？」

老婆婆道：「聽說，坐這種座位，就得多付錢，誰要是坐了，包管『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所以大家都管它叫『啞座』。」

老頭兒道：「這簡直是『痲子不叫痲子』，叫『坑人』了。」

老婆婆道：「城裏頭『坑人』的把戲多着呢，你沒聽李家村大柱子他爹說麼，上次他進城，在飯舘裏吃了一餐飯，只付了大賬，忘記付小賬，結果被跑堂夥計揍了一頓，後來，他在人家墻脚撒了一泡尿，叫人逮住，又挨了一頓揍，最後說盡好話告盡饒，還被硬敲去三錢銀子作賠償，才罷了手。」

老頭兒道：「大柱子他爹是個窩囊廢，沒出息。如果換了是我，我就不給，看他們能把我怎麼樣？」

老婆婆道：「不給？就拿你送衙門，先打一頓板子，少不了還得照給才行。」

老頭兒道：「我的尿肥了他墻，他不給我錢，反叫我賠他銀子？衙門裏難道就不講理嗎？」

老婆婆道：「你不知道，衙門都是城裏人開的，專門對付咱們鄉下人。」

老頭兒忿忿道：「那好，趁明兒，咱們也別耕地種田了，索性大家多砌些墻脚根兒，等着人來撒尿，一泡尿三錢銀子，不用一年半載，咱們就發財了……」

正說着，二楞子送來兩副筷子，問道：「兩位老人家，吃什麼？」

老頭兒正在氣頭上，見人人面前都是一碗牛肉麵，也不甘示弱，大聲道：「來兩碗牛肉麵！少放點辣椒。」

老婆婆低聲道：「等一等，最好先問問價錢，聽說城裏的東西都貴得很。」

老頭兒用力拍拍包袱，道：「別怕，老本都帶來了，我倒不相信，一碗牛肉麵還能貴到哪兒去！」

二楞子接口道：「兩位老人家最好先問清楚再吃，咱們這兒的牛肉麵，今天可的確不怎麼便宜。」

老頭兒道：「不便宜，要賣多少錢一碗？」

二楞子伸出兩根指頭，道：「每碗紋銀二十兩。實價實收，概不欠賒。」

「你說什麼？二十兩銀子？」老頭兒跳了起來，大叫大嚷道：「這是什麼價錢？要殺人嗎？二十兩銀子，買兩條牛都够了……」

老婆婆急忙掩住他的嘴，低喝道：「嚷什麼？咱們嫌貴，儘可以不吃，窮嚷個什麼勁？」

老頭兒氣得直吹鬍子，忿忿地道：「豈有此理，眞拿咱們當鄉巴佬嗎？二十兩銀子一碗牛肉麵，走遍天下，也沒有這種價錢！」

老婆婆不理他，轉問二楞子道：「夥計，如果咱們不要牛肉，只吃麵，得多少錢一碗？」

二楞子道：「對不起，今天不賣陽春麵，所有麵裏都加好牛肉了。」

老婆婆想了想，道：「一碗麵要二十兩銀子，那麼，麵湯要多少錢？」

二楞子道：「麵湯不要錢。」

老婆婆忙道：「好！就給咱們來兩碗麵湯吧。」

二楞子道：「什麼？你們佔着一張大桌子，只喝麵湯？」

老婆婆道：「拜托別嚷嚷好不好？咱們吃不起牛肉麵，光喝湯還不行麼？」

二楞子道：「這——」

「這有什麼關係呢？看他們都一大把

年紀、夥計，你就送兩碗麵湯給他們喝，又有什麼不應該？」

說話的是隣桌一位虎頭大漢，相貌威猛，身如半截黑塔，怒目瞅着二楞子，語氣中充滿了不耐煩。

二楞子發覺滿屋子眼睛都瞪着自己，再看看那黑大漢的神情，心裏不禁有些發毛，只得忍氣吞聲，端來了兩碗麵湯。

老夫妻倆解開包袱，取出兩個乾饅頭，竟就着麵湯，津津有味的吃了起來。

滿店客人，目不轉瞬地望着他倆，似乎看得津津有味。

老頭兒對黑大漢很感激，忙撕下半個饅頭遞了過去，道：「大爺，來半個饅頭吧？」

黑大漢露齒微微一笑，說道：「別客氣，兩位只管放心喝，如果不够，再跟夥計要。」

老頭兒連聲道：「够了！够了！剛才若沒有大爺您帮忙，咱們連麵湯也撈不着喝呢，唉！城裏這些店夥計，眞比衙門裏的捕快還兇……」

那黑大漢忽然湊過頭來，正色問道：「兩位老人家從何處來？」

老頭兒道：「西鄉長水店何家窪子，離城有百多里路。大爺您呢？」

黑大漢沒有回答，又問道：「兩位是姓郭吧？」

老頭兒道：「不是啊，我姓何，我老伴娘家姓吳，咱們都不姓郭。」

黑大漢皺皺眉，道：「那麼，兩位認不認識一位姓郭的人？或是受他之託，來這兒……」

何老頭搖手道：「大爺一定弄錯人了，咱們是剛從鄉下進城來看花會的，根本不認識什麼姓郭的人。」

黑大漢顯得很失望的樣子，勉強笑了笑，道：「對不起，是我弄錯了。」

何老頭道：「大爺，你們要尋那姓郭的是什麼人？有什麼事？」

黑大漢似乎不願深談，漫應道：「沒有什麼，只不過隨便問問罷了。」

不僅黑大漢如此，滿店客人聽了何老頭的回答，都流露出無限失望之色，紛紛移轉目光，望向店外，再也不願多看何老頭兩夫妻了。

沒多久，巷口忽然傳來一陣馬蹄聲。

座中有人輕呼道：「來了！」

這句話，立刻引起輕微的騷動，大家不約而同地都緊張起來，有的急忙整衣正坐，有的趕緊拾起筷子，低着頭假作吃麵狀……

寶蓮和二楞子也忍不住好奇，忙向店門外望去。

蹄聲及門而止，一共是五人五騎——一男四女。

那四個女的，一式翠綠色的緊身衣裙，腰繫長劍，個個麗質天生，貌美如花。

爲首一位少年公子哥兒，年紀只有二十多歲，瘦瘦高高的個子，穿一件大紅繡花儒衫，模樣兒倒挺俊，只見眉目間透着幾分輕浮。

店中客人一見是這五名男女，頓都洩了氣，人人臉現不屑之色，假裝吃麵的，都懶洋洋拋了筷子，甚至有人低聲咒罵道：「他媽的，陰魂不散，這小子居然又跟來了！」

紅衣公子站在店門口，仰面乾笑兩聲，道：「嘀！盛會！盛會！小生今天竟來遲啦。」

衆人臉色全是冷冰冰的，誰也沒有答腔。

紅衣公子施施然跨進店來，又向寶蓮拱手笑道：「這位小娘子，想必就是洪記麵店的老闆娘了？」

寶蓮急忙還禮，道：「不敢當，公子爺請坐。」

紅衣公子道：「請教芳名？」

寶蓮含羞一笑，說道：「小女子賤名寶蓮。」

紅衣公子一翹大姆指，道：「好名字，清麗淡雅，出污泥而不染，眞箇是人如其名，無怪郭兄獨具慧眼，要看中這小小的洪記麵店了。」

他嘀咕了一大串，寶蓮似懂非懂，只得笑道：「多謝公子謬譽。」

紅衣公子欠身道：「小生姓柳，草字寒山。乃是柳下惠的柳，十載寒窗的寒，雲雨巫山的山。」

寶蓮忙道：「哦！原來是柳公子。」

柳寒山顧盼而笑，道：「紅粉當爐，高人滿座，小生適逢其會，眞正是三生有幸。」

忽然發現臨窗桌上，坐着三個器宇不凡的錦袍老人，忙又深深施禮，諂笑道：「原來三位老爺子也在座，難得啊難得，小生這廂有禮了。」

那三個錦袍老人理也不理，都扭頭望着窗外，假作沒有聽見。

柳寒山毫不在意，遙見正中方桌只有老夫妻倆，便大搖大擺，走了過去。

四名少女緊隨在身後，寸步不離。

柳寒山屁股剛挨着板凳邊沿，不知是誰突然重重吐了一口唾沫：「呸——」

這一聲好响，滿屋客人都嚇了一跳。

四名綠衣少女霍地按劍旋身，怒目注視着屋角。

柳寒山却仍然笑容可掬，待坐定了，才緩緩轉過臉來，含笑道：「是哪一位朋友，吃着蒼蠅了嗎？」

屋角一人應聲說道：「老子也分不出是蜜蜂？還是蒼蠅？反正一樣叫人嘔心想吐。」

那是個虬髯壯漢，坐在靠墻一張竹桌邊，短衣短袴，敞着胸口，露出前胸一大片黑茸茸的胸毛，配上滿臉虬髯，宛如一頭猙獰的黑猩猩。

跟他同桌，却是個瘦長漢子，穿一件青布長袍，頭小身子細長，弓背縮腰坐在哪兒，乍看之下，活像一隻大螳螂。

柳寒山輕哦一聲，微微一笑，說道：「我當是誰呢，原來是金沙雙雄，崔、劉二位老哥子……」

青衣瘦長漢子冷冷道：「少套交情，憑你姓柳的身份，還不配跟老子們稱兄道弟。」

柳寒山並不生氣，笑嘻嘻道：「好！不配就不配，這有什麼關係呢？其實，說穿了，大家都是『睛驢子進磨房』，讓人牽着打轉，誰又比誰高明多少？」

金沙雙雄怒目圓睜，勃然變色，同時冷哼了一聲，推席而起。

虬髯壯漢揚手指着柳寒山喝道：「姓柳的，你罵誰被人牽着打轉？」

柳寒山聳聳肩，道：「我罵我自己，難道不行嗎？」

青衣瘦長漢子冷笑道：「你若敢在老子們面前嘴裏不乾不淨，當心老子們活剝了你的皮。」

柳寒山的涵養功夫竟是極好，雖被指着鼻子辱罵，仍然神色自若的笑道：「二位何必生氣呢？人不親土親，彼此都是一條船上的渡客，想想看吧，最近半個月來，吃過多少小舘子？花了多少冤枉錢？到頭來，連人家的影子也沒看見，這不是讓人牽着打轉是什麼？」

這番話，不但說得金沙雙雄面面相覷，滿屋座客，也莫不聳然動容。

柳寒山又仰面輕吁了一口氣，接道：「不過，這叫做『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既然上了船，別無抉擇，只好埋頭吃麵，照價付錢囉。」

說着，果然也叫了五碗牛肉麵，自己和四名綠衣少女，每人一碗，據案大嚼起來。

金沙雙雄居然沒有再逞强，兩人重又坐下，低聲密議——

虬髯壯漢道：「老大，看情形，風聲已經洩漏，這些人，竟跟咱們抱着同樣目的。」

瘦長漢子神色凝重地點了點頭，道：「很可能有人從中搗鬼，故意散播消息，捉弄咱們。」

虬髯壯漢道：「既然如此，咱們還等什麼？」

瘦長漢子道：「不，明知上當，咱們也得等下去，這些人都是衝着姓郭的而來，上當的並不祗咱們兩個。」

虬髯壯漢一嘆道：「那要等到什麼時候？」

瘦長漢子道：「他們不走，咱們也不走，尤其『花蜂』柳寒山，不知轉的什麼念頭？咱們非跟他泡到底不可………」

兩人在屋角密議，臨窗桌上那三個錦袍老人也在竊竊私語——

其中一人低聲道：「柳寒山適才的話，並非全無道理，從近半月種種跡象看來，令人不能無疑。」

另一人接口道：「秦兄莫非懷疑是那姓郭的在故弄玄虛？」

秦姓老人道：「若是姓郭的故弄玄虛，咱們化費些時間和金錢，倒也值得，怕只怕是另有旁人，假藉他的名號，招搖行騙。」

那人道：「果眞如此，咱們反而省事了。」

秦姓老人道：「爲什麼？」

那人道：「秦兄請想，那姓郭的此時雖不肯露面，他在城中豈能沒有耳目，一且知道有人冒名招搖，必然要出面查究，那時候，咱們還担心找不到他？」

秦姓老人嘆道：「話是不錯，但咱們時間有限，必須在最近幾天內找到他，否則，對方一定趁虛而入，後果將不堪設想了。」

那人勸慰道：「這種事，急也無益，咱們只要盡心盡力，縱或不能使他爲我所用，至少也不讓他被對方所用，目的就達到了。」

秦姓老人搖頭道：「可是，事實擺在眼前，在座都是黑白兩道高人，姓郭的若不能爲我所用，必然會被對方所用。」

同桌另一人突然道：「秦兄不必焦急，依小弟看，事情還不致那麼嚴重。」

此人濃眉如墨，眉心有一粒豌豆大的黑痣，一直很少開口，但從他那雙閃爍不定的眼神，可以看出他是位頗工心計的人物。

秦姓老人連忙說道：「郝兄，有什麼高見？」

郝姓老人說道：「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小弟認爲那姓郭的再有通天本領，在江湖中只是一名浪子，以秦兄的身份地位，屈尊紆貴，要找他反不容易，咱們這樣胡亂跟着亂轉，只怕永遠也找不到他………」

秦姓老人道：「我正是爲了這個心煩，但有什麼更好的辦法呢？」

郝姓老人道：「不難。『欲知入山路，須問山中人』。」

秦姓老人冷冷一哧，道：「誰又是『山中人』？」

郝姓老人眼角一瞟柳寒山，低聲道：「俗話說：『物以類聚』。咱們要想順利找到那個姓郭的，只怕還得從此人身上着手。」

秦姓老人微微一怔，說道：「郝兄，你是要我『紅石堡』跟這種無恥小人合作論交………」

郝姓老人搖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法，小人也有小人的長處，咱們只要用其所長，戒其所貪，凡事謹愼些，又何懼其爲小人。」

秦姓老人沉吟道：「這個——」

另外那人道：「小弟贊同郝兄的主意，欲成大事，便不能太拘于小節。但不知郝兄準備如何着手？」

郝姓老人道：「如果秦兄也願意，小弟自有安排。」

秦姓老人低頭想了想，說道：「好吧！既然你們都贊同，就照郝兄的主意試試看吧。」

郝姓老人微微一笑，揚聲道：「柳相公！」

柳寒山正低頭吃麵，聽見呼喚，連忙放下筷子，含笑起身道：「三位老爺子，是叫區區在下麼？」

郝姓老人道：「不錯，柳相公若吃飽了，請過桌一叙如何？」

柳寒山簡直有些受寵若驚，忙取出絲巾，拭了嘴和手，恭恭敬敬的走了過來，欠身一禮，道：「小生柳寒山，見過三位老爺子。」

秦姓老人冷冷哼了一聲，算是回禮。

郝姓老人擺手道：「請坐。」

柳寒山剛落下半個屁股，看看秦姓老人的面色，忙又站起，陪笑道：「三位老爺子面前，哪有小生的座位，有什麼吩咐，小生恭聆教誨。」

郝姓老人道：「不要緊，坐下來好說話。」

柳寒山嘿嘿乾笑，還有些忸怩。

秦姓老人哼道：「叫你坐，你就坐，還裝什麼小脚！」

柳寒山這才連聲稱謝，斜着屁股坐了下來。

他一落座，滿店目光全都投向這張桌子，人人流露出驚訝之色，尤其屋角的「金沙雙雄」，不但吃驚，簡直感到震駭萬分。

柳寒山自己也深感詫異，定定神，才拱手道：「三位老爺子呼喚小生，不知有何教言？」

郝姓老人點點頭，道：「柳相公，咱們雖無深交，彼此早有耳聞，紅石堡主秦兄是位豪爽人，這位太極門的應長老，也不喜歡轉彎抹角，至于老朽……」

柳寒山笑道：「郝老爺子威鎭三湘，一言九鼎，小生早已仰慕久矣！」

郝姓老人笑了笑，道：「既然如此，最好不過了，咱們就直話直說，用不着虛套。」

柳寒山道：「正是，小生也是個直心人，從不會兜圈子說假話。」

郝姓老人道：「好！我要請問一件事，柳相公遠來金陵，有何貴幹？」

柳寒山伸出右手小指和大姆指，曖昧地笑道：「老爺子何必明知故問，在座這些人，誰不是爲了這位朋友？」

郝姓老人道：「你可知道大家爲什麼要找他？」

柳寒山聳聳肩，道：「這個……人各有志，小生就不便胡猜了。」

紅石堡主沉聲道：「你自己找他爲了何事？」

柳寒山沉吟一下，說道：「堡主這話，眞把小生問住了，老實說，小生什麼也不爲……」

紅石堡主道：「這是什麼話？」

柳寒山道：「說出來，堡主一定不信，小生並沒有什麼特別目的，只不過聽說很多人都在找他，一時好奇，也來瞧瞧熱鬧而已。」

紅石堡主哼道：「你從蘇北老遠趕到金陵來，這些日子，每次必到，就爲了瞧熱鬧？」

柳寒山笑道：「所以嘛，我就知道堡主不會相信吧！其實，話又說回來，像三位老爺子這樣有身份有地位的人，這些日子，不也一樣在金陵城裏化大錢吃小舘子，難道又有什麼特殊目的不成？」

紅石堡主一怔，倒被他反問得答不出話來。

旁邊那位太極門姓應的長老接口道：「實不相瞞，咱們三人遠來金陵，可不是爲了瞧熱鬧的。」

柳寒山故作驚訝道：「那麼，三位老爺子有什麼目的呢？」

應長老道：「目的也是想見見那位姓郭的高人。」

柳寒山道：「哦！」

應長老道：「咱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必須找到姓郭的，至于詳情，現在不能奉告，希望你柳相公能助一臂之力，事成之後，自當重謝。」

柳寒山目光流轉，沉吟着道：「三位老爺子的意思，是要小生打聽那姓郭的下落？」

應長老道：「正是。」

紅石堡主接道：「你反正只爲了瞧熱鬧，並無特別目的，這樣不會躭誤你的正事吧？」

柳寒山笑道：「堡主言重了，長者命，不敢辭。小生縱然有事，也得暫時擱在一邊，先替三位老爺子跑腿効力才對。」

紅石堡主道：「咱們也不會讓你白跑腿，只要能見到姓郭的，你要什麼代價，儘管開口。」

柳寒山忙道：「能爲三位老爺子効勞，這是小生的榮幸，談代價就太俗氣了，不過，那位郭老哥宛如天際神龍，行踪難覓，憑良心說，連小生也不知道怎樣才能找到他………」

郝姓老人道：「你柳相公交遊廣濶，相識遍天下，道上朋友認識得多，消息總該比咱們靈通些？」

柳寒山苦笑道：「老爺子明鑒，這年頭，朋友越來越現實，沒有利害關係，誰肯出力。」

郝姓老人道：「要怎樣才會有人出力？你不妨明說。」

柳寒山故作沉吟道：「這個嘛，三位老爺子都是聰明人，江湖上混混的朋友，爲來爲去，還不就是爲了『名』、『利』兩個字………」

郝姓老人道：「好！須要多少錢？你說吧！」

柳寒山笑笑道：「小生所謂的『利』字，並非指一般金錢。」

郝姓老人道：「那是指什麼？」

柳寒山道：「聽說紅石堡有一種獨門聖藥，名叫『子母金丹』，如果秦老爺子捨得一份『子母金丹』，我想事情就好辦了。」

三個錦衣老人聽了這話，都不覺變然變色。

所謂「子母金丹」，乃是紅石堡百年來獨門秘製的藥丸，功能活死人，生白骨，號稱「天下第一聖藥」。

紅石堡對「子母金丹」的配方，一向珍逾性命，歷代相沿，傳子不傳女，武林中人更視此藥爲無價瑰寶，許多人夢寐以求，連看一眼都辦不到，柳寒山居然欲得金丹爲酬，豈非强人所難？

郝姓老人和應長老都知道紅石堡主決不可能答這個條件，兩人面面相覷，憂形于色。

紅石堡主臉上籠罩着一片寒霜，冷冷道：「柳相公，你這要求，未免太過份了吧？」

柳寒山站起身來，拱手道：「小生也知道所望太奢，不過，要找姓郭的人也不少，秦老爺子若認爲不值得，就當小生沒有說過好了，三位請寬坐，小生告退。」

說着，欠身一禮，離開了臨窗桌子。

紅石堡主突然沉聲喝道：「站住！」

柳寒山停步道：「堡主，還有什麼吩咐？」

紅石堡主神色凝重地道：「我可以答應給你一盒『子母金丹』，但不知你有沒有把握找到姓郭的？」

柳寒山笑道：「把握雖然說不上，小生自信已有尋找他的線索。」

紅石堡主道：「說出來聽聽。」

柳寒山却聳聳肩，道：「這些線索，也可以說是小生半個月來化費許多金錢和

時間獲得的一點發現，就這樣說出來，豈非太冒失……」

紅石堡主取出一塊鷄血紅的小石，重重放在桌上，肅容道：「這是本堡的紅石信物，事成之後，你可以隨時持此信物，赴紅石堡換取一盒『子母金丹』，不過，我也有兩個附帶的條件……」

柳寒山道：「堡主請說。」

紅石堡主道：「第一，從現在起，凡是有關姓郭的任何消息，你不能再轉告給其他人；第二，最遲五天之內，咱們要見到姓郭的，超過時限，信物便得追回。」

柳寒山笑道：「一切遵照吩咐，老爺子放心吧！」

一面收起了紅石信物，一面又坐了下來。

郝姓老人和應長老都喜出望外，急忙催促道：「柳相公，你有什麼發現，現在該可以談談了。」

柳寒山神秘笑了笑，壓低聲音道：「也可是小生憑心血換來的收穫，也是半個月來，細心觀察得到的發現，我先說出來，供三位老爺子參攷……」

紅石堡主不耐煩道：「你揀重要的說吧！」

柳寒山輕輕道：「三位老爺子請回想一下，這些日子，咱們大夥兒在金陵城中吃的小舘子也不少了，譬如：第一次在西城『竹林小舘』吃羊肉湯泡饅頭，第二次是在王府巷『小雲軒』吃蒸餃，第三次嘛，在城外『李麻子小吃店』吃鍋貼酸辣湯，第四次……」

紅石堡主冷冷截口道：「咱們要知姓郭的消息，你儘說這些不關痛癢的事幹什麼？」

柳寒山搖頭道：「這些都是關係重大的事，老爺子若認爲無關痛癢，那就大錯特錯了。」

郝姓老人忙道：「柳相公，有話但請直說，不必繞圈子。」

柳寒山道：「剛才小生所說這些地方，都有一個相同的特點，不知三位老爺子可曾注意到？」

紅石堡主道：「咱們只知道這些都是冷門小吃店，價錢都貴得嚇死人，除此之外，還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柳寒山笑道：「這就叫做『明察秋毫，而不見車薪』了。其實，三位老爺子却忽畧了最重要一件事。」

紅石堡主道：「哪一件？」

柳寒山低聲道：「這些小吃店裏，都有一個年輕漂亮的女娃兒。」

三人不約而同「哦」了一聲，目光都不期然轉注到老闆娘寶蓮身上……

可不是嗎？眼前就是一間冷門小吃店，價錢貴得嚇死人，櫃枱裏也正是一位風姿綽約的俏寡婦。

紅石堡主喃喃道：「咱們眞是老糊塗了，竟沒注意到這些巧合。」

柳寒山得意地道：「小生已經仔細打聽過，『竹林小舘』的閨女名叫翠花，『小雲軒』的姊妹倆姓楊，都只有二十來歲，『李麻子小吃店』的老闆娘叫小紅，才三十出頭，再加上今天這一位……只怕不能算是巧合了。」

紅石堡主道：「若非巧合，又表示什麼意義呢？」

柳寒山道：「這證明了一件事！咱們的一切舉動，都是郭某人在暗中支配，而他却不願出面跟咱們相見。」

紅石堡主道：「這樣說來，要找他豈非希望渺茫？」

柳寒山笑了笑，道：「小生却認爲恰好相反，正因有這些發現，要找他反而更容易。」

紅石堡主道：「你有什麼打算？」

柳寒山道：「如何打算是小生的事，老爺子只須信任小生，五天之內，自當有佳音回報。」

紅石堡主想了想，道：「好吧！咱們就等你五天，希望你言而有信，不要就誤了咱們的大事。」

柳寒山道：「但是，小生要預先申明，眼下欲找姓郭的人很多，難保沒有人在暗中阻礙搗亂，小生只負責探聽郭某的下落，無法保證他肯答應跟三位老爺子見面，到時候，或許要勞動老爺子們親自移樽就教也難說。」

紅石堡主道：「那是自然，只要知道他在什麼地方，咱們願意親自去見他。」

柳寒山起身道：「既如此，小生告退了。」

紅石堡主也不挽留，揮揮手站了起來，叫道：「夥計！算賬。」

二楞子連忙應道：「三位老爺子，一共六十兩。」

紅石堡主擲下二百兩銀子，道：「連這位柳相公五位的賬一齊算，多下的不用找零了。」

說完，三人離座出店，揚長而去。

二楞子捧着雪花花的銀子，連連鞠躬道：「小賬四十兩，謝啦！」

一碗麵賣二十兩銀子，已是嚇人聽聞，小賬一賞四十兩，更是破天荒的豪舉，難怪滿店食客，個個目瞪口呆，却把寶蓮和二楞子笑得嘴也閤不攏來。

柳寒山倒好像受之無愧似的，領着四名綠衣少女，施施然走出店門，邊走邊吟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可惜這麼便宜的牛肉麵，以後再也吃不到了。」

他一走，「金沙雙雄」也急忙起身，叫道：「夥計，這是麵錢……」

丟下五十兩一錠大元寶，連十兩銀子找零也顧不得要，便緊跟着追了出去。

其餘客人一見，都迫不及待地站了起來，爭先恐後的大叫道：「夥計，收錢！收錢……」

一個個都將整塊銀子拋在桌上，匆匆奔出店去。

二楞子來不及收錢，急忙取來幾隻蔴袋，大把銀子往袋子裏丟，轉眼竟裝了滿滿兩大蔴袋。

客人全走了，只剩下那對喝麵湯的老夫妻倆，兀自張大嘴巴，望着那成袋的銀子發呆。

也難怪，鄉下人嘛，就算活一輩子，祇怕也沒見過這許多銀子………

× × ×

入夜收店以後，寶蓮和二楞子連拖帶推，才把整袋銀子搬進臥房，用不着點燈，單是那閃閃耀眼的銀光，已經把房間照

得雪亮了。

這筆橫財，足够寶蓮舒舒服服過一輩子。

她可以把店頂出去，給二楞子幾個錢，打發他另謀高就，或者索性花點銀子，替他討一房媳婦，就把麵店交給小兩口去經營，自己樂得好好享幾年清福。

可是，自己今年才二十多歲，年紀輕輕，難道就這樣孤孤單單守一輩子寡，不替以後的日子打算打算麼？

想到將來歲月，就想到「六郎」。心裏不覺就煩躁起來。

自從死鬼老洪去世以後，這些年來，自己一縷芳心，早已繫在他身上，偏偏寃家竟裝痴扮傻，總沒有半句實心話兒。

相識多年，自己對他可算得溫存體貼，千依百順，誰知道寃家却總是半眞半假，若即若離，看似有情又無情。

寶蓮也知道，「六郎」是個風流種子，相好的不止自己一個……這些，她都不抱怨，她只怨自己不能以萬丈柔情，使頑石溶化，浪子回頭。

一念痴迷由衷起，面對這雪花般的銀子，也覺得索然無味了。

錢！錢有什麼用？再多金錢，也買不到情人的心。

寶蓮長嘆了一口氣，順手將蔴袋推去床底，懶洋洋拴上房門，决心不再想這些惱人的事，忙累了一整天，該舒舒服服洗個澡，洗淨滿身汗污，也滌去心中煩悶。

她解卸羅衫，讓自己浸沉在溫暖的浴盆裏，正閉上眼睛，準備享受這片刻的舒暢……

突然，窗上一聲輕响，一股冷風吹了進來。

寶蓮急忙扯過一條浴巾，匆匆裹住身子，低喝道：「是誰？」

窗外無人回應。

寶蓮心裏狂跳，嬌嗔道：「六郎，不許胡鬧，當心二楞子還沒睡熟……」

話未畢，「刷」地一聲，一束繩圈忽然穿窗而入，套住了她的身體。

接着，繩圈一緊，已將她拖離浴盆。

寶蓮急了，沉聲道：「六郎，快放開我，不然，我可要叫啦……」

沒等她叫出來，一縷勁風飛至，眼一黑，便昏迷了過去。

× × ×

寶蓮清醒時，發現自己睡在一張柔軟舒適的大床上。

這是一間佈置華麗的臥房，繡榻錦褥，幽香撲鼻，臨窗漆桌上，陳設着木梳，銅鏡和許多花粉胭脂。

奇怪的是，那些梳粧用品，竟然無一不是寶蓮常用的東西。

更奇怪的是，連她準備沐浴後更換的褻衣，以及一套收藏在箱底的繡花錦緞衫裙，居然也整整齊齊摺放在床頭邊。

陌生的房間裏，觸目盡是自己熟悉的物品。

寶蓮暗想：這準是六郎在惡作劇，除了他，决不會有別人。連忙穿好衣服，畧作梳洗，逕自推門走了出去。

一脚踏出房門，却不禁呆了。

原來外面是間大廳，已經先坐着好幾位花朶般的美人兒。

這些女孩子，寶蓮幾乎全都認識，其中有「竹林小館」的翠花，「小雲軒」楊家姊妹倆，以及「李麻子小吃店」那位標緻的老闆娘小紅……

寶蓮驚訝地望着她們，她們也驚訝地望着寶蓮，大家臉上都疑雲遍佈。

這時候，珠簾掀處，進來兩個人——赫然竟是那一對姓何的鄉下老夫妻。

老婆婆先向寶蓮微笑點頭，道：「老闆娘，實在對不起，沒害你着凉吧？」

寶蓮紅着臉道：「你們是什麼人？」

何老頭笑道：「老闆娘何其健忘？咱們雖然只喝麵湯沒付銀子，却也一樣是主顧呀！」

寶蓮道：「我跟你們無怨無仇，你們把我擄來，究竟想幹什麼？」

何老頭道：「老闆娘，千萬別誤會，咱們請諸位到這兒來，絕無絲毫惡意。」

老婆婆接口道：「不但沒有惡意，咱們還担心諸位在這兒住不慣，特地把諸位常用的衣物都取來了，務求諸位過得舒舒服服，就像在自己家裏一樣。」

寶蓮道：「你的意思，是要把咱們囚禁在這兒？」

何老頭忙道：「不！不！不！咱們天胆也不敢囚禁諸位姑娘，只是求諸位在此地小住數日，帮咱們一個忙。」

寶蓮道：「我們能帮你什麼忙？」

何老頭道：「不瞞諸位說，咱們爲要見一個人，可是沒有辦法找到他，迫不得已，才想向姑娘們求助。」

寶蓮詫道：「你們要見誰呢？」

何老頭笑道：「提起此人，姑娘們都很熟悉，不僅熟，彼此還有很深厚的感情，咱們要見他很難，諸位姑娘却跟他常有往來……」

寶蓮不覺「哦」了一聲，脫口道：「你是說六郎？」

何老頭連連點頭，道：「不錯，正是名滿江湖的郭六郎，人稱『魔手』郭長風，郭大俠。」

寶蓮忽然發覺事情不單純了，忙道：「你們找他有什麼事嗎？」

何老頭道：「咱們是誠心誠意求見郭大俠一面，有幾句很重要的話，想當面轉告他。」

老婆婆接着道：「是的，咱們只想當面轉告郭大俠幾句話，對他非僅無害，反而有莫大的好處。」

寶蓮沉吟道：「是幾句什麼話？能不能先告訴我們？」

何老頭笑了笑，道：「這要請姑娘們多多包涵，咱們只是受人之托，必須見到郭大俠，才能說出來。」

寶蓮道：「如果你們見不到他，又怎麼辦？」

何老頭道：「咱們想見郭大俠固然困難，他若要找咱們，却容易得很。我想，郭大俠發現諸位姑娘同時失踪，一定會找到這兒來的。」

寶蓮道：「萬一他不肯來，你們是不是打算永遠把咱們關在這兒？」

何老頭笑道：「不會的，郭大俠是最重情義的人，他得到消息，必定會來，只要郭大俠一到，咱們立刻恭送諸位姑娘回家。」

（未完待續）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連載

鶴舞神州

蕭逸·文　培新·圖



前引

日本南北朝分互凡五十七年復合，足利氏十數傳而替，政權下移陪臣，於是稱雄割據，互爲兵爭。成戰國之勢。

適中國俠士匾飛一名，遊俠東瀛，以笠原桑二之名，避居亂世，爲足利氏所義結，數十年長居異域，娶妻生子，不談故國久矣，其子「笠原一鶴」因不知離奇身世，日昔受武士習風薰陶，乃爲一典型日本武士，足利氏期以重任，在其父策劃下，持貢物一箱，密扎一封，暗渡重洋，來到了泱泱大度的中原禮義之邦，其目的乃在面謁中國皇帝，請討救兵——

時在大明永樂二十一年秋，朱棣帝北征方歸。

金蜂未至蟬先覺

八月天，在北方這片大平原裏，已經有了幾分涼意，西邊那輪老日頭，懶懶的掛在天邊上，說上不上說下不下，萬道霞光，却把半個天都染紅了。

空中慢慢的掠過了一行雁影——

過去有半天了，才又追上了一隻孤雁，嘴裏「呱——呱——」叫喚着，却是無論如何也追不上前行的雁列。

臉上斜掛着一條刀疤的，眯縫着雙眼——「毛太」抬頭看了一眼，嘴裏「哧——」的笑了一聲。

一個生着滿口黑鬍子的漢子，把一口摺鐵刀使勁的插在乾裂的泥土裏——

他嘴裏不乾淨的嚷着：「他妹子的——我看八成他是不來啦，咱們這叫傻老婆等痴漢子，急也他娘的是白急！」

臉上帶着疤的毛太，斜着眼睨着他，哼了聲，道：「沉着氣兒，錯不了！」

穿着一身黃繭布褲褂的刁三，冷冷的道：「馬老二採的盤子錯不了，這趟子買賣，要是沒有錯，咱們哥五個應該可以歇歇了！」

一隻手指頭，彎過來「噹！」彈了一下，腕子底下的兵刃顫顫的直幌悠——這把傢伙有三尺長，當中有個弧形的刃子，兩邊斜挑出兩個刺子，有個名字叫「鳳翅流金鐺」，是把頂能殺人俐落傢伙！

借着刁三的話，再看看眼前面——

可不是，哥兒五個人，一個也不少。

常在北道上，尤其是冀北道上跑跑的人，「燕山五虎」這塊招牌，應該不會感到陌生吧？

不就是這哥兒五個嗎！全在這裏了。

五個人有坐着的，站着的，還有一個扒着的，高粱桿子壓倒了一大片，看樣子，他們在這裏蹲了有些時候了。

臉上有疤的叫毛太，人稱「多嘴熊」，蹲着的那個黑大個叫馬雲程，人稱「雙手金鏢」，生有繞口鬍子，施摺鐵刀的那個傢伙叫「火霹靂」雷昆，穿黃繭布衣褂；長臉的那個人叫「雲裏來」刁三。

最後再看扒着的那個人——

矮矮的個子，瘦瘦的身材，這個人，大概有五十開外的年歲，一對招風耳，高眉聳顴——此人複姓歐陽單名一個川，人稱「混江一霸」，也正是「燕山五虎」的老大——瓢把子。

哥兒五個是在幹嘛？不問可知——當然是在等候着上手買賣——一件大買賣！

旱田的外面有一個茅草亭子，亭子外邊，可就是那條又長又直的驛道了。

亭子裏坐着有兩個人，一個是身穿灰布大褂算命的瞎子，另一個是抱着月琴的大姑娘！

瞎子手捧着馬桿，滿頭頭髮都白了，一部又長又白的鬍子，像一疋緞子似的，被風輕輕的飄着，灰布大褂上繫着一根帶子，上面零碎東西多了，有裝着卦錢的小布袋，有旱烟袋桿子，烟絲袋子，荷包，還有一面白銅的小鑼。

他老人家那根馬桿上懸着一塊白布招牌，上面有幾行字：

「奇門遁甲　六爻神課」

上面三個橫字是——「報君知」。

當中才是他老人家字號「徐鐵眉」！

看着「徐鐵眉」這三個字，你可就不免瞧上一眼他老人家那兩道眉毛，敢情是

又黑又濃，足有兩寸來長，像是兩把鐵刷子似的。

老頭子翻着那雙白菓眼，咕咕嚕嚕直打着轉兒，摸索着由腰帶上拔出旱烟袋，那個大閨女彎下腰來用火石打火，燃着了紙煤，徐鐵眉可就「吱——叭！吱——叭！」的抽上了！

那個閨女小模樣還是眞不賴，一身水紅布的合身衣褲，腰肢紮得細細的，上面束着葱色的一根緞帶子，小褂的一雙袖子，輕輕的挽着，露出白酥酥的一雙玉手，十個指頭上都留着晶瑩透剔的指甲，不用說彈起月琴來，一定好聽！

姑娘看上去，應該有十八九也許有二十啦吧——這個年歲的大姑娘最難猜！

高粱地裏哥兒五個，倒有四個人的眼睛被這個姑娘給吸住了，除了「混江一霸」歐陽川還能沉住點氣——

歐陽川是全神全意的注意着那條驛道，只要有一點風暴草動，他馬上就坐起來看看。

過來了一輛車，歐陽川立時一怔，再看，才發現是一輛運土的破車，他身子又躺下了。

眼睛一掃哥兒四個，再看看亭子裏的那個花不溜丟的大姑娘，歐陽川臉上可就帶出了冷笑！

「怎麼啦？」他挖苦着道：「沒見過是不是，瞧瞧你們這份德性——」

「火霹靂」雷昆摸了一把他的鬍子嘴，嘿嘿笑道：「那個小娘婦兒眞俊……咱他娘的看直了眼啦！」

「雙手金鏢」馬雲程一笑道：「哈！你他媽別外行好不好，我敢給你打十兩銀子賭，人家還是個黃花大閨女好不好！」

「雲裏來」刁三連連點着頭道：「是俊！——少見！」

大姑娘本來是臉望着這邊的，聽見了笑聲，她好像才注意到附近還有人，妙目一轉，嘟了一下嘴，氣得把臉轉了過來！

高粱地裏又爆出了一陣笑聲！

有人嚷着：「來一段吧，我給錢！」

說話的是「火霹靂」雷昆——這小子用力插下了刀，笑嘻嘻站起來，就要往外走，却有一隻胳膊把他硬給了下來——

「混江一霸」歐陽川站起來，沉聲道：「你給我呆着吧！」

說着話，他自己分着高粱棵子走了出去！

那個抽烟的瞎子，立刻警覺，左右張顧着道：「誰來了？誰來了？」

大姑娘回頭瞟了一眼，不太樂意的道：「誰知道！」

歐陽川一直走到了亭子裏，打量着二人道：「你們是一塊的麼？」

抽烟的瞎子，連聲的道：「是……是……你老要來一卦麼？」

歐陽川冷笑道：「這姑娘，是你什麼人？」

算命的欠着身子道：「是小女桂花，她彈得一手好月琴，客人要來一段麼？」

歐陽川道：「不用，不用！」

說着冷笑道：「我們有點事要用這個亭子，老頭，你帶着你女兒這就走吧！」

算命的瞎子怔了一下，陪笑道：「是！是！等我抽完了這袋烟——」

歐陽川面色一沉正要發作，忽地遠處驛道上，傳來了一片轆轆的車聲，一輛雙馬二轅的篷車，映着夕陽，直馳而來！

歐陽川只看了一眼，頓時神色一振！

他上前一步，一伸手抓在了算命瞎子肩上，沉聲道：「算命的，你們父女倆個給我好好坐着不許動，不許瞎嚷嚷，看見就當沒看見，知道不知道？」

那個叫「桂花」的姑娘忽地站起來，却被瞎子拉坐下來，就見他翻着一雙白眼，連聲道：「是……大爺，我是個瞎子，什麼也看不見呀！」

歐陽川鼻子裏應了一聲，雙手一拍，毛、馬、雷、刁四個人，相繼縱身而出。

亭子裏的大姑娘嚇了一大跳，一隻玉手捂着嘴「呀！」叫了一聲！

雷昆手裏的摺鐵刀，在她面前幌了一下道：「大姑娘妳用不着害怕，乖乖的給我坐着，等着爺們辦妥了這一趟生意，我就——」

說着伸出一隻毛手，嘻嘻一笑就要去摸對方那張白裏透紅的臉，大姑娘向後退了一步，一屁股坐在了石櫈子上，瞎子趕忙伸手護着姑娘！

這當口，那輛篷車可就到了地頭了。

趕車的把式，掄着大响鞭——「叭！叭！」一連兩聲，兩匹牲口，扒開四蹄加速前進！

歐陽川冷笑一聲道：「上！」

身邊的哥兒四個，一起掠了個高，像掠波的四隻燕子似的，起落間已縱身上道，「一」字形的閃開來，正好攔在那輛飛馳而近的馬車前面！

這種突然的舉動，使得駕車的二馬，陡然間受驚，唏聿聿長嘯聲中，雙雙人立前蹄，身後篷車，連帶着掀起了老高來！

趕車的把式大叫了一聲，手勒韁繩道：「吁——」

亭子裏的歐陽川右手向外一探，低叱道：「着！」

「哧——」一支甩手的羽箭，脫手而出，不偏不倚正正射在了車把式的喉頭之上，紅血方冒，他小子就由車轅上栽下來了！

歐陽川這個老小子，敢情是好身子骨，只見他左手掌緣在石桌邊上一按，身子已翩若驚鴻的竄了起來，好一式「平沙落雁」，眞比四兩棉還輕的已經落了下來，正好是到車前面！

他雙手同時向外一展，已帶住了受驚嚇的一雙牲口口鑣，再向下施勁一帶，兩匹馬長嘶聲中，已被他把身子定了下來！

其他的四個人，不待招呼，「唰！」一下子，已把這輛車團團圍住！

四個人的傢伙都够顯眼——

「多臂熊」吳太，是一口「金背砍山刀」。

「雙手金鏢」馬雲程是一對「牛耳短刀」。

「火霹靂」雷昆是一口兩尺三四的「摺鐵刀」。

「雲裏來」刁三是「鳳翅流金鎲」！

四個人八隻眼，閃閃的冒着血光，倒只有「混江一霸」歐陽川還沒有亮傢伙！

這個人像是老山羊般的，拉長了聲音怪笑着，道：「車子裏的朋友，你可以出

來了！」

車簾子靜悄悄垂着，沒有一點動靜！

「混江一霸」歐陽川冷哼了一聲，道：「相好的，何必裝模作樣？出來見見世面吧！」

仍然是沒有一點聲音，車門在後面，門開着，只是垂着一道簾子，簾子被風吹得唰啦啦的幌動着，却是看不清楚裏面有人沒有！

「燕山五虎」哥兒五個都不禁有些沉不住了！

歐陽川目視向前右側的「多臂熊」毛太，以目示意讓他過去瞧瞧，毛太早就忍不住了。

他嘴裏大聲嚷道：「奶奶個熊，裝什麼孫子你！」

掌中刀向外一挑，「唰啦！」一下子，把簾子挑開了。

就在此一剎那，車廂裏霞光般的飛出了一片刀光，閃電似的一吐即收，堪稱得上一個「快」字！

「多臂熊」毛太眞的還沒看清是怎麼回事，眼前血光一現，他嘴裏「啊唷！」了一聲，門板也似的翻身倒了下來！

傷處就在他臉上，齊着眉心鼻樑，直直的挨了一刀，這一刀可眞俐落，劈的還眞重，毛太一顆腦袋瓜子，幾乎被砍成了兩半，血就像紅色的醬糊也似的，咕咕嘟嘟往外面冒着！

就在其他各人驚魂未定之際，刀光再現！

這一刀是沖着簾子上來的，刀口斜着揮出來的，只一刀已把那大片簾子劈成了兩截，隨着揮捲而出的刀勢，那截竹簾子，就像一片雲似的，捲飛到半天之上，足足飛起來，有七八丈高下。

刀勢如箭，一吐即收——

現在大家才看清了這個人！

好怪的一身衣裳！

好怪的一副模樣！

車裏的人，二十左右的年歲，目如點漆，鼻正唇紅，好俊的一副儀表！

只是他這身打扮——？

頭上戴着半圓形，像是洗臉盆樣的一個黑漆頭盔，身上是一襲大袖長襟黑得發亮的緞袍子，畢直的腰幹兒上，短的長的，一共插着三口刀——說是刀吧，却又太窄了些，說是劍吧，它的形狀又彎了些，不像。

這個人背後揹着一個黑漆的小箱子，一雙眸子，蘊含着無比的怒火，打量着車外的四個人，兩隻手交插的抱在前胸，却是插入寬大的前襟之內。

就見他猛的站起來，用着略爲生硬的口音道：「你們這些人——幹什麼？」

身子一幌，躍出車外。

一隻手陡地探出來，抓着一柄紙扇，用扇柄向着爲首歐陽川一指：「你——」

「你——」

「你——」

「你——」

向每個人指了一下，氣呼呼的站定了身子，道：「你們是强盜嗎？」

歐陽川眸子一轉，怪笑了一聲道：「我幾乎都忘了，朋友你是日本來的吧！」

那人怒聲道：「是日本來的，但不是你的朋友！」

哥兒四個活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過日本人，要是平常自有一番調笑，可是今天情形不同，對方一上來可就殺了自己的人，毛老三死得可够慘的！

「燕山五虎」多少年來橫行江湖，向來是形影不離，由於向來是五個一齊上，所以很少失過手，想不到今天可碰見了厲害的對頭！

難以想像的，對方竟然是個異族人——日本人，可眞是够新鮮的！

哥兒四個的眼全紅了。

「雲裏來」刁三一領手上的「鳳翅鎲」，向着當前的這個日本人一指道：「夥計，你好快刀呀！你報個『萬兒』吧！」

「日本人」眨着眼，吶吶的道：「什麼……『萬兒』？」

「雙手金鏢」馬雲程道：「你叫什麼名字？」

「日本人」這一回聽明白了，後退一步，沉聲道：「日本足利將軍府，第一武士笠原一鶴！」

「叫什麼？」——歐陽川偏頭問馬雲程。

馬雲程皺着眉，道：「什麼……原一鶴！」

日本人怒聲道：「笠原一鶴！」

這一次大家全聽明白了。

歐陽川老謀深算的抱了一下拳，冷冷的笑道：「一鶴老弟，我問你到咱們中國是幹什麼？你背後揹的什麼？」

「日本人」笠原一鶴面色一沉，長眉乍挑道：「奉足利將軍命，朝晉永禾大皇帝——」

歐陽川嘿嘿一笑道：「好說，我們是天高皇帝遠，誰也管不着，你用不着拿皇帝來嚇唬咱們，老弟，你背上揹的，可是貢給皇帝的東西？」

笠原一鶴「嗯！」一聲，拔出了腰上長刀，平身一分，刀臂一平如水。

「你們想幹什麼？」他冷冷的說：「該死的强盜！」

歐陽川臉上一沉，冷笑道：「日本朋友，我勸你識相一點，把背後的箱子送上來，我們念在你也算是武林上的朋友，網開一面，放你逃生，否則的話——」

說到這裏，微微一頓，冷笑了幾聲，右手向汗褂裏一探，向外一抖，「唰啦啦！」一聲，亮出了兵刃，是一條「十二截亮銀鞭」。

歐陽川手上一施勁，嘩啦啦一聲响，那條鞭身蛇也似的盤在了膀子上！

西邊太陽老早已經下山了。

暮色沉沉裏，這荒遠的驛道上，竟然沒有一個外人，徒令燕山五虎這夥子强人目無法紀，攔路行刦，他們當然不是第一次幹這種活了。

歐陽川兵刃在手，面現殺機，這才接下去道：「日本人——你要是要狠鬥橫，兄弟，咱們哥兒們可叫你豎着來，橫着回去！」

笠原一鶴冷冷一笑，心忖道：「怪不得父親要我處處小心，看來中國這地方，盜匪如毛，不在日本之下！」

他眼睛一掃當前這個歐陽川，思索着

：看來這人像是這夥人的頭子，我先殺了這人，說不定就解開了眼前之危！

想到此，冷笑一聲，向着眼前的歐陽川道：「我知道你們中國武術奧妙，你可能接我這口刀麼？」

歐陽川後退一步，道：「好！」

腕子上的亮銀鞭「嘩啦！」一下子抖了開來，却在此一刹那，兩側的「雙手金鏢」馬雲程，以及「火霹靂」雷昆同時閃身而上！

兩個人，三把刀——一口摺鐵刀，兩柄牛耳短刀，由兩側同時抖了出來！

這一手有一個名堂叫「兩翅金鳳」，馬、雷施展這一手絕活，可以說是駕輕就熟，多少年下來，死在他們哥倆個這一招下的人，眞不知有多少了。

笠原一鶴不愧是足利氏手下第一武士，由於其幼承父教，得悉了奥秘的中原劍術，再習日本劍道，得領兩家之長，其成就自是可觀。

就見他乍開兩腕，把一口窄刀橫架左掌，偌大的身子，滴溜溜轉了個轉兒。

那麼疾勁三般兵刄，居然扎了個空。

「雙手金鏢」馬雲程右手一帶出去的刀，用「陰手」向外面一抬，撩進到笠原一鶴的左肋。

笠原一鶴大吃一驚，「啊！」一聲，搶步疾退，前大襟却吃馬雲程的刀尖子「呼啦！」一下子劃開了一道口子。

他首次接觸到了中原武術的奧秘，只是對方並非一等一的高手，否則笠原一鶴可就難免要吃大虧了！

笠原一鶴在驚心之餘，却施展出厲害的殺手——「兩面封刀」，這一手得傳於日本劍道名家小豐原的嫡傳，果然奇妙無窮！

刀光左右同時劃出了兩道弧光！

這般東洋的快刀手法，畢竟是有異於一般，「颼，颼——颼——」兩刀一氣呵成，在相繼的兩聲慘叫裏，「雙手金鏢」馬雲程，「火霹靂」雷昆同時中刀，傷處皆在面前，一時鮮血迸濺，死於非命！

笠原一鶴這種東洋的快刀法，一上來連斃三人，確是驚人之極！

「雲裏來」刁三一領鳳翅鐺，甩手打出暗器「三菱箭」，尖風一縷，正中笠原右腕！

這位日本劍道高手痛得「啊！」一聲，反手抓住了暗器箭桿，一咬牙血淋淋的拔了出來，足下可禁不住打了個踉蹌！

這一刹那，「雲裏來」刁三的一桿「鳳翅流金鐺」，疾如星馳電閃般的摟頭直下，同時他的一隻右腿斜飛而出，用「鴛鴦拐子脚」向着笠原一鶴面門上踢過去！

笠原一鶴就地一滾，對方的鳳翅鐺落了個空，塵土飛揚中，笠原的刀，電光石火般的投遞了出去——

這一招中原罕見！

歐陽川叱喝一聲道：「敢爾！」

起落之間，已到笠原身後，一抖手嘩啦，一响，亮銀鞭直向着對方背後點到。

然而，似乎是慢了一步。

雪白如銀的一截刀身，自然貫穿了刁三的右肋，他不及拔刀，被迫的向前欺身，幾乎和刁三的臉倚在了一塊，歐陽川那麼疾快的一招，竟然是沒有傷害了他。

笠原一鶴把身子轉過了一半，退身，拔刀！

刁三哆牙咧嘴的向前走出了六七步，嘴裏吐血，說道：「老大……咱們栽……栽啦！」

身子一歪，噗通，栽倒在地，鳳翅鐺脫手而墜！

一陣風起——驛道上捲起一片沙土！

天可是已經黑了。

晚風裏帶着沉重的血腥氣息。

亭子裏算命的父女二人，仍然呆呆的坐在那裏，那個叫「徐鐵眉」的瞎子，兀自翻着他那一雙白眼，不時的東張西看着，那個叫「桂花」的姑娘，却是目不轉睛的睇視着，水汪汪的一對剪水瞳子，含蓄着無比的神秘。

父女二人，靜靜的坐着，沒有發出一點聲音，自然也不會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燕山五虎」此刻碩果僅餘的只剩下「混江一霸」歐陽川一個人了。

來自日本的武士笠原一鶴朗笑了一聲，刀指歐陽川道：「你還要送死麼？」

歐陽川身子節節的後退着，面色猝然慘變，內心雖是驚悸萬分，却也並沒有退縮之意。

他冷冷一笑道：「一鶴老弟，你的刀法很怪，可是其中幾招，却有點與我們中原的『匡』門刀法近似！」

笠原一鶴怒聲笑道：「簡直是胡說，什麼匡門刀法，沒聽說過！」

歐陽川道：「今天我們無知冒犯有眼不識泰山，不知老弟你可肯網開一面？」

笠原一鶴不禁怔了一下，道：「你是說……？」

歐陽川汗顏的笑道：「……我的意思是饒我一命！」

笠原一鶴狂笑一聲道：「我們武士作戰，一向是臨死不屈……好吧！你既然開了口，我就饒過了你，只是……這幾具屍首……」

歐陽川凄涼的一笑，道：「白骨何須埋青塚，人生無處不墳墓！一鶴老弟，咱們後會有期！」

笠原一鶴怔了一下，他雖然漢學已經有相當的功底，可是到底比本生本長的中國人要差上一些，心裏正在琢磨着歐陽川說的那兩句話是什麼意思！

却見歐陽川前進一步，雙手抱拳，深深一揖。

笠原一鶴心裏倒着實有些感動了——

可是一念未完，只聽得「卡！卡！」兩聲輕響，兩點銀星，驀地由歐陽川雙腕之間飛出，其快如電，簡直無從防起。

笠原一鶴陡然一驚，點足而退，可是由於彼此距離太近，再者歐陽川的這雙袖箭，來得太過於突然，令人防不勝防，等到笠原一鶴乍然發覺時，已是逃走不及，他嘴裏「啊！」了一聲，身子一幌已倒了下去！

兩枚袖箭，併排的射中在笠原一鶴的「胸脯雙穴」之上，一任你天大的英雄，也是當受不起。

笠原一鶴只覺得眼前一黑，差一點悶了過去。

這可就是中國武術的奧秘了，歐陽川的這雙袖箭，乃是施展武林中奇妙的暗器

打穴之法，被害人只要中箭，頓時全體四肢癱瘓不堪，暗器只要一時不離開身體，他可就不能開口說話，休想動彈一下，可是暗器一經拔出，性命也就不保。

「混江一霸」歐陽川這一手敗中取勝的陰險毒手一經得手，禁不住仰天怪笑了一聲。

只見他身子一閃，又來到了笠原一鶴身邊。

「臭小子——」他獰惡的笑道：「你認命吧！」

說完彎下身子，一伸手就要去拿他背上的箱子。

驀地，銀鑼一响——「噹！」

這玩藝兒，一聽就知道是算命的敲的那種小鑼响！

果然，接下去，眼前人影一閃，亭子裏的一老一少父女二人，已來到了眼前，速度之快，有如是黑夜裏的一雙幽靈。

歐陽川手已觸及箱面，突地中止，猛抬頭，見狀大吃一驚！

他是黑道上的老江湖了，什麼人，是友是敵，用不着關照，一望卽知。

這時見狀，不先發言，點足後退出丈許以外。

却聽得那算命的白鬍子老頭，手中小鑼再次的一敲，高聲道：「報——君——知！」

歐陽川銀鞭「刷啦！」的一下，抖了個畢直，指向對方道：「什麼人？報上字號！」

算命的老人呵呵一笑道：「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識一家人，歐陽當家的賞我瞎子「口飯吃！」」

歐陽川面色一沉，面現凶光，道：「你……你是誰？」

瞎子嘻嘻笑道：「當家的沒見過我這位長相，莫非連『短命無常』這個稱呼也沒聽過麼？」

歐陽川頓時打了個冷戰，大驚道：「啊……這麼說你老是徐——」

人影一幌，那相士已到歐陽川面前。

歐陽川大驚之下，手上的亮銀鞭向外一抖，鞭梢一端像是利劍劍尖，直向老者眉心點到。

鞭梢如電光石火般的，一閃而至，眼看着就要刺那相士一個透臉穿。

就在此一刹那間，但見相士白菓也似的一雙眸子，倏地一翻，敢情他不是個瞎子，雙眸乍睜，目光如電，同時間左手作圓形的向外一分，「噗！」一下子，已結實的抓住了歐陽川的鞭梢。

歐陽川向外一帶，力逾萬斤，鞭身絲毫不動，他再次的嚇出了一身冷汗。

僞裝相士「短命無常」徐雷，怪笑一聲道：「你也敢給我動爪子？——去！」

右手向外一振，呼嚕嚕一片衣袂盪風之聲，「混江一霸」歐陽川的身子，就像空中飛人般的，被擲在半空之上——

在空中歐陽川怪叫了一聲，滴溜溜折了個觔斗，施了一招雲裏翻，自空而墜。

在此一瞬間，站立在一側的那個紅衣大姑娘，嬌叱了一聲，肩頭搖處，翩若驚鴻的已來到了歐陽川下墜之處，手中的那面月琴掄出如風，「碰！」的一聲，正好砸在了歐陽川面門之上，一時間血花怒濺，腦漿迸裂，當場死於非命。

那姑娘身形再閃，疾若鷹隼的又來到了老者面前。

黑夜裏，忽然傳來了一片車聲，遠處驛道上燈光閃爍，像是朝着這個方向疾馳過來。

老者冷冷一笑道：「丫頭，人交給你了，別忘了背後那個箱子！」

言罷以手上的馬桿向地面上一點，猝起如鷹，只是一下子，已飛出六七丈外，一路疾馳如飛而去。

紅衣姑娘不敢遲疑，身子一閃，已到了笠原一鶴面前，一伸手，抓住了他的胸衣，把他提了起來，幾個起落，已越出十數丈外，隱入高粱地內，同時重重的把笠原一鶴摔在地上。

空中是一輪明月，月色如銀——

透過高粱葉子，這個姑娘才開始打量着面前的這個日本武士，她首先以俐落的手法，把對方背後的那個黑漆的箱子解下來——

這個過程之間，笠原一鶴竟自幽幽的醒轉過來，他鼻子裏發出了長長的一聲呻吟，同時已經感覺到對方的作爲。

「妳……」他想坐起來，可是週身乏力。

月影之下，二人四目相對。

紅衣姑娘呆了一下，才又匆匆的把那個小箱子揹好在自己背上，她咬了一下牙，道：「我本來不想下毒手殺你，可是你看見了我——」

手裏的月琴擧起來，作勢下擊。

笠原一鶴眼睛直直的逼視着她，目光裏現出了一番凄涼，却使得那姑娘中途一時硬心不下。

她嘆了一口氣，慢慢的把那枚精鐵打鑄的月琴，輕輕的放了下來。

「唉——」她輕輕嘆了一聲道：「我們原無仇恨，我看你這個人，倒不像是什麼惡人，中國不是你能久留的地方……姑娘破格饒你不死，你還是回到你們日本的好！」

說完，看他一眼，搖搖頭，轉回身子，向外走去。

地上的笠原一鶴眼睛直直的看着她，面上却不禁帶出微微的冷笑。

紅衣姑娘走了兩步，又回過頭來。她的神色間，顯出了內心的猶豫。

「唉！」她又輕嘆了一聲，道：「我可不能再就誤了，你知道，我父親本來是要我殺你的，只是我不忍心……」

眉毛皺了一下，她輕輕的撩着眼皮，打量着對方又道：「你是叫笠原什麼鶴來着……？」

笑了一下——她調侃的道：「我知道你身上的傷不輕……這可就……唉，好吧，我呀，好人做到底，就救你這一回！」

說完巧移蓮步，湊到了他跟前，低頭看了一下，冷笑道：「你是被剛才那個叫歐陽川的人，打中了穴道，手法很厲害，幸虧遇見了我，要是換在別人，只怕還救不了你，你得忍忍痛才行！」

說完匆匆由身邊取出一個小小玉瓶，由其內倒出了一些，也不知是丹丸粉什麼物藥。

她一隻手握住笠原一鶴傷處的小箭道

：「想活命，你就別出氣，你明白我的話麼？」

笠原一鶴目光裏雖蘊着無比怒火，只是却也知道對方是在救自己性命，當時眨了一下眸子，表示會意。

紅衣姑娘微微一笑，露出如貝玉齒，確是難得一見的絕色佳人！

只是此刻，這位來自異國的武士，却是失去了這份閒情逸緻，他遵從着對方少女的關照，暫時停止了呼息。

紅衣少女還有點不放心，她俯下身子來，側過臉輕輕壓在他胸前聽了一下，確定他不在呼息，這才猝施妙手，極快的把中在他胸側的一隻小箭拔了出來，同時她右手不待對方傷處的血冒出，即把備好的藥物按上了他的傷處！

如此連續施展，兩根袖箭全數都拔了出來。

笠原待其在傷處上好了藥之後，才忍不住長長吁了一口氣，面頰上冷汗淋漓。

紅衣少女打量着他，道：「沒死已經算萬幸了！」

說時，信手由笠原一鶴衣邊上撕下一條布條子，匆匆爲他紮好！

「記住！」她說：「一個月不能見水——我走了！」

言罷作勢站起——

笠原一鶴自所中的一雙袖箭拔出時，穴道已然解開，他已能開口說話，只是全身乏力！

這時見對方姑娘要走，心裏惦念着那箱貢物，如何容得，當下驀地坐起，伸手向着紅衣少女背後貢箱上抓去！

紅衣少女身子靈活的一縱，縱出丈許以外，笠原一鶴由於用力過猛，一下子倒了下去，傷處觸動，一時痛得不可開交！

紅衣少女咯咯嬌笑道：「你呀，少費這個勁兒吧！」

她還想再說些什麼，夜空裏，却傳來一聲嘹亮的口哨之聲，紅衣少女頓時面色嚴肅的冷冷一笑，香肩連幌，如飛而去！

笠原一鶴怒叱一聲道：「站住——」

對方理也不理，早已去遠了，他咬着牙挺身站起來，向前走了幾步，只覺得傷處萬分疼痛，肩上也在流血！

他忿忿的抽出了長刀，蹣跚的向前邁着，却意外的發現到地上一物放光！——

彎腰拾起來——是一枚玉柄金身的步搖金釵！

可以想知，必是方才那盜女張惶之間，由頭上墜落下來的，無論如何，這總算是一點綫索。

笠原一鶴匆匆的收入袋內，他一隻手持着雪亮的長刀，怒沖沖的向前大步走着，只覺得夜風吹在肩上傷處，如同針刺般的疼痛，可是這些却遠不及他內心之沉痛萬分之一！

順着田陌，他一直走下去，遠遠似見先前刦車的驛道上有燈光閃爍着，似有人影閃動！

他內心沮喪極了。

想不到身負重任，方自踏入中國之第二日，竟然會出此大錯，平白無故的把足利將軍託交是進貢中國皇帝的無價珍寶失去，這該是一項何等嚴重，又而不可饒恕的疏忽？

他此行身份嚴謹，自不便破露身份，以遭無邊困擾，馬車上雖有幾件他隨身的行李，可是眼前却不便往取，他一心一意只是惦念着失去的貢寶，足下疾奔前進！

穿出了這片田陌，來到了驛道的另一端，却見道邊佇立着一個黑服勁裝人影。

笠原一鶴此刻怒火中燒，巴不得遇着敵人厮殺一番，此時此刻乍然出現了這人，他無寧認定對方也是刦寶的敵人之流。

從背影上看，這人後面揹着一口長劍，必然是擅武之人了。

笠原一鶴搶上一步，怒聲喝叱道：「呔——」

那人倏地回身——劍眉星目，神采不凡！

笠原一鶴怒發如狂中，早已收斂不住，一口倭刀劈風直砍而下！

對方似乎吃了一驚，冷笑道：「這是爲何！」

右腕疾翻，背後長劍像是閃了一道長虹似的猝然出鞘，一刀一劍「嗆啷！」一聲，在空中交換，各人却不禁爲對方的腕勁震得後退了幾步。

由於笠原一鶴身上有傷，如此一震，自然有些吃受不住，痛得哼了一聲。

對面黑衣少年冷峻的道：「莫怪人言，你們日本人野梟成性，今日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笠原一鶴受了一肚子的委屈，正是無處發洩，如何再忍得住對方的奚落，大吼一聲挺刀而上！

他左臂平伸，右手長刀平伸而出，拉開了架式！

日本劍道正如中國劍法一樣，是有派別門路之分的，此刻他一展開門戶，却使得對面這位中國俠士大吃了一驚！

黑衣少年面色一變，正要喝止，笠原一鶴已然出刀如風，施展出極具威力所謂的「洗魂三刀」。

第一刀貼地直出，削向少年下盤，黑衣人大驚中施展一鶴冲天的絕技，拔身而起，刀身緊緊擦着他的脚底下刺了過去！

第二刀，比第一刀更疾更快，不待那黑衣少年身子下落，那口刀在笠原一鶴後彎的式子裏，反崩而出，直直一刀劈出！

昔日在日本，笠原這種家傳的刀法，絕少施展，每出手敵人簡直無從抵擋，必有傷亡，是以其父「笠原桑二」傳此刀法時，深深告誡，如非爲強敵所迫，萬不得已時，絕不施展！

笠原一鶴如非喪失重寶，痛心欲狂之際，焉能對於一個初見一面的少年，施展如此殺手！

他滿打算着這第二刀出手，對那少年不死必傷——咳！

事實却大是不然，那個黑衣少年，敢情還是個大行家！

就在笠原一鶴的刀相反崩出的刹那之間，那少年在空中海蝦也似的一個弓身，凹腹收胸，向後反彈而起，待到一鶴的刀已經臨近胸腹之間，那少年左掌向外一吐，吐氣開聲道：「嘿！」

却把一隻左手箕開的虎口，向着笠原遞出的刀背上捺下！

「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笠原一鶴心中大吃了一驚，他確信這

套「洗魂三刀」自從他父傳授與他之後，還不曾鬭得有過破法……

……昔日笠原桑二傳授此套刀法時，曾告訴過他，這套刀法的來歷，脫胎于中國武術菁華，並且告訴過他，在日本無人可破，可是一入中原，却就不保險無人能當，並且曾告訴過他即使在中國，能够破此刀法的人，頂多不出二人，其中有一個還是女人！

他知道父親過去在中國停留過，那一些日子，自己與母親相依爲命，正逢戰火瀰漫，生活得好苦，母親帶着自己東奔西逃，等待着父親來到……直到第三年父親才從中國回來，一家得能團圓……

這套「洗魂三刀」就是父親那個時候傳授給自己的……他老人家爲什麼念念不忘中國？在中國做了些什麼？無人知道，到現在還是個謎！——

倒是父親再三的向自己提過一個人，——段南洲——父親生平第一知己，如果自己沒有記錯的話，這個段南洲該是一個老人了，這人據父親形容他是一個異人，武技之精湛，舉世無匹，父親關照自己來到中國之後，不要忘了找尋他，而恭敬的誠執後輩之禮……

這麼多的回憶，一股腦的湧了出來，動機只是由於對方少年傑出的身手！

由於對方這個黑衣少年，一連破了他兩招，他的第三招突然受驚而止……

後退一步，他打量着對方少年，怒聲道：「你如何懂得破我的刀法？」

黑衣人冷冷一笑說：「問得好，我正想問你，這刀法是誰傳授與你的？」

笠原一鶴恨聲道：「誰要你管？」

說着提刀進身，正待向黑衣少年再次進招，黑衣人閃身躍開道：「慢着——」

笠原一鶴冷笑道：「想不到中國強盜這麼多，你身揹寶劍，站在那裏，必是那強盜父女一路來的！」

少年微微一怔，冷笑道：「這麼說，你是遇見了強人了？」

笠原一鶴怒聲喝道：「你倒裝作得眞像，……」

少年「哼！」了一聲，道：「先不要談這個問題，我且問你，有個叫歐飛的人，你可認得？」

笠原一鶴搖頭道：「不認識！」

黑衣少年畧嫌失望的嘆息了一聲，一面用着那雙精銳的眸子打量着他道：「我是看你刀法很怪•很像是歐門家傳——好吧，既然如此，我再問你，風聞你此次東來，所帶的貢物之中，有一枚『翡翠梨』可是眞的？」

笠原一鶴登時一嘿，道：「咦，你怎麼知道的？」

黑衣少年冷冷的道：「這麼說謠傳是眞的了？」

笠原一鶴恨恨的道：「眞的假的都沒有用了！」

說到這裏，上下看了那黑衣少年一陣，自入中原，他還眞沒見過這麼英俊的人物。

那少年眉頭微皺道：「還沒請敎大名是——」

「笠原一鶴！」

「一鶴兄！」黑衣少年冷冷的道：「我知道你失去了貢物，心裏不好受，可是我一定必須知道，搶去你那些寶物的是些什麼人！」

他一本正經的說着，臉上確是看不出一點虛僞的表情！

笠原一鶴將信又疑的看着他，冷笑道：「一男一女，男的看不清楚，很老……女的年紀很輕！」

黑衣少年道：「什麼打扮？他們長得什麼樣？」

笠原一鶴心裏倒是有八分相信他並非是刦寇一夥的了，聞言偏頭想了一下，道：「那個男的，是一個算命的……留着白鬍子，女的抱着一個琴……琴是鐵的！」

一個異國人，竟然能够用這麼流利的漢語叙說一切，的確是相當的不容易了。

黑衣少年聽完他這番描叙之後，長眉一挑，面色畧微的變了一下，自語道：「果然沒猜錯，眞的是他們——」

「是誰？」笠原一鶴忍不住問。

黑衣少年木訥的道：「如果我沒說錯，你所遇見的這父女二人，乃是中國武林黑道上最難纏的人物……」

笠原一鶴怒聲道：「是誰？我要去找他！」

少年冷笑道：「你的武功，頂多與我相伯仲，要與那個刦寶的老人比起來，只怕還差得遠！」

冷冷一笑，抱拳道：「告辭！」

言罷轉身就走，笠原一鶴挺刀追上一步叫道：「喂！你站住！」

少年回身道：「你還有事麼？」

笠原一鶴道：「你知道那刦寶父女的姓名麼？」

少年點點頭道：「老的叫徐雷，小的叫徐小昭，黑道上聞名喪膽！」

笠原一鶴冷笑道：「只要我活着一天，我一定要找到他父女二人！」

少年怔了一下，微微一笑道：「我也許可以助你一臂之力，但是目前不易！」

笠原一鶴道：「我不要你幫助——」

少年點點頭道：「那麼我們各幹各的，不過，我却警告你，這父女兩個武功精湛，不是好對付！也許你是白忙一場！」

笠原一鶴怒聲道：「胡說——你居然敢看不起我？我要你試試我這口刀——」

少年道：「我已經試過了！」

微微一笑，正待轉身，却不意笠原一鶴猛的撲身而上，掌中刀倏地急刺過來。

少年一領劍，雙鋒交接之中，笠原一鶴施了一招妙手，身形霍地向下一塌，背後現刀，一刀如電「颼——」快揮而出，黑衣少年乍然騰身，可是笠原一鶴這一刀來得太快了，有如穿雲乍出的陽光，只一閃，已斬下了那黑衣少年衣襟一角！

黑衣少年不禁嚇出了一身冷汗，同時間也激起了他一腔怒意，笠原一鶴身子再上，掌中刀由下而上直撩上來！

刀鋒如芒，有如一片光牆，似乎他有意要迫使對方服輸在他這一招之下！却是未曾料到那黑衣少年本身武功造詣，已是名滿江湖的一流高手！二人既無深仇大怨，自是動手間，未用其極。

黑衣少年在他凌厲的刀勢之下，施展了一勢「鐵板橋」功夫，笠原一鶴這一刀可是落空。

驀地——黑衣少年大喝一聲，那轉出的身子，有如戲水的蜉蝣，「颼——」的一聲，再次轉了回來。

笠原一鶴大吃一驚，還不及點足退身，少年的長劍已崩彈而起，但聽得「嗆！」的一聲！

劍勢如虹，一閃而過，笠原一鶴驚嚇中一連後退了三四步，左手摸了一下，才發現到帽緣上，破了一道裂縫，對方的劍尖，只須再挺前半寸，可就免不了傷及顏面。

這一驚，使得昔日目高於頂的日本武士，登時目瞪口呆，作聲不得！

黑衣少年冷笑了一聲，道：「中國人注重禮尚往來，你砍我一刀，我回敬你一劍——」

抱拳道：「失陪！」

倏地轉過身來，一路縱躍如飛而去。

笠原一鶴立了一刻，忽地拔脚就追，那裏還有那少年的踪影？

夜色沉沉，秋風冷冷！

這一瞬間，笠原一鶴由衷的感到了悲哀，却又有一腔難以發洩的怒火，塡膺在胸內，使得他欲罷不能！

他發出了凄厲的一聲怒吼，掌中刀用力的揮砍而出，「咻——咻——咻——」一連三刀，刀鋒把高粱的尖端穗子砍飛了滿天！

他就像瘋了般運刀如狂，一路猛揮厲砍，閃爍的刀光像是一條鬧空的銀蛇，所過之處，高粱玉米滿空亂舞，足下漫無目標的前進中！

這陣快刀，影射着他內心的悲忿無極，遭殃的却是這片旱地莊稼，刀鋒過處，無堅不摧！

笠原一鶴假設着這些高過一人的高粱，每一棵都代表着一個敵人，因此他的每一刀，也都不留情誼！

轉瞬間，他已運刀百數千回，當眞是殺得熱血沸騰，淋漓盡緻！

在一陣猛砍殺裏，足下已邁出這片旱田——

他已經殺紅了眼，雙手握着的刀見樹砍樹，見草砍草，不知是幻覺還是眞的——一個身材高大的人影，站立在田陌小道上，正好迎着了他的來勢。

笠原一鶴乍然一驚，定目看了看，狂笑道：「好個強盜——快還我寶物來！」

雙手握刀，「咻——」一刀劈下去！

這一刀，在怒發如狂的笠原一鶴來說，幾乎施出全身的力道，眞有泰山壓頂之勢！

這在田陌道上的那個高大人影，倏地伸出了一隻手，笑道：「很好勁道——」

那口疾下的刀，就好像砍在了石縫之中一般，休想轉動分毫！

笠原一鶴睜大了眼，才看清了面前人竟然是一個灰衣白首的和尚，和尚僅僅用右手指頭，揑着他的刀鋒，慈祥的臉上，帶出一片笑容。

笠原一鶴簡直有點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怪嘯了一聲，使出了全身力道，掙，抽，扳，拉——還是一樣，休想移動分毫！

那和尚呵呵一笑，單手豎掌，喧了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小施主，你何苦這般——」

說話時手指一鬆，笠原一鶴猝失重心，摔了個仰天觔斗，他在地上打了個旋風霍的跳起來，一時眞要瘋了，今夜對於他來說，眞可謂是不祥之夜，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糊裏糊塗又出來這麼一個和尚，武功之高，簡直有點令他匪夷所思了！

笠原一鶴驚怒中，眞是如狂如痴，身子一躍起的同時，第二刀氣吐如虹，直向和尚一顆光頭上砍去！

大和尚冷笑道：「何必如此？」

大袖一揮，像是海濤般的只一捲，已纏住了笠原的刀鋒，笠原一鶴只覺得雙手虎口一陣發熱，似覺出和尚拂袖之間力逾萬斤！

笠原一鶴昔日在日本，素有神力之稱，可是和尚這拂袍之力，竟使他幾乎受不住，一時面紅心跳不已。

和尚長袍一吐道：「去！」

笠原一鶴「通！通！通！」一連後退了好幾步，差一點又栽個觔斗。

和尚一笑，道：「眞有股子牛勁，怎麼，小施主，你還不服氣麼？」

笠原一鶴一咬牙，錯步疾上，掌中刀平心直刺，這一招是厲害的殺着，名謂「平風進刀」，正是日本劍道大師柳宗氏的絕招，刀出封四面，見刀破刀，見勢破勢，完全是因景而異，笠原一鶴如非連番受辱，這一刀他是無論如何施展不出的！

刀尖將至，笠原一鶴幾乎有些不忍心了，可以想見的一刹那該是何等的慘厲，料想着鮮血怒噴的一瞬，迫使得笠原一鶴閉了一下眸子！

他的想法和事實相差得竟是那麼遠！

就在他長刀怒吐的刹那之間，只聽得「噗！」地一聲，笠原一鶴嚇得瞠目結舌，怪叫道：「啊——」

月光過處，對方那個和尚，居然用嘴裏的一口白牙，生生的咬着自己出手的長刀刀尖——和先前一樣的，這口刀休想移動分毫！

大和尚鼻中哼了一聲，雙手大袖猝揚，像是一隻拍打着雙翅的天鵝，却由他肥大的衣袖之間，逼出了令人無法抵擋的旋風，風力萬鈞，使得他們身側的旱地高粱，嗆嗆嗆一連串的爆響，紛紛折斷直飛而出，笠原一鶴再也定身不住，同時間和尚鬆開口道：「倒！」

倒是眞聽話！

笠原一鶴偌大的身子，却似元寶似的翻了出去，他「咕嚕！」的倒折了個觔斗，一口武士長刀「噗！」的一聲，深深扎入地面二尺有餘，借着這口刀的定力，才使得身子沒有再滾出去！

巨大的風力，已使得他頭頂上那頂平頂戰盔脫頂而墜，叮噹亂响的一路滾了出去。

笠原那副樣子，就好像看見了鬼！

他二齒交戰的手指着和尚道：「你……你是人是鬼？」

那和尚呵呵大笑道：「朗朗乾坤，何來鬼物？笠原小友，你初履中原，不識天高地厚，吃了許多虧，老衲是特別來誘導你的，且隨老衲返回去吧！」

笠原一鶴乍然一驚，道：「和尚你怎麼知道我的姓名？你……」

和尚哂道：「我知道的你還未必知道呢！」

說着步近上下細細瞧了他一番，輕輕吁了一口氣，面色微現凄涼的道：「你與我那老朋友，長得實在太像了……看起來宛若一人！」

笠原一鶴道：「你朋友是誰？」

帶着一絲凄涼的微笑，那和尚吶吶的道：「你問我那老友麼？……他倒是與你同姓！」

笠原一鶴一怔道：「是……？」

「笠原桑二！」和尚微帶傷感說着。

「啊——」笠原一鶴大驚失色的道：「他是我父親！」

「我知道！」和尚的面色愈發的慈祥：「孩子！你想如果他不是你父親，我會來看你麼？……」

雙手合十，他輕輕唸道：「阿彌陀佛……汝負我命，我還汝債，是以因緣，經千百載……南無阿彌陀佛！」

笠原一鶴抖顫顫的走近了幾步，面色間帶出了尊崇與親近，吶吶道：「那麼大法師……你又是……誰呢？」

「老衲佛號『涵一』，俗家名字叫段南洲——」老和尚微微笑道：「孩子，你可聽你父親說過麼？」

笠原一鶴呆了一下，霍地跪了下來。

「老世伯——」他激動的喚了一聲，一時竟自垂頭痛泣了起來！

「無——量——佛——」和尚慢慢的走近到他身側，輕笑道：「中國這個地方，對你太陌生了……你的事我都知道，我與你父乃是生死至交，如今你孤單在外，我不能不管！」

「老世伯！」笠原一鶴痛聲道：「我眞沒有臉見你，……我一切都完了……」

和尚冷冷道：「你指是那箱珠寶！」

「是！」笠原道：「我……太沒有用了……」

忽然他想到了父親來時的告誡，當下膝行前進，道：「老世伯，父親關照我見着了老世伯之後，要尊你爲父，敬你爲師，一切聽憑世伯的吩咐……我方才太冒失……我實在不知道老世伯你居然的依了佛門！」

涵一大師目光瞇成了一綫，閑言喟然一嘆道：「敬我如父，稱我世伯，都非我今日身份所能承當，念在與你父昔日一段淵源，收留你這個弟子，倒是使得……你可願隨我入寺，暫時做一個帶髮修行的居士麼？」

笠原一鶴早已爲眼前這個和尚出神入化的武功所折服，此刻又知他就是父親生平第一畏友，再加上父親的囑咐，自是心悅誠服。

聆聽之下，頻頻叩頭道：「弟子遵命——只是師父……」

涵一大師莞爾一笑道：「足利氏的那箱東西，已爲當今武林帶來了一番刦難，自此黑白兩道，風塵俠隱，草莽英雄，甚至於三法教士……都將捲入這漩渦之內，你正是此刻的正主——」

「阿彌陀佛——」和尚吶吶道：「是以老衲雖知你塵刦正多，却抱定人能勝天之心，前來引渡於你，你當及時抽身，否則怕將有殺身之危！」

笠原一鶴深深叩首，他不敢正視這個老和尚，心裏雖抱定成仁取義之心，却不敢當面頂撞！

和尚又道：「善哉一鶴，汝當自知，一切衆生，從無始末，皆由不知常住眞性，性淨則明聽，用諸妄想，此想則不眞，故有輪輪……你是生具慧根之人，暫且從我研習無上菩提，瑣事不必再思，一切有老衲爲你作主！」

笠原一鶴雖不明白這番話的眞諦，可是日本乃是一佛敎國家，父親亦算得上是個佛門居士，對於佛理他並非全然不知！

大師這番話，對於他似乎有着極大的啓發，一時如鋼磬銅鈸，當頭一聲捧喝。

當下深深一拜道：「一切由師父作主，我……知罪了！」

大師含笑頻頻點頭，夜風吹動着他身上的那襲僧衣，愈加的顯示他如同神仙中人！

輕輕嘆息了一聲，涵一大師道：「一飲一啄，豈非前定，你今日所遇之男女兩個少年，皆與你有極大的牽連，佛謂：汝愛我心，我憐汝色，是以因緣，經千百刦，常在纏縛……」

頓了一下，他看向笠原一鶴，道：「你遺失在車上的隨身衣物，老衲已爲你取下擱置一旁，且隨我去吧！」

說時伸出一隻留有長甲的手掌，作勢向上虛撥了一下，笠原一鶴原本跪伏的身子，竟然不由自主的提昇而起。

對於老和尚這身出神入化的武功，他不禁佩服得五體投地，敬之如神明一般！

涵一大師道：「走吧！」

一僧一俗，一前一後，在這秋季的夜晚，踏着田野一逕的消失而去！

× × ×

在紫籐蘿花架下開有一個月亮的洞門，那洞門兩邊，貼着一副對子，寫就是：

「花露墮紅沾杖履
松雪凝翠過絃歌」

匡長青拉了一下衣裳，用袍子拂了一下身上的塵土，跨門而入！院內傳出輕輕一陣木魚之聲。

在生滿了各色鮮花的夾道上，他輕輕的走過去，麥冬草兒尖的露水，把他一雙褲管都浸濕了。

上了兩步石階，眼前是兩扇雕有多種紋色的門扉，匡長青咳了一聲道：「媽！我回來了！」

木魚聲忽地停住了，一個婦人聲音道：「進來吧！我想着你也該回來了！」

匡長青躬身道：「是！」

遂輕輕推開了門，邁步而入，在一張紅木太師椅上，坐着一個看來只有四十許的美貌婦人，其實她今年的年紀已經五十六歲了！

她身上穿着一襲黑色的素裙，烏黑的雲髮散披在肩上，柳眉下那雙光亮的眸子，因爲長年寂靜，而顯得一種空靈的憂鬱，挺直的鼻樑下，是那一張薄薄而有巾幗英雄氣質的嘴！她緩緩的放下手中一串念珠，嘴邊帶出一個慈母的微笑，道：「長青，你坐下來，你妹妹到後山採茶去了，等她回來給你泡上一杯竹尖青，你也嚐嚐新吧！」

（未完）

洗心環

新派奇情技擊鬥智

故事／東方英·文
董培新·圖

善因收惡果　鐵漢負沉寃

空氣低沉得像壓在心頭上的重鉛。

滿天的烏雲，似乎要將這座山城吞噬了，山雨欲來風滿樓，大地，開始在戰慄了。

突然一道閃光，劃破了黑漆的天空，轟隆隆一陣雷聲滾來，將烏黑的濃雲震成了黃豆大的雨點，嘩啦啦！從天上倒撒了下來。

這時，城外正有一條急行人影，向城中疾掠而來，城闕已是遙遙大望，天公偏不作美，傾盆大雨，無情的一瀉而到。

那人苦笑了一聲，身形一折，轉向道旁不遠處一棵華蓋大樹之下奔去，他身形奇快，急風驟雨之下，身上毫未沾上滴雨，人已到了大樹之下。

一陣狂風暴雨過去，天色已是傍晚了，那人抖了一抖樹上滴下來的雨水，正要走上大路奔向城中，忽聞一陣微弱的呻吟之聲，隨着輕風飄了過來。

那人臉色微微一動，暗自道：「我得瞧瞧去，只怕是有人需要幫助。」回身向大樹後一片荒林中奔去。

剛才，那人躲在一根大幹之下，雷雨雖急，身上只了落了些細雨，身上並未全濕，這時，他一進入荒林之中，雜草橫生中，倒又把他一身打得全濕了。

那人似是義胆天生之人，這時已不把自身的乾濕放在心上，心中只想着那呻吟之人需要救助，一步一步向荒林之中走去，行約七八丈遠呻吟之聲，就在前面不遠處發出。

那人微一挫腰，凌空而起，一躍丈遠，落身下去，定神望去，只見一棵大樹下面，橫倒着一條漢子。

那漢子胸口上，深插着一截樹枝，樹枝沒胸而入，不知那漢子怎未當場死去。

微一抬頭，只見頭上大樹，已被焦雷劈下來一大半，敢情，那樹枝劈落，刺傷了那倒霉的漢子。

那人望了那漢子一眼，漢臉憐憫之色，從懷中取出一粒藥丸，俯身納入那漢子口中，接着樹葉上流下來的雨水，向他口中灌了幾滴水，使他把藥丸吞入腹中，然後，靜靜的守在那漢子旁邊。

這時，那人却不敢擅自去扶起那漢子胸口的樹枝，因爲那樹枝入胸太深，中的又是致命要害，只怕一拿出那樹枝，那漢子就會一命嗚呼，立時死去，豈不反而害了他，連最後一句話都不能留下。

那人確是一片仁心，只想問出那漢子姓名住址，能把他屍體送回家去，也算盡了一分心意。

那漢子服下藥丸之後，過了半晌，忽然神智一清，張目四望，口中急道：「箱子！箱子！我的箱子呢？」

那漢子似乎不在乎自己的生死，只關心他的箱子，這倒令人覺得非常奇怪。

那人掠目四望，果然在一叢雜草中看到一隻紅色箱子，四四方方，約有尺來大小，上面還有一隻提手的銅環，外面雖然盡是泥污，仍不難看出那是一隻做得非常精美的箱子。

那人走過去，提回那箱子，放在傷者

身邊，說道：「朋友，你要的可是這隻箱子？」

那漢子伸手抱住那箱子，閉起眼睛，緩了一口氣，然後張開眼來，道：「我是不成了……你……你朋友……能帮我一個忙麼？」

那人毫不猶疑的點頭道：「朋友，有什麼話，但請說出來，出力跑腿的事，在下尚能効勞一二。」

那漢子斷斷續續的道：「請……請你……替我……把這箱子……送到城裏……南大街……萬崑山……。」話聲未了，一口氣接不上來，頭側，張大着眼睛死了。

那人望着死者，忍不住黯然一聲長嘆，伸手替他閤上雙目，道：「朋友，你放心，你的箱子在下一定替你送到。」

說着，雙手向腰中一探，取出一對精光閃閃的日月五行輪，就地挖了一個深坑，把那漢子埋了。

因為，他不能抱着一個死人進城去找名震天下的雲裏金剛萬崑山，又怕野獸把他屍體吃掉，所以只有讓死者入土為安。

那人埋好死者，手中日月五行輪一揚，削平一面樹幹，立指如筆，落指間，寫了「無名氏之墓」五個字。

接着，提起那隻箱子，出了荒林，向松桃奔去。

松桃是一座偏僻地方的山城，但南大街的萬府，在南七北六十三省武林道上，卻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因為那就是武林大俠雲裏金剛萬崑山的老家。

昨晚一陣豪雨，把這座山城洗刷得一塵不染，清新恬謐，初昇的朝陽，輕輕的掠過高啄的簷牙，洒落在寬平的麻石街道上。

一個年約二十四五，英氣勃勃的年輕人，手中提着一隻硃紅色的箱子，走到萬府門首，停住了身形。

這時，萬府大門尚未開啓，時間似乎早了一點，那青年人微一猶疑，便舉步跨上台階，伸手向金光閃閃的門環上叩去。

噹！噹！噹！門環發出一陣清脆的响聲，打破了四週的寧靜，過了片刻，屋內响起一陣咳聲，接着有人問道：「是什麼人呀？」

那少年人朗聲道：「在下周震宇，受人之托，前來請見萬大俠。」

話聲未了，大門已是一分而開，走出一個手執旱烟帶的白髮老蒼頭，上下一打量那年輕人，然後目光停在那年輕人手中箱子上，道：「周大俠要見敝東主，有何貴幹？」

周震宇一提手中箱子，道：「在下受人之托，為萬大俠送來這隻箱子，有煩通報萬大俠一聲，在下有話親自面陳。」

那老蒼頭和善的一點頭，道：「周大俠請進。」

老蒼頭領周震宇進入屋內客廳，欠身道：「周大俠請稍待片刻。」

周震宇一抱拳道：「有勞了。」

老蒼頭轉身退出客廳，大約過有半盞熱茶工夫，只聽廳外傳來聲哈哈朗笑，一個身穿粗衣寬袍，面色紅潤，身軀高大的六旬老人，已出現廳前。

那老人右手掌中轉動着一副鐵胆，鐵胆聲中一抱拳道：「老夫萬崑山，來遲一步，有勞周大俠久候了。」

周震宇星目閃動，打量了這名震武林的前輩人物雲裏金剛一眼，只見他方頭大耳，威嚴自重，抱拳還禮，朗聲笑道：「前輩名重武林，今日能得謁見，周某人甚感榮幸。」

雲裏金剛萬崑山微微一笑，大步進入廳中，一面就主位上坐下，一面道：「大俠英雄風采，氣度非凡，必是武林才俊傑出之士，請恕老夫冒昧，敢問大俠出身何門何派？」

周震宇微一欠身，笑道：「在下出師無門，只是習了幾手家傳把式，愧甚！愧甚！」

雲裏金剛萬崑山哈哈一笑道：「好說！好說！周大俠客氣了……。」

話聲微微一頓，接着含笑道：「周大俠遠道移駕松桃，想必定有指教。」

周震宇搖了一搖頭，輕嘆一聲，道：「在下本來只是路經貴地，不期昨日雷雨中，發現一位臨危之人，囑託在下替前輩將此木箱送來，有請前輩驗收。」說着，將身旁的箱子雙手送給雲裏金剛萬崑山。

雲裏金剛萬崑山接過那箱子，臉上是一片迷惑之色，皺着雙眉，左看右看，看不出所以然。

只因那箱子外面用硃紅之色，漆得通體渾然，接口之處，亦看不出來，搖了一搖，裏面確實裝得有東西。

雲裏金剛萬崑山接着那箱子，不由顯得甚是尷尬，周震宇乃是耿介之士，受人之托，忠人之事，為求自身清白，以了責任，不由插嘴道：「前輩莫非有什麼疑訝之處？」

雲裏金剛萬崑山訕訕的一笑，道：「此箱來得大出老夫意料之外……」

周震宇截口道：「前輩何不開啓一看，便知端詳。」

雲裏金剛萬崑山沉吟了一陣，點頭道：「大俠所見甚是……」「是」字出口，將右手鐵胆交給左手，右手微一使勁，便把那箱子揭了開來。

箱蓋開處，只見一股白烟從箱中冒了出來……

雲裏金剛萬崑山霍然一驚，右掌一揮，把那箱子掃了出去，虎目含威，便向周震宇射來……。

雲裏金剛萬崑山順手一掌用力不小，那箱子跌出丈遠之外，落在地上，已被震得四分五裂，洒了一地的白粉，白粉中現出一顆圓滾滾的東西，和一張字條。

這時，雲裏金剛萬崑山已辨出那白粉乃是石灰氣味，並不是什麼害人的藥物，本待責問周震宇的話，話到口邊又復忍了回去，長眉微動，右手一抬，一股暗勁吐掌而出，吸得地上那張紙片，離地而起，向他手中飛去。

那紙片原是雜在石灰之中，被雲裏金剛萬崑山吸向手中時，石灰粉末却是點滴不驚，好精純的氣勁內功，眞不愧是武林鼎鼎大名的雲裏金剛。

周震宇暗中一點頭，「好！」字就要喝出口之際，只見雲裏金剛萬崑山接到那張紙片後，看了一眼，臉色立時大變，雙手顫抖，那張紙片又從他手中飄落地上。

周震宇心中一震，舉目向那紙片上望

去，只見那紙片上寫道：「萬崑山，老子宰了你兒子，你心痛不痛？」

周震宇睹字之下，也是大吃一驚，心中一動，暗忖道：「糟了，我可惹火上身了……。」

一念未了，只見雲裏金剛萬崑山悲叫一聲：「兒呀……」搶身離座，雙手捧起石灰中那顆圓滾滾的東西，用衣袖一陣揩拭，拭去外面凝結的石灰，現出一顆人頭來，雲裏金剛萬崑山一見那人頭面目，更是悲痛欲絕，氣急穿心，雙手一鬆，人頭又落回地上，暴吼一聲，人却向周震宇撲身而到。

周震宇心動之下，已然有戒，固知這時雲裏金剛萬崑山心中悲痛萬分，難免急火攻心，不便與他相鬥，一面閃身急讓，一面搖手急叫道：「前輩請暫息雷霆之怒，聽在下一言！……」

雲裏金剛萬崑山只是暴吼如雷，一言不答，第二撲又到，周震宇讓開第二撲，雲裏金剛萬崑山第三撲又到。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身功力，何等了得，一撲之下，勁氣瀰空，周震宇雖然也是一位武林新秀，學有所長，但心有顧忌，便難展開手脚，在雲裏金剛萬崑山連環猛撲之下，已是危險萬狀……

驀地，一條人影疾掠而到，擋住了雲裏金剛萬崑山急叫道：「爸，住手，有什麼話說不清。」

雲裏金剛萬崑山乃是武林之中成名大俠，他可以一氣之下，把周震宇立斃掌下，但一經被勸，却就不能再不自制了，身形一緩，周震宇已脫身而出，飄出丈遠開外。

雲裏金剛萬崑山大喝一聲道：「不要讓那小子跑了。」

這時，大廳四週，已同時出現了七八個人，齊聲應道：「你老人家放心，他跑不了。」

周震宇幌身而退，只見飛身前來，擋住雲裏金剛的人，原來是一個身穿淡黃色衣裳的少女，這時，那少女正背着他，看不見那少女面貌，只覺得那少女體態極其輕靈而已。

周震宇暗吁了一口長氣……

這時，雲裏金剛萬崑山也已緩過一口氣來，一指地上人頭，怒聲道：「霞兒，你大哥已經死於非命，他就是前來送人頭之人……」

那少女嬌軀猛顫，一連退了幾步，驚叫一聲，道：「這就是大哥的人頭！」

這時，只見那領周震宇進來的老蒼頭手中帶來一條大手巾，射身而到，捧起地上人頭，用白布包好，放在廳中桌案之上，回身向雲裏金剛萬崑山一欠身道：「老爺子請暫忍悲息氣，待老奴拏下這小子，聽候老爺子發落。」

那少女悲聲叫了一聲：「爸爸！」身形幌動，回到雲裏金剛萬崑山的身前，掺扶着雲裏金剛萬崑山，向一張椅子上坐了下去。

那少女回轉身來，便站在雲裏金剛萬崑山身後，那少女身形一轉，周震宇只覺眼前一亮，她雖然滿面悲傷之色，仍掩不住天生的照人顏色。

同時，那老蒼頭也幌身到了周震宇身前，厲喝一聲，道：「朋友，你是束手就擒呢？還是要老夫多費手脚？」

周震宇搖頭一嘆，抱拳道：「在下不願惹事，可也不會怕事，今日之事，其中誤會之處甚多，但望容在下一言。」

那老蒼頭冷笑一聲，道：「松桃萬家，可也是不容狂徒撒野的地方，只要你束手受縛，自有你分辯的時候。」

周震宇劍眉微微一揚道：「松桃萬府，高手如雲，難道怕在下跑了不成。」

那老蒼頭道：「你跑得了麼？只是你居心叵測，已失去萬府的尊敬，萬府對你不能以禮相待了。」

周震宇臉色微微一變，怒容一泛，道：「老丈是要逼在下現醜了。」

老蒼頭冷「哼！」一聲，道：「萬府從不逼人，是朋友你大不把萬府放在眼中了，你請吧！」

周震宇目光四掠，只見人人怒目含悲，看情形要想不動手而光說理，是不行的了，當下縱聲一笑，道：「在下心力已盡，那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雙目精光陡射，面現威武不屈之色，氣宇昂昂，凝神駐地而立。

老蒼頭似是被周震宇這等氣勢所懾，暗中微微一震，忖道：「看這人年紀不大，竟已是英華內蘊，內外雙修之士，怪不得如此胆大狂妄，倒不可小覷他了。」

念中，也就氣納丹田，力達四梢，神色一正道：「朋友，動起手來，就是生死之搏，你亮兵器吧。」

周震宇傲骨天生，既然有理說不清，勢非動手不可，也就不再忍氣吞聲，笑臉相迎，冷然道：「在下與任何人動手，向來不以兵器佔先。」

這老蒼頭老臉一陣抽動，哈哈一笑，道：「朋友，你接得住老夫這雙鷹爪功力麼？」

周震宇微微一震，精光再閃，注問那老蒼頭道：「老丈以鷹爪神功稱世，莫非乃是鐵臂神鷹徐前輩？」

老蒼頭臉上掠過一道光采，一顯而收，冷然道：「朋友，你對萬家是打聽得很清楚，定是來者不善，善者不來了，老夫今天有幸，得遇上朋友，朋友就不用客氣了吧。」

鐵臂神鷹徐良才與雲裏金剛萬崑山名雖主僕，情同兄弟，雲裏金剛萬崑山成名江湖，鐵臂神鷹徐良才乃是他最得力的助手，已是江湖上人所共知之事，周震宇已知鐵臂神鷹徐良才身份，立時心神一歛，不敢稍有輕視怠忽之心，臉色一肅，抱拳道：「那麼在下有僭了。」

話聲人動，身形一矮，合掌而上，右掌「飛雲掠影」一翻而出，接着左手屈指如鈎，「金龍探爪」隨着而到。

周震宇掌勢一出，便有一股極强勁的掌風，帶起呼呼之聲，向鐵臂神鷹徐良才捲去……

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鐵臂神鷹徐良才看他出手勁勢，竟有這等威猛，心中甚是驚駭，暗道：「無怪此人這等胆大狂妄，武功確有過人之處。」

左手疾出，翻腕便向周震宇右腕脉扣去，右手一拂，立掌如刀，硬向周震宇左爪迎去。

出手之間，就是連消帶打，守中有攻力搶先機。

周震宇單槍匹馬，身陷重圍，不願一上來，就和對方眞力相拚，以硬打硬，當下收式幌身，飄出了六七尺遠。

鐵臂神鷹徐良才大喝一聲，如影隨形而上，右手揮動，幻起一片指光，分取周震宇七處大穴。

周震宇朗朗一笑，道：「來得好！」也就展開一身所學和鐵臂神鷹徐良才打在一團。

兩人一輪快攻急打，各搶先機，互出奇招，貶眼就是三十多招下來，以鐵臂神鷹徐良才之能，竟然佔不到絲毫上風，打了個半斤八兩。

鐵臂神鷹徐良才自幼追隨雲裏金剛萬崑山闖蕩江湖，不知經過了多少大風大浪，見過了多少成名人物，從來沒有遇見過，像周震宇這等年紀，而有這樣成就的少年人，自己縱然盡其所能，也只能保持不敗而已。

鐵臂神鷹徐良才一面暗暗心驚周震宇的武功高强，一面更爲今天的事担起心來了，周震宇不過是一個馬前小卒，動起手來就這樣難鬥，幕後發動這次事件的主持人，自然更是厲害可怕了，因此鐵臂神鷹徐良才瞻前顧後，心中越忖越是不安。

雲裏金剛萬崑山睜大着一雙虎目，望着激戰中的周震宇，最先是氣得要冒出火來，時間一久，面上表情變得陰晴不定，眉梢上隱憂重重。

他成名江湖數十年，盛名之下無虛士，失去理智的憤怒，不久就被他自己控制住了。

他的愛女萬映霞這時却是雙眸發直，人也呆了，不知她心中想的是些什麼？

頃刻間，周震宇與鐵臂神鷹徐良才已經打了百招開外，鐵臂神鷹徐良才已是守多攻少，雖然未落敗，已絕無戰勝的可能了。

驀地，周震宇忽然大喝一聲，道：「住手！」身形一幌脫身惡鬥，退出一丈開外。

鐵臂神鷹徐良才暗中吁了一口氣，道：「周大俠勝負未分，何以倏然罷戰？」

周震宇星目一閃，望了座上雲裏金剛萬崑山一眼，道：「貴府高手如雲，在下未能在百招之內戰勝老丈，再打下去，也是寡不敵衆，似乎沒有再打的必要了，在下自願束手就擒！」

原是必勝之局，反而自願束手就擒，這就定有古怪了，他到底恃仗了什麼？

誰也摸不透他用意何在，不由都是一楞。

周震宇在大家一楞之際，已舉步走回原處，一面坐下去，一面搖頭而嘆道：「在下剛才言語不清，難怪各位對在下生疑，此乃人之常情，不知萬前輩現在心情平息否？可容在下把經過情形從頭說明？再請萬前輩明察。」

雲裏金剛萬崑山見周震宇在這種情形之下，猶能如此鎭定，侃侃而談，心中驚佩之下，不由暗自忖道：「此人才智武功，都不是等閒之輩，倒要謹慎從事，不能鑄下大錯。」

雲裏金剛萬崑山眞不愧是成名前輩，竟也强忍悲傷，臉上雖然也笑不出來，語氣也和緩下來道：「周大俠有什麽話要說明，老夫洗耳恭聽。」

周震宇於是詳詳細細把昨天雨中所遇，一一說出，然後道：「事實俱在，前輩如若不信，在下可以領前輩前往一看，便知在下之言不虛。」

雲裏金剛萬崑山吟沉了一下，點頭道：「好吧，我們就去看看……。」

話聲未了，他身旁的愛女萬映霞忽然截口道：「爸，郊外可不比此地，逃走的機會在在都是。」

周震宇哈哈一笑，道：「姑娘心細如髮，顧慮得甚是，可惜姑娘看錯了人……也罷，在下是以誠待人，憑貴府的聲譽，在下却是放心得過，那就請先點了在下的穴道吧！」

姑娘家到底面嫩，心中亦甚是羞愧，秀臉一紅，低下螓首，再說不上話來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惜名甚於惜命，被周震宇這樣擇話一說，眞不好意思再點他穴道，眉峯一皺，正猶豫間，鐵臂神鷹徐良才已看出了老主人的心意，生怕老主人一時豪放，上了周震宇的當，當下一笑接話道：「大俠光明磊落，照理我們便不該再向大俠下手，但話由大俠親自說出，老夫就虛情不如遵命了。」大步向着周震宇走去。

周震宇微微一笑，雙手一背道：「老丈請下手就是。」

鐵臂神鷹徐良才手起指落，閉住了周震宇全身七處穴道，然後向周震宇一抱拳道：「老夫告罪了。」

周震宇站起身來，向門外走去道：「在下爲各位領路了。」當先出了大廳。

鐵臂神鷹徐良才緊緊隨在周震宇身後走去。

雲裏金剛萬崑山回頭向萬映霞吩咐道：「霞兒，你不要去了，你留在家裏，安排一下，不要把你大哥遇害的事讓你娘知道。」

姑娘萬映霞聽父親這樣一說，只好打消去意，點頭留了下來。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揮手，帶了八個人，浩浩蕩蕩，擁着周震宇向城外奔去。

大家脚程都快，片刻間就到了地頭，地上情景，果如周震宇之言，「無名氏之墓」五字亦盡皆在目。

兩個勁裝漢子，不待吩咐，已一齊動手向新土地方挖掘起來，霎眼之間，土坑之中赫然現出一條屍體……

但，却是一條大馬猴！

周震宇心中一懍，臉上的神色，都變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怒目圓睜，再也忍不住地大罵了一聲，喝道：「好一個狡獪的奸徒……。」

罵聲未了，驀地只聽嘩啦一聲，響自頭頂之上，大家猛然一抬頭，只見正有一棵大樹從半天之中，折腰倒了下來……

大家心神齊震，各自閃身，向四外縱去……。

這時，只見一條人影從一旁疾掠而到，伸手向周震宇抓去，同時，口中喝聲，道：「快隨老夫走！」

那人似未料到周震宇被制，拉得周震宇身形一倒，却未把他帶走。

就這慢得一慢，鐵臂神鷹徐良才已回身射到，右手一探，抓住了周震宇，這時，他在氣惱之中，已使出了全身功力，五指落處，竟深深的抓入周震宇大腿肌肉之內，只痛得周震宇慘叫一聲。

同時，雲裏金剛萬崑山怒吼一聲，身形已猛然向來人撲了過去……

來人一帶之下，未能帶起周震宇，周震宇已被鐵臂神鷹徐良才一鷹爪功抓住，接着，雲裏金剛萬崑山的掌力又泰山壓頂般捲到，來人不遑與鐵臂神鷹徐良才爭奪周震宇，自己保命要緊，右手一鬆，先放了周震宇，左手一翻，接了雲裏金剛萬崑山一掌。

兩人掌力相接，雲裏金剛萬崑山的身形，被擋得一頓，而那人，却借着掌力反擊之力，身子一彈，射入密林之中，一閃而沒。

雲裏金剛萬崑山身形再縱而起，吼聲中緊緊追了下去，帶來的八個壯漢之中，也在大喝聲中，有四人隨在雲裏金剛萬崑山身後追去。

另外四個壯漢，各各亮出兵刃，向四週一散，分據了四角，把鐵臂神鷹徐良才與周震宇護在當中。

那八個壯漢，都是雲裏金剛萬崑山的得力手下，人人江湖經驗豐富，應變迅速，事情雖發生得快如閃電，他們的措施却是一絲不亂。

鐵臂神鷹徐良才鬆手放開周震宇大腿，五指之間，已是鮮血淋淋，一片殷紅。

鐵臂神鷹徐良才深慮再有人來刧奪周震宇，當機立斷，攔腰一把扶起周震宇，一揮手道：「我們先回城去！」身形一起，在四個壯漢護衞之下，先回了松桃。

鐵臂神鷹徐良才帶着周震宇回得萬府，對他可就不再客氣了，把他重重向地上一摔，甚至連他傷勢也不過問，任他流血不止。

鐵臂神鷹徐良才可眞是氣極了，何物小子，眼睛裏簡直太沒松桃萬家了。

周震宇現在是咬緊牙關，大氣不哼一聲，當前的情勢變化，實在也叫他無話可說，因爲他自己都不相信自己昨天的所行所爲了。

幸好，他功力雖然被制，手脚尚能自由，當下自己動手，撕開褲脚，掏出隨身藥物，自敷自紮，止了血。

雲裏金剛萬崑山回來得極快，看他氣得發白的臉色，就知道他沒逮住那人，說不定還沒討得好。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聲吩咐帶人，周震宇又被摔到雲裏金剛脚前，人還沒站起來，頭頂上只聽雲裏金剛萬崑山暴喝一聲，道：「姓周的，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還不快快把實話說出來。」

周震宇支起身子，盤膝坐在上，先望了雲裏金剛萬崑山那氣無可出的樣子一眼，冷笑一聲，說道：「你如果認爲在下說的不是實話，那麼，在下就無話可說了，反正我人已自己送到你們手中，你們看着辦吧！」

不錯，周震宇縱然不肯吐實，但他剛才的表現，在武林人物中說，可是一點不含糊，是一條漢子。

雲裏金剛萬崑山闖蕩江湖數十年，平生講究的是豪情義氣，爲朋友兩脇挿刀，在所不顧，周震宇正目而視，臉無怯色，是一個典型的鐵血漢子。

雲裏金剛萬崑山雖然是怒氣衝天，却還不失理智，以他的身份，在這種人物之前，便不得不有所矜持了。當下，雙眉一皺……。

周震宇不待他開口，接着又冷笑一聲，道：「憑你萬大俠在武林中的身份，總不能用惡毒的法子强人所難吧！」

這正是雲裏金剛萬崑山目前躊躇不決的心事，却被周震宇一言道破。

雲裏金剛萬崑山臉色一楞，旁邊的鐵臂神鷹徐良才却已冷然接話道：「好一張巧舌，哼！老夫可不管那些，現在就叫你嚐嚐老夫鷹爪搜魂的厲害。」說着，大步向前，直逼周震宇。

周震宇心中暗暗一凜，準備咬緊牙關硬挺下去，這時，雲裏金剛萬崑山忽然一擺手道：「徐良才……。」

鐵臂神鷹徐良才身形直進不停，截口道：「老爺子，今天的事，不能一概而論，這小子太奸滑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冷哼一聲，道：「但我萬崑山今天還是萬崑山！」他實在不能自貶身份。

鐵臂神鷹徐良才身形一住，恨恨的瞪了周震宇一眼，輕嘆一聲，退回一旁。

周震宇哈哈一笑道：「萬崑山果然是萬崑山，就憑這一點，你的字號在江湖上沒被人白叫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當然聽得出周震宇這一笑，把他是扣得更死了，心裏明知他存心狡獪，拿他就沒有辦法，也改不過口來，氣得一頓脚揮手道：「找個地方，先把他關起來。」

松桃萬家原沒有什麼地牢設備，只有一座冬天儲存食物的地窖，於是那地窖就成了周震宇的囚房。

送走周震宇，又飭退了其他的人，廳中只剩了雲裏金剛萬崑山和鐵臂神鷹徐良才主僕兩人了。

這時，雲裏金剛萬崑山指着身旁一張椅子道：「良才，你也坐下，我們好好的計議一下。」

鐵臂神鷹徐良才輕嘆一聲，坐了半邊椅子，道：「老爺子，您也太好說話了，那小子明是拿話扣你，你却還是讓他遂了心願。」

雲裏金剛萬崑山搖了一搖頭道：「話不是這樣說，老夫是看從那小子身上，不可能問出什麼結果了，與其動了手，又問不出什麼結果，那就不如不動手的好。」

鐵臂神鷹徐良才怔了一怔，道：「老爺子，你看出了什麼端倪？」

雲裏金剛萬崑山心事重重的緊鎖着一雙濃眉道：「那姓周的可能沒說假話。」

鐵臂神鷹徐良才默默的沉思了一下，道：「老奴看，那姓周的大不簡單，老爺子如果將人比人，可能就要上了他的大當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搖了一搖頭道：「一切都可以解釋是他事先的安排，其中有一點，他本可以安然脫身而去，但他却沒有利用那機會，使人不得其解。」

鐵臂神鷹徐良才眨了一眨眼皮，囁嚅地道：「老爺子說的是……。」

雲裏金剛萬崑山道：「在他將木箱交給老夫時，他本可立時告退，但他當時不但沒利用那機會，反而要老夫當面把木箱打開來，而陷自己於被疑的地位，以他以後表現的聰明才智，當不致笨到自找麻煩吧……。」

話聲微微頓了一頓，接着又道：「所以老夫認為，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箱中裝的是什麼東西……由此推想，他也很可能是中了人家的圈套……。」他也只是這樣推想，說話的語調，因此並不十分肯定。

鐵臂神鷹徐良才道：「人心難測，江湖技倆又是日新月異，層出不窮，依老奴的看法，我們還是不能放過他。」

雲裏金剛萬崑山點點頭道：「我們留下他是可以，但也不可太為難他了，我們不能不留退步。」

鐵臂神鷹徐良才心中頗不以為然，不過，他也不能反駁，勉強的應聲說道：「是！」

雲裏金剛萬崑山長嘆一聲，道：「看今天的情形，對方是善者不來，來者不善，憑我們目前家中的力量，只怕有點不足以應大變，你現在馬上就替老夫去跑一趟梵淨山莊，請凌莊主相助一臂之力。」

鐵臂神鷹徐良才立時站起身道：「老爺子說的是，老奴這就去了。」躬身一禮，轉身大步向廳外走去。

眼看鐵臂神鷹徐良才已將走出大廳，雲裏金剛萬崑山忽然想起一事，喝道：「良才，回來。」

鐵臂神鷹徐良才幌身而回，道：「老爺子，還有什麼吩咐？」

雲裏金剛萬崑山聲音一低道：「昌兒的事，盡量不能讓凌二小姐知道。」

鐵臂神鷹徐良才點了一點頭，道：「老奴知道。」提起凌二小姐，這條鐵漢，也不免黯然傷神，難過之上更加上難過，身形一轉，疾射而出。

雲裏金剛萬崑山這時也不敢回到後院去，獨自傷神的在大廳中發了一陣楞，然後親自轉到關禁周震宇的地窖那裏看了一看。

這時，地窖外面已經派了八個人，分班看守，戒備得極是嚴密，他又特別囑咐了一番，回轉自己書房而去。

好容易挨到天黑，算算時間，去梵淨山莊的鐵臂神鷹徐良才，也該回來了，雲裏金剛萬崑山更是坐立不安，心中焦急之至。

忽然門外傳來一陣馬嘶之聲，雲裏金剛萬崑山暗道一聲：「來了！」便急急向門口迎去。

他剛走出書房，轉向大廳，人還沒迎到門口，只見一個名叫范二的漢子，神色慌張的跑來，截住他道：「老爺子，不好了，後面地窖裏出了事……。」

雲裏金剛萬崑山長嘆一聲，心裏說不出的不是味，憑他雲裏金剛萬崑山，想不到竟然被人欺上門來……

一楞之際，廳外一聲哈哈大笑：「萬兄，你在發什麼楞？……。」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斂神，迎目望去，只見鐵臂神鷹徐良才正陪着一位年近五十，清癯儒雅的秀士走了進來。

梵淨山莊凌大莊主凌宏斌有四個血盟兄弟，這位清癯儒雅秀士便是最小的一位，老五玉尺童生葉秋白。

玉尺童生葉秋白在梵淨山莊五老之中，年紀最輕，但却是梵淨山莊才智出衆的智多星，這時有他趕來，眞比大莊主凌宏斌親自趕到還管用。

雲裏金剛萬崑山暗自吁了一口氣，結眉一舒，迎上前去，雙拳一抱道：「五爺，你可來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拱手道：「凌大哥聞信之下，本來要親身立時趕來，只因不巧莊中來了幾位貴賓，一時無法抽身，特命小弟前來聽候差派。」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把拉住玉尺童生葉秋白道：「五爺，你這樣，小弟可不敢當……請，現在就有一件事，請你一同去看一看。」

不待玉尺童生葉秋白再問話，便拉着玉尺童生葉秋白忽忽向地窖所在處奔去。

萬府所發生的事情，玉尺童生葉秋白已從鐵臂神鷹徐良才口中，打聽清楚，見雲裏金剛萬崑山一臉情急，心中也是一震，道：「又出了什麼事？」

雲裏金剛萬崑山一搖頭道：「剛得報，小弟還沒問清楚，您就來了……」

三人身形奇快，眨眼間來到地窖前面，只見四個輪值看守地窖的漢子，東倒西斜的躺在地窖門首，地窖窖門已然大開。

四周刀出鞘箭上弦的站着七八個漢子，氣氛是一片緊張。

雲裏金剛萬崑山雙眉一挑，問道：「這是怎樣一回事？」

領班的漢子，向前一禮，回話道：「無聲無息的四個值班兄弟，被人制住了身手，周震宇却被殺身死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虎目一瞪，口中罵了一聲：「你們……」話到口邊，心意一轉，覺得這次的對手，實在太强了，就自己親自出手，都沒討得好，又豈能責怪他們，話聲一歛，身形一起，當先下了地窖，玉尺童生葉秋白與鐵臂神鷹徐良才搖肩跟身而入。

地窖之內，已有人點起一盞油燈，燈火閃爍之下，只見地上攤着周震宇穿的那身衣服，衣服之中只見一灘黃水，正向地下慢慢滲去。

鐵臂神鷹徐良才怒罵一聲，道：「好惡賊，竟然使出化骨散，殺人滅口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雖是一臉忿懣之色，却未出聲發話，只舉着雙目，望着玉尺童生葉秋白出神。

這時，只見玉尺童生葉秋白雙眉高聳入雲，順手取了一根竹棍，一面沉吟一面撥動着周震宇的衣物，看得非常仔細。

接着，他又仔細察看了四週一陣，眉頭一皺，直起了身子，雲裏金剛萬崑山急口問道：「五爺，你看出了端倪沒有？」

玉尺童生葉秋白搖了一搖頭道：「慚愧！小弟還不能有得，我們到外面去看看那幾位貴屬吧。」

這次是玉尺童生葉秋白先走出地窖，看了那四個躺在地上的漢子一陣，抬頭問道：「你們有誰試行解過他們的穴道？」

那領班漢子向前欠身一禮道：「回五

爺，小的動過手却無法解開他們穴道。」

玉尺童生葉秋白微微一笑，道：「請你去取些陳年老醋來。」

那漢子猶豫了一下，急急轉身而去，不久取來一大碗陳年老醋，玉尺童生葉秋白叫他給每人灌了幾口，然後道：「你再出手，試看解解他們的穴道。」

那漢子泛着一臉迷惑之色，伸手向那四人身上拍去，說也奇怪，他這次勁力一吐，當時就有了反應，當他拍完第四個人時，第一個人已支腰坐了起來。

那漢子暗暗一嘆道：「葉五爺到底是葉五爺，果然名不虛傳。」心裏不知多麼的敬佩。

據四個清醒漢子報告，他們事先一無所覺，只見人影一閃，就被來人制住了穴道，到底來了幾個人，他們誰也說不出來，甚至來人穿的什麼衣服，也沒看出來，更不用說來人的面貌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苦笑出聲，道：「小弟眞慚愧，事情一出，便被鬧了個舉宅皆驚，可見小弟往日只是虛名在外。」

玉尺童生葉秋白神色凝重的道：「話不是這樣說，只因……」

話聲微微一頓，掠目四向一掃，接着，道：「小弟一路趕來，尚未用膳……」

雲裏金剛萬崑山知道玉尺童生葉秋白，有話不便當衆說出來，「哦！」了一聲，向鐵臂神鷹徐良才一揮手道：「良才，快去配幾樣酒菜，我們先回書房去了。」

鐵臂神鷹徐良才飛身而去，雲裏金剛萬崑山請玉尺童生葉秋白一同轉向書房，分賓主就了座。

另有侍童奉上香茗，侍童退下去後，鐵臂神鷹徐良才也隨後來到書房，雲裏金剛萬崑山又命徐良才一旁坐下。

玉尺童生葉秋白不是外人，也深知鐵臂神鷹徐良才與雲裏金剛萬崑山的關係，彼此都甚是互敬，也不把他當下人看待，所以雲裏金剛萬崑山才命他一旁坐下。

事實上，松桃萬府，除了雲裏金剛萬崑山兩老夫妻之外，只有一兒一女，人口極是簡單，鐵臂神鷹徐良才就等於萬府的總管，一應大小事，都是他一人負責，雲裏金剛萬崑山早就要與他兄弟相稱，只因徐良才父子兩輩，都是萬家的老家人，徐良才堅守本份，誓不越禮，所以維持了現況，但是，雲裏金剛萬崑山的一兒一女，對他都以大叔尊稱。

雲裏金剛萬崑山長長嘆息一聲，道：「五爺，那殺人滅口的人，莫非是來自茅台舒家？」剛才玉尺童生葉秋白，一聲吩咐拏醋，他就想起茅台舒家了。

茅台舒氏三霸，舒奎元，舒奎屏，舒奎明三兄弟，點穴手法，並不奇奧，但却自成一家，解穴之前，一定要用醋為輔，為江湖上一奇。

玉尺童生葉秋白點了一點頭道：「從點穴手法上看，只怕是他們三兄弟下的手了，但，你們井水不犯河水，你老哥為什麼和他們結上了仇？」

雲裏金剛萬崑山雙眉一皺滿面迷惑之色，苦思一陣，搖頭道：「說來只怕五爺你不相信，小弟對茅台三霸向來是只聞其名，未見其面，更不用說和他結仇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道：「這就奇了，他們三人雖然難惹難纏，又復心黑手辣，但數十年來，却緊守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誓，為什麼會忽然與你老哥作起對來？」沉吟了一陣，忽然話鋒一轉，接道：「那張字條還在不在，請給小弟看一看。」

雲裏金剛萬崑山連忙從懷中取出木箱中所附那張字條，交給玉尺童生葉秋白，道：「字條就在這裏，請五爺過目。」

玉尺童生葉秋白接過那張字條，只看了一眼，就搖頭道：「這字不是他們茅台三霸的手筆。」

雲裏金剛萬崑山隨口道：「你認識他們的字？」

玉尺童生葉秋白道：「他們三人的情形，小弟很清楚……這張字條暫時由小弟留在身上好不好？」

雲裏金剛萬崑山頷首道：「五爺留下就是……。」

話聲頓了一頓，接着站起身來，一抱拳又道：「兄弟此次退出江湖，落葉歸根，回到本鄉本土，原想悠遊林下，過幾天清靜生活，想不到不到半年，就出了這檔子事，不瞞五爺你說，兄弟故舊星散，目前已是人孤勢單，家中現有的力量，實不足以應付當前大變，一切唯有仰仗五爺你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連忙抱拳回禮道：「老哥您太客氣了，你我通家之好，何出此言，如果此事眞是茅台三霸所為，說不定就是衝着我們梵淨山莊而來，我們更是同仇敵愾，無分你我了。」

要知二十多年前，茅台三霸就和梵淨山莊發生過一次衝突，被凌大爺予以重創之後，彼此便相安無事了，不久前，雲裏金剛萬崑山長子萬家昌與凌大爺愛女凌二小姐有了婚嫁之約，如今萬家昌被殺，當然也直接傷害到了梵淨山莊，所以，玉尺童生葉秋白說出這種話來。

雲裏金剛萬崑山長嘆一聲，道：「身入江湖不由己，看來，兄弟這心願又落空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笑了一笑，道：「萬老哥，這就是江湖啊！……小弟還有幾件事情，有請萬老哥明教。」

萬崑山原是滿懷感慨，聞言之下，精神一振道：「什麼事，五爺請說。」

玉尺童生葉秋白道：「家昌這次因何外出，出去有多少時日了？」

雲裏金剛萬崑山道：「兄弟有一位故友，現住三湘汨羅，近日乃是他六十大慶，兄弟命他前往申賀，算起來他離開已有十天了。」

玉尺童生葉秋白道：「你說的可是三湘大俠董建君？」

雲裏金剛萬崑山道：「正是他。」

玉尺童生葉秋白皺了一皺眉頭，沉吟了一陣，忽然道：「小弟現在想看看家昌的首級。」

雲裏金剛萬崑山點頭道：「良才，你去取來，請五爺看一看。」

鐵臂神鷹徐良才走出房去，不久捧同了萬家昌的首級，裝萬家昌首級的木箱已毀，現在暫時包在一幅錦緞之內，打開錦緞，現出萬家昌的首級，雲裏金剛萬崑山見了，不由得又悲從衷來，忍不住老淚雙流。

（未完）

珍珠令續篇

龍潭劍影

東方玉·文
培　新·圖



霧夜遭襲擊　艨艟驚刺客

清晨，湖面上籠罩着一層輕紗般的薄霧。

一輪紅日，緩緩的從東首水面上升起！

大半天的燦爛霞光！

大半湖的耀目金蛇。

薄霧，像輕紗般，緩緩揭開。

一艘漆着黑漆的三桅樓船，滿掛風帆緩緩的從輕紗中駛出。

風平浪靜，水天一色，遠處風帆往還，隱隱可見。

你如果稍加留心，就可發現這艘樓船前後左右，還有幾艘梭形快艇。

有的在前面遠遠開道，有的在後面暗暗尾隨。

這是百花帮滿載勁旅，遠征黑龍會的一條戰船。

×　　×　　×

百花帮太上帮主乘坐的船，尤其乘坐着它，去遠征黑龍會，這條船自然打造的特別堅固，行動輕捷。

樓船共分三層，但在水面上，却只有兩層。

船上早已分配好了艙位，最上面一層，住的是太上，帮主牡丹，副帮主芍藥，總管玉蘭，和六名侍者。

第二層是總護花使者凌君毅，左右護法，和八名護法，十二名護花使者。

底層，是二十名花女，由虞美人負責管理。

樓船一路向北行駛。

大家只知道這次是上黑龍會厮殺去的，却沒有一個人知道黑龍會的巢穴在那裏？

要航行多少天，才能到達？

這是一個秘密，甚至連百花帮帮主牡丹，副帮主芍藥，都不知道。

帮主，副帮主縱或不知道，船上掌舵的老大應該知道，否則這條船如何航行？

但事實上，掌舵的老大也根本不知道，他只是秉承太上的指示方向航行而已。

因此整條船上，除了太上，可說沒有一個人知道目的地的。

大家心中都暗暗感到奇怪，黑龍會是百花帮的敵人，太上爲什麼要替敵人保守秘密呢？

×　　×　　×

這是第二天的清晨，天色剛剛透出一些魚白！

樓船昨晚是在大姑塘過夜的，此時尚未啓碇。

六艘梭形快艇，陸續駛回，這時候該是換班的時候了。

十二名護花使者，和八名護法，分作日夜兩班，輪流乘艇巡邏水面。

第二層的中艙，是一個寬敞的膳廳。兼休息室，中間放着品字形三張八仙桌子。

此時，總護花使者，左右護法，和六名護法，八名護花使者，大夥兒都在廳上。

這是早餐的時候。

每一張桌上，都放着幾碟醬菜，花生米，白糖，和一大盤雪白的饅首。下首還有一大桶熱氣騰騰，滾燙的稀飯。

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從甲板上傳來，兩條人影，迅快的奔入膳廳。

坐在上首一桌左邊上的左護法冷朝宗，手上剛撕了一塊饅首，突然目光一抬，沉聲問道：「杜護法，羅護法，可是出了什麼事嗎？」

他不失爲多年老江湖！

杜乾麟，羅耕雲兩人，昨晚當值，率同四名護花使者巡邏水面，天亮交班，自然該回來了。

這回來用不着這般匆忙，他是聽出兩人脚步聲有異，才問的話。

進來的正是護法杜乾麟和羅耕雲兩人，當下由杜乾麟朝上拱手一禮，答道：「左護法說的是，楊家聰，沈建勳（護花使者）都負傷了。」

冷朝宗身軀一震，急急問道：「在那裏出的岔？」

杜乾麟道：「大孤山北首。」

冷朝宗又道：「人呢？」

杜乾麟道：「都回來了，只是沈建勳那艘船上的兩名水手，

全遇害了。」

正說之間，只見萬有為，諸福全兩人，扶着負傷的楊家驄，沈建勳，慢步走了進來。

凌君毅站起身子，迎着問道：「他們傷勢如何？」

杜乾麟道：「楊使者是被暗器擊中腿部，差幸他身上帶有解藥，劇毒已祛，只是暗器太以細小，尚未取出，沈使者身上有三處劍傷，失血過多，方才已經昏迷過去，經屬下給他包紮了傷口，餵了兩粒傷藥，只是精神萎頓，已無大碍。」

凌君毅領首道：「好，讓他們坐下來，給我瞧瞧。」

萬有為，諸福全應了聲「是」，扶着兩人在板櫈上坐下。

丁嶠跟着走了過來，從懷中取出一條五寸來長的磁尺，說道：「總座，楊兄腿上的細小暗器，只怕是毒針之類，屬下這磁尺，專吸毒針，可否由屬下先替他起下來？」

他扇中暗藏毒針，是以身上備有吸毒針的磁尺。

凌君毅因自己當選總護花使者，自然有許多人心存不服，正好藉機露上一手，聞言含笑說道：「不用了，兄弟先瞧瞧再說。」

伸手揭開楊家驄腿上已被撕開的褲管，注目看去，果然有四五個極細的針孔，皮膚四週，因塗過「毒汁」解藥，毒氣已褪，但針孔中仍然留有黑點，這就伸手一指，回頭道：「針上淬過劇毒，因此縱已塗過解藥，仍然留有毒血，並未清除，如若光是把毒針吸出，不能把毒血逼出，目前雖可無事，時間稍長，餘毒仍能在體內發作。」

杜乾麟道：「屬下已經餵了他三粒本帮特製的解毒丹了。」

凌君毅微微搖了搖頭，笑道：「只怕沒有用，除非楊兄本人能運行眞氣，把毒血從針孔逼出體外才好。」

這話等於白說，楊家驄連坐都坐不住，那裏還能運氣逼毒？

凌君毅在話聲一落，已經伸出手去，掌心按在傷口上，輕輕往上一抬，等他翻過手來，掌心赫然多了五枚細如牛毛的鋼針。

冷朝宗呆得一呆，失聲道：「總座好精湛的內功。」

凌君毅微笑道：「如論內力修為，兄弟那有冷兄的精湛，兄弟使的，只不過是『擒龍手』中的吸力罷了。」

冷朝宗因凌君毅當着大家，說內功修為不如自己精湛，這話從總護花使者口中說出，自然極具份量。一時頓覺臉上有光，連忙欠身道：「總座太謙了。」

凌君毅伸出左手，握住楊家驄右掌，暗暗運功，一股眞氣，循着對方手臂，朝右腿逼去。

但見楊家驄五個針孔，立時緩緩流出黑血。

不多一回，黑血漸淡，流出來的已是鮮紅血液。

凌君毅左手一鬆，放開楊家驄的手，說道：「好了，毒血已盡，你們給他敷上刀創藥，包紮起來就好。」

楊家驄長長舒了口氣，有氣無力的道：「多謝總座救命。」

早有萬有為從身邊取出刀創藥來，替他包紮妥當。

凌君毅抬目問道：「今天白天由那兩位護法負責？」

右護法蔡良說道：「是葉開先，冉遇春。」

葉開先，冉遇春立即站了起來，欠身道：「不知總座可有吩咐？」

另外四名護花使者也跟着起立。

凌君毅道：「大船即將啓碇，諸位該出發了，先到大孤山一帶去搜索搜索，如遇敵踪，立即以信號連絡。」

葉開先，冉遇春應了聲「是」，欠身一禮，便和四名護花使者一齊朝外行去。

凌君毅正待向楊家驄，沈建勳兩人問問遇襲的情形。

只見艙外白影一閃，總管玉蘭欵步走了進來。

上船之初，太上已有明令規定，住在第二層船艙裏的人，除總護花使者外，未奉召喚，不准到第三層上去。

但住在第三層上的人，却可以到第二層船艙裏來。

因此，大家背後都把凌君毅叫做「嬌客」。

「嬌客」者，乘龍快婿也。

大家誰都看得出來，太上確已有此存心。

凌君毅首先站起身，招呼道：「總管早。」

左右護法，護法，護花使者全都站了起來。

玉蘭慌忙襝衽為禮，說道：「總使者，諸位快快請坐，賤妾愧不敢當。」

冷朝宗走到右首，和蔡良坐在一起，空出左首一條板櫈，讓玉蘭坐下。大家依次落座。

玉蘭鳳目一抬，目光落到楊，沈兩人身上，問道：「總使者，他們兩人負了傷，可是出了什麼事嗎？」

凌君毅道：「不錯，他們在大孤山遇到襲擊。」

玉蘭道：「是黑龍會的人？」

凌君毅朝桌上一指，說道：「此人使的是梅花針，淬過『毒汁』，應該是黑龍會的人了。」

玉蘭道：「咱們是否已經派人去大孤山一帶搜索了？」

凌君毅道：「葉，冉二位護法已經去了，據兄弟推測，賊人傷人之後，可能已經遠颺，此時大白天，只怕搜索不到什麼了。」

玉蘭問道：「此事經過如何？」

凌君毅道：「兄弟剛替楊兄起下毒針，逼出毒血，正好總管來了。」

正說之間，只見副帮主芍藥像一陣風般，從前艙走了進來，她一雙盈盈秋波，一下就落到凌君毅的身上，嬌聲道：「凌兄，聽說咱們巡邏的人，出了事？是不是遇上了黑龍會的賊黨？」

凌君毅站起身含笑道：「副帮主來的正好，詳細情形，兄弟也不清楚，妳先請坐。」

他站起身，自然是讓座了。

芍藥道：「凌兄請坐，我和三妹坐在一起就好。」

凌君毅只好仍在首位坐下。

杜乾麟，羅耕雲躬身道：「屬下見過副帮主。」

芍藥問道：「昨晚是你們兩人當值的嗎？」

杜，羅二人應了聲「是。」

芍藥又道：「事情是在什麼時候發生的？」

杜乾麟道：「五更左右。」

他不待芍藥再問，接着說道：「昨晚屬下和羅兄出去之時，就分為兩組，羅兄和萬（有為）諸（福全）二位使者巡邏大孤山以南，屬下和楊（家驄）沈（建勳）二使者巡邏大孤山以北，五更時分，天色十分昏黑，江面有霧，四五丈之外，就看不見景物……」

芍藥不耐道：「你說的簡扼一些，別拖泥帶水。」

杜乾麟知道這位副帮主的脾氣，連忙應了聲「是」，續道：「那時屬下等三條船，相距總在十幾丈左右，屬下因霧水極大，站在船頭，忽聽遠處隱隱傳來喝叱之聲，屬下急命水手循聲尋去，但那時夜霧極大……」

芍藥不耐道：「我要你說的簡單扼要，你怎麼老說霧大。」

「是，是……」

杜乾麟連聲應是，接着道：「等屬下趕到，沈使者船上兩名水手已死，沈兄身中三劍，一身是血，跌坐艙中，看到屬下，口中說了聲『追』，就昏了過去，楊使者仆臥船頭，中了賊人暗器，已經昏迷不醒。」

芍藥又問道：「你沒有見到賊人的影子？」

杜乾麟道：「那時夜霧……」

他原想說「夜霧甚濃」，但只說了「夜霧」二字，慌忙改口道：「屬……屬下趕去之時，並未看到賊船。」

沈建勳身中三劍，失血過多，此時顯的十分虛弱，一手扶着桌沿，站起身道：「啓稟副帮主，此事經過，只有屬下一人最清楚。」

凌君毅道：「沈兄傷的不輕，你還是坐下來說好了。」

沈建勳望望芍藥，不敢坐下。

玉蘭道：「總使者叫你坐下來說，你就坐下來說吧。」

沈建勳道：「屬下遵命。」

坐下板櫈，接着說道：「出事地點，大概在大孤山西北方，那時屬下船隻，距離江岸，不過五里光景，屬下聽到一陣嘩嘩水聲，起初只當是楊兄的船隻駛來，並未在意……」

芍藥哼了一聲。

沈建勳被她哼的不由口氣一頓，續道：「後來，忽然聽到艙後『撲通』一聲，似是有人墮水，屬下回頭看去，發現後梢竄上一條黑影，屬下正待喝問，那人身手矯捷，挺劍就刺，屬下就和他動起了手來了。」

芍藥問道：「你沒看清他面貌？」

沈建勳道：「這人不但一身黑衣，連一柄劍都是烏黑的，屬下只看到他是個瘦長個子，沒看清他面貌。」

玉蘭道：「此人劍法如何？」

沈建勳道：「那人劍法十分辛辣，屬下和他交手了二十來招，腿上就被刺中一劍了。」

芍藥又道：「楊家驄在什麼時候趕來的？」

沈建勳道：「約莫在咱們交手了一盞茶的工夫，楊兄的船，從左首駛來，屬下聽到楊兄大喝一聲，縱身飛撲上船，就見那黑衣人左手一揚，厲笑道：『下去。』那時晨霧很濃，屬下怕楊兄中暗算，急忙叫了聲：『楊兄小心。』但楊兄凌空撲來，無處閃避，屬下只聽他口中哼了一聲，仆倒船頭，屬下因出聲警告，稍一分神，又被刺中一劍，他劍上淬過『毒汁』，屬下左腳麻木，跌倒艙板上，差幸那時遠處又有船駛來，賊人神色慌張，從後梢躍落來船，匆匆逃走，接着，杜護法就躍上船來。」

芍藥冷冷的哼了一聲，才道：「對方只來了一個人，還連人家的影子都沒看清，就造成兩死兩傷，照這情形，咱們還能找上黑龍會去？」

杜乾麟一臉惶恐，連連躬身道：「屬下無能……」

芍藥氣道：「你們這些人，只配花家莊院裏打轉。」

凌君毅含笑道：「這是意外，昨晚霧也確實大了些，對面都看不見人，才會被賊人所乘。」

他回過頭去，朝杜乾麟抬抬手道：「杜兄先叫他們把楊，沈兩位使者扶進去，好好休息。」

杜乾麟答應一聲，便和萬有為，諸福全兩人，挾起楊家驄，沈建勳，朝房中走去。

芍藥因有凌君毅開了口，也就不便多說什麼，眼波一溜，說道：「太上要我來問的，我還得覆命去，凌兄，你看怎麼說好？」

凌君毅道：「這是意外，誰都無法防範，太上問起來，副帮主只管把經過情形跟太上報告就是了。」

芍藥披披嘴道：「像昨晚發生的這種事情，要是讓太上知道了，責怪下來，誰能負責？」

凌君毅朗笑道：「太上早就說過，維護本帮之責，由在下一力承担，自然是在下負責了。」

芍藥妙目凝睇，嬌聲問道：「你如何負責？」

凌君毅道：「不出數日，在下自會把昨晚傷人的賊人擒來，這總够了吧？」

芍藥站起身來，道：「等人擒到了再說，別先說大話，太上面前，可不能這麼說。」

玉蘭看副帮主站起來，也跟着站起身來。

凌君毅說道：「副帮主，可是不相信麼？」

芍藥甜甜一笑道：「我信……」

欵步朝艙外行去。

玉蘭也隨她身後而去。

右護法蔡良等芍藥走後，豁然笑道：「咱們這位副帮主，比太上還要難說話，

從沒有敢對她這麼說話的人，也從沒看到她這般笑盈盈的對人說過話，看來，副幫主對總座特別客氣呢！」

本來大家背後都在叫他百花幫的「嬌客」，給蔡良這一說，不由的全都笑了出來。

這下，凌君毅還沒臉紅，蔡良一張黃臉，倒反而紅了起來，摸摸臉頰，說道：「兄弟說的是老實話。」

他越描越黑，全堂不由的哄然大笑起來。

左護法冷朝宗一手提着旱烟管，站起身道：「好了，船已經開了一陣，現在差不多快到大孤山了，今天船上值日的是秦得廣，張南強二位吧？咱們到船頭上瞧瞧去。」

秦得廣，張南強同聲應「是」，跟着冷朝宗朝艙外走去。

× × ×

凌君毅的臥室，是在大廳左首，除了床鋪，臨窗還有一張小桌，兩把木椅。陳設雖極簡單，但在船上，已算是相當舒適的房間。

窗臨甲板，推開木窗，還可以遠眺江上景色。

凌君毅回到房中，小桌上早已沏好了一壺好龍井，他倒了一盅茶，剛在窗下一張木椅上坐下，只聽門上有人輕輕叩了兩下。

凌君毅抬頭問道：「是那一位？」

門外那人應聲道：「總座，屬下公孫相。」

凌君毅道：「公孫兄請進。」

公孫相推門走入，拱拱手道：「屬下沒打擾總座吧？」

凌君毅放下茶盅，起身道：「公孫兄請坐，來，喝一盅茶。」

從桌上取來了一個茶盅，正待替他倒茶。

公孫相慌忙攔道：「總座，屬下自己來。」

凌君毅含笑道：「公孫兄不用客氣，到了兄弟的房間裏，兄弟就是主人。」

公孫相躬身道：「謝謝總座。」

倒了一盅茶，放到桌上。

凌君毅道：「公孫兄，這是兄弟的房間，不用拘束，唉！這兩天，大家一口一聲的總座，眞把兄弟的頭都叫脹了。」

公孫相微微一笑，道：「總座是咱們的頭兒，總護花使者，字數多，叫起來不順口，大家才叫你總座的，這是尊重總座的職務啊。」

凌君毅道：「咱們年紀都差不多，兄弟相稱，不是更好麼？」

公孫相一雙星目，閃着亮光，道：「屬下初次見到總座，就覺得和總座十分投緣，那天比賽之中，又承總座手下留情，實在使屬下感到旣欽佩，又感激。若非格於身份，屬下眞想和總座結爲兄弟。」

凌君毅大笑道：「這叫做惺惺相惜，兄弟早就看出公孫兄氣宇不凡，公孫兄若有此意，咱們今後就以兄弟論交，豈不是好？」

公孫相一臉感激之色，說道：「總座盛意，令屬下感激不盡，但幫有幫規，屬下不敢逾越。」

凌君毅道：「本幫幫主，副幫主，總管和十二侍者，不是也以姐妹相稱，並不有悖幫規。」

公孫相道：「這個，屬下實在不敢應命。」

凌君毅道：「公孫兄既然執意不肯，那麼在兄弟房中，總可不用拘泥了吧？來，來，公孫兄請坐下來，咱們聊聊。」

公孫相拱手一揖道：「凌兄折節下交，兄弟恭敬不如從命。」

說着，果然在凌君毅對面椅上坐下，一面抬目道：「家師生性耿直，江湖上對他老人家雖有邪狼之稱，實則守正不阿，只是很少和人交往，一生從不服人，惟有對凌兄尊師，却是十分欽遲，曾說中原武林，只此一人而已。」

凌君毅道：「家師也曾和兄弟提起過公孫兄的尊師，劍法自成家數，不失爲一代巨匠。」

公孫相道：「兄弟入關三年，結交了不少武林中人，一直到投効本幫，在未遇凌兄之前，眞覺中原武林，盡多碌碌之輩，家師一生欽佩的只有尊師一人，中原武林，使兄弟傾倒的也只有凌兄一個。」

凌君毅道：「這大概就是緣了。」

取起茶盅，喝了一口，忽然問道：「公孫兄幾時投効到本幫來的？」

公孫相道：「那是去年之事，兄弟在廬山邂逅一位少年公子，談的十分投機，後來才知她竟是百花幫的十二侍者鳳仙，兄弟投効本幫，就是她引介的。」

凌君毅含笑道：「原來鳳仙姑娘，還是公孫兄的紅粉知己。」

公孫相俊臉驟然一紅，吶吶說道：「凌兄，休得取笑，兄弟和她，並無兒女之私情……」

凌君毅笑道：「公孫兄爲她參加本幫，怎能說無情？這件事包在兄弟身上，自當全力促成。」

公孫相劍眉微攏，忽然抬目道：「兄弟把凌兄視作知己，才實言相告，還望凌兄能替兄弟保守秘密。」

凌君毅笑道：「公孫兄但請放心，兄弟決不會在人前提起。」接着「哦」了一聲，問道：「公孫兄可知楊家驄，沈建動兩人，是何出身麼？」

公孫相道：「楊家驄是華山門人，沈建動有個哥哥，叫做沈伯動，外號飛花劍客，在江淮一帶，極負盛名，怎麼？凌兄對他們二人……」

凌君毅道：「不，兄弟對大家並不太熟，只是隨便問問罷了。」

公孫相站起身，拱手道：「兄弟打擾凌兄，該告辭了。」

凌君毅含笑道：「船上寂寞，兄弟歡迎公孫兄經常來坐坐。」

公孫相走後，凌君毅跟着走出，就到楊家驄，沈建動的房裏，探看了兩人的傷勢。

護花使者的臥室，是四個人一間，上下鋪，地方十分逼仄。

走到船頭，只見冷朝宗和秦得廣站在那裏說話。

冷朝宗果然內功精純，凌君毅才走出船艙，他已經回過頭來，一眼看到凌君毅立即拱手道：「總座出來走走？」

凌君毅頷首笑道：「船艙裏確實有些悶氣，嗯，這是什麼地方了？」

冷朝宗伸手一指，說道：「剛過了大孤山，前面就是小孤山了。」

凌君毅道：「江面上沒事吧？」

冷朝宗用手中旱烟管指劃着江面，說道：「江面上風平浪靜，附近一二十里，都看得清清楚楚，咱們的巡邏船，就在前面，白天不會有事。」

凌君毅道：「冷老見多識廣，江湖經驗豐富，依你看，這黑龍會巢穴，會在那裏？」

冷朝宗摸着山羊鬍子，沉吟道：「這個就難說了，從這裏去，只有北峽山，巢湖，石臼，較有可能，淮河上的洪澤湖，也有可能，只是這些地方，從未聽說過有大夥賊人，黑龍會縱然行動隱秘，也瞞不過江湖上人的耳目，秦護法對這一帶地勢極熟，屬下方才就在和他討論此事，也覺得黑龍會潛伏的可能不大。」

此人不失爲老奸巨滑，他方才和秦得廣低聲說話，怕引起凌君毅的懷疑，在輕描淡寫之中，帶上一句，就把事情交待過去。

凌君毅說道：「那麼，依冷老的看法呢？」

冷朝宗道：「黑龍會巢穴，如果不在這些地方，那就可能在長江下流了。」

他說到這裏，接着看了凌君毅一眼，又道：「其實，總座該向太上請示，咱們目的地究在何處，讓大家心裏也好有個準備。」

凌君毅迎着江上清風，徐徐吁了口氣，淡然笑道：「太上心裏自然早有成竹，快到地頭，自會向大家宣佈，她不說，誰敢去問？」

冷朝宗深沉一笑，道：「總座說的也是。」

凌君毅循着左舷甲板，朝船後走去，看到張南強獨自倚着桅桿遠眺，心中就意識到八名護法之中，似乎分成了兩派。

這也難怪，當時三十六名護花使者，就是分由左右護法率領的。

張南強看到凌君毅向他走來，慌忙過來行禮。

凌君毅含笑道：「張兄不用客氣，兄弟只是隨便走走。」

隨着話聲，已經走到後梢。

掌舵的是一名頭盤小辮的瘦小老者，但凌君毅看得出來，此人一身武功，也有相當基礎。

他昨天就聽說過，掌舵的叫勾老大，昔年原是洪澤湖的水盜，投効百花幫，已經有十年了，百花幫所有船隻，悉歸他指揮。

只是這次的航行，連他也一無所知，據說每天啓碇前，由太上親自命使女直接下令給勾老大，告訴他這一天的航行路綫，和晚上在那裏停泊，勾老大只是按照指示行事。

凌君毅望着勾老大烱烱雙目，凝注遠方，一心一意的掌舵，似乎根本沒看到自己一般，也不好去打擾他。

只是心中暗暗忖道：「黑龍會，難道有什麼秘密不成？」

另外，他心中還在思索着另一件事，那是前天晚上，暗中用「森羅令」暗算自己的人，和昨晚楊（家驄）沈（建動）兩人在江面遇襲。

這雖是兩件事，但他却有理由把它併在一案。八名護法，十二名護花使者，（船上隨行的，只有十二名）自己都並不熟悉。

縱有指揮他們之權，却沒有一個人可以商量。

自己心裏想的事情，若和芍藥，玉蘭去商量，目前時機又尚未成熟。

想來想去，只有溫婉君可以商量，但如今大家都在一條船上，不論自己找她，或是她找自己，都有未便。

他仰首望着蔚藍的天空，飄飛的白雲，心中暗暗說道：「看來這一件事，只有自己一個人進行的了。」

要進行什麼呢？他沒說出來，又有誰知道？

× × ×

天色逐漸接近黃昏。

晚暉斜照，江面上閃耀起萬道金蛇，景色壯麗，絲毫不遜日出。

凌君毅倚着窗口，似是看的出神。

只聽身後响起一個又嬌又甜的聲音說道：「你在想什麼心事？」

凌君毅微微一怔，回過身去，只見芍藥似嗔似喜的站在身後，一陣沁人甜香，已經送上鼻孔。

這就含笑道：「我當是誰，請副幫主坐。」

芍藥嬌嗔道：「除了我外，還有誰會來？」

接着輕哼道：「副幫主，副幫主，你只會叫我副幫主。」

凌君毅自然聽得出來，那天在百花谷山腹，她逼着要自己認她作妹子，只是船上人多眼雜，雖在自己房中，但被人聽到，難免誤會。

一時不覺俊臉微紅，嚅嚅道：「副幫主……」

他這話不知如何說好？只叫了聲「副幫主」底下的話，竟然說不上來。

芍藥輕輕跺了下小劍靴，「嗤」的笑道：「又是副幫主。」

她眞是人比花嬌，一顰一笑，動人心弦！

凌君毅看的有些呆了，直楞楞的望着她，說道：「副幫主，妳找在下有什麼事嗎？」

芍藥嬌笑道：「你有沒有看過紅樓夢呀？」

凌君毅道：「在下沒有看過。」

芍藥嗤的輕笑出聲，纖手一揚，手中香噴噴的繡帕，朝他面前拂來，說道：「你咯！你也是呆雁。」

凌君毅道：「副幫主說的呆雁，又是什麼？」

芍藥嬌笑道：「呆雁，就是呆頭鵝，只會呆呆的看人家。」

凌君毅被她說的臉上一紅，抱拳道：「在下失禮之處，副幫主多多包涵。」

芍藥櫻唇一披，輕聲道：「你呀，失禮的地方多着呢！」

這話出口，嬌靨不由的驟然飛起兩朶紅雲，蓮步輕移，在凌君毅對面一張椅子

上坐了下來。

凌君毅人在花團錦簇的百花帮中，心頭可不敢稍存邪念。

就拿玉蘭來說，她對自己同樣柔情暗綰，關心體貼，處處都可體會得到。

但却發乎情，止乎禮，令人有冰清玉潔之感。

凌君毅縱然不能接受她這份情意，却也不覺得可怕。

唯有這位副帮主，平日對人冷若冰霜，但對自己，却又熱情如火，不避形跡，這叫凌君毅看到她就不自在，怕和她糾纏了。

此時看到芍藥坐了下來，不覺問道：「副帮主有事麼？」

「嗯……」芍藥嗯了一聲，一雙水汪汪的眼睛，看了他一眼，又迅快的移開，望着地板，雙頰嬌紅欲滴，輕聲說道：「那天……晚上……我失落了一支金釵，是你收起來了？」

凌君毅道：「沒有啊，在下沒看到妳的金釵，妳再想想看，是不是掉在我房裏的？」

芍藥粉臉更紅，白了他一眼，道：「不掉在你房裏，會掉在那裏？」

凌君毅道：「妳怎不早說？否則問問辛夷，是不是她檢起來了？」

芍藥道：「你好意思去問辛夷？我的金釵，怎會……怎會……都是你，後來……後來也不仔細檢點檢點？」

凌君毅根本沒聽清楚她話中的意思，陪笑道：「副帮主，原諒，在下若是看到了，早就檢起來了。」

芍藥道：「都是你，辛夷這死丫頭，她若敢多嘴，看我饒過她才怪。」

凌君毅笑道：「失落一支金釵，妳何用生這大的氣？等回去再問她不遲。」

芍藥道：「你知道什麼？她是三妹的人，這支金釵，又是在……在……如果讓三妹知道了……」

說到這裏，忽然哼了一聲，道：「其實我也不怕她們，就是大姐知道了，又能怎樣的？」

凌君毅聽她口氣，好像那支金釵，十分重要，正待問話。

芍藥已經站了起來，說道：「天黑了，太上快要醒來，我該走啦。」

說完，悄然朝艙外閃身而出。

× × ×

天色果然黑了！

黑的好快！

船已經開始緩慢下來，在靠近香口（地名）江岸的一處港灣，停了下來。

偌大一艘樓船，黑沉沉地，看不到一點燈火。

不，燈火自然點上了，只是樓船上，每一處門窗，都拉上了一道黑布門帘，一絲燈光也透不到外邊去。

膳廳裏，點燃起兩盞風燈，三張八仙桌上，有酒有肉，菜餚相當豐盛。

凌君毅居中落座，大夥兒也依次入席了。

艙帘啓處，負責白天巡邏江面的葉開先，冉遇春率同四名護花使者魚貫走入。

葉開先，冉遇春朝上雙手抱拳，同聲道：「屬下向總座交班了。」

凌君毅目光一抬，迅快朝他們六人臉上掠過，含笑道：「諸位辛苦了，請入席吧。」

葉，冉兩人，再一抱拳道：「多謝總座。」

各在自己桌上坐下。

凌君毅問道：「今晚該由那幾位輪值了？」

輪值人員，早已先用過晚餐。

只見公孫相，宋德生和四名護花使者，應聲站起。

公孫相說道：「今晚由屬下和宋兄值班。」

凌君毅目光緩緩轉到四名護花使者臉上，還未開口。

宋德生已經指着四人說道：「翟天佑，瞿友成，許廷臣，何祥生。」

凌君毅認得許廷臣，何祥生兩人，正是和昨晚負傷的楊家驄，沈建勳同一個房間。

而且許廷臣就是四天前，自己追踪刺客，回轉花家莊院，遇上的那人，他還打了自己一顆銀彈子。

凌君毅不覺朝兩人多看了一眼，問道：「你們兩組人，如何分配的？」

公孫相道：「屬下和翟，瞿二兄負責向北十里江面，宋兄，和許，何負責向南十里江面。」

凌君毅心中暗暗冷哼，忖道：「果然不出自己所料。」

一面點頭道：「如此甚好，昨晚出了事，總算太上並未責怪下來，今晚大家可得小心。」

公孫相，宋德生同聲應「是」，說道：「總座放心，賊人今晚胆敢再來，屬下縱然不把他生擒，也要把他活劈了。」

凌君毅微微一笑道：「江面遼闊，眞要遇上賊人偷襲，不可求功心切，第一件事，還是先放信號火花爲宜。」

接着以「傳音入密」朝公孫相道：「公孫兄今晚要特別小心，一有警兆，務必先放火花。」

兩人又應了聲「是」。

公孫相微微一怔，也以「傳音」說道：「凌兄吩咐，兄弟記下了。」

凌君毅抬一抬手，道：「你們可以去了。」

公孫相，宋德生躬身行禮，帶同四名護花使者，出艙而去。

大家匆匆飯罷，凌君毅站起身，朝三眼神蔡良道：「今晚是蔡老總值吧？」

蔡良說道：「不錯，總座可有什麼吩咐？」

凌君毅道：「蔡老言重，吩咐不敢，只是昨晚出事之後，兄弟好像有個預感，賊人還會故技重施。」

蔡良道：「這個總座但請放心，今晚若有差錯，就拿兄弟是問。」

凌君毅道：「咱們不是還有兩條預備快艇，兄弟之意，要這兩艘快艇的水手，在船上待命，隨時準備出發。」

三眼神蔡良點點頭道：「總座想的也是，杜乾麟，你去關照一聲，要他們在艇上待命。」

杜乾麟答應一聲，朝外行去。

飯後，沒有值班的人，就各自回房去

了。

凌君毅總究是百花帮總護花使者，他有責任。

最使他不放心的還是公孫相，這位出身邪門，劍術極高的青年，而且和他又極爲投緣。

投緣當然並不是使他担心的理由。

一個人武功最高，也逃不過猝然發難，尤其像「森羅令」那樣霸道的暗器！

因爲他想到了某一件事，如果對方眞有陰謀的話，今晚就可能會發生在公孫相身上。

他從膳廳出來，踏着甲板，走到船頭，凝目遠眺。滿天繁星，閃着朦朧而碎屑的光芒！

江面上風平浪靜，沒有月色，就顯得黑沉沉的。

「又起霧了。」

凌君毅仰首向天，輕輕吁了口氣，他沒有說出來，只是心中想着。

「總座。」他身後忽然有人低低叫了一聲。

凌君毅回過頭去，輕聲說道：「是蔡老。」

三眼神蔡良一手提着酒葫蘆，含笑走近他身邊，望了他一眼，說道：「總座好像有什麼心事？」

凌君毅淡淡一笑道：「沒有，在下只是隨便看看。」

三眼神道：「總座言不由衷，那是把兄弟當作了外人，兄弟在江湖上混了大半輩子，總座打晚餐時，就一直攢着眉頭，這不是有着心事，還是什麼？」

凌君毅瀟洒一笑，說道：「蔡老也許看走眼了，在下只是有些悶氣，才出來走走。」

三眼神看他不肯說，也就不便多說，笑了笑道：「總座又不喝酒，住在船上，最好解悶的方法，就是喝上兩盅。」

說着打開葫蘆，隨手遞了過來，笑道：「總座要不要喝一口？」

凌君毅微微搖頭道：「蔡老自己喝吧，在下和酒實在無緣。」

三眼神也不客氣，舉起葫蘆咕咕的喝了一口，匝匝嘴角，笑道：「兄弟一生別無嗜好，就喜歡喝一口，飯可以不吃，要是一天沒酒喝，可就打不起精神來。」

他沒待凌君毅開口，接着說道：「古人說得好，自古英雄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這話可一點也沒錯，兄弟三眼神這外號，就是從酒上來的。」

凌君毅道：「蔡老這外號，原來和酒有關？」

三眼神蔡良笑道：「誰說不是，那時兄弟不過二十來歲，就喜歡喝酒，咱們關外，天寒地凍，大家都能喝，因爲喝酒可以取暖，但先師門規極嚴，練武時不准喝酒，有一天早晨，兄弟起來，偷偷的喝了一壺，不想就出了漏子……」

他又喝了口酒，續道：「那天正好練單刀，兄弟練到『撥草尋蛇』，上身必須下仆，那知喝了空肚酒，這一仆，就來了一個狗吃矢，撲了下去，前額碰在刀尖上，開了一個眼，從此只要一喝酒，臉上不紅，這刀疤就紅起來，江湖朋友，就這樣給兄弟起了這個外號，也有人說，只要兄弟殺心一起，這刀疤也會紅，兄弟自己可就不知道了。」

凌君毅問道：「蔡老就爲這樣不使刀了？」

三眼神道：「總座說對了，兄弟從那一次起，對練刀就失去了興趣。」

凌君毅道：「若是換了在下，就對酒失去興趣了。」

三眼神大笑道：「所以總座一直不會喝酒了。」

× × ×

凌君毅回到臥房，已經快二更了！

深夜，荒灘，除了水浪撞擊江岸，發出澎湃的濤聲，可說萬籟俱寂！

凌君毅剛剛和衣在鋪上躺下，耳中忽然聽到幾聲叱喝，隱隱傳來。

這叱喝之聲，彷彿是從第三層傳下來的，雖然很輕，很遠，但一聽就可聽出是女子的聲音。

凌君毅心頭暗暗一楞：「第三層上，會發生什麼事？」他心念一動，毫不遲疑的一躍而起，一手拉開艙門，掠了出去。

更深人靜，這幾聲叱喝，差不多每個人都聽到了，紛紛啓門走出。

凌君毅目光一轉，問道：「發生了什麼事？」

站在較近的張南强躬身答道：「還不知道。」

凌君毅吩咐道：「大家快到外面去看看。」話聲甫落，突見艙門布帘掀處，百花帮主牡丹，副帮主芍藥，總管玉蘭，相繼走了進來，三人身後還緊隨着四五個女子，全已長劍出鞘。

凌君毅看的不覺一怔，帮主要在深夜裏親自下來，可見在第三層上，果然出了事。慌忙趨上前去，拱手道：「屬下見過帮主。」

左右護法和護法，護花使者等人，一齊躬身爲禮。

百花帮主還了一禮，她平日柔和的目光之中，含着幾分詫異和詢問的眼色，望了凌君毅一眼，嬌柔的道：「總使者不必多禮。」

一面又朝大家頷首答禮。

芍藥沒有戴面具，蛾眉微蹙，搶着說道：「凌兄可知第三層上，發生了什麼事嗎？」

凌君毅道：「屬下不知道。」

芍藥粉靨之上，隱泛怒色，說道：「居然有不知死活的人圖謀行刺太上。」

圖謀行刺！這話，聽得廳上衆人，全都聳然動容了。

凌君毅吃驚道：「謀刺太上，不知太上是否無恙？」

百花帮主微微一笑，說道：「太上神功蓋世，區區暗器，如何傷得了她老人家呢？」

暗器！

凌君毅突然心中 動，暗道：「那準是『森羅令』了。」

接着問道：「只不知那刺客可曾當場擒下？」

（未完）

小啓：「絕情拾三郎」續稿未到，是期暫停，下期繼續刊出，謹向讀者致歉。

編者

民初遊俠傳

朱羽·文
培新·圖

鐵胆豹子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紀小紅跟隨閃電子葛俊到關外，葛俊幫忙她安葬父親，並把暗算紀父的元兇處死。葛俊向紀小紅求婚，紀心允，但却堅要立卽隨同葛俊返回京中，擬化解葛俊與鐵胆豹子之間的仇怨。京中梅福堂酒樓，飛刀常老五與駱駝章正飲酒間，張鐵手到來，要求常、章二人捎信給鐵胆豹子，說是日本人要向他賠罪，常章二人伴允離去，發覺有人釘梢，二人乃分道而行，常老五獨自隨意蹓躂，至一僻地，爲二持鎗及一空手大漢截住去路，要他跟隨回去，常老五幾次想用飛刀，但爲二支快慢機槍脅住，只好忍住——

義士胸脯血　虎倀項上頭

常老五聳聳肩笑道：「請我老五喝酒又何必亮傢伙。朋友！犯不着擺這麼大的場面，不管上那家酒樓飯莊，我老五跟你走就是。」

那人道：「在北京城裏，飛刀常老五是赫赫有名的，咱可不敢小看。只得委屈您一點，請吧！」

雙拳難敵四手，何況對方有六隻手，還加上兩支快慢機，常老五一句話也沒有說，冷靜地向胡同口走去。

這一行動似乎早有安排，四個人一到胡同口，就有一輛馬車駛了過來，常老五被他們三個人挾持着上了馬車。

那兩個持槍的大漢很有一把勁，一上車就分別將常老五的兩條胳臂架住了。領頭的人老實不客氣地解下了他腰間的飛刀匣子，右邊袖管中那柄準備在緊急情況中使用的小刀也被搜走了。

常老五雖然稍嫌年輕氣盛，畢竟在江湖上闖盪了幾年，表現得十分冷靜，不但閉上了口，也閉上了眼睛，顯然連說一句話也怕浪費精力。

馬車疾奔狂馳，左彎右拐，終於停了下來。常老五被架下了車。他放眼一看，發現馬車停在一座院子裏。四週靜悄悄的，一個人影也沒有。

那兩個大漢架着他進入一間屋子，這間屋子的佈置透着古怪，四面無窗，當中房樑上吊着一盞煤氣燈，發出慘白慘白的光。屋子裏只有一張條桌，兩張長櫈。進入屋子之後，那兩個大漢立刻鬆開了手。

領頭的那人擺了擺手道：「請坐！」

常老五泰然地坐了下來，等待着一個不可知的惡運臨頭。

「老弟姓江，單名一個朋字，」他一邊自我介紹，一邊掏出了煙捲。「一向在關外走動，所以不知京裏的規矩，方才若有冒犯，還請多多包涵。」

常老五接過對方遞來的煙捲，燃上火，泰然地吸了幾口，緩緩道：「江兄！若說京裏的規矩和關外有什麼不同，就是京裏的人說話不喜繞彎兒……」

「行！」江朋一點頭，接過了口：「有一個問題想請敎！一邊放着五千塊現大洋，一邊放着一粒槍子兒，你選那樣？」

提起關外，常老五就已明白對方的來路，顯然和閃電子葛俊是一條綫上的人物。對方話中的念意又是非常明顯，不合作就只有死路一條。

常老五心眼兒打了橫，語氣平靜地道：「江兄這話說得太含糊，何不再說明白一些？」

「好吧！」江朋的臉上流露出一股陰險的笑容。「老弟我不妨說得再明白一些，請交出鐵胆豹子的藏身之處，立刻奉送五千塊大洋。若是害怕鐵胆豹子的同黨報復，你出關也好，南下也行。老弟我派人護你出京。倘若不給我這個作老弟的面子，那只有奉送你一顆槍子兒，送你上西天。」

常老五冷冷道：「江兄這話說得够明白了。」

「希望你作一個明白人。」

「白花花的大洋錢誰不愛？只可惜我常老五沒這份財運。」

「這話怎說？」江朋霍地站了起來。

常老五坐在那兒一動也沒有動，依舊語氣冷冰冰地道：「因爲我常老五不知道鐵胆豹子落脚之處。」

江朋揑緊拳頭在條桌上驚天動地般一擂，沉聲吼道：「常老五！我看你是敬酒不吃，要吃罰酒。」

常老五毫不示弱地道：「請問江兄！敬酒如何吃法？這罰酒

又是如何吃法？」

江朋濃眉一挑，粗壯的胳臂一揮，厲聲道：「將這小子架起來。」

那兩個健壯的漢子立刻蠭湧而上。常老五情知走上了絕路，說什麼也不會乖乖地聽任擺佈，雙手在桌面上一按，人已騰空而起，雙脚併齊，向着江朋的面門踢了過去。

江朋不曾防備，一時被踢個正着，鼻腔，唇間，同時迸出了鮮血，人也向後栽倒。

常老五一不作，二不休，抓起長櫈向另外那兩個健壯大漢橫掃過去，那兩人見其來勢洶洶，連忙閃開。

江朋躺在地上，突然從腰間拔出一支自來得手槍，惡狠狠地罵道：「媽拉個巴子！鱉禿子！看老子斃了你……」

他正要揚起槍口，突然房門打開，一個急沉的聲音吼道：「住手！」

來人是張鐵手，笑呵呵地道：「常老五！人不親土親，咱們總算都是在京裏混混的，這是幹嗎？」

這種笑容攻勢雖免使常老五楞了一楞，就在這一瞬間，那兩個大漢已然衝到他的身邊，一左一右地將他挾持住了。

江朋走到他面前，獰聲道：「你這鱉禿子要老子見紅掛彩，老子也要還你一個樣……」

揚手要打，却敎張鐵手拖住了。他橫身在常老五與江朋之間，仍是笑容可掬地道：「老五！識時務者爲俊傑，人總是先該爲自己打算。不錯，你往日和鐵胆豹子走得很近，但是他對你們夠朋友麼？一票買賣，總得撈進上萬塊現大洋。口口聲聲說是拿去濟南賑災了，誰見到了？有沒有拿出一塊兩塊請你們喝一盅？你又何犯着爲他賣命？」

常老五眞想吐他一臉唾沫，狠狠罵他幾句，爲了不吃眼前虧，他只得忍下了氣，裝出爲難的樣子道：「張老大！承你情指點我。只是，我當眞不知道鐵胆豹子躲在什麼地方呀！」

張鐵手面上的笑容倏地消失淨盡，冷笑道：「常老五！這句話可就說得不够漂亮啦，光棍眼裏不揉沙，方才在梅福堂我已套過你和駱駝章的口氣，你倆分明和鐵胆豹子在暗通聲息。」

常老五早已豁出去了，而且以他的個性來說，絕不會幹下出賣朋友的勾當，因此冷冷地說道：「如果你這樣認定，我常老五也沒有話說。你們看着辦吧！」

「够種！」張鐵手豎起了大姆指頭。突地手掌一翻，結結實實地敲在常老五的面頰上。

張鐵手的一雙「鐵手」的確有些眞功夫，雖然只使上了一半勁兒，也够常老五受的，面頰頓時如饅頭般脹起，嘴角也流出了鮮血。

「哼！」常老五再也忍不住，一口血水吐了張鐵手滿臉。「你這種賣國賊，狗腿子也配打你五爺……」

他還沒有罵完，張鐵手的兩掌如飛，接二連三地敲在常老五的臉上，雙脚也不停地踢向他的小腹。

常老五的面孔立刻變成一張血臉，口腔內不但鮮血直冒，而且還吐出了好幾顆牙齒。

江朋手中的槍管抵在他的胸口上，厲聲道：「快說出鐵胆豹子的藏身之所，不然老子就斃了你。」

常老五沒有說話，腦袋斜斜地垂着，已經昏死過去了。

江朋托起他的下顎，只見他兩眼翻白，顯然不是假裝的。

江朋連忙吩咐道：「昏了！快些提一壺涼水來。」

張鐵手一面以衣袖揩拭面上的血污，一面說道：「別費事，這種人我淸楚得很，想在他口裏挖一點消息出來簡直比登天還難。」

江朋有些焦急地搓着手道：「張兄！這怎麼辦？日本人追得非常緊……」

張鐵手搖手打斷了他的說話：「別急！我有法子在今天晚上將那鐵胆豹子找到的。」

「是眞的！」江朋似乎有些將信將疑的。

張鐵手冷笑道：「江兄一直在關外，自然不了解京裏的情況，我姓張的在這兒還不算是個膿包，若是這點小事也辦不妥，葛老大也不會折節下交，在日本人面前保舉我了。」

江朋嘿嘿笑道：「那就太好了！」

張鐵手立即吩咐道：「將常老五扔在這兒，我方才下手還留了餘地，包管死不了。」

× × ×

晌午過後，張鐵手和劉癩子在平日經常相聚的茶樓碰了頭。

劉癩子摘下頭上的鴨舌帽，摸着光禿禿的腦袋，齜牙咧嘴地笑道：「眞邪！咱們的人，已經在錦昌綢緞莊附近放了兩天的『鳶子』，根本就沒有看見到熊坤的影子。」

「眞笨！」張鐵手翻起白眼，神情不悅地說道：「熊坤不是在那兒養老納福，是在那兒避難。他會大搖大擺地幌進幌出麼？」

「老大！侯四孔和范長青是熊坤的徒弟，他們總得去瞧瞧他們的師父呀！而且照常情說，他倆也該暗中派人保護。」說到這兒，劉癩子連連搖幌着他那光禿禿的腦袋。

「我看吶！熊坤八成已經住到別處去了。」

「對！」張鐵手揚掌在大腿上一拍。「鐵胆豹子回到京裏，熊坤和他在「起。哼！這倒省了咱們的事，只要找到秤，就能找到錘。」

「上那兒去找呢？」

「癩子！」張鐵手壓低了聲音：「你親自到錦昌綢緞莊附近去看過麼？」

「看過無數回啦！」

「的確沒有侯，范兩個狗腿子的手下在那兒埋伏？」

「沒有，絕對沒有。」

「走！」張鐵手霍地站了起來。「咱們上錦昌綢緞莊去。這是日本人第一回交給我的差使，若是辦不好，往後那裏還有臉面混下去？」

劉癩子一句話也沒有說，戴上帽子跟在他的身後出了茶樓。

一輛洋車將他們送到德勝門大街的錦昌綢緞莊門口。

張鐵手一進門，夥計就迎了過來，他先開口問道：「段掌櫃在麼？」

那夥計很精明，沒有回答在不在，却反問道：「請問有何貴幹？」

張鐵手和氣地道：「兄弟我在某一位總長家裏當差，總長最近要嫁閨女，得買些綾羅綢緞陪嫁，這事，要和段掌櫃當面談。」

夥計聽說是大買賣上門，又是某總長的聽差，立刻往裏面迎：「請！請！請到內廳坐。」

內廳就在店堂的後進，很雅緻，張鐵手和劉癩子一落座，香茗就送到了他們面前，段掌櫃也跟着出現了。

他約莫五十出頭，面團團，標準一副商賈的模樣。

操着一口微帶上海口音的京話，道：「我是段德福，二位貴姓？」

「小姓張！」張鐵手搶着回答，然後目光左右一瞟，「總長交代過，這事不能太招搖，免得遭受外界物議。此地說話方便麼？」

段德福笑道：「請放心！行商有行商的規矩，在談買賣的時候絕對沒有別人會闖進來。店裏的夥計都是我從上海帶來的，總長就是將小號貨色全買了去，也不會對外傳揚。」

張鐵手含笑點着頭，喝了一口茶，向劉癩子打了一個眼色，後者站了起來，走到門口去了。

段德福道：「不知張兄帶了淸單來沒有？」

張鐵手一面裝模作樣的在身上掏摸，一面問道：「可有上等杭紡？印度綢？織錦緞？可有素面軟緞？」

「都有。」

「可有熊坤的下落？」張鐵手突然冒出一句。

段德福並沒有順口答有，雙目瞪着，楞了一陣，才緩緩說道：「您……您說什麼？」

張鐵手的右手從懷裏抽了出來，自然他手裏多了一支槍。冷冷道：「段掌櫃，你是生意人，有許多事情實在犯不着揷上一脚。前兩天，京裏的聞人熊坤熊老爺子曾住在您這兒。如今想請敎你，他搬到那兒去了？」

段德福雖是個買賣人，他既然能交上熊坤這種朋友，就絕對不可能是一個膿包。他面上的神色一緩，從容笑道：「張兄一定是弄錯了，熊坤家裏像皇宮似地，他怎能在小號這種寒傖地方住得慣？……」

「姓段的！」張鐵手低吼了一聲，「你少跟我來這一套。咱們找熊坤只因爲有點小事需要了結，你不必梗在中間。」

段德福冷笑道：「張兄最好收起槍來，這裏是個有王法的地方。」

張鐵手惡狠狠地道：「我不管什麼王法屁法，我只要你回答我的話，熊坤在何處？」

「不知道。」

「你如果再說一句不知道，我就一槍轟穿你的腦袋。」張鐵手揚起了槍。

段德福雖然表現得很冷靜，心裏也難免有些吃驚，他很淸楚，稍微應付不當，就會有殺身之禍。

因此他從容不迫地道：「張兄！您想想：熊老爺子是老江湖，他會將他的去處告訴我麼？」

張鐵手想了一陣，才冷冷道：「段掌櫃！你家大業大，犯不着淌渾水。現在我問你一句，你答應一聲。要老實回話，絕不能有半句謊言。」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好！」張鐵手坐直了身子，吸了一口氣，然後問道：「熊老爺子是那天住到你這兒來的？」

段掌櫃道：「就是有人向他扔炸彈那一晚的。」

「嗯！他什麼時候離開的？」

「住了一晚就走了。」

「是他那兩個徒弟接走他的麼？」

「沒有。他住在這兒似乎驚得慌，說走就走了。」

「除了你之外，熊坤是否還有別的朋友？」

「張兄這話可有些敎人難以回答了。熊老爺子交遊廣闊，朋友可多着哩！」

「我是說，可以在那兒住個一天半日的。」

「那也是車載斗量，數之不盡。」

張鐵手面色一沉，厲聲道：「段掌櫃！我看你眞是想吃點香的，喝點辣的，不然你是絕不會說出半句實話……」

話未說完，就隔着茶几向段德福兜心一拳。

段德福身軀肥胖，又是坐在那裏，十成九逃不過這一重拳，殊不知他的身子連同凳子猛一旋轉，使得張鐵手一拳擊空。他左手托住張鐵手的胳肢，右手抓腕，用力往下一拗，張鐵手立刻就鬼哭神號了起來。

原來段德福使出了少林寺正宗十八擒龍手。

張鐵手早就應該想到，若是沒有兩下子，他如何能與熊坤這種江湖人物交上朋友呢？

站在門口的劉癩子不禁大驚失色，慌忙去拔腰間的手槍，槍才拔出一半，門外突然飛進一脚，將他手中的槍踢飛了。緊接着人影閃動，颼颼颼！一共竄進來三個年輕小伙子。

看打扮，他們顯然是綢緞莊的夥計，看身手，則全是有武功底子的人。

劉癩子噤若寒蟬，連大氣也不敢喘一聲。

段德福向那三個小伙子打了一個眼色，他們立刻動手卸下了兩管手槍中的子彈匣，從熟練的動作中可以看出，他們也是玩槍的行家。

段德福這才鬆開了手，冷笑一聲，道：「姓張的，段某人從不惹事，却不怕事。你有什麼本事，儘管抖露出來，我段某人候着。」

「好！」張鐵手將自來得手槍揣在懷裏，惡狠狠地道：「今天的敎訓我會記在心上，咱們走着瞧了。」

他似乎料定段德福是個買賣人，對他不可能太過份。和劉癩子離去時還神氣活現，故顯威風。當他一步跨出那間精緻的

小廳時，他才暗中吸了一口冷氣。原來長廊下默默地站着十幾個健壯漢子，從他們站立的姿勢看來，顯然都是具有武術根底的高手。

× × ×

常老五從昏厥中醒轉時，屋內一片漆黑。

頭腦是昏昏沉沉的，雙頰灼痛，舌頭焦燥。

兩肋及腰腹等處更是疼痛澈骨。他知道自己受到很嚴重的創傷，很吃力地翻了一個身。

雖然地下冰涼，仰躺比爬俯着畢竟要舒服得多了。

他担心駱駝章是否遭遇到與他相同的命運，更担心駱駝章會遭受不了酷刑而吐露出鐵胆豹子的藏身之所。一心思念着這些問題，身上的疼痛反倒忘記了。

不知過了多久，房門忽然打開，常老五看到了明亮的燈光。

他想到逃，但他立刻否定了自己的想法，因爲那是無望的。逃走的力量也許還有，若是想擊倒看守的人那是絕對不可能的事。

一盞馬燈在他的頭頂上搖幌，一個柔和的聲音在問道：「常老五！要不要喝點水？」

常老五睜開了眼睛，由於燈光耀眼，他看不見對方是誰。有氣無力地反問道：「你是那一位好心的朋友？」

「老五！你若知道我是誰，準會罵我，我是向三。」

「哦！」常老五多少有些失望地閉上眼睛，因爲這個人不算是好心的朋友，而是張鐵手的奴才，走狗。「我幹麼要罵你？咱們無怨無仇是不是？」

「唉！」向三嘆了一口氣，「咱們在外面混混的人要有義氣，我向三平日靠張老大混世面，自然對他要唯命是從。他要殺人，我就拿刀。可是他如今跟鬼子當差，我就不贊成啦！」

常老五精神不禁一振，疾聲道：「向三！倒看不出你還是一個漢子。」

「唉！」向三又嘆了一口氣，「如今有一樁事將我難壞了，我眞不知道該怎麼辦。」

常老五道：「說說看，我也許能給你拿個主見。」

「我向三是塊什麼料，我自己清楚得很，除了靠挨罵，受氣，跑腿，混碗飯吃之外，這一輩子，絕不會出人頭地，揚名顯姓。我雖然有些窩囊，眼界還高得很。京裏混混的人，我只是敬佩鐵胆豹子一個人。」

常老五訝異地道：「向三，我簡直不相信我的耳朶。」

向三語氣誠懇地道：「老五！我說的可是心頭的話，功夫高低，是另一回事，作人處事可重要得很，咱們張老大比他差遠啦，不過這話又說回來，我和張老大是叩頭插血的弟兄，若是鐵胆豹子和咱們張老大幹上了，我向三不管多麼敬佩他，也照樣會帮着張老大對付他。」

常老五不但沒有接腔，連眼睛也閉上了。向三的一番話使他死了心。

向三將馬燈擱在地上，從水壺中倒出一杯溫水，一隻手托着常老五的肩膀，將他扶坐起來，道：「只顧說話，也忘記給你喝水了。」

常老五一口氣將水喝乾，吁了口氣，道：「向三！你方才說有一樁事很教你作難……」

「是啊！我方才說得很明白，如果咱們張老大和鐵胆豹子爭地盤，爭名氣，或者是鬥意氣，我向三自然要爲咱們老大賣命。如今，咱們張老大却是帮着東洋鬼子要殺害鐵胆豹子。老五！你說我該怎麼辦？」

「向三！你有這番心意就已經不錯了。放心，張鐵手想暑倒鐵胆豹子，可不是容易事兒。」

向三着急地道：「嗨！老五！你根本不明白內情，鐵胆豹子危在頃刻了。」

「哦？」常老五楞住了。「向三！快說，是怎麼回事？」

向三壓低了聲音道：「駱駝章和你運氣一樣壞，但是他却不像你這樣够種，酷刑一上，全盤招啦！」

「招什麼？」

「招出了鐵胆豹子的藏身之所。」

「是眞的？」常老五驚出了一身的冷汗。

「老五！我無緣無故地騙你幹嗎？」

向三神色顯得十分凝重。「張老大集合了十支快慢機，還帶四個日本浪人的東洋刀，決定深夜前去圍勦。老五！鐵胆豹子豈不是危在頃刻了麼？」

「向三！你可知道那個地方？」

「爲了怕洩漏風聲，只有張老大一個人知道。」

「向三！想法子放我出去，不但我會感激你，鐵胆豹子也會感激你。」

向三原是坐在長條凳上的，這時站了起來，同時也提起了馬燈，緩緩地搖着頭說道：「老五！我絕不能這樣作。當初咱們插血爲盟時曾經發過重誓，若有異心，就要遭雷殛。這事萬萬不行。」

他邊說邊向門口走去。

常老五眞想縱身撲過去，只可惜力不從心，徒呼負負。

向三走了出去，却又將腦袋從門縫中探進來，輕聲細語地道：「常老五，我可以漏點消息給你，這裏是撫順洋行的後院，是東洋鬼子特務機關的聯絡站。這會兒洋行已經關店，只剩下一個看門的老頭兒，他是個聾子。咱們張老大並沒有派人看守你，因爲他料定你受傷很重，想逃也逃不掉。現在後院子裏有一輛馬車，牲口還套在車轅上。後院子門雖然上了鎖，包管你一扭就開，那把鎖早就銹爛了。老五！你碰碰運氣吧！」

向三走了，並沒有扣上房門。

也不知從那兒來的力量，常老五一縱身從地上跳了起來，雖然腰際的傷痛使他流了一身冷汗，他仍然咬着牙齦，躡手躡脚地走了出去。

× × ×

夜色漆黑。

農莊內無半點燈火，活像一頭蹲伏在黑暗裏的巨獸，等待着送上口來的羔羊，然而這爿莊子的謐靜却是表面上的，暗中不知有多少雙眼睛注視着向南的那條黃泥

道。

約莫晚間九、十點鐘光景，南邊傳來了車輪的轆轆聲，蹲在莊前那棵槐樹下面的兩個漢子立刻站了起來，目光炯炯地注視着黃泥道的盡頭。

過了一陣，黃泥道上，已經出現了一輛馬車，劈劈拍拍催鞭趕馬的聲音清晰可聞。

其中一個漢子低聲道：「快去稟報九爺，快！」

另一個愼重地道：「也許是路過的，別胡報，免得驚動九爺……」

他一語未盡，馬車已到了近前，並未停下，一直向北去了。

這兩個担任「挿旗」的漢子在同時吁了一口氣。

（註：「挿旗」乃江湖黑話，即放哨瞭望之意。）

他倆一口長氣還未吐盡，驀聽一陣馬嘶，那輛馬車，重又兜了回來，兩個漢子立刻閃身掩藏在樹幹的後面，暗暗觀察動靜。

馬車在莊子門前停下，趕車的人坐在車座下並未下來，引頸向漆黑寧靜的莊子裏東張西望。

那兩個「挿旗」的大漢一左一右地走了出來，由其中一人問道：「喂！是迷了路麼？」

趕車的人正是受傷纍纍，拚命趕來報信的常老五，一見有人出面，不禁大喜過望，連忙問道：「請問：這裏可是蔡孟堂蔡九爺的莊子？」

「不錯，你要找九爺？」

「在下常老五，從京裏趕來，有緊急事要稟報九爺，請……」常老五費勁地挪動他的兩條腿。「請……請二位扶我下來。」

雖然光綫黑暗，那兩個大漢也看清了他那張血痂累結的面孔，同聲驚道：「你？你怎麼了？」

「被狗腿子整的，不碍事。」常老五在他倆的攙扶下落在地上，咬牙切齒地道：「傷得了我的皮，損不了我的骨；要得了我的命，奪不去我的志，這筆血債總有一天要討回來。」

兩個大漢扶着他往莊子裏走，裏面有人喝問道：「是誰？」

「稟九爺，是京裏來的飛刀老五。」

「哦？」一條矯健的人影隨聲而至，他正是這裏的主人斧頭老九蔡孟堂，精銳的目光在常老五臉上一掃，疾聲問道：「老五，你怎麼啦？」

常老五冷笑道：「張鐵手嫌我這張臉子太俊，所以要給我留下幾個疤……九爺！鐵胆豹子在麼？」

「在！在！快到屋裏來說話。」

這時，又有兩個人，從屋裏闖聲趕了出來，一個是熊坤，一個是鐵胆豹子季鵬飛。

季鵬飛一個大步趕到常老五面前，激動地道：「老五！連累你了……」

常老五搶着說道：「小季，別說這些話，駱駝章他娘的看起來個頭兒大，却一點也不够種，被張鐵手一頓拷打，全招了啦！」

季鵬飛楞了一楞，說道：「他招了什麼？」

常老五道：「招出你躲在這兒，張鐵手集結了十支快慢機，還加上四個日本浪人，半夜要來圍勦……」

季鵬飛疾聲道：「誰告訴你的？」

「向三，若不是他放我出來……」

蔡孟堂低吼一聲，道：「飛刀老五！你中計啦！駱駝章一個鐘頭之前還在這兒，他帶着我幾個弟兄到京裏打探你的消息去啦！」

「我……我……」常老五張口結舌，說不出話來。他咬牙忍痛，拚命趕來，只是給張鐵手作了一個引路人。

熊坤手中那兩顆鐵胆子搓得嘩嘩響，神態十分鎭定，緩緩說道：「老五！這不怪你，張鐵手那王八羔子有的是壞心眼，神仙也會被他耍……老九，咱們反正原定在下半夜就要起程，早走幾個鐘頭也無所謂，我只是有些爲你担心，看樣子這爿莊子暫時得丢下不管了。」

「老爺子幹麼給我担這種心思？兵來將擋，水來土掩，我斧頭老九可不在乎這些。」蔡孟堂說到這兒，向那兩個大漢一擺手，「趕緊吩咐下去，娘兒們收拾細軟，從小路到彭二爺家裏去避一避，所有的槍火都集中到莊前來，擺好鴻門宴等張鐵手前來大吃大喝……」

砰！砰！莊子門口突然響起了兩槍。

常老五身子風車般一旋，一頭栽倒地上。蔡孟堂、熊坤、季鵬飛，還有那兩個大漢飛快地撲倒在草地上。

蔡孟堂咬牙切齒地道：「他奶奶的，來得可眞快，你兩個向莊子門口慢慢摸過去……」

熊坤低吼道：「別去，敵暗我明，咱們先伏在這兒千萬別亂動，季鵬飛快瞧瞧常老五的傷勢。」

不待他吩咐，季鵬飛早就滾到了常老五的身邊，藉着星光，他看見常老五的心口在汨汨冒血，心頭不禁涼了半截。

常老五拉着季鵬飛的手，有氣無力地道：「小季！我……該死！太糊塗，所以才相信了向三的話……一路上我不時回頭查看，絕不會有人在『馬後』踩『盤子』。車廂裏的椅子背特別高……有些古怪，一定藏得有人……車廂裏很狹窄……藏不下許多，大概只有……一兩個……答應我摘下張鐵手的『瓢兒』爲我報仇……」

「一定！」季鵬飛緊緊揑着他的手。

這時，莊子裏鬨聲跑出來好幾個執槍的大漢。砰砰兩槍，領頭的一個立刻中槍倒地。蔡孟堂大叫道：「躺下！莊門口有埋伏……」

砰！這一槍冲着蔡孟堂的吼聲而來，子彈貼着他的頭頂呼嘯而過。

熊坤輕聲問道：「季鵬飛！常老五怎麼樣？」

季鵬飛悲慟地道：「過去了。」

熊坤鎭定地道：「我瞧見了，莊子門口有兩個人。這兩個人一定是躲在馬車裏跟來的。他倆爲何要追不及待地放槍？爲的是通知『馬後追拖』的大夥人馬趕來。老九！爬過去，帶領你的槍火伏在黃泥道內，打他個措手不及！」

（註：「馬後追拖」，即後面跟踪之意。）

（未完）

脫俗俠情長篇巨著

臥龍生・文
董培新・圖

神眼遊龍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應天府總捕頭神眼楊晉，得到丐帮分舵主及岳秀的密告，知有江湖人擬恃强刼獄，乃請江湖浪子歐陽俊、墨龍王召相助，那晚果有四黑衣幪面人佩帶兵刃，到總捕房求見，楊晉出會，四幪面人要求保釋洪七，楊晉拒絕，終於動武，楊晉得歐陽俊王召之助，把四人擒下。洪七眼見門下弟子遭擒，迫得說出王妃遇害前確曾往鼓樓會晤譚雲，但他們所談何事則不得而知，楊晉問計於歐陽俊王召，要如何才能把譚雲逮捕查訊，王召歉稱對此事毫無能力，敬謝不敏，並請告辭——

千里闖龍潭　一諾釋疑難

歐陽俊笑一笑，道：「楊大人，王兄說的不錯，我們已無能為力。」

楊晉想了想，道：「好吧！兩位同屬江湖中人，自是不願開罪像譚家寨這等門戶，交情歸交情，我楊某人也不便太過勉强兩位，兩位如是有事，儘管請便。」

歐陽俊低聲說道：「楊兄，兄弟可以離開金陵了麼？」

楊晉沉吟了一陣，道：「這麼辦吧！兩位再多留一天，明天過後，兩位後天一早就可以動身了。」

歐陽俊沉吟了一陣，道：「好吧！」

站起身子和王召聯袂而去。

目睹了二人去遠了之後，楊晉坐在大廳呆呆出神。

從王召和歐陽俊的說話中，楊晉已感覺到譚家寨的聲威，在江湖上十分响亮，王召和歐陽俊話說的雖然很婉轉，但骨子裏，是不願招惹譚家寨，生恐惹火上身。

這是一場大賭，雙方面都有着很重的賭注。

王府中的血案，如是不能破去，不但府尹大人的前程，要就此斷送，自己也要被下牢問罪，但譚家寨是江湖上極負盛名的武林世家，憑幾個捕快的力量，決難對付。

唯一的辦法，就是調動官兵，因官府的壓力，迫使譚家寨交出譚雲。

不論譚家寨會不會交人出來，後果都很明顯。

譚家寨決不甘忍受這個屈辱，那必然會放手報復，自己將是首當其衝的人。

江湖上報仇的殺戮，比起官府王法，更為可怕。

楊晉迷惘了，不知道如何處置此事。

他本一代名捕，辦過了不少奇案，從沒有這次困惑徬徨，無所施措。

細細想一想金陵高手，無一人敢和譚家寨中正面為敵。

突然間，腦際間靈光一閃，使得楊晉想起了岳秀。

那位年少孤傲不羣的少年，給人一種莫測高深的感覺，但他似乎是充滿着俠骨熱腸，他滿懷磊落，一腔正氣，更難得的是他混身是胆，這件事要得找他研商，請他助拳。

心中念轉，吩咐當值的捕快，善於照顧洪七和四個黑衣大漢，匆匆趕回到府中。

他明白岳秀的為人，決不會到衙門裏來見他。

一路上，楊晉自己想想，也覺着好笑的很，自己在衙門裏當了二十年捕頭，見過了無數大風大浪，如今竟要向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去領教？

不管心中怎麼不是味道，但這是目前唯一能帮助他的人。

趕回楊府，只見大廳中高燃着兩隻火燭，鋪着黃色椅墊的太師椅上，早坐了兩位客人。

一位是丐帮的駱天峯，還有一位正是楊晉急於見到的岳秀。

岳秀坐在右首一張太師椅上，神態很瀟洒，目睹楊晉行了進來，淡淡一笑，沒有說話。

駱天峯却急急迎了上去，道：「楊大人，那位洪老丈和他幾個屬下……」

目睹駱天峯焦急之狀，楊晉立時接口說道：「五個人，都很好。」

駱天峯長吁一口氣，道：「他們沒有受傷吧！」

楊晉道：「一點小傷，不會碍事。」

駱天峯歎口氣，道：「楊兄，叫化子冒昧的很，一口氣問了這樣多事，事實上，叫化子也是受命辦事。」

楊晉道：「大洪門和丐帮，可有什麼淵源？」

駱天峯道：「彼此正式間，沒有什麼淵源，不過，叫化子是奉命行事，詳細情形，我也不太瞭解。」

楊晉道：「駱兄，你對我楊某人，帮忙很多，如若貴帮要在下辦些什麼事，但請吩咐，我楊某人能够辦得到的，決不推辭。」

駱天峯道：「兄弟先求楊大人一件事，別傷害大洪門中人，至少丐帮對你楊大人，如何交代，這兩天我會有消息來，兄弟告辭了。」

楊晉道：「駱兄好走，恕我不送。」

駱天峯道：「不敢有勞。」轉身匆匆而去。

目睹駱天峯去遠，楊晉才回頭望着岳秀，道：「老弟，你來的正好，我有急事請教！」

岳秀笑笑道：「可是有什麼綫索。」

楊晉道：「正是有了一些線索，才叫在下爲難的很！」

岳秀道：「什麼線索？」

楊晉道：「那洪七已然供認，數日之前，和蘭妃約晤鼓樓的人，就是譚家寨譚二公子譚雲。」

岳秀神情很平靜，沉吟了一陣，道：「楊大人，數日前約晤蘭妃的譚雲，未必就是兇手啊！」

對這位高深莫測，武功智計兩皆超人的年輕人，楊晉早已敬服，緩緩說道：「岳老弟，就算那譚雲不是兇手，但就目前咱們所得的線索中，那譚雲該是嫌疑最重的一個了。」

岳秀點點頭，道：「譚雲不會是兇手，如他存有殺害蘭妃之心，決不會又在鼓樓留下這樣一條線索，不過，找到了譚雲，可以多瞭解蘭妃一些過去的事情。」

楊晉沉吟了一陣，道：「老弟，如若只是如此，咱們犯不着大老遠的跑去湘西譚家寨去了。」

岳秀緩緩說道：「只怕譚家這一趟，無法省下。」

楊晉道：「爲什麼？」

岳秀道：「適才，在下在七王爺的府中，會到了令媛……」

楊晉臉色一整，道：「她怎麼樣？」

岳秀道：「她很好！……」

語聲微微一頓，接道：「令媛的精明能幹，也實是叫人佩服，她居然能在一兩天的工夫，混到了夫人身側……」

楊晉又是驚異，又是感歎的啊了一聲，道：「有這等事。」

岳秀笑一笑，說道：「而且，她聽到了王府內宅中一些傳聞，說是蘭妃出身江湖。」

楊晉道：「出身江湖，這太籠統了，岳老弟對此有何高見？」

岳秀道：「王府中人的眼中看法裏，只要不是官宦大家中人，不是出身貧賤，就是出身江湖，所以，這說法，不能作準，譚雲和蘭妃約會鼓樓，那証明了兩件事情——」

楊晉接道：「那兩件事？」

岳秀道：「第一，蘭妃以七王爺寵妃的身份，肯和譚雲相見，那說明了他們交非泛泛，第二，兩個人的約會在鼓樓之上，又証明了兩人都有着很清白的用心，譚家寨在武林中聲望很高，那譚雲一身所學，自然不會太差，如若兩人有苟合用心，譚雲可以夜入王府，蘭妃也可以別定會面之處，所以，不論以前有些什麼？那蘭妃自入王宮之後，確也能克守婦道。」

這位江南名捕，聽完了這一番話，不得不佩服岳秀的推理見解了，輕輕歎一口氣，道：「老弟，有你的，你這份論事才智，應該出任天下總捕頭。」

岳秀笑一笑，道：「王府中偷論蘭妃出身江湖，但却無法說出她詳細出身，這一點証明了，他們對蘭妃的出身，都還不太清楚，蘭妃對身世往事，大約也很保密，所以，知曉的人不多，自然，以你總捕頭之能，追查蘭妃的出身，也許能够找出一些眉目，但那定要很久的時間，而且，還要担心改了姓名，就目下情形而論，七王爺可能知道蘭妃的身世，但你不敢也不能去問，何況，他也許知曉的有限，蘭妃自然知道，但她屍骨已寒，餘下的，只有問譚雲了，他該是最清楚的一個，比七王爺更明白。」

楊晉點點頭，道：「老弟說的是，不過譚家寨不是一般所在，我這個總捕頭的賬，他未必肯賣？」

岳秀道：「湘西離此，不遠不近，往返時間，只怕要得一些工夫。」

楊晉道：「時間，還很充俗，來往一趟湘西，快馬加鞭，半個月應該够了，如若我再想法子安排一下，要途中官府分段換馬，可能會更快一些。」

岳秀道：「大人，我陪你去一趟。」

楊晉心中大喜，口裏却說道：「這個怎麼能勞動你岳老弟呢？」

岳秀道：「不要緊，我久聞湘西譚家寨之名，也想去見識一下。」

楊晉道：「好！老弟如此說，咱們就去一趟吧！」

岳秀道：「我扮你的從人，最好是應天府的捕快身份。」

楊晉說道：「這個，叫在下如何敢當呢！」

岳秀笑一笑，道：「這樣行起事來才方便。」

楊晉一抱拳，道：「這太委屈你了，但不知咱們幾時動身。」

岳秀道：「自然是愈快愈好，如若來得及，天一亮咱們就上路。」

楊晉道：「我這就吩咐他們準備趕路應用之物，交代一下他們，天亮時份咱們在那裏見面？」

岳秀道：「出北門渡河西下，我在城門口等你。」

轉身向外行去。

楊晉突然輕咳了一聲道：「岳老弟，你看這件事，要不要通知小女一聲。」

岳秀搖了搖頭，說道：「我瞧是不用了，一則是王府中警備森嚴，進去一次，十分不易，二則是令媛極端聰明，應付有術。」

楊晉道：「好吧！你也該回去告訴你舅父一聲。」

岳秀未再答話，轉身而去。

楊晉立時又動身趕到衙門捕房，交代

了張晃，王勝一些事，又趕回家中。

第二天，天一亮，楊晉趕到了北城門下，岳秀穿着一襲靑衫在那裏等候。

他似是經過了一番易容，膚色黑了很多，一眼瞧去，完全變了個人。

但他一對又黑又亮的眼睛，却使人一望而知。

別一面副捕頭張晃，帶着兩個捕快，牽着兩匹馬。

兩匹馬都很高大神駿，鞍蹬上，都掛着一個大包袱。

楊晉接過了繩韁，說道：「你們回去吧。」

兩個捕快，轉身先回，張晃却低聲說道：「每一個包袱裏，放了一百两碎銀子，和一兩重的金葉子二十片，兩套捕快衣服，有一張辦好的令文。」

楊晉道：「你費心啦，記着看好大洪門中人，不要讓他們逃了！」

張晃道：「總捕頭放心，我已經把匪兇手集中起來，而且也把他們分開囚起，五個人，分了五個地方。」

楊晉道：「很好，少了商量的人，他們少了很多的機會勇氣。」

舉步行到了岳秀的身側，道：「老弟上馬吧！」

岳秀微微一笑道：「這匹馬鞍蹬鮮明，應該是你總捕頭騎的。」

取過另一匹馬韁，縱身而起，跨上馬鞍。

楊晉也飛身躍上馬背，回身對張晃一揮手，快馬如飛，和岳秀並騎而去。

這一天，兩人縱騎趕路，直到日落西山，兩匹長程健馬已經體能難受。才找了一個客棧住下。

兩人吃點東西，休息了兩個更次，健馬體力稍復，立時動身趕路。

兩個人都穿着便裝，但岳秀却試穿了一套捕快衣服，以備不時之需。

兩個人日夜兼程，趕奔湘西，一路上四易健馬。

這日中午時分，趕到了湘西譚家寨。

這是一座矗立在淺山坡下的廣大的莊院。

十幾棵高大的白楊，古松，聳立在莊院外面。

楊晉打量了那廣大的莊院一眼，只見四週林木環繞，環境極是清幽。

這馳名武林的譚家寨，表面上看去，除了有一種古樸氣勢之外，並不見任何森嚴的防衞。

楊晉找一處僻靜的地方，拴好健馬，取下包袱，當先而行。

一個高大的門樓，兩扇大開的朱門，一塊橫匾，寫着譚家寨三個大字。

楊晉行到大門外，輕輕咳了一聲，道：「有人在麼？」

一個五十左右的門房，由門後轉了出來，打量了楊晉和岳秀一眼，道：「兩位是——」

楊晉道：「在下金陵楊晉，特來拜會譚二公子，勞你駕給我通報一聲。」

門房沉吟了一陣，道：「楊爺，你可有拜帖？」

楊晉担心的就是譚雲不在，如是見着譚老寨主，就有難以啓口的感覺，聽這門房之言，似是譚雲在家，不禁心中一喜，立時取出拜帖，笑道：「拜帖在此，有勞費神。」

譚家寨不愧是武林中的大門戶，那門房接過拜帖瞄了一眼，欠身說道：「兩位請入客室待茶，小的這就給楊爺通報。」

大門後，有一座小巧客室，兩人剛剛落座，立時有一個青衣童子奉上了香茗。

不大工夫，那門房已去而復返。笑對兩人說道：「二公子在右院花廳候駕，小的給兩位帶路。」

楊晉未料到這麼順利的能見到譚雲，心中甚是歡愉，低聲說道：「譚二公子喜愛排場，出必僕從如雲，駿馬華衣，但這譚家寨看來倒是古樸的很。」

岳秀道：「哦。」

一路行去，但見庭院綿連，花木扶疏，整個的建築，有着一種幽靜美。

轉入一座小圓門，景物忽然一變。

只見百花競艷，芬芳撲鼻，荷池中一座花廳上，坐着一位穿着青綢子長衫的英俊少年。

門房帶兩人步過九曲橋，進入花廳。

那門房欠欠身，道：「二少爺，這兩位就金陵來客。」

譚二公子一揮手，道：「你去吧！我會接待貴賓。」

房門又欠欠身，退了出來。

譚二公子目睹那門房出了花園，才回頭望着楊晉，道：「楊總捕頭，遠來湘西，找我譚雲不知有何見教。」

楊晉道：「二公子快人快語，我楊某人，也不轉彎子了，金陵城發生了一件大血案……」

譚雲冷冷接道：「笑話，發生了大血案，和我譚某何關，我一不吃公糧，二不拏王俸，用不着管這些閒事吧？」

楊晉道：「譚世兄說的是，只是這件血案，和你二公子有關，如是全不相及，在下也不會日夜兼程，趕來湘西了。」

譚雲不禁怔了一怔，說道：「和我有關？」

楊晉道：「不錯。」

譚雲道：「血案發生在何處？死的又是何人？」

楊晉道：「發生在七王爺的府中，死的是王爺寵愛的蘭妃。」

譚雲道：「當眞麼？」

楊晉道：「不錯。」

譚雲臉色大變，說道：「兇手是什麼人？」

楊晉道：「正在訪查，特來請世兄相助？」

譚雲激念未消，神情冷肅，緩緩說道：「不論那個人是誰？在下都願意助你一臂。……」

楊晉輕輕咳了一聲，道：「世兄，目下兇手，雖然還未查出，不過，在下倒打聽出一件和世兄有關的事。」

譚雲皺了一皺眉頭，說道：「和我有關？」

楊晉道：「不錯。世兄半月之前，還在金陵吧……」

譚雲點點頭，道：「不錯，你可是懷疑到我是兇手？」

楊晉道：「不敢，但二公子曾和那位

蘭妃見過一面，大概不會錯了。」

譚雲怔了一怔，道：「你……」

楊晉接道：「二公子大名鼎鼎，到了金陵，兄弟豈有不知之理。」

譚雲道：「多口的老匹夫……」

楊晉道：「譚世兄，可是在罵那洪七麼？」

譚雲道：「除他之外，還會有什麼人告訴你？」

岳秀突然插口說道：「除了大洪門的洪七之外，那日蘭妃乘車而往，見的人自然不少。」

譚雲目光突然轉到岳秀的身上，道：「你是什麼人？」

楊晉接道：「應天府中第一位客座捕快！」

他說的十分技巧，說的是眞眞實實，但聽起來，却使人很易誤會。

譚雲道：「一個小小捕快，有什麼身份，在我面前說話，快給我退出廳外。」

楊晉臉色一變，似要發作，岳秀却搶先說道：「二公子，在下說的都是眞實之事，如是你二公子能够……」

譚雲冷冷接道：「我要你退出廳去，你們總捕頭在此你還有說話的餘地麼？」

岳秀道：「好！在下便退出廳外。」

他用藥物易容，把自己改扮的十分平庸，而且藏鋒斂刄，目中神光也盡量收壓，叫人瞧不出一點起眼的地方。

一面向外花廳外面退，一面接道：「總捕頭和他談談吧！」

楊晉看秀岳退出了廳外，才緩緩說道：「二公子，他說的都是實話，二公子和蘭妃約晤在鼓樓會面一事，就是他查出來的。」

譚雲道：「洪七那老匹夫，答應過我死都不說，想不到他出賣了我。」

言下之意，無疑承認了這件事情。

楊晉道：「他不得已，他不能拖累的整個大洪門遭到滅門之禍。」

譚雲道：「就算我和蘭妃見過面，但我決非兇手。」

楊晉道：「在下也這麼想，但在下想知道蘭妃的出身，她已不幸死亡，她的底細往事，恐只有你二公子知曉了。」

譚雲道：「一個人的出身，和他的死亡何關，我看，你楊總捕頭，不用太費心了。」

楊晉冷冷說道：「二公子，關係重大的很，在下日夜兼程，趕來此地，就是想請敎你譚二公子這件事情。」

譚雲道：「七王爺把她娶入府中。自然知曉她的出身，你本也用不着跑到湘西來找我問她的身世。」

楊晉淡淡一笑，道：「譚世兄，七王爺是何等身份，如是可以隨便和他交談，在下自然不會多問你譚二公子了，不過，就算不問你這件事。在下也會到湘西一行的。」

譚雲冷冷說道：「爲什麼？」

楊晉道：「二公子別忘了，蘭妃在死去之前，你是和他唯一見過面的外人，單是這一點，你就有洗刷不清的嫌疑罷。」

譚雲冷笑一聲，道：「楊總捕頭，有一句俗話說，拏賊拏贓，你作公門中人，作威作福慣了，動不動就要拏人，那對一般的升斗小民，也許可以，但你想威脅我譚某人，那是白日作夢了。」

楊晉冷冷一哂，說道：「譚二公子，你錯了——」

譚雲怒道：「我那裏錯了？」

楊晉道：「在下不是威脅，如是你譚二公子不肯合作。說不得，在下只好去找譚老寨主了。」

譚雲道：「找我爹作甚？」

楊晉道：「行有行規，門有門道，在下如若要動你譚二公子，必然會先行奉告譚老寨主。」

對父親，譚雲大約是有很大的畏懼，口氣一變，道：「那蘭妃出身風塵……」

楊晉接道：「她是那一道上的？」

譚雲道：「賣唱的。」

楊晉點點頭，道：「譚世兄，可否說清楚一些，她何處賣唱，怎的和你譚世兄相識，又如何嫁給了七王爺。」

譚雲一皺眉頭，道：「她在長沙府青樓賣唱，和在下相識於五年之前，三年前被七王爺量珠聘去，一入侯門深似海，在下很少再見她。」

楊晉壓低聲音說道：「譚世兄，病不忌醫，蘭妃被七王爺聘去之後，你們見過幾面。」

譚雲道：「兩次，一次是她身入王府三日，在下夜入府中質問內情，一次，就是在半月之前，那洪七瞧到的了。」

楊晉道：「譚世兄，你和蘭妃之間，可是……」

譚雲道：「大丈夫敢作敢當，對蘭妃賣唱長沙府時，和我已有肌膚之親，但自她入了王府之後，我們雖有兩次見面，但却清清白白。」

楊晉道：「二公子的話，咱們自然是十分相信，不過……」

譚雲冷冷接道：「姓楊的，你不要得寸進尺，長話短說，我已把蘭妃的出身告訴了你……」

楊晉笑一笑，接道：「二公子，在下還想請敎一件事，希望你二公子能够據實回答！」

譚雲冷聲道：「那要看看你問的什麼事了？」

楊晉笑一笑，道：「自然是和蘭妃有關。」

譚雲沉吟了一陣，說道：「好！你問吧！」

楊晉道：「蘭妃既然嫁了七王爺，二公子爲什麼還要去找她？」

譚雲道：「這是在下的私事，用不着告訴你楊總捕頭吧？」

楊晉道：「二公子，你已說出了和蘭妃的結識經過，如今蘭妃已死，二公子似乎也用不着再保留隱密。」

譚雲沉吟了一陣，道：「阿蘭雖然嫁了七王爺，但他對我仍有舊情，故而約我見了兩面。」

楊晉笑一笑，道：「譚世兄，這麼簡單麼？」

譚雲道：「不是這麼簡單，還有什麼內情吧！」

楊晉道：「二公子，在下不希望和譚家寨衝突，但王府的案子，非破不可，這一點，關係到我楊某人的身家性命，我楊

某勢必全力以赴不可……」

長長歎一口氣，接道：「二公子，譚家寨的聲望，在武林中十分響亮，我姓楊的，決不願自找煩惱，和譚家寨作對，但二公子替我想想，破不了七王爺府中的血案，我楊某人一家人都難免被問罪處死，人怕倒過算，二公子如是我楊某人，你將如何？」

譚雲道：「你準備怎麼辦？」

楊晉道：「這些話在下本不願說，但二公子既然問了，在下只好據實奉告。」

譚雲皺皺眉頭，道：「你說吧！看看能不能對我們譚家寨構成威脅。」

楊晉道：「如是譚家寨眞和應天府作上對，以譚家寨的威望，楊某人決無法找到武林人物帮忙勢必要動官府不可——」

譚雲道：「你要調動官兵，對付我們譚家寨？」

楊晉道：「二公子，楊晉承江湖上朋友們抬愛，薄有聲譽，如非絕不得已，在下也不願驚動官兵。」

譚雲口雖不言，心中却是暗暗震動，忖道：「如是他眞的調動上千軍萬馬，攻打譚家寨，不論能否擒住我們父子兄弟，但譚家基業，勢力難保存了。」

只聽楊晉接道：「二公子，在下也不願把事情鬧到這等地步，所以，只要二公子能够眞誠合作，在下就算破不了案，也將一肩承擔罪過。」

譚雲沉吟了一陣，道：「在下和蘭妃兩度會晤，但都未及於亂，我們談的都是些過往之事。」

楊晉道：「蘭妃死狀奇慘，而且是先遭暴辱，後遭殺害。」

譚雲臉色一變，道：「好一個手段惡毒之徒……」

語音微微一頓，接道：「楊大人，別說阿蘭和我過去有過一段情意，就是素不相識，但叫我知道了這件事，也不能袖手坐視，不過，在下不想這件事，讓家父知道。」

楊晉點點頭，道：「兄弟也是這樣看法，最好別驚動到老寨主。」

譚雲道：「楊大人請先回金陵，在下今夜不走，明天一定動身，如是路上追不上，咱們在金陵見面，我決心助你老前輩一臂之力。」

楊晉道：「二公子決定要插手這件事麼？」

譚雲點點頭，道：「阿蘭死難瞑目，在下豈能坐視不理。」

楊晉道：「二公子離開金陵時，還沒有聽到蘭妃血案麼？」

譚雲搖搖頭，道：「沒有，如是聽到了，在下就不會離開金陵。」

楊晉又說道：「二公子，你還沒有答覆在下……」

譚雲揮揮手，接道：「一切事，等我到了金陵後，咱們再從長計議，你先回去吧！」

楊晉神色肅然的說道：「希望二公子能守信約，你不仁，我不義的事，做出來，大家難看。」

譚雲怒道：「譚二公子之言，幾時說過不算了。」

楊晉道：「但願如此，在下告別。」

譚雲冷哼一聲，道：「恕不相送。」

楊晉轉過身來，大步向外行。

渡過九曲橋，離開了花廳。

岳秀急步行了過來，低聲道：「大人，咱們此刻何往？」

楊晉道：「離開了這裏再談。」

一個青衣漢子，急步而至，帶兩人離開了譚家巨大的莊院。

出了大門，行到拴馬之處，解了韁繩，楊晉才緩緩說道：「譚雲答應到金陵，插手此事。」

岳秀說道：「大人對那譚雲的看法如何？」

楊晉詳細的說明了和譚雲會談的經過，接道：「照我的看法，譚雲不像兇手，但他和蘭妃之間，似有一種隱密。」

岳秀道：「咱們總算找出了蘭妃的出身，對此案大有帮助，也算不虛此行。」

楊晉道：「老弟，你看譚雲會不會和蘭妃的血案有關？」

岳秀道：「楊大人的看法不錯，譚雲不像兇手，但他也未盡吐所知，看來血案的線索還得在王府中找。」

楊晉道：「王府中找？」

岳秀道：「不錯，這外面似乎是難找到線索了。」

楊晉道：「老弟，你是說那裏留下的什麼痕跡。」

岳秀道：「不是，因爲，那蘭妃房中，縱然眞的留下了什麼痕跡，只怕也早已毀去了。」

楊晉道：「對！老弟，除此之外，在下就想不通，還有什麼線索會留在王府之中。」

岳秀微微一笑，道：「大人！令嫒如若有第二步消息傳出來，那消息定然會十分重要，不過，當你初聽到時，也許只是一件不太重要的事。」

楊晉道：「我明白——」

輕輕咳了一聲，道：「岳老弟，如若譚雲確然不是兇手，我覺着這件血案，很難有破去的機會。」

兩人上馬趕路，岳秀却低聲說道：「楊大人，如是在時限之內，破不了這件案子，那將如何？」

楊晉道：「爲難的，也就在此了，如是破不了這件案子，牽連所及，恐怕連應天府的府尹大人也難逃關係。」

岳秀道：「我聽說你們公門中有移花接木，找人頂替的事，不知是眞是假？」

楊晉臉上一熱，道：「有這種事，但我楊某人從未用過。」

岳秀道：「這一次呢？」

楊晉道：「這一次，我很難自主。」

岳秀道：「也準備找一個人頂罪？」

楊晉道：「老弟，這件事牽連到府尹大人，我作不了主。」

笑一笑，岳秀說道：「大人，如是找個人頂罪很簡單，又何苦這樣風塵千里，求破此案呢？」

楊晉道：「這是很大的罪名，一旦被查了出來，株連到三司家族，不過，這件事，不作則已，作則是嚴密合縫，很少能被人查出來。」

兩人一面說話，一面趕路，天色近暮時，到了一個縣城之中。（未完）

高皐·文
培新·圖



無弦弓



＊＊＊＊＊＊＊＊＊＊＊＊＊＊＊＊＊＊＊＊＊＊＊＊＊＊＊＊＊＊

前文提要：上回書至卜靖一行人在前往官莊鎮的一座山口上，爲諸葛棻率領濟龍幫徒截住去路，卜靖令十二婢擺奇門陣，搶佔左面高山，詎未抵達高山，便爲諸葛棻請來的四惡之一的凃元登發出雷火追風彈所阻，卜靖且爲雷火追風彈震傷，可是却因禍得福，反爲把被點的三焦死穴震開，恢復一身絕世神功，殺死凃元登，生擒了諸葛棻，黃瑛原欲一劍把他殺却，但卜靖却爲與費如烟的一段孽緣，向諸葛棻招降，諸葛棻馴服的投歸，卜靖乃攜之同往西康，在一處荒山上，卜靖等均着了諸葛棻的道兒——

＊＊＊＊＊＊＊＊＊＊＊＊＊＊＊＊＊＊＊＊＊＊＊＊＊＊＊＊＊＊

情血洒荒谷　絕嶺現弦弓

黃瑛想脫離諸葛棻的懷抱，全力予以掙扎。但使出吃奶的氣力，也無法撼動那兩條鐵臂。

「放手，放手，諸葛棻，你這個人面獸心的東西……」

她尖銳的嚎叫着，粉拳纖足一起派上了用場。

一個身中劇毒，又被點上穴道的人，比一個纏綿床褥的病人還要糟，她的掙扎，自然不會發生任何效用。

最後她橫了心，櫻唇一張，一口咬到諸葛棻的手臂之上。

諸葛棻似乎沒有料到黃瑛竟是如此潑辣，這一口幾乎連臂肉都咬掉一塊。

他鬆掉手臂，但拍的一聲，反手擊出一掌，黃瑛像一個滾地葫蘆，一直碰到石壁才停止下來。

她嘴角流着鮮血，混身像折骨般的疼痛，却咬着銀牙，沒有哼出一聲。

卜靖瞧得心痛如絞，忍不住怒喝道：「寃有頭，債有主，有什麼，你冲着卜某來好啦，折磨一個女孩子，你算那門子好漢！」

「哈哈……」諸葛棻仰天一陣狂笑道：「不錯，寃有頭，債有主，你動了我的女人，我讓你接受應得的報應，這不正是兩不吃虧之事！」

卜靖道：「黃姑娘與卜某祇是朋友之交罷了，與你却有兩度同門之誼，你如此做法，豈不鑄成大錯！」

諸葛棻哼了一聲道：「這麼說你並不喜愛她了，好啦，那就讓你佔點便宜，免費參觀咱們的好戲吧。」

卜靖怒叱道：「諸葛棻，你是不是人？光天化日之下，怎能做那禽獸之行！」

諸葛棻雙目一瞪道：「識相一點，姓卜的，你窮嚷嚷沒有用，惹惱了大爺，小心先斷掉你的舌頭。」

他不再理會卜靖，脚下一點，伸手一抓，嘶的一聲輕响黃瑛的胸衣已被他撕裂下來。

黃瑛驚呼一聲，猛向一側滾去，雙手掩着前胸，滿臉驚悸之色。

這位紅蝙蝠實在太美了，不要說武林，說江湖，她的美，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堪稱古往今來的第一美人。

現在她處於窘困的境地，劇毒纏身，蓬首垢面，但祇要你仔細瞧她一眼，你的目光仍然難以收它回來。

尤以諸葛棻適才一把抓裂她的胸衣，那凝脂似的肌膚，堅挺嫣紅的胸脯，雖然祇是驚鴻一瞥，已足是使任何男子喪魂奪志。

諸葛棻對這位美絕天人的師妹，早已心存大慾，可是兩度同門，均懾於師門規戒而不敢有所逾越，現在他還能再放過她麼！

「嘿嘿——師妹，說眞格的，愚兄是打從心眼裏喜歡妳，再說，論人品，論身份，論武功，愚兄那一點兒提不上姓卜的？祇要妳答允嫁給愚兄，我絕不會虧待妳的。」

他那雙充滿慾火的雙目，緊緊盯着黃

琰的前胸，腳下緩緩移動着，一步一步向前迫去。

現在，黃瑛眞個是山窮水盡了，她原先還寄望於八衞十二婢，如今她知道絕望了，八衞十二婢，可能遭到與他們相同的命運。

她並不是一個等閑的女人，噩運雖然緊迫着她，對諸葛棻這頭惡狼她也實實在在的害怕，但並沒有到達驚惶失措，毫無主張的地步。

於是，她面色一整，嬌叱一聲道：「站住！」

這一聲疾顏厲色的叱喝，使得諸葛棻大爲錯愕，他腳步一停，問道：「師妹，妳……」

「我要告訴你一點事實……」

「哦，愚兄在洗耳恭聽。」

「我的行爲，是不是可以構成叛帮通敵的罪名？」

「這個……師妹怎麼忽然扯到這個上面去了？」

「你先回答我。」

「師妹說的不錯，妳確已構成叛帮通敵的嚴重錯誤。」

「按公孫帮主的性格，陰狠毒辣，睚眦必報，他爲什麼不派人清理門戶，來捉拿於我？」

「這個……愚兄正有點百思難解。」

「你是否也想背叛滔龍帮，做一個亡命天涯之人？」

「愚兄沒有這等胆量，也沒有此等能力。」

「那麼你就應該清楚一點，你如若動我一根汗毛，你姓諸葛的就要四海難容，死無葬身之地了！」

諸葛棻心神一懍，說道：「妳在嚇唬我？」

黃瑛冷冷道：「天下女人多得很，以你的條件，何求不可得，如果你當眞不愛惜你的生命，不愛惜你的前途，你不僅得不到我，還要落個十分悲慘的結局！」

這頭狡詐的惡狼，第一次碰到棘手之事了。他呆立半晌，現出一副欲前又却的神態，忽然，他雙目中逐漸熄滅的慾火，又突然暴盛起來，邪惡的嘴唇牽動了一下道：「箭在弦上，不得不發，爲師妹下十八層地獄也是值得的。」

黃瑛心頭一震，她知道嚇阻已然失效，噩運仍難避免，除了嚼舌自盡，勢難保持自己的清白。

正當千鈞一髮之際，一條黑色人影像幽靈般飄了過來，她塞了一個龍眼大小的紅丸給卜靖，順手解開了他的穴道，並悄聲囑咐他將紅丸含於口中，運功一週天毒力自解。

自然，這位黑衣人功力够高，但如非諸葛棻慾火焚心，神情激動之時，她決難瞞過諸葛棻的耳目。

現在，她嬌軀一轉，冷哼一聲，道：「還想蹧蹋女人麼？諸葛棻，你的報應到了！」

諸葛棻心神一懍，猛一旋身，道：「費如烟？是妳！」

不錯，那援救卜靖的黑衣女郎正是女孟嘗費如烟，她那媚態撩人的粉頰，顯得頗爲憔悴，衣履之間，佈滿風塵的痕跡。

他向諸葛棻冷冷瞥了一眼，道：「我來得不湊巧，是麼？」

諸葛棻哈哈一陣狂笑道：「不，妳來得巧得很，大爺正要你們姦夫淫婦對質一番，說，賤人，妳跟姓卜的拜過天地，成過了親，是麼？」

費如烟道：「你不要信口雌黃，誰說我跟卜門主拜過天地成過親了？」

諸葛棻道：「大爺親眼瞧見的，那還錯得了。」

費如烟輕聲一嘆道：「卜門主是大丈夫，奇男子，他會要我麼？如若我跟他當眞拜過天地成過親，那是名正言順的夫妻了，那麼你對我的丈夫暗下毒手，費如烟焉能放過於你！」

諸葛棻原是一個心機深沉，陰險狡詐的人物，現在被慾念冲暈了頭，一時言語不清，竟被費如烟來了一記鋒利無比的當頭痛擊。

一聲狂嘯，山谷齊應，諸葛棻動了眞火，長劍一挺，向費如烟攔腰猛劈。

費如烟擰身急躍，向一旁閃開數步，道：「別忙，諸葛棻，還有一點重要的消息，你想不想知道？」

諸葛棻冷冷道：「妳如果想拖延時間，祗怕妳會失望！」

費如烟道：「別太自信，如果我怕你就不會來了。」

諸葛棻道：「這麼說，妳是獲得奇遇了。」

費如烟道：「我是否獲得奇遇，待會你就知道，現在你先說說想不想知道一項重要的消息？」

諸葛棻道：「說吧，大爺在聽着。」

費如烟道：「你與桑巴父子暗中下毒，部份毒力業已失效，你信是不信？」

諸葛棻向卜靖黃瑛及左右雙將瞥了一眼道：「眞菩薩面前怎能燒假香，妳不嫌謊言太過幼稚？」

費如烟道：「你知道費氏傳家之寶煜煬神珠可祛百毒……」

諸葛棻哈哈一笑道：「不錯，可惜煜煬神珠已是大爺的囊中之物！」

費如烟道：「你够聰明，但智者千慮，必有一失……」

諸葛棻一懍道：「怎麼說？」

費如烟道：「煜煬神珠爲子母兩粒，它們同樣具有祛毒的功效，但子珠祇有母珠的十成之一。」

諸葛棻踏進兩步，雙目中射出懾人心魄的煞光，顯然，他不僅要取得那粒母珠，還要取得費如烟的生命。

費如烟冷冷道：「還有一點重要之事，你要不要聽？」

諸葛棻腳下一窒，道：「妳說。」

費如烟冷冷說道：「桑巴父子已被我除掉……」

「嗯……」

「天刑門的八衞十二婢所中之毒，已被我完全化解……」

諸葛棻再也不能忍耐了，口中大喝一聲道：「還有什麼話，妳向閻王說去吧！」

長劍一揮，像閃電般劈了過來。

他存心殺死費如烟，這一劍已用上全力，但見劍氣縱橫，壓力如山，費如烟週身丈許方圓，幾乎全部籠罩在他那凌厲的

劍氣之下。

噹的一聲巨響，費如烟兵刄折斷，由肩部至前胸劃下一道長長的裂口。

鮮血飄洒，痛澈心脾，她那由痛苦而抽搐的粉頰，仍含着一股凄楚的笑意。

「諸葛棻，你見識過天刑門的奇門陣法麼？八衞十二婢該來了，但願我能瞧到你是怎樣的死法！」

諸葛棻暗暗一驚，如若桑巴聯絡的外援無法適時趕到，他很難闖出天刑門的奇門陣法，死固然未必，處境將窘迫無比。

於是，他決定及早退出這片山谷，但是在退出之前，他必須了却眼前的恩恩怨怨。

一聲殘酷的冷笑，帶起一片駭人的殺機，長劍微微一蕩，凌厲的劍氣已繞體而生。

腳下輕輕一挪，已够上殺人的位置，但他並未立即出招，祗是哼了一聲道：「妳計算得很好，但却百密一疏，忽畧了一項嚴重的事實。」

費如烟道：「說說看。」

諸葛棻道：「在八衞十二婢還未來到之前，我可以先殺死妳，卜靖黃瑛，及那兩條看門的老狗，都會死在我的劍下，妳說這是不是妳的疏忽？」

費如烟一嘆道：「閣下當眞是一個執迷不悟，喪心病狂之人，你想殺死咱們，何不先回頭瞧瞧！」

費如烟語音未落，諸葛棻已面色大變，他不必回頭瞧看，已察覺身後來了一個絕頂高人。

身後是石壁，除了卜靖黃瑛，不可能由地上鑽出一個人來，難道卜靖劇毒已除，穴道已解不成？

如果這是眞的，必定是費如烟的傑作，一股無比的怒火，幾乎使諸葛棻炸開胸膛。

「好賤人，我誓要將妳一寸一寸的剮割……」

他晃着出招，痛下殺手，劍鋒所指，又是費如烟的右肩，雖然他不是一寸一寸的剮，却不想給她一個痛快。

以費如烟重傷之身，以他這身超凡拔俗的功力，這充滿信心的一劍，竟然未能如願。

接着紅光耀眼，寒芒攝衣，一片森森殺氣，像狂飆一般當頭罩來。

諸葛棻大吃一驚，他明白這一招天刑絕學不是他所能力敵的，但怒火焚心，他不甘就此認輸落敗，口中一聲狂吼，挺劍硬向那奪目的紅光亡命一擊。

轟的一聲，他被一股沉重無比的壓力撞得倒退數步，心頭血氣翻滾，幾乎就要衝口而出。

他勉力抑壓着那口血氣，長劍一挺，再向卜靖迎胸衝去，口中以恨極的口吻叱喝道：「咱們勢難兩立，大爺要你死，要將你一塊一塊的拋下怒江。」

恨比山高，可惜他的功力無法與心意配合，他一劍接着一劍的狂攻，晃眼二十招仍未沾到卜靖的一絲衣角。

此時黃瑛及左右雙將已先後除去劇毒，恢復了生龍活虎的態勢，惟一的遺憾，是費如烟傷勢過重，已臨到瀰留的邊沿。

黃瑛想留着她的生命，經過一陣施救，依然沒有好轉，眼看這位重義輕財，名滿江湖的女孟嘗，已走到人生的末路。

她放下費如烟的身體，讓她睡得較爲舒適，然後轉向卜靖道：「費姑娘不行了，大哥快殺了這個惡賊！」

卜靖如中雷擊，他那行雲流水似的身形，不由忽然一呆，這一呆在諸葛棻的眼中無異是千載一時的良機，長劍顫出三朵劍花，猛刺卜靖身後的三大重穴。

黃瑛瞧得心神狂震，急尖聲呼叫道：「大哥小心身後！」

左右雙將怒吼一聲，縱身向諸葛棻撲去。

卜靖究竟不同凡响，適才心神一呆，固然立陷危境，他仍能在危機一髮之中脫身而出，祗是左臂衣袖破裂，受了一點輕傷而已。

他揮退撲來的左右雙將，俊目怒火狂熾，向諸葛棻狠狠的瞧看着。

費如烟兩度救命之恩，一次動人的纏綿，使他負欠她的太多，也忘不了這個可愛的女人，而且她的死，是爲了援救於他，這段血仇他焉能不報！

但，諸葛棻的娘有恩於他，他曾經允帶諸葛棻返回牽牛島，大丈夫言出如山，他怎能自毁諾言？

再說，費如烟是諸葛棻名義上的妻子，他幹嘛要狗咬耗子，管人家夫妻間的閒事？

一聲長嘆，他舉起的天刑刀又垂了下來，道：「你走吧，諸葛棻，別讓我再瞧到你！」

諸葛棻冷冷道：「今天算你够狠，咱們騎驢看唱本，走着瞧。」

身形一轉，向谷口狂奔而去。

左右二將欲加攔住，卜靖搖搖頭道：「讓他去吧，你們跟着送他出谷，不要再發生事故。」

遣走左右二將，再去瞧看費如烟。這位命薄如花的一代紅顏，使他勾起無限的哀愁與愧疚。

他洒着淚水，默默的哀禱着。良久，黃瑛幽幽一嘆道：「死者入土爲安，大哥，咱們找個地方將費姑娘埋起來吧。」

卜靖道：「日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費姑娘對咱們恩情如山，我有點不忍……」

黃瑛道：「大哥說的固然不錯，但咱們任重道遠，未了之事尙多，如果帶着費姑娘的遺體，實在有點不便。」

卜靖無可奈何，終於聽從黃瑛的勸說，將費如烟埋葬於他們歇息的懸崖之下，然後連袂向谷口奔去。

他們馳出未及一丈，左將忽然匆匆奔來，道：「稟門主，谷前谷後發現大批來歷不明之人。」

卜靖道：「八衞十二婢情形怎樣？」

左將道：「經費姑娘以雪水浸珠解去劇毒，現已全部恢復功力，足可一戰。」

卜靖道：「很好，你與黃姑娘去守後谷，令十二婢以奇門陣憑險阻敵，先阻止來人再作後計。」

左將應了一聲，即與黃瑛馳赴後谷。

卜靖獨奔前谷，八衞已於險峻之處佈成陣勢，大有一將守關，萬夫莫開之概。

右將接着卜靖，指點來人道：「他們

約莫兩百餘人，在接近谷口之前，即分出一半趨撲後山，看情形可能是衝着咱們而來。」

他們說話之時，來人已到達谷口，卜靖舉目一瞥，見這般人全是頭裹白巾，腰間纏着一條紅色的腰帶，腳下的長統皮靴，在山石上發着清脆的音響。

顯然，這般人必非中原人物，他們此來，可能是一項誤會。

因此，卜靖帶着右將，走出谷口，向為首的一名老者，抱拳一拱，道：「老丈請了。」

這名老者身着白衣，身材十分高大，腰間除一條紅色的腰帶，還盤着一條烏光閃閃的蟒鞭。

他向卜靖打量一眼道：「你是誰？」

卜靖道：「在下卜靖，老丈的上下怎樣稱呼？」

白衣老者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你叫卜靖？好，好，老夫這一趟總算沒有白來。」

卜靖一怔道：「老丈這是何意？」

白衣老者道：「別忙，老夫會慢慢告訴你的。」

語音一頓，雙目向卜靖身後瞥了一眼道：「你不認識老夫，也該知道咱們的來歷，原來血刀傳人竟是一個見面不如聞名的後生晚輩！」

右將勃然大怒道：「老甲魚你神氣什麼？敝門主祇是對你們這般橫行塞外的紅腰帶不屑一顧罷了，你再敢出言不敬，老夫就要教訓教訓你了。」

白衣老者面色一變道：「閣下是名滿中原的武陵雙煞吧，敝派與賢昆仲素無過節，希望鄢大俠不要插手這場是非。」

右將冷冷道：「武陵雙煞是鄢某兄弟過去的匪號，現在我兄弟是天刑門的護駕雙將，你要鄢某不管本門之事，豈不是痴人說夢！」

白衣老者呆了一呆道：「能夠讓武陵雙煞這麼服貼，血刀傳人果然有點門道，可惜你們不該到塞外來的，紅腰帶決不能讓你們在塞外作惡！」

卜靖面色一整道：「尊駕誤會了，本門在中原並未為惡，到塞外來祇是為了尋找一個友人罷了。咱們素昧平生，尊駕千萬不要受奸人的撥弄！」

白衣老者哼了一聲道：「姓卜的果然能言善道，但老夫卻不會上當。」

卜靖道：「要怎樣尊駕才能相信？」

白衣老者道：「要老夫相信十分簡單，祗要交出血刀，無弦弓鞘，及血刀刀訣，老夫就網開一面，放你們返回中原。」

新瓶裝舊水，原來還是老套。卜靖的內心十分憤怒，但仍強行忍住道：「本門鎮派至寶，怎能拱手讓人，在下不願輕啓爭端，但望尊駕不要強人所難！」

白衣老者道：「老夫好言相商，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罰酒，否則你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卜靖淡淡道：「中原武林藏龍臥虎，如若能搶奪本門至寶，還能夠留待尊駕？如此明顯之事，尊駕何不三思！」

白衣老者道：「那是說閣下的武功，中原無人能及了，老夫有幸碰到中原武林的絕頂高人，怎能不藉機領教一二？」

他說話之間，已解開腰際的蟒鞭，隨手一抖，鞭頭連續顫動，帶起一波一波的罡風，別看他是一個化外之人，功力之高，是卜靖出道以來所僅見。

面對前所未見的強敵，卜靖不敢絲毫大意，他摘下天刑刀，單臂一橫，霸氣陡生，藍衫無風自動，神態顯得威猛無比。

白衣老者一聲暴叱，蟒鞭盤頂急揮，摟頭猛的砸了下來，當鞭身臨近卜靖頭頂之際，鞭頭忽然連續顫抖，分襲他百匯，太陽，股天各大重穴。

此人功力固然高得駭人，蟒鞭的招式，也當得是前無古人。

鞭身挾着罡風，並不見得怎樣出奇，鞭梢能夠連續點打三個以上的穴身，就難免有點駭人聽聞了。

卜靖不待蟒鞭臨身，腳下陡地一挪，天刑刀湧起瀰天驕紅，迎着蟒鞭，奔放而出。

一聲驚天動地的巨震，堅冰雪花帶起巨大的風柱，它所掀起的強烈暗勁，硬將雙方觀戰之人迫得連連倒退，以右將那身上乘功力，也無法穩住腳跟。

良久，風柱停息，冰雪四散，白衣老者與卜靖的身形也現了出來。

那位身材高大的老者，依然像鐵塔一般的挺立着，他胸前的白衣，裂開了兩條血槽，鮮紅的血水，使人觸目心驚。

卜靖與白衣老者相距約莫八尺。他俊朗的面頰之上，顯得沉重無比，嘴角之旁也溢出了兩縷血絲。

適才一招硬拚，竟然兩敗俱傷，雖然白衣老者的傷勢較為嚴重，卜靖的內傷似乎也不算太輕。

他們仍然對峙着，雙方虎視眈眈，在準備作第二回合的搏擊。

白衣老者忽然嘿嘿一聲怪笑道：「姓卜的，你知道老夫是誰？不敗天王，嘿嘿，知道麼？不敗天王，在塞外，在中原，老夫戰無不……」

碰的一聲，白衣老者摔倒下去，他張大着嘴，似乎要說出一個「勝」字。

他的喉頭咯的一聲輕響，這位不敗天王終於撒手人寰，結束了他輝煌的生命，他的面頰之上，卻是一片欣然的笑容。

爭名好勝，是武林人物的通病，不管不敗天王是勝是敗，也不必問適才他喉頭咯的一響是什麼，只要他認為他並未落敗，也說出了那個艱難的「勝」字他就瞑目了。

一個邁向死亡之人，能夠帶着滿臉歡愉，他畢竟是幸福的，只是不敗天王是紅腰帶的首領，卜靖殺了他們的首領，那般驃悍的紅腰帶徒衆焉能善罷甘休！

果然，鬥場響起一片淒厲的怒吼之聲，百餘名彪形大漢亡命的急衝而來，他們不惜以衆凌寡，要為不敗天王報復殺身之仇。

右將見狀大驚，急奔到卜靖的身前，道：「門主請暫退，此地之事讓屬下來處理。」

卜靖道：「不必硬拚，還是由奇門陣對付他們吧，走，咱們退回去。」

右將不敢違拗，只得護着卜靖退入山谷。

紅腰帶的徒衆，在西南邊陲，具有十

分驚人的潛力，擁有密宗絕藝的黃教喇嘛，也不願開罪他們，紅腰帶聲勢之強，由此可見一般。

這百餘名攻擊谷口的大漢，是紅腰帶千中選一的高手，他們狂呼酣戰，向八衞輪番衝擊。

後谷此時也掀起劇烈的搏殺之聲。黃瑛左將及十二女婢，也遭遇到強悍無比的敵人。

夜幕逐漸撤收了，雪花也停止了降落，但天色依然陰沉沉的，令人有一股欲哭無淚的感覺。荒山野谷，雪花遍地，在那潔白的銀氈之上，卻橫存着殘肢，與斑斑血漬，這確是一個使人傷心斷腸的場面。

紅腰帶傷亡慘重，仍無法破天刑門的奇門陣法，但他們依然堵住谷口，在作再次猛攻的準備。

戰場岑寂了，天刑門得到片刻喘息，黃瑛要左將代守後谷，她到前谷來找卜靖研究未來的戰局。

當她發現卜靖身負內傷之時，芳心大為震撼，一把抓着卜靖的手腕，眼淚幾乎要奪眶而出。

「大哥！是誰使你傷得如此之重？」

「不敗天王。」

「啊，此人是塞外第一高人，平生未遇敵手……」

「是的，不敗天王功力很高，我雖然殺了他，卻被他震傷了內腑。」

「我這裏有治療內傷的丹藥，你快吃了調息一下。」

「我吃過右將的療傷丹丸，也調息過了，但還還須三兩個月的調養，才能全部復元。」

「那怎辦？大哥！咱們……唉……」

不必黃瑛再說下去，卜靖已然十分明瞭。

他們陷身絕域，困守窮谷，除了滿山的冰雪，當眞是一無所有，紅腰帶不必向他們攻擊，只要不讓他們逃出去，不出十天半月就全數變做餓鬼了。

卜靖咳了一聲道：「不要氣餒，妹子，咱們衝！」

黃瑛搖搖頭道：「咱們憑奇門陣法，自然可以衝出谷去，但紅腰帶的勢力強大無比，咱們必須經過連續不斷的苦戰，還不一定能逃出他們的追擊，如果導致你內傷惡化，那該如何是好！」

卜靖道：「只要有一線生機，咱們也不能放過，不要顧慮我，妹子，咱們是二十四條生命啊。」

黃瑛白他一眼道：「不要顧慮你？哼，沒有了你，咱們還活得下去麼？」

卜靖慨然一喝道：「不要爭執了，妹子，我相信支撐得住，妳去將十二婢呼來吧，行動小心一些，最好避免被谷外的紅腰帶發現。」

黃瑛拗不過卜靖，只好轉身奔向後谷，她剛剛將左將及十二婢帶到，一片吶喊之聲忽然在谷外響了起來。

卜靖神色一肅道：「紅腰帶欺人太甚了，咱們衝！」

在卜靖下令之下，八大鐵衞當先衝出谷口，卜靖黃瑛左右雙將居中，十二女婢斷後，簇擁着一起衝出。

出人意外的，他們竟沒有遭到阻攔，原來有一隊人數不少的玄衣大漢，正向紅腰帶瘋狂的進撲。

黃瑛大喜道：「咱們的援軍來了，大哥，咱們上。」

配合援軍裏外夾攻，應該是最佳的作戰原則，但卜靖並未採納黃瑛的建議，頗有坐山看虎鬥的意圖。

黃瑛惑然道：「大哥！那些玄衣人救了咱們……」

卜靖說道：「不，他們不是來救咱們的……」

黃瑛道：「那他們為什麼助咱們？」

卜靖忽然雙目暴睜，全身三萬六千根毛孔，似乎一起迸射出懾人心魄的煞氣，對那般玄衣大漢，好像視作生死強仇般。

黃瑛從未見過他如此激怒，嚇得螓首一垂，道：「大哥……我……我……」

卜靖長長一吁道：「那般玄衣大漢，就是本門的叛徒，他們找來此地……」

黃瑛如中雷擊，忍不住尖聲呼叫道：「不，大哥！這不是眞的……」

黃瑛尖銳的否認，並不能阻止她內心的戰慄，她那艷如矢桃的嬌靨，剎那之間，變得慘白如紙。

她聽過天刑門三五兩代門主的遭遇，知道那兩位立意清理門戶的門主，全是毀於無弦弓的主人。

無弦弓的主人是天刑門的叛徒，心機的深沉也高人一等，他能夠選擇最佳時機，給天刑門主毀滅性的一擊。

現在卜靖身負嚴重內傷，是他們又一次毀滅天刑門主的良機，噩運當前，她怎能不大為恐懼。

卜靖拿着她的玉手，以平靜的口吻淡淡一笑道：「不要着急，英妹子，咱們的奇門陣固如山嶽，愚兄也還有一戰之能，咱們能夠見到本門叛徒，應該是祖師有靈，只是……愚兄有一件事想付託於妳。」

黃瑛道：「什麼事？你說。」

卜靖道：「請妳帶着二將八衞十二婢回轉天刑洞府，告訴小晴，我……」

黃瑛道：「不要說了，大哥，這件事小妹無能為力。」

卜靖道：「妳聽我說，瑛妹子……」

黃瑛一嘆道：「我知道你有小晴，有白娥，難道我在你的心目之中，連一點地位也沒有麼？」

卜靖道：「人之相知，貴相知心，愚兄雖然不肖，還不會那麼不知好歹，但為了完成前代門主的遺命，就不得不辜負妹子的恩情了。」

黃瑛國色天香，世無其匹，能夠獲她青睞一顧，是冰山，是鐵漢，也有被溶解的可能，現在她以無比的柔情，眞誠的熱愛，毫無保留的給了卜靖，如果不是情非得已，他豈能辜負美人之恩！

一聲幽幽嘆息，黃瑛柔若無骨的嬌軀緩緩靠進卜靖的胸懷。她喃喃的敍述着：「大哥！我不怪你，可是你應該替我想一想，我背叛了潛龍幫，除了你，我已經一無所有了。」

卜靖緊緊摟着黃瑛，玉面上是一片堅毅之色，他輕輕摸着她的秀髮，黯然一嘆道：「我知道，妹子，可是我別無選擇，我實在不願離開妳，但那無弦弓的主人他能放過我麼？」

（未完）

新穎奇情武俠長篇

七毒匕

孫玉鑫・著
董培新・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沈玉琳得到一位神秘婦人之助，逃出柳莊，其時莊主幪面神秘老人正在大廳與來敵激鬥，來人是十老中的老六安珠，與幪面神秘老人激鬥數十招後，內力不繼，迫落下風，但在最後拚命一擊中，把神秘老人的幪面黑巾挑了下來，赫然竟是十老中的老二裴成章，裴成章身份敗露，不特承爲屠殺龍氏全家主使人，更欲用機關埋伏以殺安珠，值此際小龍與妮子等趕到，制阻裴賊發動機關，裴賊又狡辯不認爲屠殺龍氏金家之主使者，小龍等一時無法分辨，妮子突反覆向裴賊詢問他所戴戒指來歷——

破籠飛彩鳳　陷阱困嬌娃

妮子道：「二伯，是眞的我從沒有見過它嗎？」

裴賊不耐煩地道：「妮子，二伯說的話莫非妳沒聽懂，此環任誰也沒見過！」

妮子一笑，對小龍道：「小龍哥你聽到麼，二伯說這指環我從來沒有見過！」

小龍皺眉道：「妳是怎麼回事，反來覆去的老講這句話講個沒完煩不煩人？」

妮子哼了一聲道：「笨牛，煩人當然煩人，但心裏覺得煩的不會是你……」

小龍皺眉道：「不是我是誰？」

妮子眼角一飄裴賊道：「就要覺得心煩不耐的人，怕是二伯！」

裴賊作出威嚴之態道：「妮子，妳爹把妳慣壞了！」

妮子笑道：「這是題外文章，今後二伯祇要敢見大伯和我爹，儘管告姪女兒個不敬的大罪，目下姪女兒有幾句叫二伯聽了非煩不可的話要說，二伯可能答應？」

裴賊沉聲道：「妮子，妳當二伯就不能管妳了？」

妮子又是一笑道：「能不能總要等完了正經事以後才談的到，二伯，你一再說我沒見過你戴的『天星環』，我可怎麼越看越覺得像是見過呢？」

裴賊沉喝道：「我再說最後一遍，妳根本沒有見過此環，現在妳給我記清楚，再胡纏下去我就以家法治妳！」

妮子一吐舌頭道：「好厲害，二伯，現在我記起來了，大概因爲這『天星環』太像『龍氏』的『烈火雙陽環』了，所以姪女兒才老認爲是見過它！」

裴賊很想早些改變話題，於是頷首道：「這有可能。」

妮子突然神色一變，目射寒光罩定了裴賊，一字字淸淸楚楚的說道：「二伯再三聲明，此環名爲『天星』，我沒見過，但我堅決認定，此環就是『龍氏』的『烈火雙陽環』一對寶環中的一隻，二伯你怎麼說？」

裴賊怒叱道：「我說妳太過放肆！」

妮子不理會他，侃侃說道：「二伯既然一再聲明，我沒見過『天星環』，自然我說不出來『天星環』的秘密，但我見過『龍氏』『烈火雙陽環』，因之能說出『烈火環』的秘密，『烈火環』其實並非『龍氏』祖傳，而是由外姓傳入，傳入的人是小龍祖母『岳太夫人』，當年『岳太夫人』下嫁龍家，岳氏祖將雙環作爲了陪嫁，傳到小龍父親手上，正好龍老俠兩位美極的表妹在同一天出嫁，這兩位表妹，正是昔日美名震動武林的『雙鳳』，大家都知道，二伯你也知道，先母是『小鳳』，『大鳳』姨嫁給了南宮世家中的南宮度，小龍父親將雙環互贈『雙鳳』每人一隻，因此我存着先慈所遺的一隻，現在身畔，另一隻，該在南宮大俠手中，但聽我爹說，南宮大俠夫婦在五十多年前，突然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巧的是今朝二伯却正戴着份屬『大鳳』姨的那隻寶環……」

裴賊厲聲斥道：「一派胡言，妳何以爲證？」

妮子振聲道：「雙環內部神工彫字，字是一樣，爲『日正當中』，如今面對大家，二伯若不欺心，脫下此環交小龍哥一驗，無此四字，姪女兒願意濺血於此身服不敬大罪，如果環內彫有這四個字，二伯，足證六姑指罰無一不實，你是太湖主謀，霍、毛二賊的主人，慘殺龍爺全家的兇手，也是使『大鳳』姨夫婦失踪的罪魁禍首！」

一番話，說的慷慨激昂，反覆論及雙環，原來話中另有眞意，裴賊任多刁猾，如今却已設阱自陷難以拔身了！

裴賊在極度不安下，正打不定主意，妮子却又更加嚴肅的說道：「二伯，摘下那隻指環來吧，不管您以什麼理由，有什麼理由，但若推拖不摘指環的話，姪女兒放肆的說一句，將以寃家對頭看待，不惜聯合衆師兄弟和六姑，全力對付二伯！」

妮子轉了十八個彎，終於將刁猾陰險狠毒無比的裴成章，繞在圈中。這是個「死圈」，不容另謀方策，使裴成章毫無反駁的餘地！

他所戴的指環，正是「大鳳」的那枚「烈火雙陽」環，摘，可叫他怎麼摘法？不摘，哈哈，不摘又怎麼可以！

他不是沒看過環內彫字，可是一時大意馬腳露出，緊已無法可想，計窮矣，計窮之下，他只能走一條路，一條黑心歹毒的路，惡念既興，神色從容不少，哈哈一笑道：「妮子妳眞有一套，話很對，二伯若不敢摘下指環驗看，豈非作賊心虛，爲了證明二伯的寃屈，二伯答應妳了，至於

驗後那不敬之罪，妳去向九弟面前領罰就是。」

話罷，裴成章首先將怪劍歸鞘，接着去摘指環，狀極從容，臉上還帶着微笑，眞個是一副巨奸大惡的嘴臉！

指環可能稍小，摘時十分費時費事，裴成章嘆口氣又搖搖頭，終於把指環摘落下來，右手拇、食、中三指拈着指環道：「拿去，你們大家看！」

妮子滑步向前，才待接取，裴成章驀地三指暴彈，指環化作一道火虹破空飛出，「篤」地一聲，將牆上銅環擊碎，壞了，祇聽到四面八方隆隆之聲不絕於耳，衆人頓感天旋地轉，廳內燈光倏隱，業已變成一片黑暗，立足難穩，始知上了裴成章的當，再想生擒或格斃裴成章，已不能够，甚至大家能否安然脫困都成了疑問！

哈哈哈……

這是裴成章在得意之下傳來的狂笑聲，笑聲倏止，話聲送入衆小及安珠之耳：「你們都給我聽着，閻王註定三更死，沒人能留到天明，老六，安珠，我要報妳壞我大事和傷我一劍的仇了！小鬼頭們，你們竟敢目無尊長，饒你們不得，妮子丫頭，妳太過聰明，設下陷阱使老夫自投，可惜到頭來死的仍然是妳，而並非老夫，嘿嘿……」

小木頭忍不住開口罵道：「你是個狗熊……」

裴成章獰哼一聲道：「隨你這小狗怎麼說，如今受制的是你們而不是我，現在我要去發落那此臥底的沈玉琳了，這丫頭很美，正好送給老夫享樂一番，烈火變陽環老夫再次收回，失陪了，祝你們黃泉路最穩，此外不堪行！」

話聲後，又是一陣得意至極的哈哈笑聲！

俗話說「得意時防失意日，有錢日思無錢時」，裴成章巧發「烈火環」，觸動埋伏，將安珠及羣小困於「銅壁鐵牆」中，其得意之情形難以形容，但當他迅捷的飛撲向通往後宅的秘門時，却被兜頭澆上了一盆失意的冰冷涼水，秘門竟已無法開啓，顯然有人自內部關閉了「消息」，使機關失去了效力！

後面只有兩個人，一是他急欲處置的沈玉琳，另外一人就是大鳳，沈玉琳剛剛入內不久，絕對不會在這短暫的時間內找到「機關」的暗鈕，不問可知，這是大鳳所爲，裴成章無法開啓秘門，恨怒之火衝上頭頂，他下了決定，進入內宅後，不但要處置掉臥底的沈玉琳，連大鳳也不能饒過，事畢立卽舉火焚宅，把已瘋了的南宮度和被困的羣小及安珠，全燒個焦炭枯木樣兒，永除後患！

決心既定，他立刻離開業已封閉的秘門，繞向前廳外的曲徑，曲徑側，另有可以通達後宅的秘道，除他以外別無人知，狡兎三穴，裴成章處處有備，今天恰正用上。

×　　×

震撼已止，搖動已停，隆隆之聲頓息，安珠及羣小功力修爲皆厚，天旋地轉遽變下，並未受傷，目下除伸手不見五指外，別無危厄。

安珠年長而沉着，在不鬧雜聲搖動靜止後，首先說道：「誰身上帶着火種？」

小木頭帶有一身雜碎，立刻接話道：「六姑，我有。」說着，他已經打亮了千里火。

借微弱火光照明下，衆人都已看清先時立足的大廳，時已完全改變了樣子，不僅長、寬縮短了一半有餘，並且無門無窗，簡直是個巨大鋼櫃，衆人就被困置於鋼櫃中。

鋼櫃上端，每隔尺餘有個寸大深黝的圓孔，因之可通氣流，也能傳聲，但是若想由此脫困，却是作夢！

羣小激動起來，尤其是小龍，既悲殺家血仇，又恨無力脫身，雙目赤紅，怒火高漲，那神情十分可怕。

安珠非想辦法不可，首要並非脫困，而是如何使羣小由激動中轉爲平靜，畧以思考，計上心來，肅色揚聲道：「你們聽着，我已想出了脫身的辦法，不過現在無能爲力，來，我們圍坐成圈，立卽各自調息，摒除雜念，然後好合力出困。」

羣小信以爲眞，果然趺坐成圈，各自調息起來。此時，裴成章業已由曲徑秘道，到達了後宅。

出乎裴成章意料的是，大鳳竟未逃遁，安坐椅上，仍以玄紗掩面，看到裴賊怒容滿面闖進房中，十分沉着的搶先說道：「我放走了沈姑娘，關閉了秘門，旨在能給沈姑娘多一點逃遠些的時間，你用不着這般氣惱，我人在此，任從你如何發落就是！」

裴賊猛地怒極頓足，地上方磚碎裂成粉，手指大鳳罵道：「老賊婆，五十年相處，妳竟吃裏扒外，就算是『露水夫妻』吧，也該有『露水恩情』，哼，妳當我能饒的了妳！」

五十年來的屈辱，五十年來的恨怨，使大鳳今朝暴發出來，她厲聲喝道：「住口！誰和你是夫妻？那位和你有恩情？我跟你是生死的對頭，我和你有海深的血仇，恨不能生啖爾肉，活飲爾血，五十年來我所以忍辱苟活的偸生人間，祇爲了要親眼目睹你報應臨頭，如今我知道了你是誰，裴成章，禽獸不如的惡賊，安珠姊已到，小龍、妮子和你的答對，我聽了個淸楚明白，現在我安心了，可以含笑受死，再告訴你，外面大雨傾盆，你已無法追踪沈姑娘的去跡，我閉上眼已能看到未來的變化，九老降駕，你濺血塵埃……」

「叭！」大鳳被裴賊一掌打倒地上，人剛站起，已被點封了穴道，裴賊提着大鳳，奔向房角，那裏也有隻銅環，拉動銅環，自上空冉冉降下一座鐵籠，籠不及丈，寬長各僅三尺，一根根粗如成人手臂的鋼樑，間隔兩寸而鑄成這座堅固無比的籠子，鋼籠落地，鐵門自動滑開，裴賊把業已失力動不能動的大鳳放於籠中，籠門自閉，又緩緩升吊空中。

裴賊嘿嘿連聲，道：「老夫相信無人能够救妳，十老點穴手法奇絕，妳安心的等着吧，等我擒到了沈丫頭，一道打發妳們。」

他不再停留，飛身追趕沈玉琳去了。

果如大鳳所說，宅外大雨傾盆，裴成章計算時刻，沈玉琳脚步若快，時已逃出十里，天幸秘道出口外祇有一條長足二十

里的直路，不怕沈玉琳能逃出手去，他毫不遲疑，展開絕學如飛般疾射而去。

他上當了，沈玉琳並沒有遠逃，當沈玉琳逃出秘道後，立卽發現祇有一條長難見首的直路，深知裴賊功力奇絕，在直路上逃遁，早晚會被擒住，況大雨傾盆，奔行不快，於是她作了極爲大胆的決定，就藏於秘道外不遠處的古木上，裴賊疾射而去，沈玉琳一躍而下，絕不猶豫的奔向秘道！

原來她在藏躲的時間內，已作了極爲仔細的考慮，認定那堅決否認是大鳳的女子，就是大鳳，她曾答應過南宮度，一定找到大鳳，況且大鳳私放自己逃遁，後果如何也難去懷，於是她作了決定，當目睹惡賊追出秘道後，就立刻返回鍾宅。不只要救大鳳，那突然到來的強敵，應是朋友而非敵對。她也必須看看結果，一切如願，惡賊錯追直下，她却回到宅中！

她曾目睹大鳳如何開啓秘道，如今返回，首先將秘道機關封閉後破壞，使惡賊歸後，無法馬上進入，多些時間足够救人後由前宅逃遁。

她步履穩健而迅速，進入和大鳳交談過的秘室後，立刻發現了高吊籠中的大鳳，不由高呼道：「鳳女俠，鳳女俠。」邊喊就要去解救大鳳。

大鳳立於高處，人不能動，所以也看不見沈玉琳，但從話音中聽出好像是沈玉琳的聲調，料到沈玉琳將作些什麼，急忙阻止道：「是沈姑娘嗎？千萬別動這鋼籠，此地另有埋伏，妄動鋼籠必被擒住，聽我告訴妳如何辦，我自能脫險！」

由答對中，沈玉琳聽出大鳳並未否認自己的呼叫，心中大喜道：「好，請快說該怎麼辦？」

大鳳苦笑一聲道：「我不要緊，但被十老獨門手法制住穴道，救我下來我也無法挪動半步，現在前廳有人被困，該先救他們……」

「不，要先救妳，然後由妳指點我才能救前廳的人。」

「不行，必須先救前廳被困的人，沈姑娘，被困的是妮子、小龍和安六俠，祇有救出他們以後，救我才有希望！」

一聽妮子被困，沈玉琳又驚又喜，道：「好的，妳說，我該怎麼辦？」

「妳首先把外面那道門打開！」

按大鳳指點開啓方法，打開了門戶。

「沈姑娘，妳走到前廳，往右牆角地上看，有塊顏色微深的小方形地板，找到之後千萬別動，告訴我知道！」

門已打開，內外高呼聲聲可聞，沈玉琳找到了那小方形地板，揚聲道：「找到了！」

「再看看，那塊地板的正中，有沒有個畧微凸出的地方？」

「有！我看到了！」

「聽淸楚，妳要飛身縱起，用足尖猛踩那凸出的部份，但却不能停身，必須在一登之後，飛快的縱回原處，聽明白了沒有？」

「聽明白了，我就按妳說的辦！」

沈玉琳調均呼吸，提足眞力，按大鳳所說，飛身而下猛踩而回，接着「聲輕响後，隆隆之聲繼起，鋼牆鐵壁縮收無踪，安珠等人重又見到天亮，恢復了自由。

沈玉琳和妮子等人又見了面，拜叩過安珠，約畧談及一切遭遇，並低聲說出鋼籠被困女子疑卽大鳳，安珠大喜，妮子尤其喜出望外，大家全都湧向後宅房中。

經不得沈玉琳的磨請，大鳳指示辦法，鋼籠放落，妮子首先向前扶抱大鳳出籠，安珠身爲十老之一，自善拍解大鳳被封的穴道，於是剎那間，大鳳恢復了自由。

但她一言不發，自更不會承認是誰，不過有個能言會道善解人意的妮子在旁，左一句鳳姨，右一句鳳姨，以至情打動大鳳，最初大鳳仍能矜持，稍後天性母愛被妮子觸發，思及已死胞妹，親情旣與，不由緊抱着妮子痛哭失聲！

妮子幼失慈母，見姨如見慈顏，也由不得眞的號啕起來，一場痛哭後，如日出下的雲消霧散，前塵已遠，悲傷何益，羣俠改作了歡欣。

話鋒千變萬轉後，還是大鳳提醒了大家，此非善地，這許多人自是不懼裴賊回轉，但機關難防，再說當眞拚搏起來，衆人必有死傷，遂決定暫離鍾宅，和十老相會，共商討賊大計。

說到走，沈玉琳思及南宮度，恨透了這爿宅院，提議來把火，把一切汚垢骯髒燒個乾淨，免得此宅再被裴賊利用。

沒人反對，於是廣集木柴，大火騰升，恰天從人願，大雨已止，當鍾宅已化火海時，群俠已在數里以外了。

×　　×

滿懷憤怒和恐懼的裴成章，在大雨中，一口氣追出十八九里，仍然不見沈玉琳的影子。

雨止了，他也較爲淸醒了些，佇步沉思，恍有所悟，頓足恨聲道：「不好，我上了大鳳這個賤婦的當，她將沈玉琳藏起，却說放走，我竟不察直追至此，若我所料不差，祇怕此時安珠業已脫困……」

他雖未料到沈玉琳的事，但推斷安珠等人業已脫困却並沒錯，他顧不了許多，重提眞氣，往回飛趕。

驀抬頭，火冲十丈濃烟捲入半空天雲中，壞了，脚步又加上三分力，當他趕到的時候，鍾宅業已早成火海，數十年心血經營，化作灰燼。

他發誓，非親手宰殺沈玉琳和大鳳不可。

不返火宅，奔向宅側小樹林中，在一株松幹頭上，是他備而不用的「信鴿」藏處，取到信鴿，寫下諭令，放鴿飛去。

兩隻信鴿，一飛太湖，一奔了楊柳林中，他自己整整衣衫，順大路快步而行，追向群小等人的身後。

小木頭走在前面，楊柳林業已不遠，他餓了，大家全餓了，正好趕到楊柳林去飽餐一頓，越走越近，葉寒梅無心中抬抬頭，妙，恰好看到一隻鴿子飛向林中。

大鳳也注意到了，立刻悄悄對安珠道：「裴賊養有信鴿，他在此地已有多年，極有可能村內隱伏親信，我們要小心些才好。」

安珠頷首，知會了群小，走進村中，遠遠已經看到高吊的招牌，是「楊柳村飯館」五個大字。

時已日上三竿，太陽光燒到了屁股，

楊柳村飯舖中的那位眞正的掌櫃人，剛剛呵欠連天的下了床，不用說，這個東西昨晚若不是賭了通宵的骨牌，就是抱着個小浪蹄子風流了整夜，瞧，那股子懶散勁兒，看了使人搖頭。

這傢伙有個好名字，姓蓋，字天保，他的身份奇特，雖說是這家酒館飯肆的店伙記，但很少見他露面跑前顧後的照應食客，住的更是這酒館中最好的內宅上房，包括這座店的名義店東在內，誰全得要看他的臉色，聽他的吩咐和隨他性情的好壞來接受訓勉和叱斥！

他醒來後，首先伸了個懶腰，全身骨節竟咯咯的响個不停，他這才覺得舒服，回顧床上半露酥胸的小娘們兒道：「妳該起來高陞高陞啦，再睡下去不成體統！」

那小娘們兒好迷人，嫣然一笑，很快的起身穿好了衣衫，又一噘小嘴道：「瞧你，叫人家來的時候，風火雷閃似的片刻都不能等，要人家走嘛可又像趕鷄子似的轟，哼，看下回誰還趕着來。」

蓋天保愛煞這小娘們兒的騷浪勁，可也怕透了她的窮嚕嘛，慌不迭自身上掏出來了兩重的金元寶道：「拿着，仍然從後邊的老路走，別叫村裏的人看見。」

俏娘們兒又一噘嘴，接過金元寶去，伸出小小的羊脂般的手指頭，一點蓋天保的額頭道：「我說你這個人哪，想要作饞貓兒偷嘴，可又怕沾上腥氣，哼！」

蓋天保壓低聲音道：「我的小姑奶奶，妳就少說兩句趕快些回去吧，我這是爲妳好，妳也不看看天光到了什麼時候啦，若是叫妳那個毛包丈夫知道……」

「喲，我說你這個人可眞會說話，不錯，你既然知道天光到了什麼時候，我來問你，我那個傻大個兒還不早起床了，現在我回去，能躲的過嗎？」

「話雖是不錯，總比再耗下去强。」

「老是這樣偷偷摸摸的，往後看誰再來。」

「好啦好啦小姑奶奶，妳先回去，過兩天我想法子把那個毛包解决掉就是。」

俏娘兒又撇撇嘴，一扭蛇腰，一邊用手攏着烏絲，邊踢開床側的一道秘門，閃身而去。

蓋天保目送俏娘們背影消失，秘門自闔，抿抿嘴巴，對昨夜的狂瀾浪波似有無限回味，驀地，他那隻右眼猛跳不已，俗語有言，「左眼跳財，右眼跳災」！莫非要發生什麼不幸？要不幹麼跳的心裏亂慌慌的呢？

正思忖焦慮間，窗側突然傳來「咕咕，咕咕」之聲，快步奔過，拉開窗簾，一隻灰色的鴿子已停爪窗台上，急忙開窗，鴿子一躍而進，他自爪腿間取下「令牌」，看清上面暗記，立刻用特殊的鴿食餵過灰鴿，灰鴿又咕咕兩聲，自己穿窗而出飛去。蓋天保連喘息的工夫都沒等，拉動床後警鈴，刹那間這飯肆中的所有的人，都已齊集房中，一共是三個人，二掌櫃，胖廚師和另外一名店小二。

蓋天保掃了三人一眼，道：「松莊鍾府上被幾名强敵放火燒了，你們是管什麼來着，都他媽的睡死了不成，一個人都不知道？」

二掌櫃答了話，道：「回總管，屬下看到了……」

蓋天保蓋總管火了，沉聲道：「看到了爲什麼不早告訴我？」

二掌櫃答的妙，道：「看是看到了，可誰又想到失火的地方是那裏，所以沒敢驚動你。」

蓋總管皺眉道：「好了，主人來了諭示，說那些『點子』全奔向村裏來了，把一切備好，這時候他們非塡飽肚子不行，好機會，眼珠子亮點，把他們接進來。」

二掌櫃應聲道：「是是，請總管指示，點子多少？」

蓋總管道：「不少，有兩個老婆子帶路爲首，其餘的人年輕，很好認！」

二掌櫃的等人躬身去了，蓋總管馬上打扮成了一個店小二準備着向來人下手。

來人，不用說正是已經進了村的安珠，大鳳和羣小，一路他們十分小心，戒備着可能突發的變故，不料平安無事，日正當中，他們自然而然的自動的找上了「楊柳村飯館」，這可喜壞了店小二，來的這些人扎眼，十有九正是總管所說的點子，點子自動送上門來，又怎能不喜。

接進羣俠，小木頭早餓壞了，首先嚷道：「有什麼好吃的全弄來越快越好。」

店小二報上菜名，二掌櫃已泡好了上等「龍井」捧到，斟好茶，他示意店小二道：「老蓋呢？去喊他來伺候客人。」

老蓋來了，掀開後門簾兒笑嘻嘻地來了，妮子和小龍恰正坐對後門，老蓋應聲挑簾出來，步履的快捷恰正配合上簾子垂落的快慢，根本沒用手，其從容和穩健不像個村鎭裏的店小二，因之妮子和小龍都多看了他兩眼。

他邁出門巧俏的閃過垂落的門簾後，把手中抓着的那條「專業」應備的大白毛巾，很快的叠成三折，隨手往肩上一搭，「叭」的一聲脆响，白毛巾甩高下落四平八穩的擔在左肩夾的前後，就像有人緩慢而小心的替他佩放一樣，而那條白毛巾，欺霜蓋雪，眞白！

妮子玲瓏，小龍仔細，於是乎互望一眼，各自會心。

蓋總管邁步到了，那神情頗爲倨傲，但當他遞上由二掌櫃手裏接過擦汗巾時，又有點近乎矯作的卑恭，他從二掌櫃手裏接過擦汗巾的時候，像一位尊長來接了晚輩的呈物般，沒正眼瞧瞧二掌櫃的，這一切，更被妮子和小龍看淸，他倆再次互望了會心的一眼。

安珠是側向蓋總管，也沒有回顧或側目，但已知道了蓋總管種種可疑的舉動，這是憑武林十老的江湖經閱，難以言傳，但安珠並沒有通知任何人，她有心冷眼注意這店家在搗些什麼鬼？

蓋總管蓋天保，什麼全好，就是太愛美色，愛的又太過露骨，大鳳時已以眞面目對人，雖已年老，外表却不像，那美人胚子是帶在了臉上，妮子和葉寒梅及沈玉琳，更是一個賽過一個的美，使蓋天保變成蓋不保，心猿意馬的已魂不守舍，一雙色賊眼就沒離開過這些老少美人兒，簡直沒將小木頭和小龍看在眼裏，小木頭精靈萬分，於是發現不對，暗中存了要治這店小二的心，一切自然更留上意。

蓋天保會作戲，賊笑着問羣俠想吃什

麼，小木頭先開口道：「燒餅、醬肉、大鹵麵先來。」

葉寒梅接着道：「堂倌，我喝粥。」

大鳳想吃飯，這多年來她整日食飯，成了習慣。

蓋總管報上菜名，接着笑嘻嘻的說道：「至於小店拿手的菜，是『叫化鷄』、『火爆雙脆』、『龍鳳珠』……」

大鳳點了叫化鷄和龍鳳珠，所謂龍鳳珠，祇是名稱兒震人，說穿了就是蝦肉鷄肉混合而做成了小球狀菜，蓋天保吆喝下去，二掌櫃恰好端上「龍井」香茶，蓋天保接過去，恭而敬之的斟好。

小木頭是又渴又餓，端起茶來就喝，妮子突然開口說道：「慢點喝，滾燙的茶也不怕把舌頭燙爛，再說你瞧，這茶盞兒有多髒，邊沿上，都是黑黑的，該先擦擦乾淨。」

小木頭聽話，把頭盞茶倒了，掏出汗巾來抹茶盞。

蓋天保諛笑着道：「姑娘妳這可多心了，那黑邊兒是燒的釉彩。」

安珠沒有任何表示，但在端茶的時候，有心的把小指探入茶中，然後才一飲而盡，這證明安珠已然設防，並且曾作試探，證實這茶中沒有毛病。

菜來了，叫化鷄，由蓋天保親自端來的，剛上桌，剝落外泥，已香氣四溢，增人食慾。

妮子首先探筷子夾了一塊，聞了聞，搖搖頭道：「店家，眞奇怪，這麼新鮮的菜，怎會嗅上去有些異味的，八成是隻瘟鷄，不信你就嚐嚐。」

蓋天保沒打楞，另外取了筷子，夾口鷄，放在口中大嚼，邊吃邊道：「姑娘，好吃着呢，小的絕沒騙妳。」

羣俠放了心，小木頭先下筷子，接着大家你一口我一口的刹那吃光了整個的一隻肥鷄。

詎料蓋天保高明至極，毒就下在這叫化鷄內，他自己有備無患，早服過解藥，吃落肚中自是無事，羣俠可就不行了，小木頭搶的快，吃的多，是第一個倒下去的人，葉寒梅和大鳳，繼之脚輕頭重先後跌臥地下，安珠、妮子、小龍也一個接一個的昏伏桌上。

蓋天保喜出望外，他雖在叫化鷄裏下了特殊的迷藥毒粉，却沒指望能如此這般的輕易得手，現在大功告成，怎能不喜，但他行事一向小心，仍然悄悄向前探查羣俠鼻息，證明果已如願，頓時忘形的哈哈大笑起來。

他雖得意忘形的狂笑，但未忘記所獲指示，不敢怠慢，立刻止住狂笑，揮手示令二掌櫃和時已從廚房到達店堂的胖廚師及另一個店小二，將羣俠上綁，押入店中秘密地室中聽後裴賊來親自發落。

那店家取出早已備妥的繩索，五尺一截五尺一段的分剪開來，二掌櫃抓過一截短繩，奔向大鳳，蓋天保一聲冷哼道：「我說二掌櫃的，你要綁的這位姑娘，俺在松莊主人地方可是常見，主人打心眼裏面寵愛着她，你可得加倍的當心。」

二掌櫃的一楞，道：「總管，你說還綁不？」

蓋天保叱道：「他娘的，不綁上出了事你負責？」

二掌櫃討個沒趣，動手綁人。

店小二是精靈鬼，他早就看出來蓋天保一雙賊眼盯牢了妮子，他自己當然也垂涎到心裏發癢，可硬是忍耐着看都不多看一眼，沈玉琳就緊靠妮子身側，他竟也避忌不去動手，目光一順，便奔向葉寒梅。

葉寒梅本是和她那傻三叔寇傑同時與羣俠會面的，祇因和氣老隋告訴了寇傑個消息，此老立刻先站而行，目的地和要找的人，正是他那傳聞已死事實上失踪多年的葉盟兄，這消息瞞着葉寒梅，隋老是好意，生怕她過急涉險，天下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今天若寇傑在，相信蓋天保這兩套小手法，勢將無法成功。

店小二奔向葉姑娘，實有歹意故作無心，那兩隻賊手曾暗中討了便宜，常言道「暗室虧心神目如電」，這小子討的不是便宜，是禍害，將要用他這條性命作抵。

胖廚師到的晚，三不管祇檢美的下手，奔向了妮子。

他本在蓋天保身後，要綁妮子必須走過蓋天保身旁，他沒看皇曆，沒揀日子，邊走邊道：「你們閃開些，我來『打當』這個小『羊羔』兒。」

蓋天保一聲冷哼，仍沒哼醒胖廚師的「花心夢」，大踏步走過蓋天保去，蓋天保驀地一伸左脚，正絆在胖廚師腿欒管上，接着蓋天保左掌以四成功力向外一推，好傢伙，胖廚師來了個「平空飛人」，頭前脚後直向牆根撞去，「砰」的一聲，衝到牆上，他那像肉球般的身子被彈扔回來，在地上連翻滾了三五轉，才能止住，摔的鼻青臉腫一身是土，呼痛聲不絕，根本站不起身子來。

姓蓋的適時一聲斷喝，道：「通通給我站好，有句話我交待在前面，伏在桌子上的兩個妞兒，你家蓋總管我看中了，要綁我會自己綁，要『打當』我會抱到後面軟榻上去『打當』，誰有兩顆腦袋，誰就給我伸手試試！」

胖廚師這才恍宇裏攢出了個「悟」來，明白自己摔這一交是「該當倒楣」的事，咬住牙，扶着牆，勉强站起，俗話說「君子報仇十年不晚」，胖廚師一言不發，照樣的抓起繩索來綑人。

這次他乖巧了，先請示後辦事，省的最後落個「多做多錯，不做也錯」結局。

蓋天保眞跋扈的可以，手一指安珠，道：「那，本總管把這個半老婆娘賞給你，綁她綑她，還是剝光了『打當』她，全隨你。」

胖廚師沒接話，一本正經的去綑人，蓋天保又一聲冷哼，大步直奔向妮子，他既沒有拿繩索，也沒想到用兵刃，一雙賊眼透出邪光，先把妮子由頭到脚的打量過，這才彎下腰去嘿嘿的淫笑着去抱妮子。

蓋天保是雙手上下齊出，左手找妮子的粉頸，右手抄妮子的膝彎，要抱，詎料妮子倏忽左向微翻，右手一撥一揚，把蓋天保雙臂彈開，蓋天保色眼露出了駭意，應變已遲，但仍全力後仰，妮子二指已臨蓋天保的雙目間，多虧蓋天保功夫了得，一仰之勢避過了大刧，妮子却也沒有落空，噺的一聲從蓋天保臉上揭落下一張人皮面具。

原來蓋天保自接這總管大任，就以假面目對人，如今廬山頓現，竟是個滿臉橫肉的殘眉惡徒。妮子揭落一張面具，也出乎意外的一楞，這微微一楞，救了蓋天保，他乘機飛退，人起空中，妮子才起步追擊，蓋天保雙足踏實，頓卽勇氣百倍，左手一探，一柄光芒四射的匕首現出，綠光碧霞耀人雙目，化作半弧削向妮子。

妮子一聲冷嗤，人在空中，身形旋轉，施出「鳳翼三震」的腿上功夫，三震飛足，辛辣至極，蓋天保匕首落空，妮子左足已到他肋間，他驀地一個「金鯉躍波」，身形一翻倒飛出去，避過一招，但那接踵而來的二、三腿法，已難躲過，一聲悶吭，被踢出八尺仰天翻倒。

妮子左足尖微點地面，二指如電凌虛彈下，蓋天保猛一滾翻，僥倖讓出五尺，剛剛他摔臥地方的青磚却碎裂成粉。

蓋天保幾乎嚇掉了魂，一挺而起，竄向後宅，那知寒光一閃，妮子不知何時撤劍出鞘，劍光已抵到蓋天保的咽喉！

妮子暴起拒敵，安珠、小龍，也一聲哈哈離座出手，沈玉琳嬌叱一聲抓住了二掌櫃，那店小二，快腿而逃，安珠牙齦一咬道：「鼠賊細人竟動惡念，納命！」

話到，寒虹亦到，祇見一顆濺血狗頭，咕嚕嚕滾下腔子，出去丈遠，那腔血恰正噴了胖廚師一身，這到好，沒叫羣俠費事，胖廚師一聲哎呀轉身向奔，巧又巧正撲在妮子劍鋒上面，眼見已無法活命。

蓋天保得此良機，飛身意欲撞開房頂逃逝，安珠凌虛彈指，制住穴道，直挺挺地摔落地上，硬生生折斷了那兩條狗腿！

沈玉琳也動了殺心，兜胸一脚，二掌櫃去了「鬼門關」，直追上店小二和胖廚師，正好在陰曹地府湊合上開家「人肉黑店」。

羣俠三招兩式，已打發了這場變故，眞正被毒翻的，祇有大鳳，小木頭和葉寒梅，原來小龍和妮子早就看出破綻，沒吃那叫化鷄，安珠亦然，沈玉琳是吃過鷄的，但她出身太湖，在裴賊被騙時，曾賜她兩粒靈藥，已是百毒不侵吃了等於沒吃。

鼠賊們死傷殆盡，祇剩一個蓋天保，妮子首先探察小木頭等人的鼻息，心頭一驚，走近安珠身旁悄聲道：「六姑，鳳姨她鼻息很弱！」

鳳姨在此處，代表了三位被迷藥毒昏的人，安珠自然會意，親加探看後，立刻拍封了大鳳等三人四處大穴，止住劇毒攻心，接着向折腿頹坐於地的蓋天保身前，厲色道：「解藥何在？」

蓋天保重穴重制，雙腿雖斷却未覺痛，自知業已殘廢，難求活命，不由勾起兇性，嘿嘿連聲道：「姓蓋的今朝是陰溝裏翻了船，早已認命，要命這一條，要解藥嘛……哼哼，辦不到！」

安珠眼睛一轉，計上心來，道：「你是裴成章的親信，可知道我是誰？」

蓋天保冷冷地一哼，說道：「誰又是裴成章？」

沈玉琳在旁接口道：「裴成章就是你們的主子，松莊鍾宅的主人！」

蓋天保把頭一搖道：「不認識！」

安珠沉聲道：「姓蓋的，我名安珠，在武林十老中排行第六，裴成章是老二，你跟他多年，相信縱沒見過也該聽他說過一種叫『五鬼搜魂』的手法，那是我們十老專以對付萬惡淫賊的手法，你若不想以身相試，就乖乖地獻出解藥來！」

「沒有！」蓋天保又把頭一搖道：「說過，蓋老子命有一條，別的不懂。」

「好，你够種，我要試試你是不是身子骨也够硬！」

「試就試，蓋老子……哎喲……」

安珠恨極，已下了手，蓋天保一張猪肝的醜臉，立刻變作死灰，混身顫抖，禁不住哎哎喲喲哼口出聲。

安珠一聲冷笑道：「姓蓋的，這只不過是開鑼戲，最輕，現在你再試試……」

「住手！」突然而來的沉喝，使安珠心中一震，猛回頭，那供店中人出入的後門門簾兒時正飄落，店堂中多了一個人！

安珠認識來者，立捨蓋天保，縱身小龍等人側旁，急聲道：「快，面向外，圍住鳳妹和葉姑娘及小木頭，以本門『五星五相陣』應敵！」

「五星五相」是十老精研而得的奇陣，只是目下能用的人手只剩四位，妮子一急脫口說道：「六姑，現在只有四個人，再說二……裴成章對此陣變化早知……」

安珠接口道：「不要緊，暫缺『土』門，使缺口正對牆角，裴二雖精此陣，若想攻破也不簡單！」

由這句答對中，不必問，已知來人是那裴成章了。

裴成章左手托着鴿籠，腰懸怪劍，被安珠傷的臉上，傷口已合，只現出一條深紅色的劍痕，他那傷藥好靈！

裴賊首先把鴿籠放在桌上，然後拂袖拍開了蓋天保的穴道，接着迅捷的把斷腿接好，蓋天保立刻叩頭道：「屬下不敵來人，幾乎功虧一簣，主人恕罪。」

裴成章揮手道：「起來，你怎是他們的敵手，所以我不怪你。」

蓋天保應聲而起，暗放懸心，道：「主人容稟，他們已有三個人着了道兒，不怕……」

裴成章沉聲道：「老夫有眼看的淸楚，還不退向一旁！」

蓋天保馬屁拍到馬腿上，被一踹子登向一旁，裴成章只掃了安珠等人一眼，輕蔑的一笑，又轉對蓋天保道：「你看沒看到過，一個蓬頭亂髮滿臉鬍鬚行動瘋顚的土老頭兒，從松莊來，經過楊柳村？」

蓋天保道：「屬下沒有見過。」

裴成章雙眉一皺，繼之，連連搖頭，安珠等人不知裴成章說的是誰，沈玉琳在旁冷嘲道：「姓裴的，你可是在問南宮大俠？」

裴成章雙目怒射寒光道：「賤丫頭，是妳搗的鬼？」

沈玉琳嗤笑一聲道：「我搗鬼？你這人可還有半點良心？淫人妻女！擄人爲奴，一困五十年，逼之瘋狂，代爲劊子手，給你剝製人皮，我只是以誼觸其神智，使能悟及生平，怎麼，這不應該？」

裴成章陰森的一笑道：「丫頭，應不應該當我擒住妳的時候，妳自會明白！」

話罷，他嘿嘿連聲逼向前來。

安珠時已準備妥當，瞥目小龍雙目皆赤，她深知裴成章的歹毒陰很，警告小龍

道：「龍兒，臨敵切忌心氣浮動，你是龍家僅存的骨血，更是我輩未來接掌門戶的人，應知自己的生死，關係大局，不得妄動，不得擅自出手！」

小龍悟及因仇失智之態，正等於以刃柄授敵，立刻壓下激動，耳邊適時突聞安珠傳聲問道：「龍兒，你的『心影劍法』已有幾分把握？」

小龍也以傳聲道：「七成多。」

安珠把頭一點，傳聲轉向妮子道：「妮子，『飛雲神劍』可曾習成？」

妮子道：「十叔說，可能已經到了九成！」

安珠臉上有了笑容，道：「很好，聽我吩咐，我們以三種奇劍來封鎖住裴老二的攻勢，雖未必勝，自保却已無疑！」

話鋒一轉，傳聲又對沈玉琳道：「聽說你懷有一柄名列『七毒七』中的絕刃，招法亦有獨到之處，當裴賊攻上爲我等所阻時，妳須巧走險着攻其必救！」

沈玉琳的功力，尚未到達能以氣化聲的地步，所以她坦赤的答道：「六姑放心，我理會得。」

安珠把頭一點，目注業已逼近的裴成章，揚聲下令道：「你們小心，空着的那隻手，扣住暗器備用，對付這種忘義陰毒兼萬惡的東西，不必再存仁厚和顧忌！」

裴成章丈外停步，厲聲叱道：「老六住口！」

安珠怒斥道：「那個是你該叫的老六，呸！」

裴成章獰笑道：「好，老六，這可是妳自己找死！」

安珠沉喝道：「小龍聽着，六姑我今代大先生傳諭，自卽時起，好心客裴成章除名十老之列，動手時不必留情，一切後果由六姑我負責！」

「安珠！」裴成章陰惻惻地一笑道：「妳敢假本門至尊名義妄傳非份之令？」

「裴成章，你該記得，十老之盟的約信！」

「那都是些屁話！」

「好大狗胆，打！」

安珠二指彈出一道寒光，直射裴成章面門，裴賊怪劍出鞘，震出一朶梅花，將暗器撞飛一側，但他竟不乘機攻上，沈玉琳看出端倪，揚聲道：「姓裴的，你那心計鬼謀只怕無用……」

「丫頭，老夫何謀之有？」

「哼，你是在拖耗時間，準備鳳姨她們毒發身死！」沈玉琳一語中的，使裴成章無言可答，安珠一聲冷笑道：「有我在，只怕你是錯打了主意，鳳妹等業已封護心竅，十二個時辰內，不會生變，大哥等卽將來此，那時……哼！」

「就算那老兒果已來到，裴爺也不懼！」他說是這樣說，人却一步五尺跨向前面，接着身法展開，時左倏右引誘安珠等人中計出攻。

詎料小龍等三人在安珠的指揮下，右手仗劍臂肘貼腰，目光精歛聚爲一綫，自劍尖望出，劍尖對準裴成章，各人左手都扣住暗器，跟着裴成章遊走之勢而遊走，任憑裴賊轉動多快，那四支長劍織成的一道平闊光環，總是腰圍着羣俠，阻截了裴賊的一切企圖。

小木頭，葉寒梅，大鳳三人，皆在正中圈內，不慮傷失，綿旋久久，裴賊始終未能跨越雷池一步！

安珠信心大增，冷嘲道：「裴成章黔驢技窮乎？」

裴成章倏地仰天狂笑不止，久久之後，止笑沉聲喝道：「安珠，老夫就要叫妳見識見識一種足以開天闢地的絕功！」

沈玉琳心頭猛動，立刻接口道：「裴老兒，我相信你必然早已練成了小寒山不傳之秘『天震功』，不過只怕仍然傷不了我們！」

安珠會心，給沈玉琳個感激的微笑，「天震功」安珠不懼，但在無防下，勢必受傷，現在經沈玉琳漫不經心的一語道破秘密，安珠立刻加了小心。

裴成章第二次毒謀無功，恨極了沈玉琳，一言不發揚左掌劈去，這一掌看似毫無氣力，却已激起了滿堂狂飆！

安珠早已運功相待，推掌以抗，裴成章右掌適時斜削而下，直斬向小龍，這一掌他提聚了十成功力，有決心一掌竟功，因之掌出話隨，道：「小寃種，斬草必須除根，老夫留你不得！」

羣俠劍陣依然不停轉動，小龍和妮子雙雙透傳出絕頂劍罡，使裴成章全力發出的「天震功」，無法再進一步，裴成章一聲冷嘿，雙掌迅疾的劈出了八式，羣俠護身劍氣頓感壓力倍增，已難支持，安珠時已料到裴成章必將攻破劍陣，那時不管何人若恰正旋步面對破隙，此人勢將立卽喪命，於是猛提眞氣揚聲警告羣小道：「火速再加二成內力！」

安珠存心要在羣小眞力提發到極點時，她倏忽收轉功力，疾射出陣，直對裴成章作出生死存亡之一擊，當然安珠明白，一擊失手，死路一條，不過她寧願自己先死，而不願羣小有一人不幸喪命。

羣小自然不知安珠的用心，果如其言全力發出劍罡眞力，安珠業已準備妥當，才待提聚眞氣人劍直撲裴成章，驀覺一陣和風由橫裏捲送而到，裴成章「天震功」力所發威勢狂飆，如星星之火淋上大雨，頓時寂消，安珠及羣小立覺壓力驟失，不由驚疑，裴成章驚疑更甚，剛要回顧，一種聽來十分和氣的話適時傳到：「裴老二，很抱歉把你的『天震功』變作了『虛無力』，原諒原諒。」

裴成章聞聲知人，面色一變，倏忽斜飄丈遠，目注話聲來處，只見快樂叟，和氣老隋，神駝翁，落拓書生及過老實五老，全列立門口，不用問，剛才化解掉裴成章全力「天震功」的人，是三先生和氣老隋。安珠及羣小，也停下劍陣，看到大先生等人到來，眞是喜出望外，妮子急待告訴落拓書生有關大阿姨的事，喊叫一聲「爹」，人已飛射向門前。

裴成章這時只存一念，如何逃生，妮子身形縱起，恰合裴賊心意，他暴然止步，以「凌虛懾魂」功力，一招「毒龍探爪」，將妮子由空中抓下，面帶冷酷的陰笑，看着諸老！

神駝翁掌刑賞事宜，向來鐵面無私，見狀大怒，沉聲叱道：「裴成章，面當大先生你尚敢出手，有多大的胆量，還不把妮子放下？」

（未完）

新派詭異俠情緊張小說

天殺星

慕容美·文
董培新·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申無害探知有人冒他名號組設天殺帮，乃僞名人屠張弓混入帮中，獲副帮主賞識，委爲天字組統領，翌日獲報劍士宮總管無情金劍率衆在洛陽搜索天殺帮，乃與殺字組統領嚴太乙及護法宋巧巧往城中探聽，因宋巧巧露出破綻，爲無情金劍率領七名劍士追殺，嚴太乙仗着絕頂輕功放倒一名劍士，叫宋巧巧先走，申無害和嚴太乙立被包圍。嚴太乙武功平常，似有不支之象，而適時又傳來宋巧巧尖叫聲，申無害忖想如不援手，宋巧巧難逃被擒之厄，但一時間又不便遽下絕招，以免引起懷疑，這種情形下，他該怎辦？——

****

劍宮劍士辣　天殺天組狠

申無害正感左右爲難之際，一陣脚步聲由遠而近，林邊忽然出現兩名衣着破爛的中年漢子。

兩名漢子，一高一矮，一胖一瘦，身材頗不相稱。

不過，兩人的年紀，看上去倒是差不多，大約都在三十四五歲光景。

兩人現身之處，就在無情金劍身後不遠。

無情金劍循聲掉過頭去，見來的只是兩名楞頭楞腦的鄉愚，也就未予多加理會，仍然回過臉來，以全副精神，注意着林中幾名劍士與申無害和粉樓怪客交手的情形。

那兩名漢子見林中有人厮殺，似乎一點也不害怕。

只見其中那個高大的漢子說道：「老二，你看，這些傢伙多沒有出息，像這種天氣，不找個地方去喝酒，却躲在這裏打架。」

那個瘦小漢子道：「眞是沒出息！」

那個高大的漢子眨了眨眼皮又道：「這幾個傢伙穿得都不壞，我看他們每個人身上，一定多多少少都有幾兩銀子。」

那個瘦小的漢子道：「買兩碗酒喝喝，總是够的。」

那個高大的漢子道：「他們這樣打下去，一定有人非死不可。」

那個瘦小的漢子道：「是的，只要咱們等下去，咱們就有酒喝了！」

兩個漢子說着，果然席地坐下，耐心的守候起來。

申無害一眼便認出這兩名漢子正是雲夢那一對有名的活寶兄弟，只因爲兩名劍士逼得太緊，一時無法分神招呼，這時趁無情金劍不注意，驀地揮出一劍，這一劍看上去平淡無奇，實際蘊藏着好幾個變化，那兩名劍士急切間措手不及，只得雙雙撤劍後退。

申無害覰空忙向兩兄弟高聲喊道：「你們兩個來得好極了，快帮我辦一件事，事成之後，我請你們喝酒，吃紅燒肉！」

大寶一楞道：「這斯在跟誰說話？」

二寶道：「讓我來問問他！」

大寶道：「快去！」

二寶依言一躍而起，大聲問道：「喂，伙計，你剛才是在跟誰說話？」

申無害道：「賢昆仲。」

二寶轉過頭去，茫然道：「賢昆仲？誰是什麼昆仲？」

申無害馬上知道用錯了詞句，當下連

忙改口道：「就是你們兄弟兩個！」

二寶還沒有來得及開口，大寶已在身後搶着道：「那就對了，二寶，快答應他！咱們已好幾天沒有喝酒吃肉了，好不容易碰上這個願化銀子請別人喝酒吃肉的呆瓜，機會可不能再錯過。」

二寶點頭道：「我知道！」

說着，向前跨出一步道：「伙計，你聽到沒有？大寶和二寶都答應你了，要辦一件什麼事，快說吧！」

申無害一面運劍護身，一面指着林外道：「外邊有個俊秀的後生小子，正遭三四個使劍的傢伙圍攻，你們快去帮帮他的忙。只要我這個小兄弟不落入敵人手裏，你們的一頓酒肉，就吃喝定了！」

大寶搶着道：「容易，容易！」

身子一滾，騰躍而起，第一個向林外奔去，二寶不敢怠慢，身形一旋，拔步便追。兩兄弟去勢如箭，瞬息便於林外消失不見！

× × ×

兩兄弟來到得恰是時候。

在林外不遠的一片麥田裏，宋巧巧在三名藍衣劍士的圍攻之下，業已左支右絀，氣喘吁吁，狼狽萬狀，身上那件天藍緞面的狐裘，已被劍尖劃得像一襲脫了綫頭的袈裟，東披西掛，裂口縱橫，肩胛，胸口，腕臂等部位，有好幾處已經沾滿了血漬和泥污。

不過，這丫頭的一身武功，顯然要較申無害所估計的爲高。

她使用的兵双，是一支長約尺五左右的鐵尺，這種僅利於近身與徒手者相搏的兵双，與寶劍比較起來，在長度上，首先便居於不利的地位，何況人數方面，又是以一對三，而這丫頭居然支撐了將近一盞熱茶之久，說來也是够難得的了！

在此期間，那位錦衣劍士智多星方知一，也跟樹林中的無情金劍一樣，負手站在田隴上，僅在一旁採取戒備，並未加入戰圈。

此刻這位智多星瞥及兩條人影一先一後奔至，正待出聲喝問之際，不意身軀高大的大寶，沒有等他開口，已然腰身一弓，一頭向他撞了過去。

智多星方知一來不及拔劍，只得閃身讓開。

沒有想到，這一對渾人頭腦雖然簡單，一旦與人動起手來，竟然也會使詐。

智多星方知一身子一偏，兩兄弟已如大小兩團旋風似的，一先一後自他身邊一溜而過！

大寶一邊向麥田中奔去，一邊高喊道：「小子，別慌，大寶二寶來也。只要大寶二寶一到，你小子就死不了矣！」

二寶接口喊道：「是的，小子，沉住點氣，咱們哥兒倆的一頓酒肉，全在你小子身上，你小子那一天死都不要緊，就是今天死不得！」

宋巧巧已被三名劍士逼得暈頭轉向，根本無暇去辨別來人是敵是友，當然更沒有留意到兩人說了些什麼。

不過，她馬上就弄淸了來的這兩名漢子，竟是兩位大救星！

因爲大寶口中發話，人並沒有閑着。

他仁兄還是老一套，口中喊着，腰身一弓，就像一條蠻牛似的，埋頭便向就近一名藍衣劍士一頭攔腰撞了過去！

二寶更絕。

他個子小，重量不够，自知大寶的那一手，他用不上，這時竟不顧田裏一片泥濘，一個飛撲，先自栽倒，然後就像滾地葫蘆一樣，向另一名藍衣劍士脚下滾了過去，五指曲張如鉤，一把抓向那名劍士的足踝！

受攻的兩名劍士仗着有智多星方知一掠陣，雖然聽見有人來，一時均未在意。

兩人怎麼也沒想到來人竟如此輕易地突破了智多星方知一那一關，一眨眼便已來到身邊。

被大寶用頭撞去的那名藍衣劍士運氣還算不錯。

因爲大寶人高馬大，一路跑在前頭，嗓門兒又來得特別宏亮，當大寶向他撞去時，他由於警覺得早，總算沒給撞着。

但是，另外那名藍衣劍士，運氣就差得多了！

原因是二寶身材瘦小如孩提，跟在大寶身後奔跑時，有大寶那副鐵塔般身軀擋在前面，如非特別留心，發覺極爲不易。

再加上二寶在竄躍方面，本來就較大寶來得靈活，所以當大寶身形移開，這名劍士發現來的敵人是兩個而非一個時，欲待揮劍化解，已告慢了一步！

二寶人雖瘦小，腕力却極驚人。

他一把撈着那劍士足踝，使勁一扯一捺，那劍士立告應手仰天跌倒！

說來也是這名劍士活該倒楣。

雲夢這對寶貝兄弟，人儘管有點騃氣，但心腸却都頗爲慈軟，除非萬不得已，本是極少傷人。

二寶這時雖將這名劍士掀翻，但並未想到去傷害對方的性命。

可是，事有湊巧，就在這名劍士倒下之際，大寶恰好一拳掄空，畢直衝了過來，一脚不偏不倚，正好踹在這名劍士的胸口上！

這一脚雖說出於無意，但份量却是不輕。只聽得格卜一聲脆响，後者的一排肋骨，頓告悉數斷折！

二寶道：「大寶，你踩錯地方了！」

大寶道：「沒有關係，酒肉要緊。你快點起來，再把剩下的這兩個傢伙趕絕，咱們的一頓酒肉，就啖定了！」

二寶躍起道：「對，酒肉要緊！」

於是，兄弟倆一聲吆喝，又分向餘下的那兩名藍衣劍士撲了過去。

那兩名劍士無可奈何，只得撇開宋巧巧，轉身接戰。

宋巧巧見機不可再，掉頭奪路便跑。

智多星方知一，大喝一聲：「丫頭止步！」

人如怒矢射出，僅僅一個起落，便已橫劍封住去路！

宋巧巧自知不是這名錦衣劍士之敵手，只得打消逃跑意圖，收步刹住身形，緊握鐵尺，蓄勢以待。

智多星方知一並沒有馬上動手，這位錦衣大劍士這時眞正關心的，顯然還是那兩名與雲夢兄弟交手的劍士，眼前這個黃毛丫頭，他似乎並未放在心上。

所以他將宋巧巧攔下之後，一雙眼角

仍然溜轉在另一邊交戰中的四人身上。

那邊兩名藍衣劍士，論武功其實並不在雲夢兄弟之下。兩人吃虧的是，前此爲了圍截宋巧巧，兩人均已耗去不少體力，而雲夢這對渾人兄弟，不僅精力充沛，出手又極怪異，招式詭譎刁鑽，但却又全無章法可言，這使兩名劍士爲之大感頭痛。

跟二寶交手的那名劍士，看來還可以勉强應付，而與大寶交手的那名劍士就苦了。

他在大寶那種幾乎不知刀劍爲何物，只知一味蠻攻死纏的打法之下，一上手便落了下風，而這位大渾人却愈打愈起勁，直逼得那劍士節節後退，一點還手的機會也沒有。

智多星方知一看得不住皺眉，終於忍不住轉向宋巧巧寒臉問道：「這一對蠢貨，可就是傳說中的雲夢兄弟？」

宋巧巧這時雖已疲憊不堪，但一雙眼光仍極銳利。

她儘管以前沒見過雲夢兄弟其人，不過，這對寶貝兄弟的大名，她則耳聞已久，如今經對方這樣一提，她才爲之恍然大悟，原來這兩名帮助她的怪漢，就是江湖上常爲人引爲笑談的雲夢兄弟！

同時，她也已從對方神色上看出，情勢顯已漸對门己有利。

因爲如非身後的雲夢兄弟已經佔了上風，對方當不致有此一問。

她應該告訴對方，說自己不認識這對兄弟嗎？

她當然不會傻到這種程度！

現在，她決定還是採取先前她曾敎過申無害的老辦法，儘量設法拖延時間，挨一刻算一刻。對方總共只有十幾名劍士，而自己這邊單是天組弟兄，就有二十四人之多，只要再耗上一會兒，方副帮主說不定就會帶人趕到。只要援兵一到，形勢就會改觀了！

所以她這時索性除下頭巾，不慌不忙的理了理散亂的髮絲，才向對方似假還眞地反問道：「你問姑娘，姑娘問誰？」

智多星方知一怒聲道：「既然這一對蠢貨你連認都不認識，他們爲什麼要橫身插手來管這場是非？」

宋巧巧一咦道：「這就怪了！我怎麼知道？你要想把事情查淸楚，兩人現在那邊，你幹嗎不去問他們兩個？」

智多星方知一迫上一步道：「你丫頭少跟我耍嘴皮子，不讓你丫頭吃吃苦頭，諒你丫頭還不知道本大爺的厲害！」

說着，劍光微微顫動作勢便待出手。

宋巧巧耳邊忽然响起申無害剛才吩咐她的那番話：「等下動起手來，你最好卸去長衫，除掉頭巾，打開頭髮，立即回復你的本來面目，因爲這些劍士都是不折不扣的大男人，對一個貌美如花的女孩子，他們也許下不了絕情……」

她先前並沒有這樣做。

那是因爲她沒有這樣做的時間；而現在，她雖然有時間這樣做，但一時又厚不起臉皮來。

不過，她很相信這番話的道理。

她馬上想到另一個方法。

她知道對方意在恫嚇，並沒有眞的存心動手，這從對方持劍的姿式上，可以看得出來。

她如果再出言頂撞，或是有敵意之表示，對方說不定也許會眞的出手。相反的，如果她不再開口，同時放棄抵抗呢？

這値得一試。

她如今抵抗亦屬徒然，別說如今她面對的是一名錦衣劍士，就是換上一名藍衣劍士或黑衣劍士，以她刻下的情況來說，結果都將沒有什麼分別。

既然後果已不能再壞到那裏去，試又何妨？

於是，她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將那支鐵尺扔去，同時選了一塊高地，側身坐了下來，一面抬頭冷冷說道：「既然劍王宮的劍士都是如此蠻不講理，任殺任剮，悉聽尊便，本姑娘成全你這位錦衣大劍士就是了！」

這一招果然奏效。

× × ×

男人最大的弱點，就是永遠無法認淸自己。

只要一有機會，幾乎每一個男人都希望在行爲上表現得高人一等，希望自己在別人心目中，是個領袖羣倫的英雄，是個君子，是個俠士！

無情金劍和智多星方知一剛才眼看着別人捨命拚撲，而自己却袖手一旁，無疑便是犯了這個毛病。

因爲他們一個是總管，一個是錦衣劍士——身份高人一等！

剛才的兩場戰事，如果無情金劍和智多星方知一不自恃身份，兩場戰事也許早就結束了。

可是，兩人爲了不損及自己高人一等的身份，却寧願看着自己的伙伴死亡，而視爲理所當然！

如今也是一樣。

如今這位錦衣大劍士只須再上一步，便不難將宋巧巧一劍結果，或是將這丫頭先行點上穴道。

然而，這位錦衣大劍士却因爲小妮子最後的幾句話而遲疑起來。

武林中只有一座劍王宮，他不能忘了他是宮中身份最高的錦衣劍士。什麼人都可以蠻不講理，但劍王宮的錦衣劍士却絕不能蠻不講理！

這丫頭責備得不錯。

錯的是他！

江湖上多的是千奇百怪的人物，雲夢兄弟不過是其中之一，這丫頭憑什麼一定要認識這對兄弟呢？

他自己還不是一樣？

他又爲什麼不認識這對兄弟呢？

難道以他堂堂一名劍王宮錦衣劍士的身份，論見識反而不如這麼一個黃毛小丫頭不成？

一個人一旦自覺理屈詞窮，勇氣往往便會隨之消失。

這位一向以足智多謀見稱的錦衣劍士，如今被眼前這丫頭拿話一激，竟像做了什麼虧心事一般，當場楞在那裏，不知如何是好。

他眼珠子轉了又轉，才又說道：「就算你不認識這對蠢貨，那麼，你們的頭兒，就是天殺星那小子，他如今藏在什麼地方，你丫頭總不能也說不知道吧？」

宋巧巧不由得暗暗鬆了一口氣。

她知道緊張的局面已成過去，如今她儘可憑藉三寸不爛之舌，跟這位大劍士慢慢的耗下去了！

於是，她又理了理髮絲，拉正衣襟，然後揚臉道：「關於我們帮主的行踪，剛才我們那位張統領，不是已經告訴了你們嗎？」

智多星方知一怔道：「什麼時候？」

宋巧巧道：「就在那邊林中呀！」

智多星方知一忍不住再度面孔一沉，道：「你丫頭是不是想藉這些廢話在拖時間？」

宋巧巧暗吃一驚，但仍力持鎮定，冷冷反問道：「誰在拖時間？拖什麼時間？這樣拖下去對本姑娘又有什麼好處？」

智多星方知一怒道：「否則你爲什麼儘說不着邊際的廢話？」

宋巧巧道：「這是廢話？」

智多星方知一道：「剛才在那邊林中，當我們艾老總問天殺星那小子何在時，你們那個姓張的傢伙聲稱無法回答，當時你丫頭分明也聽到了，如今你丫頭却說他已告訴了我們，這不是廢話是什麼？」

宋巧巧道：「這只能怪你們那位老總性子太急，我們張統領答稱無法回答，當然有他無法回答的原因，你們問了原因沒有？」

智多星方知一不禁又是一怔。

是的，當時他們那位艾老總並沒有繼續追問下去。他現在想想，覺得他們那位艾老總的性子，的確是嫌急了一點。

他忖付着，一面點頭注目道：「好，現在說出來也不遲。什麼原因無法回答，你倒說說看！」

宋巧巧慢吞吞的道：「說到這一點，本姑娘却想先請教閣下一個問題。」

智多星方知一道：「什麼問題？」

宋巧巧緩緩接着道：「我想請教閣下：如果你們那位劍王因事出宮，臨走之際並未留話，說他要去什麼地方，而事後却有人拿這個來問你們，請教你閣下將如何回答？」

智多星方知一呆道：「什麼？你丫頭意思是說那小子目前不在洛陽？」

宋巧巧點了點頭，說道：「是的，不過——」

智多星方知一忙道：「不過怎樣？」

宋巧巧從容不迫地道：「不過你們可以等待，他雖然沒交代要去什麼地去，却說過在這三五天之內，一定會回來。」

智多星方知一這才如吃了一顆定心丸似的，臉色一緩，忙問道：「如果他回來了，我們要等在什麼地方才能等到他？」

宋巧巧沉吟道：「這個——」

智多星方知一趕緊接着道：「只要你實話實說，方某人担保決不難爲你。劍王宮的劍士，向來說一是一，說二是二，你只管放心好了！」

宋巧巧能扯的都扯了，正苦於不知道如何接下去，現在聽得對方這樣一說，不由得又找到了一個新的話題。

她佯作沒有聽淸楚的樣子，側臉瞇起眼縫道：「你說你姓什麼？」

智多星方知一道：「方。」

宋巧巧道：「方圓的方？」

智多星方知一道：「是的！」

宋巧巧想了想，又道：「你們這一次出來，已經死了好幾個人，萬一你答應了，你們那位艾老總却不放本姑娘過去，又怎麼辦？」

智多星方知一胸口一拍道：「這個我已經說過了你只管放心！我們艾老總，什麼都聽我的；只要是我答應下來的事，他決沒有不答應的道理。再說，你只是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娃兒，誰都不難看得出來，你跟這批歹徒混在一起，顯然是受了他們的誘騙，別說你今天並沒有傷害我們的人，就是我們的幾名劍士，今天全是折在你手裏，只要你能知道改邪歸正，我們也會放你一條自新之路。」

宋巧巧故意咬唇思索了一會兒，然後這才像下定了決心似的，前後望了一眼，傾身悄悄說道：「如果他回來了……」

× × ×

宋巧巧拖延時間的目的是達到了。只是這種拖延，對雲夢兄弟來說，顯然並沒有多大好處。

× × ×

大寶已經在開始喘氣流汗。

這是胖子吃虧的地方。

人一胖，不管是虛胖或實胖，第一件輸人的事，便是不能持久——幹什麼事也不能持久。

二寶更慘。

因爲二寶一開始就沒有佔到多少便宜，再加上這對渾人都不懂得武學變化運用之道，時間一久，會的幾招，都使過去了，再打下去，只有一切重新開始，但所使用的，還是那幾招。

大寶由於拳路剛猛，對方多少有點忌諱，雖然沒什麼花樣，一時還不致落敗。

二寶就不同了。

他個頭兒小，在氣勢上無法壓倒對方，取勝全仗着以靈活的身形，繞敵盤旋，忽前忽後，或左或右，蹈空隙，打冷拳，使敵人防不勝防。

如今被對方摸淸底細，長處登時都變成了短處。

因爲他不知道虛實變化，出拳時路子都是一定的，對方儘可以逸待勞，守着一個固定的方位，等着他攻過去。

所以，大寶這時雖然流汗喘氣，却仍故我依然，二寶胸臂等處，則已挨了好幾劍。

儘管傷口不深，血已流去不少。

二寶愈打愈洩氣，終於捨開了那劍士，向大寶那邊奔了過去道：「大寶，別打了，這兩個傢伙看來難纏得很，這一頓酒肉，咱們八成兒是吃不成了，咱們還是另外再去找個主顧吧！」

大寶也妙。說不打，就不打！雙拳往外一封，將那名劍士擋開之後，就站在那裏拭汗喘氣，一點也不加以防範。

就好像只要他們兩兄弟宣佈不打，對方便會跟着自動住手一般。

那兩名藍衣劍士經過先後兩場苦戰，也累得什麼似的，同時他們已看出兩兄弟是一對渾人，再加上最後兩人又從二寶口中，聽出兩兄弟替人拚命，原來只是爲了一頓酒肉，像這種渾人，自然不值得與之計較。

所以，兩人略事喘息，便提着寶劍，轉身向智多星方知一和宋巧巧交談之處走去。

宋巧巧舌燦蓮花，一邊敷衍着智多星，一邊時時刻刻都在留意着這邊的戰情變化。

這時她見四人忽然沒來由的一起停手，不禁暗暗着急。

就在這時候，左邊那座樹林中，突如怒鷹一般，飛掠出兩條身形。兩條身形，一先一後，正是粉樓怪客嚴太乙和「人屠張弓」！

宋巧巧知道，這一下是眞的沒有指望了！

因爲她一眼望去，人屠張弓還不怎樣，粉樓怪客嚴太乙則一身是血，顯已受傷不輕。

這位殺組統領的一身輕功，的確令人欽佩，雖然一身是傷，身法看上去仍是那麼樣的輕靈、瀟洒、飄逸，幾乎一點也看不出受了傷的樣子！

兩條身形剛剛掠出林外，林中叱喝聲起，緊跟着又射出兩條身形！

追出來的這兩條身形，除了一名紅衣劍士之外，另一個赫然竟是那位劍宮總管無情金劍艾一飛！

四條身形相繼掠出後，林中便告歸入一片沉寂。

可見粉樓怪客在這一戰中雖然身被劍創，對方的損失，却更慘重。

到目前爲止，天殺帮僅兩人受傷，而且傷得都不算太嚴重，對方却已先後死去兩名錦衣劍士，一名紅衣劍士和一名藍衣劍士，幾乎超過了所出動人力一半以上！

宋巧巧因爲坐的地方是在田隴的這一邊，身前身後又分別擋着智多星方知一和兩名藍衣劍士，所以粉樓怪客掠出林外時，目光四下一掃，因未有所發見，便沒有多事停留，身形落而復起，逕向西北方疾奔而去！

申無害呢？

他看到了。

不過，他一點也不爲這丫頭担心。

他深知這丫頭機伶過人，既然能由白刄相向，發展到與敵人面對面娓娓交談，他相信這丫頭必有自處之道，根本用不着他去爲這丫頭杞人憂天。

他眞正感到有點放心不下的，反而是雲夢那一對渾人兄弟。

他原想繞經兩兄弟身邊，以傳音方式，吩咐兩兄弟跟着他一起離去，但繼之一想，又覺得這樣做，似乎不大妥當。

因爲兩兄弟中的二寶好像已經受了一點傷，這時正由大寶扶持着，向官道方面走去，而對方那幾名劍士，對兩兄弟之去留，根本無人在意，他若是對這兩兄弟表現得過份關切，說不定反而會害了這對兄弟。

所以他決定以後再設法對兩兄弟加以補償，當下仍舊跟在粉樓怪客身後，也往西北方奔了過去！

無情金劍追出林外，正待喝令智多星方知一與那兩名藍衣劍士分路包抄攔截之際，智多星方知一已然自動飛身一掠而起，促聲道：「總管留步！」

跑在前頭的那名紅衣劍士，亦由智多星以手勢吩咐另一名藍衣劍士喊回。

無情金劍的面孔，難看得如同一塊生銹的鐵板，他惡狠狠的瞪着智多星道：「什麼事？」

智多星方知一趕緊走上兩步，湊在無情金劍肩耳之間，不知悄聲說了幾句什麼話，只見後者打鼻孔裏輕輕哼了一聲，抬頭冷冷地道：「你眞相信這丫頭的話？」

智多星方知一的眼角朝身後掠了一瞥，低低說道：「卑屬當然不相信。」

無情金劍面孔一沉，冷聲道：「既然連你——」

智多星方知一面露得色，詭秘地笑了笑道：「卑屬雖然非常淸楚這只是丫頭的緩兵之計，不過卑屬已另有安排，只要把這丫頭帶回客棧，將不愁這丫頭不說實話。老總還記不記得我們這批藍衣劍士之中那個楊敏雄楊老弟以前的出身？」

× × ×

申無害一腳跨入院門，院子裏的冷落景象，不禁使他微微一呆！

「人呢？」

整座四合院裏，靜悄悄的一片，看不到一個人影，也聽不到一點聲音。

廣場一角，那座兵器架子，仍然端端正正的放在那裏，只是已僅剩下一座空木架，架子上的兵刄，以及那具活動的木頭人，業已全部不見。

怪了，人都到那裏去了呢？

噢！他看到了——在東廂屋簷下，那幾個年輕女人，正擠坐在一張條櫈上，在那裏低着頭，一邊扎鞋底，一邊晒太陽。

這幾個女人，那不會武功，他的脚步聲顯然並未驚動她們。

申無害皺皺肩頭，繼續向院心中走去。心中則止不住暗暗納罕：人忽然一個都不見了，究竟是怎麼回事？

那個姓方的副帮主，早上當他和粉樓怪客離去時，曾說過要領人隨後支援，難道所有的人都被姓方的帶走了？

可是，想想又不像。

由這裏入城，路只有一條，如果眞是這樣的話，他從城裏出來，爲什麼一路上一個人也沒有碰上呢？

那麼，會不會是姓方的眼看大勢不妙，臨時改變主意，已將全部人手撤去宋巧巧口中所說的那座岩穴中去了呢？

他想到這裏，忍不住又皺一下眉頭。

如此推測，雖然頗近情理，但似乎也不無矛盾之處；而最明顯的一個理由，便是眼前的這幾個女人！

因爲以方姓漢子處事之果斷和狠辣，如果所有的人都撤走了，就不該還留下這幾個女人。即使嫌累贅，不得不留下，留下的也不可能是活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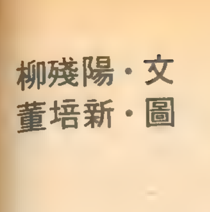
申無害思忖着，不由得又朝那幾個女人瞥了一眼。

就在這一瞬間，他的想法，忽又有了改變。因爲他忽然發現在板櫈那一頭的地面上，還鋪着一條破舊的草蓆。從草蓆露出來的部份，他看到了一雙脚。一雙男人的脚！

那雙脚正在那裏輕輕的搖晃。

從那雙脚交义擱叠以及輕輕搖晃着的姿態看來，使人不難想像到它主人此刻的心情，該是何等的輕鬆愉快！（未完）

柳殘陽・文
董培新・圖



魔骷髏（大結局）



前文提要：

＊＊＊＊＊＊＊＊＊＊＊＊＊＊＊＊＊＊

上回書至戰飛羽着命丁元一留在獵人居所守護，以防敵人捲土重來，致傷害到一羣良善的獵人，他自己則決定隻身追躡敵踪，冀能找到無恥公子，來一次總清算，追進魔林，首遭獺子淵、苗花娘狙擊，爲戰飛羽擊敗逃去，再深入，又逢武當四道攔路，戰飛羽把他們一齊殺斃，第三次遇到毒血豺，戰飛羽把人與毒物兩皆擊斃，最後，爲黑山熊康慷率衆堵擊，戰飛羽把他們擊斃後，進入一座樹屋，見到華駝與鍾魁及無鬚郎中，華駝要鍾魁把和無鬚郎中的交談，說給戰飛羽聽聽——

＊＊＊＊＊＊＊＊＊＊＊＊＊＊＊＊＊

紅雲拯俠客　神手誅魔頭

鍾魁突地一笑道：「呸！酸不拉吉的嘛！怎麼拿矯啊！這屋子裏可不是你一個人懂得醫道，撇什麼清，擺什麼臭架子！你那一套唬一唬我可以，在郎中面前嘛！我看高明不到那裏去……」

戰飛羽一看氣死鬼鍾魁的老毛病又犯了，剛由他調和了的氣氛，又有點火藥味兒，趕緊笑笑道：「請問前輩，到底情況如何？何不告訴在下以解心中之疑惑？」

鍾魁怒哼一聲，自顧自的生悶氣去了，華駝子不好違逆戰飛羽之意，輕咳一聲道：「我們已與戰老弟等分手，走到第二天，碰到了無恥，請我們到這裏來……」

鍾魁輕哼一聲，怒道：「那種請法，早三天我姓鍾的不剝他層皮也定要削他塊肉下來！」

看來是不甚禮貌！華駝子不置可否的繼續道：「來此以後，無鬚一見是我們就與無恥起了爭執，無恥堅持要殺我倆以誘你前來，無鬚則堅持要研究救此處主人獨臂老兄的解毒之法，需我倆共同工作，二人爭持不下，最後無鬚說以假頭誘你，效用一樣，並且說你能使此處主人中毒而不能解，有朝一日被人暗中下了此毒又將如何？打動了無恥之心，這才將我們送來此處！」

戰飛羽道：「不知解毒之方可已研究成功與否？」

鍾魁接道：「三個臭皮匠勝過一個諸葛亮，方子倒是有，豈奈藥引難求何！」

華駝子不屑的道：「聽你說得文縐縐的，也不怕拽下大腿來！」

笑笑，戰飛羽道：「此中門道，畧知一二，何不說來聽聽！」

華駝子向無鬚道：「郎中，你說吧！方子是你想出來的，老朽可不便掠美！」

無鬚道：「若非駝子一句以毒攻毒，我也想不出此方來，普通的幾樣毒物，如宋宮尿，蝎子尾，蜈蚣嘴，毒蜂針，我隨身尚有，只是藥引實在難求！」

戰飛羽聽至此處，心忖：丁元一已將他身上的零碎，搜括殆盡，誰知他還有，看來無鬚實不愧計謀深沉之士，正是「狡兔猶有三窟」，何況此一江湖人物？

戰飛羽這種想法，鍾魁天性嘴巴刻毒，接道：「你不是讓元兒將瓶瓶罐罐搜了

個光嗎？怎地還有？」這是俗語說得「那壺不熱提那壺！」

戰飛羽只是暗叫糟糕，華駝子却已經怒哼出聲。

鍾魁話出口，已知不妥，尷尬的望着無鬢郎中，滿面歉意。

無鬢郎中却反而洒脫的道：「鍾老兄，俗語說『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我這種人行走江湖，樹敵又多，能不爲自己餘留後路嗎？」

鍾魁點點頭！

無鬢郎中繼續道：「若果那苗疆巫婆子苗花娘在此就好了！看來是沒什麼希望，他豢養的千年蟒蛇胆，正是此藥最佳的藥料，有了此物，就不需『鶴頂紅』做藥引了！」

戰飛羽一聽，微微一笑道：「苗花娘的蟒蛇胆，爲我取在此處，既然郎中有用，就請拿去！」

掏出懷中玉瓶，扔給無鬢，無鬢接於手中，拔開瓶塞一聞，點點頭，沉思有頃，突地抬頭道：「戰飛羽，我無鬢郎中，出名的貪得無饜，蟒蛇胆既到我手，本不該再還你，看在你對我信任的份上，我破例用多少，算多少，不取一分，但話說在前頭，你我之間那一刀之賜，還是要算的！此事完畢，我們約期再算！」

戰飛羽正容道：「是非分明，正是江湖人的行徑，戰飛羽記下了！」

無鬢向華駝道：「我們開始吧！」

華駝點點頭！

許久，內室傳出微弱的呻吶，一陣腥臭之氣，瀰漫林屋，稍頃，室內走出了一個目光炯炯的獨臂老人，[illegible]、面容，與細高的身材，白髮皤皤，一派隱者氣象，一見戰飛羽，面露歡容道：「小友何時來此！這幾位可都是貴友？」

戰飛羽恭敬的道：「飛羽來此不久，前輩，可大好了！這幾位亦是飛羽忘年之交！」

老人與衆人點點頭，當他聽說無鬢的名字後，疑惑的道：「恕老朽放肆，昔日江湖道上有一老魔，自號無極老人的，可是令師？」

無鬢恍然驚震的說道：「前輩認識家師？」

獨臂老人道：「令師如今可還健壯？我二人豈止認識而已。」

無鬢詫異地道：「家師自我入門之日起，即患半身不遂之症，醫藥罔效，奇怪的是他又懂醫理，却不診治，我要爲他診斷，他又拒絕，這中間前輩既與家師素識，可知其因？」

獨臂老人，目露精光，緩緩道：「閣下可是帶藝投師？」

無鬢郎中，驚異的道：「前輩怎知在下是帶藝投師？」

獨臂老人道：「閣下可知道令師之名諱？」

無鬢搖搖頭，獨臂老人沉思有頃，目注無鬢郎中，沉重地道：「不是老朽說人壞話，閣下對令師恐怕尚不及我知道的多！就是我對令師，亦僅是片面瞭解，所知亦不算多，我能知道你是他的徒弟，乃是從你醫道上判斷而出，當我知道中了暗算，爲人下毒之後，即知此人亦係令師之徒，令師有一特異之處，即用毒絕不留解藥，毒用一次，絕不再用第二次，是以我知道我中毒以後，即不再尋求解救之道，但我却又知道暗中下毒之人，即半年前來此魔林中的一個年輕華服公子！亦即你的師兄弟之一，自稱無爲公子，想來不是他的眞名！」

戰飛羽一旁接口道：「他是無恥公子常少岩，江湖中聲名狼藉的敗類！」

無名老人請衆人環坐，道：「他來時即聲言是奉令師之命而來，當年我與令師曾約鬥三次，不分勝負，最後一次，他毀我一臂，我却點他一穴，使其殘廢終生，他曾與我約定，有朝一日，他要訓練出一個徒弟，將我置於死地！」

戰飛羽不以爲意的道：「無恥是代師赴約嗎？以他之藝業，與前輩相較，豈不是以卵擊石，自不量力？」

獨臂老人搖搖頭道：「他來時，即遞一柬帖於我，說是柬中一式武功招數，即可破我昔年一指，當我展視柬帖研究其中所載圖形與說明後，就看出那一招根本不能破我指法！就在我要告訴他時，突然見他面露詭笑，對我說：柬中招式是假，柬上有毒是眞，招式雖不能破我指法，柬毒却可置我死命！此人話完，最後曾放言說：今後武林將是他『無極門』的天下，我因他叫無爲，你叫無鬢而推知你們可能是師兄弟，而無極老兒，醫道甚精，與你這醫道似可關聯，故而問你一句，不想果然言中，但我可以告訴你一句話，無極有一特性，即不信任任何人！你爲他診病，他怎敢放心讓你施爲？他收你爲徒，恐怕是另有原因，你今日救了我，更是大出他的意外！」

無鬢郎中俯首沉思，似對老人之言，有所領悟，久久始抬頭問道：「前輩與家師何以……」

獨臂老人接道：「五十年前，江湖中有一無行公子魏無忌，爲禍江湖你可聽說過！那就是令師，他又稱無極老人，其實就是無忌老人，那時老朽在江湖上，有個匪號叫無影……」

「啊！無影君？老前輩複姓皇甫單名一個鑑字？」

無鬢睜大眼睛，望着面前這清癯的獨臂老人，從輪廓上尙能看出老人年輕時，定是個俊秀已極的人物！

笑笑，獨臂老人道：「五十年了！歲月不饒人，魏無忌如今竟然還有雄心壯志，老朽倒是早已看破紅塵，隱居此處已三十年，其他的事我不說，你們該知道！」

華駝道：「無影大戰無行，乃是江湖中的神話般傳說，不想今日得見前輩，倒是駝子想不到的。」

無影君皇甫鑑道：「治死人華駝，氣死鬼鍾魁，號稱武林二怪，你那份醫業，我奇怪怎地未被無極老兒看中！」

華駝子笑笑道：「那恐怕是我的幸運，也是他的幸運！」

獨臂老兒道：「此話怎講？」

華駝子道：「我幸運他沒看中我，多活了幾年，他也幸運沒看中我，也多活幾年，否則我一劑藥下去豈不是治死他？」

哈哈大笑，獨臂老人道：「看來無極老兒這不信任任何人的特性，倒是救了他

一命！」

話題轉到江湖近情，獨臂老兒似對「骷髏帮」的死灰復燃，甚爲注意，他每次都想詢問無鬢郎中，似是難以啓齒，突地無鬢郎中講出了使他驚異的話語，使他久久不能答覆，只聽無鬢道：「無鬢闖蕩江湖數十年，今日才深悟昨日之非，前輩此處甚爲清靜，可否容我棲身？」

無影君皇甫鑑，炯炯雙目，注視無鬢良久，始道：「閣下號稱無鬢，想來貪慾甚重，佛家講求澈悟，看來此言不虛，套句老話，老朽豈無容人之量！何況閣下對老朽有救命之恩？」

無鬢似是眞地大澈大悟般，笑笑不置可否！

無影君突對華駝子道：「你兩位功力一散，我看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不過二位假若還有留戀昔日功力之心的話，那就在此住上一些時間吧！」

華駝與鍾魁，相視一眼，齊聲道：「那就謝謝前輩之賜了！」

無影君道：「先別謝，我可沒說有把握恢復你們的功力，不過以你與無鬢二人的醫道，再輔以我所知的一門武功，試試總是無害的。」

戰飛羽道：「聽說無恥已去我居停的獵戶之處，我這就趕去看看狀況，前輩，告辭了！」

無影君道：「時已不早，想必都也餓了，你嚐嚐我那陳年松子酒，以及風腌臘味，再走吧！」

戰飛羽聞言，似甚熟悉的進入裏面，提出了一罎酒來，放於中央，並將五七塊風腌臘味，分於四人！

華駝子似是甚爲喜愛杯中物，急不及待的猛喝一口酒，連稱「好酒！好酒！」就待將手中臘味向口中塞去！

突地，無鬢郎中道：「且慢！」

華駝子道：「怎麼？無鬢，你自己的不夠還想要我這一份！」

無鬢笑笑，道：「我貪得無饜雖然不錯，但對你那塊鹿肉，可不至於生覬覦之心，認得在進入此處之時，無恥曾來過此屋轉了一轉，防人之心不可無，對他我知之甚詳，你不妨試試看，手上之物，可有毒無毒？」

華駝子聞言，一聲不響的自頭上拔下一支銀釵，向手中鹿肉一刺，驀地面露怒色恨聲道：「此人眞正是蛇蠍其心，看來你師兄弟間，確是離心離德！」

無鬢道：「若非如此，我何不留在此處？喂！喂！別丟，別丟！丟了豈不可惜？憑我二人在此，難道會有不能吃的東西？那豈不是天大笑話？」

華駝子手上鹿肉出手又即抓回，笑笑道：「可不是！通通拿來，待我來清一清吧！」

在歡樂的心情下，樹屋中散溢着一股祥和之氣，酒氣四溢中，戰飛羽帶着一股豪情，離開了魔林！

戰飛羽踏出魔林之時，業已是紅日東昇，雪溶風寒的時候，展動身影，急急向來路飛馳！

距離非遠，茅屋已在望！

戰飛羽離茅屋十餘丈時，業已覺出情況不對！以常情而論，此時正當獵戶晨起整獵具，舉炊待發的時候，而五七家人家中，竟然毫無動靜，更使戰飛羽確定出了紕漏的是那昨夜裏曾經發生過威力，將來襲之人一一陷入獵獸之陷阱，此時却已毀壞！

戰飛羽推測，憑丁元一之力，恐怕無能對無恥公子的大批人馬。

急展身形，迅即落入岳和茅屋之中，頓時間，戰飛羽雙目中精光陡射，臉寒如霜，露出一股無與倫比的殺氣。

屋中央椅俱已破碎不堪，廚房門口，躺臥着岳和夫婦的屍身，懷抱着滿臉腫脹，口鼻流血的小虎子，一家三人，均已閉過氣去！

小虎子滿口鮮血，咬牙切齒之狀，恨怒之色，猶自顯現面上。

屋角處，兩具黑衣勁裝的屍身，死狀相同，面俯地上，看不清面貌，然而兩人的背上，均都是三條深達寸許，長有尺餘的裂口，翻肉露骨，凝血成塊，這傷痕，使戰飛羽記起了頹垣斷瓦的破落風雪古廟，當他第一次望到這種傷痕時，並不能確定是何人的傑作，如今他知道，這是丁元一的獨門傷敵手法。

屋中滿地是血滴洒射的痕跡。

戰飛羽看清屋中情形，飄身落於岳和夫婦身旁，方待俯身察看！

驀地，「勿動！這是獨門手法，由我來！」

戰飛羽仰首望去，只見廚房內，閃出了無鬢郎中，凝重的望着地上的岳和夫婦屍身，緩緩地道：「看來內傷不輕，不死恐亦殘廢，請戰兄將那孩子抱開施救，他僅受外傷！無甚嚴重！」

戰飛羽身後，傳來無影君皇甫鑑的聲音道：「小友，此子可是你所提過的小虎子？」

戰飛羽點點頭！

皇甫鑑道：「那麼就將他交給我吧！無影神功無人承受，似甚可惜！」

戰飛羽驀地起來，向皇甫鑑一抱拳道：「前輩，飛羽已爲此子打下內功基礎，本想推薦於您，只是未便啓齒，今蒙前輩收錄，飛羽先代他謝謝！」

無影君皇甫鑑說：「重傷之下，尙有內歛英華，我已看出根基甚固，倒是我該謝謝你纔是。」

戰飛羽道：「前輩二人怎地來此？」

此時無鬢郎中，業已俯身察看岳和夫婦二人之傷勢完畢，聞聲接道：「無恥行徑，兄弟略知，戰兄既在此落脚，且曾在此處傷過無恥手下，他既聲言來此，豈能放過？恐你一人忙不過來，我就約皇甫前輩同來舒活舒活筋骨。」

皇甫鑑此時立俯身抱起小虎子，將他放在牆角窗下的一張木床之上，伸手將其衣襟一撕，突地怒哼一聲！

戰飛羽急驟的颷射而至，眼光到處，只見小虎子胸前顯然一處掌印，紫痕斑斑，顯明至極，不由得怒道：「無恥之尤，對一孺子竟亦下此重手！」

皇甫鑑道：「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此一掌之功，恐我十多年唇舌，亦不及其效！」

戰飛羽聞聲，知其是指小虎子可能因此一掌，而更加勤練武功，是以會意的向

皇甫鑑望望，未再開言。

只見無鬓郎中，無影君皇甫鑑，業已分別向岳和夫婦及小虎子施救！

戰飛羽輕悄的，將屋中兩名幪面人屍身，提出屋外，然後在房屋四周，巡視一周，見無任何異狀，隨即挨門逐戶，將其餘幾家獵戶查看一遍，不看尤可，一看之下，大為憤怒！

這幾家獵戶，竟然在不知不覺中，都中了暗算，為無恥點中死穴死去，十餘人中，竟無一活口，直氣得戰飛羽鋼牙磨穿，切齒痛恨！

一臉怒色，進得岳和屋中，恰巧見小虎子在無影君皇甫鑑的內功施救下，清醒過來！

虛弱地，小虎子看到戰飛羽後，焦焦的，嚅嚅道：「爹和娘他……」

哽咽不能出聲，流露出至孝天性，戰飛羽輕柔的安慰小虎子道：「小虎子乖，大丈夫豈可流淚？你爹娘沒有關係，郎中大爺在救他！這是你的師父！以後你好了，好好練功，將來好去殺壞人！」

小虎子點點頭，破涕為笑的，向皇甫鑑道：「師父，等小虎子好了，再給您叩頭！」

哈哈一笑，歡然的捋鬚，皇甫鑑道：「好！好！你別動，嗯！」

小虎子點點頭，旋即扭頭向廚房門口望去。

此時，恰見岳和夫婦，微微睜開眼來，看到屋中情景，驀地想掙扎坐起，然而身體却虛弱得緊，未能如願。

戰飛羽過去，將岳和扶起，道：「老爺子，你暫且坐息一下，有話慢慢講！」

岳和却吃力的指指屋頂，說道：「那上面……」

戰飛羽抬頭望去，只見屋樑上，一把雪亮的小刀，插着一塊白布，輕輕搖幌，白布上，似是有着血漬！點點滴滴又像字跡！

戰飛羽騰身而起，伸手拔起刀布在手，輕悄悄的落入地上，展開布條一看，原是用血寫的一封信函，正是無恥給戰飛羽的！

信中言明，乃係以丁元一鮮血書就，推知戰飛羽能見此血書，當已闖過魔林，但警告戰飛羽，今後武林道上，將有無數關口，待他去闖，並約定一月後，在丁家堡與戰飛羽決戰！末後聲言，獵戶之死，乃係因獵戶茅屋周圍，防獸陷阱，太過歹毒，竟然傷了他八個手下，是以用獵戶性命抵償！並預言「丁家堡」一戰之後，將是他無極派君臨天下的開始！

戰飛羽看過，遞予無影君皇甫鑑與無鬓郎中一一過目後，即向無影君抱拳道：「前輩，此處獵戶之死，飛羽抱歉良深，意欲趁無恥未曾發動之先，早日趕至丁家堡，通知丁堡主準備其陰謀偷襲，並思欲在約期一月之內，先將丁元一救出敵手，免受掣肘之累，故此處之事，擬請前輩偏勞，飛羽就此告辭！」

無影君皇甫鑑，與無鬓郎中，互視一眼，均無意見，即道：「小友珍重！此處之事，有我等處理，儘管放心，沿途以小心為上！」

戰飛羽目露激動之色，無言的抱拳一拱，騰身而去！

小虎子的呼喚，遙遙傳來，似更堅定了戰飛羽早走之心，不多時，得得蹄聲傳來，戰飛羽已迎着撲面的寒風，踏着碎雪，懷着一股無比的恨意，遠去了！

迎着寒風，戰飛羽的心情，就如同積雪般冰冷，如凜風般撕裂！一股「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的愧悔之意，塡滿胸膛，一股急待發洩的無比暴怒，充滿胸中，崎嶇的山路，毫未減慢他焦急趕路的心情！

一日後，戰飛羽滴水未進，業已趕出百里以外，蔓延無盡的山區，已望到邊緣，再轉過一處山脚，即將是官塘大道！戰飛羽毫無觀賞沿途雪景心情，一味的冒着風寒，向前鑽趕！

驀地！

一絲微弱的異響使戰飛羽怔得一怔！天性使戰飛羽勒住了坐騎側耳聆聽！就自那轉角的背面，隱隱傳來叱喝聲，哀嚎聲，叱喝中，夾雜着嬌喝！

自己的麻煩已够多了，管他呢！戰飛羽自忖着一提韁繩，馬蹄又動！

更清晰！喝叱聲中夾着嬌呼的焦急！遲疑了一下，戰飛羽搖搖頭，繼續前進！似是決意不管閒事。

轉角到了，喝叱聲更形清晰！

轉過轉角，不想看也不行，一幕奇景，映入戰飛羽眼前，景況使他義憤塡膺！

轉角過後，是一片漫無邊際的墓地墳場！

松柏遒勁的矗立於寒風陽雪中，荒草露出雪面，枯黃得已毫無生機！

墳地中，刀光劍影，飄閃飛射！叱喝連連，人影幢幢，形勢却是一面倒！

九個男的，分別圍着三個女的，以衆凌寡，以強欺弱，以男鬥女！

兩堆中兩個女的釵亂鬢橫，竭力的撐持着，忍受着穢語的侮罵，與輕薄的羞辱，張惶失措的舉止，與手足無措的樣子，直顯示出對手乃存心戲弄。

另一堆，一個瘦長的美如冠玉的男子，正舉着一支長劍，指着一個霧鬢風鬟業已散亂不整，嬌軀正連連後退的女子，嘖嘖地道：「小娘子，怎麼樣，認輸了吧！同大爺玩玩別的，不比要刀弄槍更好嗎？唔！」

一個踉蹌，那美貌女子，突然間滑跌地上，長劍適時遞到咽喉，半仰的身子，起伏不停的胸脯，驚悸中顯得楚楚可憐，她面容倏忽一變，嬌叱道：「你們骷髏幫今天欺負到我們『綠女會』的頭上，是瞎了眼，就是姑娘今天遭了不幸，你們也活不過明天！」

美如冠玉的男子，劍尖一迫，女子一仰身，另一腸肥腦滿的漢子，笑得打顫，捧着個大肚皮道：「人為花下死，做鬼也風流！喂！皮老二，是不？」

嘖嘖一笑，另一個賊眉鼠眼的漢子道：「皮老二，可能有這艷福，你胖子同我胡老三差不多，恐怕是要光棍打到底了！只不過今天嗎？看來頭籌沒份，將就着來個二水貨，總不成問題！」

嘖嘖哈哈聲中，仰面跌於地上的女子，業已杏眼圓睜，怒目罵道：「無恥的狗賊……」

「啊！」一聲驚厲的嬌呼，另一堆中的一個女子，業已被其中的一個壯漢，出手擰住胳臂，擊落兵刄，反臂捉入懷中！

紫影倏射，如天際流星瀉地，衝入仰地女子之處，長劍倏忽飛射空中，驚叱怒喝之中，緊接着三聲淒厲慘號，美如冠玉的瘦長漢子，首當其衝，一個翻滾，跌落墳地邊上，狂吐鮮血，手撫胸際，驚瞪着一雙三角眼，顫抖的伸出手中，遙指紫影，期期未語，業已仰首跌翻。

胖漢與賊眉鼠目的漢子，在驚覺到紫影狂飈至時，業已身首異處，頭飛身倒！

紫影繼飄，反臂擰人的壯漢甫自俯首嗅鬧，突感後頸一緊，一陣清涼，手臂嗒然放落，卜通跌倒在地！

與他一簇的二人，驚叱中兵刄甫出，驀感着白光影閃處，兵刃一緊，頓時出手，心口一緊，如中鐵錐，狂嚎中身軀如斷綫風箏，飛向另一堆激戰中的同伴。

單刀飛頭，長劍削肩，另一堆的同道，生生將二人了結，與唯一撐持最久的女子，面對面交擊長劍的年輕漢子，突被此一變異嚇怔一瞬，敵人長劍業已刺中胸腹，一命了帳。

紫影閃落，戰飛羽寒目寂寥的望望滿地狼藉屍身，向三位姑娘點點頭，一聲不響，邁步向停入路中央的馬兒走去！三位姑娘，相視一眼，臉上都有一種特殊的神色。

突然一聲輕俏的嬌呼！

「喂——」嬌呼得使人聽了心顫，那是一句既溫柔，又悅耳的脆膩的聲音。這種聲音，讓任何人聽了，都會有一種說不出的脆弱之感，只要你有一絲兒的「情味」，那麼你聽了這一聲嬌呼，會自然的，如同中了邪魔符咒一樣的，想望上一眼，看看這迷人的聲音的來源，到底是一種何等模樣的天生尤物所發出，因為這種聲音，會給人一種幻想，幻想着發出這種聲音的一定是萬物主宰的傑作。

萬物主宰，一定是將她從頭至尾，都安排得勻稱而嬌美，不管是她的一絲髮絲，都將是使人沉醉，使人望之茫然，說不出的茫然！茫然中却有那麼一個似幻似眞的常縈迴腦際的「純眞美麗」的聖潔影子，這影子的髮梢，額際，鼻樑，眉間，眼中，與嘴角，甚至身上的每一分，每一寸都是恰到好處，使你看了永遠有種若即若離的神秘感，飄渺在他那四周的那種氤氳之氣，襯托出她虛無的美！而這種聲音，却似極地的磁源，會黏得你的心緊緊的想去接近那聖潔的影子！讓那種神秘氤氳，虛無包圍着你，涵蓋着你，即或是老死其中，亦在所不惜！

戰飛羽也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一個有血有肉的男人，有思想有情感，極端丰富的情感的男人！聲音入耳，不期然的心情一顫，身形畧滯！幻想中的聖潔影子，出現腦際！

那虛無的，飄渺的影子，一剎時變成了眞實，只是與幻想有所不同，眞實的是前方左右都有一個形像出現！衣衫雖然不整，可是自有一番特異的風韻，更現出了她們應有的奇異力量，使你的本性，亦為之引發，有一種莫名的力量，極思衝激而出！

形像似有意似無意地在慢慢接近戰飛羽，激累後的香汗，似未曾被朔風吹乾，又是一聲嬌俏而磁性的脆呼：「喂！……小女子姊妹三人，承蒙大俠援手，尚未拜謝，敢問大俠貴姓大名，尚祈賜告，以為小女子姊妹三人，日後永記不忘，并稟告會主，供長生神位於敝會之中！」

驀地——

迷濛中戰飛羽眼前，突然呈現出一幅血書的影子，腦海中有一個陰冷的聲音，告訴他：

「今後武林道上，將有無數關口，要你去闖！」

那是無恥公子常少岩的聲音，血書的血是丁元一的，急愕愕的一個冷顫，戰飛羽如夢初醒，靈光一閃！

「音攝魄？」

「音攝魄」乃是一種武林秘技！是昔年「姹女」尹韻的絕藝之一，失傳江湖已有百年，凡為音攝魄所迷之人自會聽音入迷，不管定力如何高強深厚，如在未防備之前，突受「音攝魄」之襲擊，就會不知不覺，墮其術中。昔年「姹女」尹韻，憑此藝業，在江湖上掀起了莫大風波，毀壞了多少武林高手，最後始為少林當時之掌門人，以無上禪功「獅子吼」震傷逃遁，而不知所踪。

如今，竟然在此三女身上發現此一「神功絕藝」，戰飛羽心忖自己有德於她們三人，竟然以此「神功」對待，看來其中定然有詐。

警惕之心一生，眼前幻影頓時消失，眞實的三個「萬物主的傑作」，在戰飛羽的眼中，那丰盈的胴體，美艷的面容，頓時變成了紅粉骷髏。

湛然清澈的一股寒光，自雙眸中陡然掃射三人，凜然的，戰飛羽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武林人常事，三位不必記在心上，供奉長生牌位，在下更是不敢承當！」

話落，即依舊邁步前行。

綠衣一閃，那支持時間最久，以長劍刺殺對手的女子，似是三人之首，眼角中飄射出一瞬急急的微妙暗號，自身却倏忽閃至戰飛羽身前！

另兩個女子，見狀分為左右，齊齊飄至戰飛羽身旁！

戰飛羽停步抬首！

眼前的女子，此時長劍業已入鞘，鵝蛋臉上飄洒着一縷髮絲，斜掠左眉，高挺的瑤鼻，噏闔着，艷紅的櫻唇，笑得老高，嬌俏的身材，搖曳生姿確是人間仙子。

左首，是那被絆跌於地的女子，橢圓形的臉兒，尖尖的下頦，那些微上翹的右唇角旁，一顆如芝蔴大的小紅痣，更增加她本已美艷至極的面容，幾份嬌俏，無怪她曾惹得敵手生心染指，她那高聳的胸脯，勻停的胴體，直是一個火山，熱得使人眩暈。

右首，是個貴妃型的圓臉如滿月，豐盈而適中的艷麗女子，他的艷麗似尤勝過其餘之人，三個人一色的綠衣，立於寒風中，飄飄如仙，每個人都雖是釵亂鬢橫，衣衫不整，却更增加她們的魅力！

戰飛羽與之相離不遠，一股蘭麝幽香，輕輕飄來，中人欲醉，然而戰飛羽「驚

心」早起，眼前的一切，都已變爲虛無，是以入眼入鼻的色與美，並未對他發生什麼誘惑之力，相反增加了他的「防範」之心。

寂寥而森寒的目光，掃視一過，只使得對方之人，自心底生悸，不期然的俯首望地，不敢與之對視！

冷冷地戰飛羽道：「姑娘請讓路！」

螓首倏抬，面前鵝蛋臉絲衣女，突道：「小女子絲衣會雷絲玉，與會中姐妹陶絲蕁，梁絲梅，蒙大俠援手之德，怎能連大俠姓名都不知道？豈不是顯得我們妹姐，毫不通人情，也不懂禮數嗎？傳出江湖，豈不是天大笑話？」

搖搖頭，戰飛羽道：「沒這麼嚴重！姑娘，請讓路！」

雷絲玉嬌媚的道：「大俠何以如此吝於賜示大名？可是尊駕在江湖上，有見不得人之事嗎？」

勸將不如激將，雷絲玉找錯了對象。

戰飛羽道：「姑娘怎麼說都可以，請讓路！」

雷絲玉一怔，驀地撒賴的道：「那麼大俠就闖吧！」

胸脯一挺，戰飛羽覺得雙掌抖動，踏前兩步，距離更近，再進幾步，那峯頭即將碰到戰飛羽身上。

眉頭一皺，戰飛羽道：「姑娘何必如此迫人？」

嬌笑，雷絲玉道：一是大俠拒人，那裏是雷絲玉迫人，絲玉怎敢？您是我們的恩人啊！」

戰飛羽倏然驚覺，就在這幾句話之間，左右的陶絲蕁與梁絲梅，業已逼近三步，悄無聲息的，三人已將他包圍了起來！

心下暗轉，驀地決定，戰飛羽輕輕一笑，道：「在下告訴姑娘姓名，就可以走嗎？」

雷絲玉道：「你告訴過以後再說。」

戰飛羽道：「姑娘之意是……」

雷絲玉唇角一撇，道：「大俠何以如此不暢快，連我們女人都不如！」

目光陡盛，戰飛羽道：「在下叫…」

叫字餘音中，三女均似極爲恭敬的側耳細聽。

驀地……

紫雲飄閃，倏忽間，如紫電奔射，戰飛羽詭異的，已轉到雷絲玉身後，展動身形，向高處奔去！

焦急的驚叫：「戰飛羽你不能走！」

紫雲如電，倏然飄閃而回！

雲佇影現，雙目如電，面寒如霜，戰飛羽驚聲道：「原來雷姑娘是明知故問？戰飛羽請教，姑娘有何意圖不妨明言！」

怔怔的神色中，一股愧悔之意，掠過玉面，倏地毅然挺胸道：「沒有什麼意思，請戰大俠隨同小女子姐妹三人，去個地方！」

點點頭，戰飛羽道：「可以！只是請雷姑娘講明原因！」

雷絲玉道：「到後自知，戰大俠難道還有不敢去的地方嗎？」

古井不波，戰飛羽不受挑逗的道：「有！很多！」

大出意外，極有興趣的，陶絲蕁道：「新鮮得很，戰大俠在武林中，可說是無往不利，不啻爲武林霸主，黑白兩道的總瓢把子！那裏還會有你戰大俠不敢去的地方？」

戰飛羽深意地道：「天堂與地獄！」

咯咯嬌笑，三女同聲道：「原來戰大俠是怕死之徒！」

戰飛羽正容道：「姑娘們不怕死？」

笑聲倏停，笑容驟斂，三女互望一眼，深深的體會到了對手的厲害，不僅是傳聞中武藝之高强，智慧似是更高人一等。

雷絲玉點點頭道：「我們乃是江湖的無名小卒，當然怕死，但是戰大俠與我們不同，戰大俠乃是當今武林中，响噹噹的人物，豈是怕死之徒？對不！戰大俠！」

出人意表，戰飛羽道：「姑娘們不是人？」

突然一怔，忽然大怒，齊齊嬌叱，三人同聲嬌呼。

「戰飛羽，姑娘們瞧你是個人物，你可莫自認爲眞的是個人王，可以隨便信口雌黃！」

毫不在意，戰飛羽道：「那麼姑娘們是人了？」

雷絲玉，銀牙磨得出聲，說道：「廢話！」

突地一笑，戰飛羽道：「姑娘們是人！難道戰某人不是人？」

會過意來，三人齊齊玉面飛紅！

舉手掠掠左肩髮絲，嬌美中略帶一份赧然，未語先笑，雷絲玉道：「戰大俠，恕小女子們愚拙，只是您這種弦外之音，實在也太離譜，雷絲玉保証不是引您到天堂的天兵神將，亦不是拘您去閻羅殿的牛頭馬面就是了！」

點點頭，戰飛羽道：「這正是戰某人要請教的，姑娘要引在下到那裏！」

梁絲梅道：「不是講過，到了自然知道嗎？怎地大名頂頂的神手無相戰飛羽，會是個婆婆媽媽的人物！哼！」

戰飛羽望她一眼，道：「只因戰飛羽心中有一個預感……」

三人同聲的脫口道：「什麼預感？」

慢條斯理，戰飛羽道：「三位雖非天兵神將，亦非牛頭馬面，戰飛羽却認爲三位是不知底細的金童玉女般拘魂使者。」

神情異詫，雷絲玉道：「戰大俠此是何意？」

戰飛羽神情肅穆，沉聲道：「三位與骷髏帮之人在此交手，爲了什麼？」

陶絲蕁道：「奇怪！戰大俠不是看到他們對我們三人的態度了嗎，您不就是爲了這個原因，施予援手的嗎？」

點點頭，戰飛羽道：「這是表面的，我是說實際！」

突地似有所悟，雷絲玉道：「噢，戰大俠以爲我們絲女會同骷髏帮串通好了，故佈陷阱？可是戰大俠，天下有時自己人讓人殺死而不以爲然的只是想請這殺人的人去一趟的事兒嗎？」

戰飛羽道：「苦肉計正是如此！」

氣呼呼的，梁絲梅道：「苦肉計可不是苦命計！」

戰飛羽笑笑，向雷絲玉道：「姑娘在貴會執掌是……」

雷絲玉道：「行堂使！」

戰飛羽道：「聽來可是以傳達與行動

爲主要職掌？」

雷絲玉點點頭。

戰飛羽道：「行堂堂主是直接指揮您嗎？」

嬌笑，雷絲玉道：「戰大俠以普通武林組織，衡量我們絲女會，那就錯了，我們雖有行堂，却沒堂主這個稱號，行堂乃是會中一個眞正的處所之名，凡是會中姐妹，居於此處者，均是行堂使，行堂使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只是在執行任務時，有主從之分，屬於臨時的，任務的分配，則屬於宮堂，宮堂使是很少在外行動！」

戰飛羽突感興趣，道：「那麼姑娘們任何一位，都可以隨時隨地見到貴會會主了？」

微微一笑，雷絲玉道：「會主之名，戰大俠亦是推測而來，我們會中，沒有會主這個名義！」

戰飛羽道：「那麼貴會之主，究竟如何稱呼？」

雷絲玉恭謹的道：「那是我們的大會姐！」

戰飛羽道：「貴會有大會姐，那也有二會姐三會姐了？」

點點頭，雷絲玉道：「我們共有會姐十位，使姐十位。」

戰飛羽道：「那麼此次姑娘是奉了什麼使命外出？」

雷絲玉道：「特意請戰大俠而來！」

戰飛羽道：「貴會請我做什麼？」

雷絲玉搖搖頭道：「不知道！」

尋思一忽兒，戰飛羽道：「姑娘三人奉何人之命？」

雷絲玉道：「十使姐之命！」

戰飛羽道：「姑娘可以回去覆命！」

雷絲玉歡然笑道：「戰大俠答允跟我們一起去了？」

搖搖頭，戰飛羽道：「不！在下尙有要事待辦，不能赴約，相煩姑娘回覆貴上，待得在下事完，請貴上傳語丁家堡，告知在下赴約，地址，時間，戰某人定然應命而往！」

雷絲玉道：「只是我們受到定要請到戰大俠的命令，假若請不到，就不能覆命！戰大俠可否體諒我們姐妹苦衷，撥冗委屈一趟？」

戰飛羽截然地道：「碍難從命！」

雷絲玉道：「戰大俠寧願因此而讓我們姐妹三人受到會規的制裁嗎？」

戰飛羽道：「那是貴會之事，在下並無此意！」

陶絲蕁皇急的道：「戰大俠可知我們會規的處分是削耳挖眼嗎？」

神色一怔，戰飛羽道：「貴會處分竟如此重？罪能至此嗎？」

驀地，梁絲梅噗地跪倒於地！失聲痛哭道：「戰大俠，您是仁義君子，路不遠，費不了您好多時間，您就發善心，救救我們姐妹三人吧！」

刹時間，抽噎至再，一副帶雨梨花的嬌俏模樣，實是惹人憐愛！

梁絲梅這一招，大出戰飛羽意外，頓時不知如何是好，陶絲蕁見狀，驀地撲前一步，仆身於地，叩頭如搗蒜，邊叩邊哭道：「戰大俠，您就可憐可憐我們的吧！您……」

戰飛羽雙手連搖，急聲道：「姑娘莫如此，起來！起來，有話好商量！」

雷絲玉道：「戰大俠，答應了！」

戰飛羽道：「不是我不答應，實是因爲我尙有急事待辦，而且是救人之事，所謂救人如救火！我怎能捨此而去貴會？這豈不是捨本逐末，不知緩急？」

雷絲玉道：「戰大俠，您是去救一個人嗎？」

戰飛羽道：「正是！」

雷絲玉道：「難道那一個人的性命，竟然比我們三個人重要？」

戰飛羽道：「話可不是這麼說！姑娘們……」

雷絲玉驀地撲前，頭碰戰飛羽脚尖，哭道：「戰大俠！您若是不答應，我姐妹三人，就在這雪地裏，跪着不起來，活活凍死在此，您要是忍心，您就走吧！反正我們這三條命，亦是您救的，再爲您死了，也是應該的！」

戰飛羽心中大是懊悔，懊悔自己不該管此閒事，如今弄得脫不了身，不由得俯身伸手，扶起雷絲玉道：「姑娘請起，這樣好不，你們同我一起，待我先去救了同伴，然後再同你們前往如何？這樣您們總可以覆命吧！」

雷絲玉閧聲，隨着戰飛羽扶持的時候，慢慢起身，與戰飛羽站了個對面，二人幾乎貼身而立。

微仰螓首，淚珠猶自未乾的，嬌笑着道：「戰大俠不能先同我們一起去嗎？」

爲難的，戰飛羽道：「實在是此事緩不得……」

雷絲玉驀地接口道：「好，那麼我們就走吧！」

雙手一揚，看似欲擦眼淚，驀地中途一變，雙掌分向戰飛羽襲去！

掌似玲瓏，指如靈蛇，刹那間連連猝翻驟點，頻頻點中戰飛羽的十處大穴！

戰飛羽覺察時已太晚，不由激得怒目橫眉，滿面厲容，嘿聲道：「臭丫頭，你待如何！」

一躍而起，地上的陶絲蕁與梁絲梅，一抹臉上淚容，倏改媚笑，嬌聲道：「不如何！請你戰大俠，隨姑娘走一趟！」

× × ×

一輛雙套轎車，在一個清秀的車夫，嬌叱呼喝之下，逆着凛冽的寒風，順着大道奔馳！

這是一輛華麗的轎車，厚呢車簾，封閉得嚴絲合縫的密不透風，車兩旁的透明車窗，亦爲窗帘遮住。

車後的篷簷下，坐着一個美如天仙的女子，看那身打扮，並不像下人的樣子，但却坐在車後！

黃色的車篷，紅色的轎杠，紅黃相映奔馳於白雪皚皚的大道上，格外顯明，流蘇纓絡，飄垂，更增豪華。

轎車中傳出了咯咯嬌笑，聲似銀鈴，笑意中夾雜着無比的得意。

驀地！

笑聲倏停！

一個嬌俏的聲音道：「珊妹，我們到了那兒了！」

趕車的開口道：「玉姐，已經一半路了，這兒是那大柳樹！」

喝！敢情趕車的是個雌兒改扮的。

轎車左邊的窗帘，斜開一道罅縫，露出了半個嬌容，望望車側，一放手，放下車帘，回首道：「玉姐，這次前去，想來那常公子，不會再刁難了令姐了吧！」

車中之人，正是絲女會三女，戰飛羽閉目盤膝坐於車中央，三女環圈而坐，開口的，正是陶絲蘿。

喟然一聲長嘆，幽幽的，悽悽的，嬌俏的雷絲玉，突現一股憤容，道：「自從那妖女入會以來，我們絲女會似是交上了霉運，不到半年，雖說是她傳了我們每一個人一套失傳的絕學，可是也招來了兩個強敵！先是骷髏帮，如今又招惹上了武林中最難惹，也不該惹神手無相戰飛羽！」

梁絲梅道：「玉姐既如此說，我也就毫不隱瞞了，半年來，我實在看不慣，此次事了，我要離開會中，只要有那妖女在一日，我就不回來！」

陶絲蘿道：「梅妹！你到那裏去？」

梁絲梅道：「江湖之大，何處不能容身，大不了嫁個人，老死林泉，亦不失一條安逸之路。」

雷絲玉面現堅毅之容，果決地道：「我看還到不了那田地，此次回去，你們看我的眼色行事，只要能使大會姐先恢復了自由之身，我捨死也要使那常公子受點教訓？來個以毒攻毒！」

詫異地，陶絲蘿道：「玉姐，怎麼個以毒攻毒？」

望了望閉目盤坐的戰飛羽一眼，雷絲玉玉手一指戰飛羽道：「你們不感覺我們以詭計對付戰大俠，有違良心，亦與我絲女會往昔行徑大相逕庭？」

陶絲蘿，梁絲梅，同意地點點頭！

雷絲玉繼續道：「常公子以毒逼使大會姐下令，動員我們絲女會十使人馬，紛紛出動，與他們骷髏帮衆配合，不惜犧牲九條性命，以我們女人天賦的武器——眼淚，來暗算戰飛羽是爲了什麼？戰飛羽說要救一個人，這個人是誰？常公子兩天前到了我們會中，帶來了一個年輕人，他又是誰？火急的逼迫我們誘擒戰飛羽，你們不覺着這中間，有些門道？」

恍然大悟，陶絲蘿道：「玉姐是說，戰大俠要救的人，是常公子帶來的人，而常公子與戰大俠有過節，是借我們之手，來……」

梁絲梅接口道：「我知道了，玉姐到時候，想將戰大俠的被制穴道解開，讓他們二人來個火併！」

雷絲玉點點頭，憂戚的道：「先決條件是如何使常公子先解大會姐之毒先！」

憂容滿面，極不樂觀的，陶絲蘿道：「我看沒有希望，想想看，那常公子雖然外表温文儒雅，可是心地似極陰險，數次來會，我總覺着他有一種使人說不出來的討厭！狡詐，深沉，外表與內心，截然不同，他豈能未得到所要的人而先解大會姐之毒？我看，就是將戰大俠送到他手上，大會姐之毒，能否解了，也是個問題！弄得不好，他爲了控制我們，會反臉不認賬的！」

雷絲玉道：「所以說我才要捨命也要，他受點教訓！」

梁絲梅道：「玉姐的意思是說，你要在一切落空之時，解開戰大俠穴道？」

陶絲蘿道：「玉姐！我們何不現在就解開戰大俠穴道，將詳情與他說明，求他同我們前去？」

苦笑一聲，雷絲玉道：「我們以詭計騙戰大俠中了我們的暗算，我們再以實情相求，你認爲他會相信嗎？」

梁絲梅，陶絲蘿都相互的搖頭苦笑，沉默無言。

雷絲玉長嘆一聲，在轆轆的車聲中，顯得格外悽涼，悲苦——

驀地！

雷絲玉眼神閃過一抹驚震，倏然瞪大了眼睛，抬頭望向閉目盤坐的戰飛羽！

注目久久，再無異樣疑惑地搖搖頭！

陶絲蘿見狀，問道：「玉姐，你怎麼啦！」

雷絲玉道：「沒什麼，可能是我眼花了！」

梁絲梅道：「什麼？眼花？玉姐，你是在說笑吧！你才多大年紀，就眼花了，那不要笑掉人的大牙。」

陶絲蘿關切的道：「玉姐，你看到了什麼？」

雷絲玉道：「我看到——啊！你！」

剎那時，神色大變，只見她啊聲出口，你字剛剛擠出齒縫，即迅捷的伸手點向戰飛羽的身前大穴！

同時，陶絲蘿與梁絲梅，亦看出了異樣。

原來那閉目盤坐，被點了穴道，按理，既不能講也不能聽，更不能動的戰飛羽，突然在那蒼白的面容上，唇角微微牽動，露出了一抹微笑，是一種譏誚的微笑，也是一種祥和的微笑，任何人望到都會懂得其中的含意。

但這種微笑，看在絲女會的三女眼中，却不啻是追命符，那得不驚那得不急！

雷絲玉那隻粉粧玉琢般的白玉纖手，差那麼一絲兒，就點中了戰飛羽的胸前大穴，忽然間，白光一閃，蒼白的細長的手掌，倏然扣住她的玉腕，嬌軀一顫，花容頓時失色，沮喪的垂下頭去，臉上閃射一股莫可奈何的神色！

那是既不願意，又不盡然的神色！

不是有一句「半推半就」的話嗎？雷絲玉這時的表情，正是如此！既不想被擒，又有無所謂的感覺，故此，戰飛羽一搭上玉腕，她本能的畧微一掙，即不再動彈了。

陶絲蘿與梁絲梅驚震得一怔，突見戰飛羽擒住雷絲玉本能的嬌叱一聲，雙雙出手！

戰飛羽眸瞳中寒光陡射，只震得陶梁二女，急楞楞打了個寒戰，伸出的手，前進不得退後不得的停在半空，望見雷絲玉的神色後，二女雙雙收臂停手，嗒然若喪的低首不語。

雷絲玉幽幽的道：「戰大俠神功，確是了得，大出小女子意料之外！」

微微一笑，戰飛羽道：「不敢當姑娘誇獎！這是姑娘對戰某人不甚了解之故，若姑娘知道『神手無相』的『無相』神功，威力，或許不會如此對待戰某人！」

雷絲玉道：「戰大俠如今欲怎樣處置我們姐妹？」

手腕處突感一鬆戰飛羽雙手習慣的攏於袖中！

雷絲玉詫異的道：「戰大俠你——」

戰飛羽正容道：「姑娘，戰飛羽有話請教，請以誠相告如何？」

雷絲玉點點頭道：「戰大俠請問！」

戰飛羽道：「貴會大會主所中之毒，可是無恥公子常少岩所爲？病狀如何？」

雷絲玉詫異的道：「戰大俠早已自解穴道？都聽到了？」

戰飛羽點頭道：「我已告訴姑娘，姑娘對『無相』神功瞭解不多，在車行一刻之時，戰飛羽已能活動自如！」

雷絲玉道：「戰大俠那時何不對我姐妹下手！」

戰飛羽道：「好奇心而已！」

陶絲蘿嚅嚅道：「好奇心救了我們一命，豈非天意。」

雷絲玉沉思道：「看來戰大俠猜對了，那常公子名叫常少岩，所下之毒係一慢性奇毒，大會主全身無力，日日加重！」

戰飛羽道：「如此，則貴會大會主將在半年之內，離開人世，據在下所知，目前尚無此毒解藥！」

絲女會三人，同聲驚呼道：「什麼？你這話可有根據？」

戰飛羽沉聲道：「此事說來話長，既然無事，我們慢慢談吧！」

戰飛羽將無影君中毒之事講了一遍，雷絲玉驀地起身跪倒，向戰飛羽道：「可否請戰大俠指示一條明路，容小女子去『魔林』一趟，求取解藥救敝會大會姐！」

戰飛羽道：「姑娘請起，既然貴會亦係被無恥脅迫，則與戰某人係同仇敵愾的同路人，此處即有解藥，行前，無飂郎中僅留少許，其餘均贈我保存，眞未想到，貴會是第一個使用此藥之人。」

雷絲玉已感激的接過藥丸，小心的放入袋中，抬首道：「只不知戰大俠，意欲何往？」

笑笑，戰飛羽道：「我的目的即是救那無恥所擄之人，正愁找不到無恥踪跡，我們何不將計就計？」

雷絲玉道：「只是委屈戰大俠，而且我等實在汗顏……」

戰飛羽豪壯的道：「姑娘不需自責太甚，若非如此，戰飛羽眞不知要多跑多少寃枉路！只不知現距目的地尚有多遠？」

雷絲玉嬌聲呼叫道：「珊妹！還有多遠？」

車前喬裝之女道：「還有二十里！現在是惡狗林！」

驀地——

唏聿聿數聲馬嘶！車身突然不動，停了下來！

一陣嬌叱，車前喬裝之女，勒住驚跳而起的駟馬。怒叱道：「何方朋友，突出擋路？還不讓開！」

雷絲玉問道：「什麼事？」

人說着話，已揭起窗帘向外望去！

「咦！」另一面的陶絲蘿在探望之後，突地驚咦出聲接着道：「是骷髏帮？」

雷絲玉道：「看來他們是要刦車！這面有十個人！」

此時車外的車伕，突道：「玉姐，是骷髏帮的！」

雷絲玉道：「我知道了，你問問看，他們是什麼意思！」

一個沉雄的聲音，起自車前道：「貴會大會主傳令，請姑娘們將戰飛羽交我等帶回去！」

雷絲玉道：「要解藥！姍妹！」

姍妹聞聲，嬌喝道：「拿來！」

沉雄聲音道：「什麼？」

姍妹冷然道：「解藥！」

哈哈聲中，沉聲又起道：「看你那嬌模嬌樣的脆聲甜嗔樣子，就不像個趕車的，我說小娘子，解藥早給你們大會主了，你又要解藥幹什麼？我沒有解藥，到有另一種藥，你要不要！」

「哈哈……」

「哈哈……」

「無恥！」雷絲玉輕叱一聲，驀地穿出車帘，立於車轅，向四外一掃，只見車左車右，各有十個骷髏帮衆，車前多了兩人，共十二人，爲首二人，一個是她認得的，骷髏帮的無義公子！他身穿華服，優閒的，微笑着，望着馬車，那雙桃花眼中，露出了一股貪婪之色！

他身旁一個魁偉的漢子，濃眉大眼，一臉橫肉，正自嘖嘖笑着道：「怎麼樣？小娘子？」

一眼看到雷絲玉，突地轉口道：「呟？這位眞的比那假的可實在得多了！」

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那魁偉漢子驀地向雷絲玉道：「小娘子，在下乃骷髏帮新任刑堂堂主司徒雲湧，奉貴會大會主之命，跟隨敝帮的朱公子來接『戰飛羽大俠』的大駕！」

「那是無義公子朱大德，姑娘小心他的暗襲！」戰飛羽輕聲囑咐！

「知道了！」雷絲玉機智的回話，答覆了車內外的雙方，接着道：「貴帮既然來接『戰飛羽』，但解藥呢？」

無義公子朱大德，桃花眼一翻，突現冷凜之容道：「小娘子，我沒時間給你囉嗦！乾脆點，你是痛痛快快的交人，還是要我自己動手！」

雷絲玉面色生寒道：「你想用强！」

「告訴他你已解了我的穴道！」戰飛羽輕聲傳話。

無義公子道：「必要時，你也跑不了，看看周圍的狀況吧！」

雷絲玉道：「朱公子，你以爲我沒看到？沒想到，我交出戰飛羽你能放過我們姊妹嗎？哼！」

哈哈聲中，無義公子朱大德道：「聰明，聰明，既然如此小娘子是想怎樣？」

雷絲玉道：「你何不同戰飛羽戰大俠當面談談！」

驀地一震，神色連變！

雷絲玉道：「朱公子！想不到吧！你能無義，難道想不到我們也可以照方抓藥，捉戰飛羽時，死的是你們骷髏帮的人，我們可沒損失！將話講明白，你想想，戰大俠是同我們站在一邊呢？還是同你們站在一邊？怎麼樣，是不是要見見戰飛羽戰大俠本人！」

無義公子朱大德，突地附耳向司徒雲湧嘰咕幾句，然後道：「小娘子，莫得意，我們就耗着吧！」

「以我判斷，姑娘大可同他耗上，他是否遣人走了？若是，那麼等一會無恥公子常少岩同你們大會主一起來，假若到那時候，姑娘可以與他們談條件，只要你能接近你大會主一刻鐘，即可答應他們，將我交給他們！」戰飛羽自車中的傳語，果然猜中了對方行動，雷綠玉看到對方一人已飛快的隱入惡狗林中，那道旁的綿綿無盡的松林之中而去。

雷綠玉適時揚聲道：「朱公子，好的，我們耗上，只要能送我見到我們大會主一面，我就交出戰飛羽，否則免談，公子若不相信，就試試看！」

朱大德冷哼一聲道：「煮熟了的鴨子，飛不了的，小娘子，等一會有樂子你受，我會叫你好好的享受享受！」

雷綠玉臉含嚴霜，怒叱道：「你是個連豬狗都不如的禽獸，有朝一日姑娘要活剝你，讓你不得好死，也讓你嚐嚐貧嘴寡舌的味道，欺負婦弱的滋味，更要你眞的看看女人是不是可以欺負的！」

那種聲色俱厲的樣子，絕不像是一個弱女子，倒實實在在的生出一種寒冰也不及的酷毒，看在無義公子朱大德眼中，如同是一個蛇蝎！「最毒婦人心」這句話依現下的狀況看來，應該是最狠婦人手，最毒婦人口了！

朱大德竟然驚懍得說不出話來。

驀然——惡狗林中步出了一隊人馬！最前面，是那無恥公子常少岩，伴着一個近三十歲的女郎！

那女郎的明艷，使任何人看了，都會自心底生出一種恭敬的希冀之心，那就只有一句話，可以描寫：那女郎乃是女人眼裏的天仙，男人眼裏的女人，用增之一分太肥減一分太瘦的詞兒來形容她，却嫌是污衊！

女郎只是有點虛弱，虛弱得飄飄如仙，更增嫵媚！

二人身後，分列成二行，男女分明，約有數十人之多，這是骷髏帮與綠女會的精美。

一刹時，二行人已來到馬車之前！

無恥公子常少岩怒容滿面，手上摺扇一指雷綠玉道：「小姑娘，你太蠻橫了，現在貴會大會姐至此，你可以將戰飛羽送來了！」

雷綠玉肅容道：「公子！我們的約言，你實行了嗎？」

無恥公子道：「什麼約言？」

雷綠玉冷哼一聲道：「解藥！」

無恥公子道：「你將戰飛羽交出，我自會將解藥拿上！」

雷綠玉道：「常公子，綠女會是那麼差勁嗎？與你交往時日不多，我們還沒到那種言聽計從的地步！」

無恥怒道：「你不聽貴會大會主之令，也不怕貴會大令主在我手中的事實？」

雷綠玉嬌笑道：「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對不起，現在既然權在我手，現在的綠女會，每個都要聽我的，你常公子不知道我們有這種規矩吧！」

突地一怔，無恥向大會主身旁的一個妖媚女人望去，那女人無可奈何的點點頭又搖搖頭！

適時，大會主開口道：「現下情形，實是如此，公子就請將解藥賜下吧！」

無恥道：「我若不給你！」

雷綠玉接道：「綠女會姐妹聽着，若果對方違約，任何人都得拚却性命，與敵同歸於盡！」

言時聲色俱厲，驀地，綠女會中，人人長劍出鞘，形成了一股凜然的氣勢，除了那妖媚女子未有表示外，一個個都包圍向大會姐身前，頓時形成一道屏風，連無恥公子常少岩也圍在一起！

無恥一見，突地自懷中掏出一綠玉瓶，遞於大會主！

雷綠玉適時嬌呼道：「爲了示信，二會姐請陪常公子於原地不動，其餘姐妹，護衛大會姐來車中服藥，半炷香後，大會姐毒解，我自會交出戰飛羽。」

無恥公子常少岩怒形於色，似欲發作，驀地一隻柔荑溫和的輕輕一握他的右臂，他回頭一望，原是那妖媚的女子，亦即綠女會的二會姐，正向他遞來一抹微笑，眼神中示意他勿動！

綠女會衆姐妹，在那二會姐一句，「各位姐妹還不前去，等待什麼？」的話後，簇擁那大會姐迅即走向車前登向車去。

轎車四周，頓時成了一個錦團花簇的美女圖，雜亂中却甚有章法，儼然是一座陣勢。

大會姐入車後，骷髏帮衆，頓時形成了一個包圍圈，將轎車及衆女圍於圈中。

無恥公子突地道：「那不是解藥，眞的……」

二會姐道：「不是解藥，亦可毒攻毒減輕病狀，戰飛羽到手後，這些丫頭，還跑得嗎？」

無恥聞言，驀地輕聲道：「小乖乖，我一定好好慰勞你，唔！」

妖媚女子道：「去你的，那小子？」

無恥道：「誰？啊！你是說姓丁的小子？在林中，我叫刑堂堂主司雷徒去看守去了！」

等待，是難受的！

奇跡，都是突然的！

等待，終究要過去，該來的來了！

奇跡，突然出現了！

大會姐神采飛揚，毫無氣弱之容的立於車上道：「常公子信人，現在請接受戰飛羽！」

無恥公子常少岩驚凜至極，但旋即笑容滿面的道：「恭喜大會姐，常某人亦甚感大會姐守信之德。」

雷綠玉，陶綠萼，梁綠梅，左右扶持戰飛羽下車，半扶半攙，走向無恥公子常少岩。

距約十步，無恥突道：「姑娘，請退後吧！」

三女聞聲，將戰飛羽盤坐地上，退後而去。

骷髏帮衆，突地齊齊圍攏，捨棄綠女會，將戰飛羽圈在中央。

無恥公子沉聲道：「大德，你將戰飛羽廢了，然後帶至桃園，我解決此處之事即來！」

無義公子朱大德，摺扇刷地一展，身形一掠，飄前猛然點向戰飛羽後腦！

紫影狂旋，蒼白的光芒劃空而過，一個圓弧展處，朱大德淒厲的慘號聲中，摺扇飛向半空，人已平平滾翻五丈開處，口中狂噴鮮血，雙手軟攤，掙扎着撐起半身，旋即跌落地上，口中猶自模糊地道：「戰……飛……羽……」

戛然一聲，歪頭死去。

一陣混亂，刀劍齊出，狂吼連連，人影飄閃雜沓。

混亂中紫影倏閃，白芒突現，驚懍中無恥公子一聲怒叱，摺扇甫出，即被白芒削落，頓時一聲痛號，刹時間人閃倏停。

戰飛羽擰緊無恥公子常少岩的右臂，反轉挾於懷中，左掌掌緣，蒼白的肉色，置於無恥公子咽後之處，道：「無恥，你嚐過滋味的，我這掌刀的滋味，你想，你該怎樣？」

憤怒的，無賴地，無恥道：「戰飛羽，你是漢子嗎？你爲武林梟雄嗎？憑他媽的娘們成事，裝好種暗算人！」

沉穩地，戰飛羽道：「無恥，這是你對付我的方法，所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這不正對勁嗎？同你逞什麼英雄？你配嗎？」

狠厲的，無恥道：「你不要丁元一那小子是嗎？」

戰飛羽道：「正相反，你必須無條件的先將丁元一放來！」

無恥道：「你在做夢！」

戰飛羽手緣一緊道：「怎麼樣，先去層油皮，看着我這油鋸，較那鐵鋸的滋味如何！」

皮破血流，嫩肉被挫得痛徹心肺，一仰頭，無恥道：「你是個毫無人性的狗雜種戰飛羽！」

驀地一聲長嘯，嘯聲甫自無恥口中出半句，即爲戰飛羽勒止。

突然，一個粗厲的沉雄聲音，起自惡狗林邊道：「戰飛羽，你將我們總座放過來，我就將這小子給你！」

戰飛羽望去，只見那骷髏帮的刑堂堂主司徒雲湧，正挾持着丁元一在惡狗林邊，有恃無恐的揚聲大叫！

戰飛羽見狀，驀地眉峯一皺，突地他眼前一亮，唇角露出了一抹笑意。

紅雲自惡狗林中閃出，一聲悶吭，司徒雲湧滾翻大道之上，幾個翻騰，仆地不起！

豪狀的，紅影哈哈大笑，手掌在丁元一身上連連拍擊，口中大吼道：「戰大哥，前次蒙你送了個梁宏川給我，現在我也還你份重禮！」

竟然是大紅雲凌剛！

戰飛羽揚聲道：「謝啦！大紅雲，戈凉兄可好！」

「好得很，老朋友，我這兒也有份禮物給你！」

驀地，青影飈閃，如一抹烏雲起自天際，刹時落於當道，面對戰飛羽，赫然是鬼刺客戈凉！

這許多人，竟然沒有一個人看到他是從何而來！

人甫落地，「蓬」的一聲，丟落地上一團人影，原是一個鬚髮俱白的禿頂猴臉老者，業已垂垂倒斃！

無恥公子常少岩一見，突地面色連變，顫呼一聲：「師父……」

驀然揚掌擊碎天靈，仆地死去！

戰飛羽身形飈射，躲過腦漿迸射，與戈凉站了個直排，詫異的望着地上猴兒臉老者道：「戈兄，他就是無極老人？」

戈凉笑笑點點頭道：「有人出價，向我要他的人，不論死活，前日我誤闖魔林，打成了朋友，無意中得到了他的蹤跡，剛好走至此處，看來這是天意！」

驀地一聲大吼，大紅雲凌剛道：「兔崽子們，站在這兒幹什麼？要滾就滾，要打架的，來來來，我大紅雲凌剛奉陪，若是那位認爲不過癮，喏，喏！那兒還閒着兩個，神手無相戰飛羽同鬼刺客戈凉，任君選擇，他媽的，來啦！」

「啊！鬼刺客！」

「啊！神手無相！」

大紅雲凌剛突地笑哈哈大笑，笑聲震空，聲停道：「他媽的，眞是些窩囊廢，一個個就用他奶奶的喪家狗似的夾着尾巴滾啦！喂！戰大哥，請我喝一壺吧！」

驀地，一聲嬌俏的聲音，起自大會姐之口道：「凌大俠若不嫌棄，敝會願有此榮幸，略盡地主之誼，敬請四位，同至桃園小築盤桓數日，略備水酒粗肴，以謝援手之德，如何？只不知四位肯賞光否？」

凌剛粗豪地道：「大會姐若有女兒紅，多搬出幾罈來！走啦！」

戈凉與戰飛羽相視苦笑一聲，挽着丁元一，在衆女簇擁之下，向綠女會「桃園小築」走去。

——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謝雲岳義助追星摘月周維城，把紅旗帮多次遣派前往周家莊暗襲之人一一擒下，令到奉紅旗帮主八臂金剛宇文雷之令，率領無數高手到來侵擾周家莊的紅旗帮副帮主烈火星秦鹿束手無策，迫得發出求救訊號，要請宇文雷迅速馳援。次日，宇文雷親到周莊，目睹所遣高手皆被點穴受擒，知難力敵，乃悻然而去。周莊一場刦難，終被謝雲岳一手挽救過來，事後，雲龍三現陶祝三與飛雲手吳奉彪為趙蓮珠、周月娥二女向謝雲岳說親，謝雲岳大喜允諾。三日後，謝雲岳辭別赴京——

仗義護弱質　慍怒鬥鳩神

這時，官道上跑來一人一騎，鸞鈴急搖，一聽就知道這一人一騎跑得很急，跑得近了，只見人馬都變成了黃色，馬上人簡直是剛從黃土坑中鑽出來一樣，兜頭罩臉黃土厚厚蓋一層，只露兩隻晶亮眸子。

馬上人正是謝雲岳，離開了周家莊後，途中從不留戀片刻，兩天三晚上，策馬如飛就趕到魯境聊城，斜走大名，經邯鄲，往石家莊奔去，適才路經沙河打尖，問清石家莊尚離此還有兩百多里路程，抬頭看看天色，太陽已過午，心想傍晚時分，就可抵達石家莊打尖。在鞍旁取出水囊急飲了兩口，一抖轡頭，兩腿緊夾，那馬昂頭「希聿聿」一聲嘶鳴，又自四蹄騰飛，雲翻露騰疾馳而去。

謝雲岳本想從聊城，經由德縣取道滄州，再抵京城，後來一想，反正抵京會晤乾坤手雷嘯天後，還須至滄州去趙姑娘家一行，這才取道邯鄲而走，暗忖：「不知九指神龍蒼璽，跟隨來了沒有，自己路經高郵，也曾與呂文亮留下口訊，見着大哥時將自己行踪報知。」

天近未正，已自趕抵高邑境，城垣雉堞遙遙在望，看着很近，實際上有二三十里地，抖腕一揮馬鞭，拍拍兩聲，胯下乘騎愈加疾奔雷電。

謝雲岳只見遠處塵頭騰起，夾着一陣急驟蹄聲，轉眼由遠而近，他耳目聰靈，一眼過去就看出是五人五騎，前面兩騎尚一人夾着一件黃甸甸物件，直到相距廿丈開外才看出夾着的原來是兩個人，其中一個好像是女的模樣，隱隱傳出哭泣哀音，他就料出來者一定不是好路道，敢在光天化日下，做出這等令人髮指之事，於是勒住馬頭，等候來人，五騎眨眼即至，謝雲岳一揮手中馬鞭，劈拍聲響驚得前來兩騎頓時緊張起來，後面三騎都是急勢，猝料不及有此意外，與前面兩騎撞個頭尾相連，前面兩騎上人仗着好騎術，幸未翻下馬，但也撞得個哇哇大叫。

五騎上的人定了神，才瞧出了前路有人阻着，只見這人滿身滿臉都是黃塵蓋着，僅空下兩隻骨碌碌黑眼珠，可是自己五人也好不了多少，正巧是順風，馬蹄帶起的黃土，反吹向自己身上，登時有一人大喝道：「小子，你在找死啦，沒長眼睛攔住我臨城五霸的去路，趕緊讓開。」

那知謝雲岳正是找碴兒來的，那會就



此輕易讓開，不過那臨城五霸也是被馬一驚，攪昏了頭，這大道怕不有十來丈寬，即是一二十騎並馳，也足足有餘，一人一騎豈能阻得住，敢情是發話人有點糊塗。

謝雲岳嘿嘿冷笑道：「我不管什麼臨城五霸，大白天裏，敢刼持良民，足見俱是不服王法，爲非作歹之徒，要讓路可以，只把那兩人留下，任憑你們上路。」

那在馬上發話的人，他放聲狂笑一陣，喝道：「敢情你這小子是個外路人，你也不打聽打聽咱們是怕王法的人麼，找碴兒找到咱哥兒身上，想是你活得不耐煩了，這可好，小子，拿命來吧。」說着夾馬右手亮刀兒頭劈來，謝雲岳微微一笑，眼見刀光如雪砍到，猛一長身，左掌一晃，只聽得哎喲一聲大叫，那人腕脈已被他拿住，鋼刀啷噹落地，謝雲岳輕輕一拉，將那人擒過馬來，右手一掠，即將那人右脅夾着女郎救下。

那人是刼持人者，反而被謝雲岳刼持，報應得太快，謝雲岳也是心恨這人出言無狀，左手一緊，把這人勒得慘呼救命。

其餘四人均都雙目露出急怒之色，面上表情被黃土掩着雖沒見着，但可想而知。謝雲岳哈哈大笑道：「什麼臨城五霸，原來是酒囊飯袋，不堪一擊，乖乖地把那老頭兒放下，不然……」用手指指左脅所挾那人，「他休想活着回去。」

那四人見狀，不由大急，慌將那老頭兒放下，其中一人道：「那麼，請你把我大哥放了。」

謝雲岳哈哈一笑，一鬆腕，那人就似斷線風箏跌落地上，口中喝道：「念你們初次犯在手中，且饒一死，如再怙惡不悛，那就沒有這麼好說話了，馬匹留下兩隻，滾吧。」

臨城五霸欺善怕惡。片刻威風喪盡，連聲喏喏，留下兩馬，五人合乘三騎，鼠竄而去。

謝雲岳下騎扶起一老一女，問起詳情，只見那老頭哽咽酸楚地訴說：「老漢張天保，是河南魯山人，連年天乾地旱莊稼歉收，家貧無以爲生，多年失去連絡胞弟，風聞在高邑開糕店，所以携帶孫女小霞來高邑尋找，不料已於五年前染疫，全家病亡，自己一老一小千里尋親，盤纏盡數用完，在高邑城郊哀哭，不料被臨城五霸看上小霞，意欲買下作妾，是小老兒堅持不允，竟被那五人強自挾了上馬，多虧恩公搭救，不然孫女定遭匪人侮辱了。」

謝雲岳聽了心下慘然，望了小霞一眼，見她雖然蓬頭垢面，雙目紅腫，但長得十分苗條秀麗，楚楚可人，於是在囊內取出一錠黃金，約莫幾兩，及一點散碎銀子，遞與老兒手中說道：「你們兩人趕緊上騎回河南原籍去吧，這錠金子够你們做小本經營，散碎銀子充當路費大概有餘。」

張天保千恩萬謝，與小霞上騎而去，謝雲岳隨着放緩腳程，跟隨至高邑城郊，見張天保兩騎折往贊皇取道山西路徑，才放下心來，一抖韁繩，又復揚塵疾馳趕往石家莊。

石家莊爲北上入京，西去太原孔道，商賈繁盛，人烟稠密，謝雲岳策馬如飛，夕陽斜照時分，已自趕抵，道上眞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仕女成群，紛來沓往。他一身塵土，也無心觀賞，策馬眺望，只見不遠有家迎賓客棧，懸着招牌，迎風搖晃，走近一看氣派甚大，陡見粉底書着十六個大字，上面寫的是「仕馬行台，安商客棧，酒席外會，小酌齊全」。心想：

「這到正合下懷免得再找。」隨翻身下騎，夥計如風地搶前忙着牽馬，哈腰笑道：「客官，要投店麼，上房乾淨得很，裏面請。」

這家迎賓客棧兩個頭門，另一頭門進去是吃飯飲酒的客座兒，十分講究，謝雲岳被引進在一個單獨的小四合院內，窗前花木扶疏，屋內陳設華麗，謝雲岳盥洗一清，走出來，便命店夥引着去用飯，他這一更換衣巾，顯得富家公子模樣，夥計恭謹地帶路，踏入大廳。

這座大廳，已上了九成座兒了，謝雲岳一現身，食客大半頻頻注目而視，實在他那倜儻不群的風度，是太英俊了，謝雲岳含笑走進，往空座兒坐下，隨便叫了三樣菜，兩斤汾酒後，便自朗目往這大廳瞥掃。

只見隔自己座兒不遠，有數席席上人也正向自己這面望來，靠左一席上坐着兩人，年歲都甚輕，一人面色微黑，五官俊秀，雙目威稜逼視，另一人神采飛揚，容顏甚俊，雙目清澈瑩亮，背間均斜搭寶劍，大都廿三四年紀，只看兩目露出神光，便猜知兩人定是武林能手。

另一席上端坐矮胖老者，白眉白鬚，頭頂光禿禿地，兩隻手掌特大，泛出珠砂顏色，雙目神光四射，朝着謝雲岳望來，冲着他就是一笑，謝雲岳忙把目光移在另外一席上。

瞥見那一席上坐着一少女，身着玄色勁裝斜搭一柄翠綠長穗寶劍，容顏絕美，只是雙眉間隱含重憂，一雙水盈盈的眸子也蘊着重大幽怨神情，她見謝雲岳瞧着自己，粉臉一紅，隨即低下頭去。謝雲岳暗忖：「這些人都是武林中人，大概與自己一樣，僕僕江湖，只是那少女有什麼重大心事不成，爲何如此幽怨？」不禁頻頻用目多望兩眼。

這兩男一老一女都是本書中重人要物，他們一見謝雲岳進來，不禁爲他容貌都麗，翩翩不群的風采所奪，可沒有瞧出他身負絕技，老者還心想：「此子若棄文習武，說不定到是個可造之材。」

一會，酒菜已然端上，謝雲岳低首飲酌，亦未曾再留意，長途跋涉，鞍馬勞頓，腹中空乏得緊，兩斤汾酒片刻均盡，這酒後勁甚足，紅雲佈面，顯然有點醉意，又用了三碗飯，正待離開座位時，忽見一店夥執着一紙條，匆匆走向那玄衣少女身邊，哈腰遞在少女手上，少女一看紙條，不由粉面變色，悄聲問店夥道：「送信的人呢？」

店夥道：「那人將字條交與小的後，便自走了。」

少女點點首，店夥見沒有什麼吩咐，便自走去。

玄衣少女秀眉更緊皺了，謝雲岳心中一動，忽聞得矮胖老者哈哈大笑道：「大不了又是狐鼠之輩，欺侮一個可憐娃兒，有什麼愁眉苦臉的，你就知道你老人家不伸手麼。」語音洪亮，聲驚四座，食客們

紛紛注視着。

那矮老者恍若無人，自言自語着，又大口酒大塊肉，囫圇吞棗般到嘴就光，吃像實在難看。

謝雲岳知老者出言，並非無因，於是將離去念頭打消了，靜坐那裏期待着情勢發展。

果然，只見那玄衣少女走在矮胖老者面前盈盈一福，低道：「難女知老前輩是非常人，可憐難女千里迢迢，只望逃出虎口，不料賊子竟不放手，還請老前輩仗義援手。」

矮胖老者此時一正臉色，擺擺手道：「江姑娘，坐下再說，我老人家知妳投身在清風幫是情非得已之事，又知妳出污泥而不染，志行可嘉，不然妳一路而來，那能如此容易離開，此事我老人家伸手管了，就要管到底，不過這次來的人，都是些幫內扎手人物，未必就如此容易打發，但難也在老人家手中討了好去。」

這幾句話確是聲音微小，却給謝雲岳聽得一清二楚，心想：「二哥雷嘯天也曾說過，先父當年誅戮清風幫手下多人，因而結仇，在三湘地面圍襲先父共謀者，可能清風幫派出的人佔多數，我不免相助這姑娘一臂。」但見左面席上那兩少年也走在矮胖老者面前躬身道：「老前輩莫非是嵩山矮方朔荆師伯麼？」

矮胖老者白眉一揚，笑道：「兩個娃兒，怎麼知道我老人家名號？」

那面黑少年忙道：「晚輩姜宗耀，及東方玉琨，何緣在此得拜見師伯。」

矮方朔兩目神光電射，一躍而起，驚喜道：「怎麼，你們就是近年所傳峨嵋後起之秀，慧空這老禿兒眼光眞不錯，竟覓到你們兩個根骨奇佳的傳人。」說着，呵呵大笑又道：「我老人家正想找不到幫手，這位江姑娘被清風幫追得無路可走，你們就幫幫這位江姑娘的忙吧。」

謝雲岳一聽那矮胖老者竟是矮方朔荆方，心中陡然一動，其父未死時，常聽他道及此老；與他有八拜之交，謝雲岳未出生，即已歸隱無踪，不過謝文始終不知道，就在他出事那年，荆方再度出現江湖爲追魂判謝文之事費盡心機，明查暗訪，被他查出一部份當年圍襲的疑兇，因無法確定是否，又防打草驚蛇，被元兇遁走，才遲遲不敢下手，他也不相信追魂判謝文就此不明不白死去，脚程走遍北七南九各省，始終就探不出謝文生死確息，這次也爲了謝文之事，暗探呂梁山清風幫主壇，被他無意發現江姑娘之事，一路跟隨江姑娘身後，從容化解危難。

謝雲岳又聽得兩少年自稱姜宗耀，東方玉琨，猛地憶及在金華時馮伯雄提及江湖後起之秀，不是這兩人在內嗎，於是不禁又細細打量了幾眼。

黑摩勒姜宗耀，天罡劍東方玉琨均覺察謝雲岳深深注意他們，姜宗耀不禁眉頭一皺，低聲和東方玉琨說道：「師弟，怎麼那少年頻頻注視我們，不要是……」

東方玉琨笑道：「此少年不過兒我們武林中人舉止好奇罷了，未免多望幾眼，何況他目光又正而不邪，值不得大驚小怪的，眞要是那話兒來了，難道我們就不准人家瞧嗎？」

「是哇，」矮方朔荆方重重拍了一下桌，嚷道：「娃兒，只准你瞧人家，就不准人家瞧你嗎，這太不公平了。」黑摩勒姜宗耀黑面泛紫，訕訕地一聲不語。

矮方朔荆方話一完，兩眼瞇成一條線，又往謝雲岳那面望着，只覺越看越愛，把謝雲岳面部輪廓上下打量一個淸楚，突然荆方哈哈一聲，兩手重重交擊了一下，口中自言自語道：「怎麼會像他，一點都不差，奇怪，奇怪？」

謝雲岳見狀，心中又是一動，起身望着矮方朔席上走來，走在近前，微笑道：「請問老前輩是不是矮方朔荆方。」

本來荆方雙眼瞇着，露出一條線，見他這一問話，兩目陡然啓開，威稜逼射道：「小娃兒，你是誰，你怎麼會知道我老人家名號？」

謝雲岳笑道：「荆老前輩，可否請借一步說話。」

矮方朔荆方瞪着眼道：「大丈夫無不可告人之事，這裏有什麼不好說，何必偷偷摸摸的。」

謝雲岳俊臉緋紅，其父曾說過這位拜兄詼諧得緊，其實並無惡意，只是度量狹仄的人當場有點受不住，於是搖搖頭微笑道：「晚輩實有難言之苦，斗膽請老前輩移玉步。」

矮方朔眨眨眼，像是無可奈何的道：「好吧，小娃兒，只此一次，下不爲例。」又望着姜宗耀說道：「你們這些小娃兒，在此等我，不准溜掉，我老人家去去就來。」

於是謝雲岳引着矮方朔到他臥房裏，因他臥房是單獨小四合院，不怕人家偸聽，兩人一踏進臥房，矮方朔就往鋪上一坐道：「小娃兒，你害得我老人家走了這麼遠的路，現在總可拿出你葫蘆裏的狗皮膏藥來啦。」

謝雲岳心中好笑，這位世伯眞是詼諧突梯，正了正臉道：「荆世伯，你老人家可記得追魂判謝文麼？」

話還沒完，矮方朔躍起，一把拉住謝雲岳雙手，雙目含淚，語音發顫道：「怎麼你就是……怪不得我一見就覺面善，眞的天有眼。」不由喜極而泣。

謝雲岳心中深爲感動，雙膝跪下叩見世伯，這時矮方朔盡收詼諧之容，一把拉抱着嗚咽出聲，謝雲岳泣道：「先父在三年前病故了。」

矮方朔荆方老淚縱橫，哽咽說道：「可憐廿年一別，拜弟竟爾作古，賢姪，你把所知的詳情經過，說給我這不成才的世伯聽聽。」

於是謝雲岳就將慈母遭害，以及其父萬里尋仇，三湘被襲，逃至贛南，被一無名高僧救治收留，三年前病故，及自己重拜無名高僧爲師，以及半年來行踪，簡單扼要一一說出，又將自己隱藏姓名，以便暗中復仇事說了。

矮方朔荆方聽完，轉顏爲笑道：「好，賢姪有志氣，我這世伯也一定助你，清風幫內有多人圍襲你父嫌疑，現在尚未達到水落石出階段，以免打草驚蛇，這事也非一時可以談完，好在日子還長，留着細談吧，前面幾個娃兒等久，我們快去。」

回至席上，矮方朔指着謝雲岳道：「

這是我老人家故人之子，姪岳名雲，你們年青人得多多親近。」於是這幾位少年人自我介紹，連稱幸會不止，玄衣少女名喚江瑤紅。

這時矮方朔荆方說話了，問道：「江姑娘，鼠輩約妳何處見面。」

江瑤紅忙道：「約定在三更時分。」取出紙條送在矮方朔手上，衆人聚目一瞧，見上寫道：「字諭叛幫玄衣龍女江瑤紅，三更時分速來崗上分壇報到，違命則死。」下署清風幫白虎香主徐子明諭。

江瑤紅滿臉憂容道：「徐子明是清風幫四酷之一，武學絕倫，他這一來，總壇下十八羅漢舵也隨着來了，連同崗上分壇好手，不下四五十人，我們這幾個人，似嫌勢孤力薄。」

矮方朔荆方白眉一聚，愁道：「這到是實話，但絡不成叫我老人家敲鑼去找幫手嗎。」

一句話，說得大家都笑了，謝雲岳猛然記起蒼璽所贈之「神龍獅虎令」大有用處，忙道：「世伯，你打算保着江姑娘逃出虎口哩，還是想去崗上鬥一鬥。」

矮方朔哈哈一笑道：「賢侄，你不鬥又怎樣咧，清風幫已在迎賓客棧周圍佈下暗樁，不是瞧出我老人家在此，早就闖進拿人，還有現在這麼輕鬆。」

謝雲岳笑道：「要找幫手，好辦，小侄出外走走便來。」

矮方朔壽眉微鎖，担憂道：「賢侄，你初到此地，人生地疏，那兒去找幫手？」他憂慮謝雲岳武功不濟，出外被清風幫暗算，那知謝雲岳反淡淡的一笑道：「世伯，你儘管放心，小侄很快就來。」於是走出迎賓客棧。

此時，夜色籠罩大地，繁星群織，沒有月色，只有客棧門前四隻油紙燈籠射出淡紅色光輝，遠望街中心熱鬧區域燈光如一條長龍般，離着迎賓客棧尚有大截路，謝雲岳在門前踟躕一陣，就望街中心那邊走去，身形尚未走出十步，迎面忽有一瘦長漢子阻住去路，謝雲岳心知是清風幫暗卡，不由微微生氣，在這行人衆多之時，清風幫太也目無法紀了，低喝道：「鼠駕攔阻在下去路做甚？」

瘦長漢子陰惻惻冷笑道：「光棍眼裏不揉砂子，小狗，你不是江瑤紅這賤婢與那老狗的同伴嗎？」

謝雲岳哼了一聲道：「是又怎麼樣，不是又怎麼樣？」

瘦長漢子冷笑道：「是就好了，有屈你隨俺去見一人。」說着，疾伸右手擒拏謝雲岳的腕脈。

謝雲岳也不閃讓，瘦長漢子一觸及他的腕脈，只覺手中揑緊的是一塊鋼鐵，滑不留手，心中一驚，那知謝雲岳反腕兩指一箝，瘦長漢子全身酸痲，口噤難以出聲，謝雲岳笑道：「我看鼠駕還是相伴在下一行吧。」於是手拉手望街中心走去，瘦長漢子不由自主地脚下移動着，謝雲岳裝樣與瘦長漢子談笑甚歡，像是好友久別重逢的神情。

這條大街上，清風幫暗卡到處都是，混在人群堆裏張望着，見瘦長漢子與謝雲岳十分熱絡，心中沒有起疑，眼看着兩人走去。

謝雲岳走到一條小巷內，放手拍拍瘦長漢子肩頭笑道：「煩你在此相候片刻，有勞了。」說罷，急急走，可憐那瘦長漢子，被他點住一動不動靠在墻邊，像具塑像般眼睜睜望他而去。

謝雲岳在大街上急行，一眼瞥見一個垢面蓬髮的中年乞丐，伸出手掌向路人索討，謝雲岳緩步過去遞出「神龍獅虎令」往乞丐掌心一塞，乞丐一見紫銅令，面目變色，謝雲岳微微一笑，伸手又取回「紫銅神龍獅虎令」置於懷中道：「我有急事需辦，你速通知你們幫頭，悉數派遣幫中武功能手，今晚三更時分，在崗上清風幫分壇助我一臂之力，我與該幫結下樑子，不過在我沒現身以前，千萬不要出手。」

中年乞丐單膝一跪，恭敬答道：「晚輩遵諭。」

謝雲岳急步走回，還是拉着瘦長漢子返回原相遇之處，解開他穴道，冷笑道：「以你微末之技，尚敢在我面前橫行，趕緊把這迎賓客棧周圍暗樁撤去，速通知徐子明老賊，說我與江姑娘等三更必到。」說罷，反回棧內。

只見矮方朔與江姑娘等正在坐候，面上均帶着焦急之色，一見他走來，矮方朔瞇着眼笑道：「賢侄，找幫手事如何？」

謝雲岳道：「一切安排就緒，世伯，何時啓程。」

矮方朔哈哈大笑道：「現在還沒到二更，急什麼，我老人家酒還沒喝够咧。」

謝雲岳望着東方玉琨等一笑，用意是笑他世伯好酒貪杯，東方玉琨也報之一笑，問道：「岳兄弟，你所約幫手是誰？」

謝雲岳眨眨眼，笑道：「法不傳六耳，到時就知。」

江姑娘心中深深感動不安，爲着自己的事，連累別人担着生命危險，含着感激的眼光望着謝雲岳痴痴出神。

謝雲岳見江姑娘面似紅霞，黛眉深鎖，剪水柔波雙眸照人，望着自己，知她憂慮今晚之事，不禁笑道：「江姑娘，不必憂慮，今晚定可逢凶化吉。」說完，那知江姑娘依舊兩眼痴痴望自己，蘊含愛意，口角輕翹帶着微笑，他心中猛然一震，立即感到，江姑娘這種神情，分明是深情表示，不由俊面一紅，尷尬的望着東方玉琨，姜宗耀兩人微笑道：「江姑娘日來受刺激諒想太多了，你們看她愁得這步田地。」

東方玉琨等閉着嘴忍着笑，怕謝雲岳臉薄難堪，不敢說穿僅點了點首。

矮方朔不停地在灌酒，面前一大錫壺，怕不有廿斤，被他喝得點滴無存，拍拍手道：「小娃兒，不要自欺欺人，須知愛到頭來總是恨，你當心一點就是了。」

江姑娘一聽，就知適才舉止已落入矮方朔眼中，一時羞得恨不能鑽進地縫，謝雲岳俯首無言，東方玉琨兩人暗暗發笑。

矮方朔咧着一張嘴笑道：「好了，該走啦。」放了一錠銀子在桌上，立起往外就走，謝雲岳等人緊隨身而去。

二更天了，行人逐漸稀少，衆人走出棧門不遠，謝雲岳眼尖，瘦長漢子率着五人一列秋雁般，阻在去路五丈遠處，他心頭冒火，身形搶出，轉眼就到瘦長漢子身前，嘴裏冷冷笑道：「我看鼠駕是不到黃河心不死，適才對你怎樣說的。」

瘦長漢子這時不大在意，兩掌微張，吆喝一聲道：「俺剛才一時疏忽，着了閣下的道兒，狂什麼，俺奉徐堂主之命，在此引駕。」

忽聽謝雲岳哼了一聲，左手霍地一翻，電疾般早扣住了瘦長漢子的手腕，往面前一帶，右手一晃，脆生生給了一個嘴巴子，左手一緊，隨着謝雲岳右脚起處，瘦長漢子一聲「哎喲」出口，整個身軀，已直飛出去，撞向五匪徒身上。去勢甚急，那五匪徒又在近前，那還讓得及，蓬的一聲，其中二人被瘦長漢子撞得仰面跌倒。

只見謝雲岳向着另外三匪冷笑道：「你們趕快夾緊尾巴跑，不然，少爺照樣打發你。」三匪徒嚇得心胆皆寒，夾起地下三人，掉首就跑，狀甚狼狽。

這一手，把矮方朔等人看得呆了，因爲剛才謝雲岳僅僅幾個身法，飄出，揚腕，掌嘴，飛腿，始絡幾人就沒瞧清他怎麼動作，快得如電光石火，一閃即逝，又那麼乾凈俐落，東方玉琨姜宗耀都是高人門下，如今又是江湖中風雲人物，睥睨狂傲，自負不凡，可是眼睛確是識貨，由衷地佩服到頂，江瑤紅睜着一雙晶亮眸子，滿臉都是驚奇之色，矮方朔最高興了，咧着嘴呵呵直笑，他起初還認爲他僅是一介書生，如今一看拜弟之子武學不凡，足够行道江湖了，打從心眼裏就樂。

一行五人急赴崗上，這崗上離石家莊正東十五里路，不過四百戶的一條小鎮，街外盡都是黃土小丘陵，極日荒涼，是比武打鬥的一個好去處，矮方朔有心試試這世侄的輕功造詣，一開始就施展輕功上乘心法，刹時即飛馳出去七八里，謝雲岳却上身不動，脚下如行雲流水，趕得並駕齊驅，似乎尚未下全力的樣子，矮方朔暗暗心驚，反觀黑摩勒姜宗耀等三人已落後一丈開外，江瑤紅只走得嬌喘不住。

矮方朔脚步放緩，讓江姑娘等趕上來，姜宗耀東方玉琨兩人拉着謝雲岳雙手道：「岳兄弟，你這份輕功身法，簡直是匪夷所思，我倆欽佩得五體投地。」

謝雲岳謙遜地笑笑。

夜風吹得很急，撲面生涼，一片呼嘯沙沙之聲，路人絕跡，只有五條黑影在這夜色蒼茫中穿行。

崗上鎮距離越來越接近了，忽見路側丘陵中竄來兩條黑影，清晰地發話道：「來人中可有丐帮本門長老在內麼？」

謝雲岳聞聲心知丐帮應命而來，凌空竄起迎向所來兩人面前，丐帮兩人望着謝雲岳單膝一跪，道：「石家莊帮頭巴金和率門下俞龍，迎見長老。」

謝雲岳扶起兩人，笑道：「巴帮頭少禮，今晚你手下共來了多少人？」

巴金和垂手答道：「共來了廿五人，請問長老如何處置？」

謝雲岳道：「你們只在場地四週潛伏，非至我等不敵時，不宜現身，清風帮勢力很大，免帶來本帮無窮危難。」

巴金和喏喏遵命，謝雲岳又轉面向爲他傳令中年乞丐道：「俞兄弟，你辦事得力，我代表本門長老嘉獎。」

俞龍忙道：「謝長老恩典。」謝雲岳又道：「你們快去佈置吧。」令這兩人又單膝一跪，轉身閃入丘陵中。

矮方朔這時睜大了眼睛驚詫道：「眞了不起，賢侄，你幾時當起丐帮長老？」

謝雲岳輕笑一聲道：「小侄這個長老，充壳子的。」

矮方朔知內面大有文章，眉頭皺皺，也不再說，足不點地，如飛疾走。

崗上已經在望了，只是疏疏落落幾盞燈光，在窗隙中露了出來，忽聞呼哨聲大作，刹時迎面湧起七八條人影，其中一人發出了宏亮的笑聲道：「荆老前輩駕臨，徐子明迎接來遲，當面告罪。」

矮方朔也哈哈大笑道：「徐堂主威名遠播四海，荆某久仰，想不到人不親路親，如今却在崗上鎮狹路相逢了。」

徐子明沉聲道：「荆老前輩好說。」

此時，清風帮亮起八支桐油火炬，火苗在風中搖晃，冒起濃煙瀰漫整個黃砂大道。徐子明一見江瑤紅即變色大喝道：「江瑤紅，本帮待你不薄，竟敢無故倒反叛帮，一路上連殺傷本帮兄弟多人，今日本堂奉帮主命擒你回去，你尚有何話說。」

江瑤紅見着徐子明，不禁杏眼圓睜，幾乎冒出火來，銀牙緊咬，發出咯咯之聲，手掌淌汗，怒叱道：「老匹夫，姑娘恨不得食你之肉，寢你之皮，倘不是你幾次三番聳動帮主，逼姑娘順從作妾，此事何由得生。」

徐子明見江瑤紅當場揭他疤痕，不由桀桀獰笑不止，看得人汗毛直竪，用手一揮，刹那間，四周湧上五六十人，將江瑤紅團團圍住，徐子明面色一沉道：「賤婢，妳看這些都是奉命擒你返山的弟兄，不要連累妳同來的好朋友性命，好好的同本堂返山，本堂可保妳毫無傷損。」

江姑娘一見這麼多高手，不禁玉容失色，矮方朔似若無睹，黑摩勒姜宗耀連聲冷笑，謝雲岳與東方玉琨兩人互望了望，均面露鄙視之色。

黑摩勒姜宗耀身形一動，竄至徐子明面前，嘿嘿冷笑道：「徐子明，你休倚仗人多，少爺看來，盡都是無能之輩，何必搬來充數，江姑娘有她的個人自由，她又沒賣給清風帮，要你妄自逞强做甚麼。」

徐子明立即狂笑道：「閣下何人，胆敢在本堂面前賣人狂。」

姜宗耀傲然笑道：「小爺就是黑摩勒姜宗耀，聽淸了沒有。」

徐子明面露微驚，暗忖：「風聞日前在江湖中出了兩個小殺星，就是他們麼。」兩隻賊眼打量了姜宗耀幾眼，乾笑一聲道：「原來是你，本堂到要見識見識你有何驚人武學。」話沒完，徐子明身後竄出一人，說道：「徐堂主，這場且讓我宋克文接着。」宋克文一雙吊睛眼翻着白，望着姜宗耀陰惻惻道：「姓姜的，今晚這兒黃土丘中，就是你葬身之地。」

姜宗耀冷笑一聲，晃身雙撞掌急出，往宋克文雙肩就打，宋克文沒想到他出招這麼快，嚇了一跳，趕緊撤身，雙掌翻腕一撩，「翻雲掠月」，欲擒姜宗耀的雙腕，姜宗耀微微一笑，雙掌疾收，右腿一撩，左足一點，整個身子，從側旋飛至宋克文身後，左掌微翻猛往宋克文後胸打去，這種身法可算是絕美了，武林中尚罕見，謝雲岳看見微微心許，不愧名家門下，轟動武林實是無虛。

宋克文見姜宗耀單腿撩來，不由後撤一步，右掌駢指一招「玄鳥劃沙」，用上十成眞力，電疾地往下一削，那知此腿是虛，隨着姜宗耀飛至身後，面前不見姜宗耀形影，暗道不好，又收招不及，只覺後胸着實印了一掌，打得眼冒金星，氣湧血翻，身形向前竄去，豈料尚還未了，又被姜宗耀撤走右腿撩在肛門上，不由痛極神昏，全身踉蹌七八步仆倒地上。

徐子明看得心驚，宋克文是本堂十八羅漢之一，內外功都有六七成火候，不想未及兩招就折在對方手中，心料今晚之事，甚難輕易解決，皺皺眉頭命手下抬下宋克文，突從身後又閃出一人道：「徐堂主，讓我毒爪神孔淵料理這小畜生。」

徐子明說道：「孔舵主，你得當心一二。」

孔淵一點首，雙手一翻，身後的一對五毒鷄爪鐮撤在手中，大喝一聲：「小狗，還不亮劍，今晚要叫你嚐嚐我那五毒斷魂的味道。」

黑摩勒聞言，不由劍眉一揚，正待亮劍出鞘之時，東方玉琨已自一晃而到，笑道：「師兄，讓小弟來應付這賊吧。」

姜宗耀微微一笑，飄後丈外，東方玉琨一亮長劍，晃了晃，星目瞪着孔淵表示說，你動手吧，我不屑與你說話。

毒爪神孔淵怪叫一聲，鷄爪鐮如風迎面抓來，東方玉琨手腕微翻，一領劍訣，青虹一抹，電閃地戳去，這孔淵一對鷄爪鐮有獨到功夫，鷄爪尖端並蘊有奇毒，見血封喉，孔淵見劍削來，雙鐮猛縮，兩臂一揚，左足欺前，雙鐮施展開來，拏，撥，抓，鉤，打，無一招不是虛着，雙鐮如風，滿場游走，鐮身黝黑，這一急攻，滿眼俱是鬼手黑影。

東方玉琨只在二尺方圓圈子不動，一柄長劍施出天罡劍招，這是峨嵋絕學，端的威力不凡，但見青虹萬道，勁風呼呼，一出手就是三招，挽起斗大銀花三朶，有幾次孔淵雙鐮觸及劍身，被它震得身形一歪，這孔淵是淸風幫內有名高手，較宋克文强出太多，是以才與東方玉琨支持得一些時候。

東方玉琨不耐煩與孔淵久戰，長嘯一聲，右腕猛翻，刷，刷，刷，急出三招分取「承漿」「期門」「氣海」三處重穴。

孔淵見對方長劍挽起萬點銀芒刺向身前，耀眼眩目，寒風砭骨，不由大驚，雙鐮一封，身形急撤，那知東方玉琨哈哈長笑，乘着孔淵眼花之際，猛一長身，凌空一招「天紳倒掛」，當頭劈下，劍勢宛若飛瀑驚雷，銀河下瀉，此一招確是威力萬鈞，孔淵眼見面前劍芒盡歛，又見萬丈青虹凌空劈來，嚇得魂飛胆落，旋身倒竄，豈料劍勢奇疾，被劍刃削去臂肉一片，一時鮮血外冒，孔淵大叫一聲，仆倒在地，在仆倒之前，還沒忘了傷人，右手嚐啷一聲，鷄爪鐮反腕撩來。

東方玉琨見鷄爪鐮飛到，忙用長劍一格，江瑤紅在後面大叫道：「格不得，趕快退後。」

話聲一完，等東方玉琨聽淸後，已來不及了，長劍與鷄爪鐮相觸，噹的聲響，鷄爪中飛出一股毒砂，似散花形罩住東方玉琨全身，眼見東方玉琨就要喪身在毒砂下，突由矮方朔口中發出一聲大喝，雙掌一推，將毒砂全部送往徐子明那邊。

徐子明等見毒砂反推過來，慌不迭地躍向後面，掌飛手舞，將毒砂盡情打掉，曠野中夜風甚大，只有一點毒砂吹在身上，卽全身紫黑，把徐子明攪得一個手忙脚亂。

東方玉琨險遭毒手，氣憤不過，長劍一掠，毒爪神孔淵一顆頭顱齊頸截去，匹練光芒中噴起萬點血花。

徐子明等驚魂畧定後，又湧身上前，徐子明率領十六羅漢，將矮方朔等五人團團圍住，只見徐子明獰笑道：「荆大俠，爲着本幫背叛賤婢淌這渾水，已屬不應該，更又殺傷敝堂兩大弟子，此仇此怨，何時可解，不如聽徐某奉勸，將賤婢交出，今晚之事，一筆勾銷，不然，嘿嘿，看來你等難逃出岡上一步。」

矮方朔眼睛一眯，哈哈一聲，道：「徐堂主，天下事天下人管，有什麼淌渾水淌淸水，淸風幫爲着一個少女，竟勞師動衆，荆某爲你汗顏無地，這事荆某管定了，風聞你徐子明練得一手黑砂掌，自成一絕，如你不服，儘可放手過來。」

却聽一聲長笑，徐子明已蓄勁雙掌，身形猛撲，聲到人到，推起一股暴烈無倫的勁風，向矮方朔胸前打去，端的好快。

矮方朔也自一聲長笑，大袖疾抖，雙掌已吐出獨門絕技「五行掌」力，兩下裏動作都快如電光石火，掌力一接，蓬的震得兩人身形各自撤出兩步，矮方朔心驚徐子明好純厚掌力，左袖一拂，身形右旋，右掌又吐出一掌往徐子明脅下打去，徐子明一聲桀桀怪笑，左掌一招「丹鳳朝陽」撥開來掌勁力，那知矮方朔就是趁着這個空隙，左掌一揮，一股强勁無比的「五行」勁氣，又往徐子明打去。

徐子明不防矮方朔有這等妙着，忙自身形暴挫，左掌迎着矮方朔五行勁氣擋到，這一下强弱立判，徐子明龐大身軀，被震得翻出丈餘。

矮方朔一招得手，已搶先機，接二連三撲擊，五行勁氣愈發愈强，哈哈長笑聲中，身形暴長，白眉白鬚根根豎起，徐子明被他掌勁逼得身形團團轉，業已激得怒發如狂，連連怒嘯，炬火照映下，只見兩人形同猛獅，鬚髮怒張，吐出勁風，帶起漫天黃砂，瀰漫着整個曠野。

矮方朔不惜損耗眞力，盡情施爲，打到七八十招上，徐子明業已鼻額沁汗，雖然是敗象未呈，但也有後勁不繼之態，徐子明隨來十六羅漢見狀不妙，呼吼一聲，各執兵双一湧上前，外圈四五十匪徒也自縮小弧線，移前三丈。

那邊十六羅漢一發動，這邊黑摩勒姜宗耀，天罡劍東方玉琨同聲怒叱，各揮長劍，身形晃前迎向十六羅漢，徐子明手下一加入，陡覺壓力一鬆，又是生龍活虎般，施出掌力節節反迫，十七對三，矮方朔等縱然是武功蓋世，也是無法取勝。

江瑤紅姑娘暗忖：「旁人對自己之事，甘冒萬險，自己再東手旁觀，於情理也說不過去，反腕亮出長劍，就要躍進戰場，却被謝雲岳一手攔住，搖頭笑道：「姑娘這一參與，無異於自投虎口，我們此番鋪排，不都成了泡影麼，少安毋躁，賊人

決不會得手的。」

江瑤紅一聽，這才止住，但心中甚是不安，含着感激的眼光望着謝雲岳嫣然一笑。

謝雲岳本想出手，却見東方玉琨，姜宗耀兩人已先一步飛出，又恐留下江姑娘一人，要被賊人掩襲遭擒，豈不是白費心機，這才暫時不動，暗中盤算退敵之策，一陣算機泛上心頭，心想我何不擒賊先擒王，從徐子明身上手下，心意一定，端詳着場中形勢。

但見姜宗耀東方玉琨兩柄長劍，宛如神龍夭嬌，銀光熠熠，在人羣中飛舞，矮方朔以右掌對付徐子明，另一隻手掌吐出五行勁氣逼開湧來四人，每吐出一掌，四匪身形猛挫，但泯不畏死，掌撤後復又湧前夾擊，矮方朔一時也莫奈他何。

謝雲岳低聲向江瑤紅說道：「江姑娘，在下要出手了，你留心賊人，愼防偷襲。」說着，口中發出一聲龍吟，沒有看淸他怎樣動作，便自閃入場中，江姑娘只覺眼前一花，他已失踪影，心內殊爲驚訝。

徐子明正雙掌疾吐，驀覺右腕奇痳，神志一陣緊張，眼前恍然一黑，面前忽多出一俊美少年，自己右腕被他三指鉗住，眞氣突然聚在胸隔內不能發出，只覺血翻氣逆，謝雲岳此時大喝一聲道：「都給我住手。」

矮方朔單掌對徐子明已是吃力，忽見謝雲岳電似地欺身在徐子明身前，擒住徐子明腕脈，大喜急飄退五尺，心中無限感慨道：「此子眞個是人中之龍，謝賢弟有子如此，死可瞑目矣。」

東方玉琨，姜宗耀雙劍連連砍翻三四人，瞥見謝雲岳業已擒住徐子明，不勝欽佩，鬨聲同自躍退在江瑤紅身旁。

羣賊均被震住，謝雲岳望着徐子明冷笑道：「徐子明，現在尚有何話說。」

黑砂掌徐子明被謝雲岳勒得老臉變色，心驚這年輕少年有此絕世功力，竟然衝破自己發出之黑砂掌力，執住自己腕脈，雖然是如此，口中仍逞强道：「本堂主一時疏忽，被你所傷，還有何話說，本堂主死不足惜，不過你們怎樣能逃出羅網，本堂主實在爲你們担心。」

謝雲岳哦了一聲笑道：「原來你自恃人多，以衆要挾麼。」轉面喝一聲：「兪龍兄弟，你聽着，你們緊守崗位，現出身形與他瞧瞧。」

只聞四面暴吼，突然湧起廿餘黑影分立着丘陵中，反將淸風幫衆包圍着，徐子明心胆皆寒，只見謝雲岳微笑道：「徐子明，須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你枉費心機了。」繼又三指一緊，徐子明猛覺周身有若千百條毒蛇噬咬，蠕蠕而動，痠癢攻心，萬分難熬，喉間發出慘厲的嗥聲，不由自主地兩行淸淚簌簌落下。

謝雲岳冷笑道：「老賊，你只依我兩個條件，便可饒你不死，不然令你嘗嘗搜陰七日斷魂味道。」

徐子明顫聲忙道：「徐某盡數應允，閣下只說出便了。」

「第一，自今以後，不准再與江姑娘爲難，如有事故，惟你是問，第二，明日起令你撤消岡山分壇，淸風帮只限在山西境內，如何？」謝雲岳笑着說。

徐子明被制人手，不答應也得答應，頷首不語。

謝雲岳一鬆右手，反腕疾向徐子明「章門」穴點了一下，笑道：「我知你陰狡無比，不得不爾，今被點上散穴，半年以內你不得運用眞力，否則淤血攻心，可不能怨我事前沒警告於你，我這點穴手法，別人也解不了……」繼又面色一整說：「我也知你輸得不心服，待我露一手給你看，你只命你手下當心我出手。」

徐子明自被點上重穴後，試一運氣，突覺體內熱血逆散穿行，手足痲得厲害，心知厲害，不禁長嘆了一口氣，聞言，驚疑地瞥了身旁十六羅漢兩眼，此時，謝雲岳一聲長笑，身形一動，電閃似地又飄回原處，負手微笑。

徐子明心想：「這又是什麼意思？」及後一眼瞥見十六舵主時，不由目瞪口呆，原來十六舵主一個橫劍揚双，豎眉怒目，宛若大雄寶殿塑像一般。

這一來，連矮方朔等人都看得呆了。

忽見謝雲岳冷笑道：「徐子明，還有一事須緊記不忘，見到你帮主時，就回復說我兩年之內，必來拜山。」徐徐回身向丘陵丐帮喝道：「兪龍，我們走。」矮方朔等人隨着謝雲岳往去路疾馳，移時，身影俱隱沒入長夜漫漫中。

四月的楊花柳絮，最會引起人無限愁思，在石家莊城南的一家迎賓客棧裏，謝雲岳兩手支在床柱，雙眼癡癡地望着窗外出神，傍着窗口一株楊樹，迎着晨風搖曳着，縷縷楊花飄向房內，落得滿地都是。

晨曦初上，天空皎潔無雲，一片蔚藍，謝雲岳一瞬不瞬向天空凝視，他沒有思索，只是茫然，口中微吟：「應是尋春到已遲，不須惆悵惜芳姿，狂風落盡深紅色，綠葉成陰子滿枝。」原來他傷春感懷。

昨晚從崗上鎭回來，已是四更將盡，一他直都沒闔眼，由崗上回客棧途中，只有江姑娘殷殷稱謝外，其餘的都悶着口不出聲，只爲各人心中不停地思索，對他本身都抱着一股疑團，百思莫解。回到客棧後，各自回房休息。

姜宗耀東方玉琨兩人始終摸不淸謝雲岳剛才所施的手法，身法，是何種招式，簡直就沒看出他如何動作，宛若鬼魅，要是說看得極其淸楚的話，那就是說所看見的是一抹淡烟，瞥然消逝，是以都沉思他的來歷和家數，只因他兩人在小一輩中，是風頭頂健的人物，卽是在老一輩，足以與他們相抗衡者，也寥若晨星，如今與謝雲岳相形之下，那就有雲泥之別了。

矮方朔何嘗不作此想，自己在二十年前無意得了一本「五行氣功眞訣」，本想與拜弟追魂判謝文共同參研，無奈謝文萍蹤不定，始終覓他不着，自己才隱居嵩山窮研五行掌力，六年後下山，想不到竟與拜弟人天永隔，十五年僕僕江湖道上，無日不想與拜弟報仇，只爲拜弟仇家太多，又諱莫如深，在未探明確實以前也無從下手，昨晚，遇上了這拜弟哲嗣，見他身法，手式莫不神奇莫測，以自己的經驗，威望，天下武林各門各派的家數，莫不熟知能詳，怎麼瞧不出他的來歷，何況年未二十，就當上丐帮長老，目前丐帮勢力遍及天下，輩份與門規都極其嚴格，何以他竟

會是長老……這些，都是令人解不透的啞謎。

在江姑娘而言，她憂慮着以後的行止，她舉目無親，四海茫茫，自己孤苦伶仃，不知何處可以容身，不禁淚珠潸然。

謝雲岳本定今晨啓程北上，意外的遇見矮方朔荆世伯，昨晚施出這一份驚世駭俗的武功，他不是存心炫露，只爲心恨清風帮竟爲着一少女，出動這麼許多人，回憶起在三湘，仇家暗襲其父情形，並無二致，心頭泛起一種無明的憤慨，率爾施出這「軒轅十八解」罕世奇學，但也爲了不如此做，昨晚之事，就不容易那麼順利解決，他想在石家莊打住一天，問問荆世伯是否已探明昔日仇家是誰，再决定步驟，想罷，下意識的長嘆一聲，立起來便要朝戶外走去。

驀覺風聲刺耳，他心知是有人來了，脚步一停，面前已立定一人，謝雲岳定睛一看，不禁喜出望外。

原來面前來人正是九指神丐蒼璽，謝雲岳大喜搶前執着蒼璽雙手笑道：「大哥，你何時安抵石家莊的，怎麼知道小弟的居處，請進裏面坐下再說。」

蒼璽目露神光，面有笑容，望了謝雲岳一會，說道：「不必了，賢弟一路而來，愚兄盡已得示詳情，先得向賢弟道喜。」說此頓了一頓，謝雲岳面上一紅，蒼璽笑了笑，又道：「紅旗帮現已撤出蘇北地區，宇文雷含恨已深，最近撥出數批好手，查訪賢弟師承門派及行踪，不過還不知道賢弟就是那怪少年，昨晚之事，已鬧得遠近皆知，清風帮今晨雖已撤出崗上，但賢弟不慎吐出兪龍姓名，被他等查出兪龍爲丐帮弟子，故清風帮唆使安清帮出面責問丐帮，何故擾亂地面，引起械鬥，查問賢弟來龍去脈，安清帮勢力廣被冀察魯一帶，爲京中八旗王公暗中支持，勢燄炙手可熱，故丐帮不便明中與他對抗，適愚兄抵達石門外堂，卽命兪龍回覆，說是丐帮也是未明所以，昨天與清風帮對敵的人，手持本門信符，本帮門規是認符不認人，一切奉命惟謹，如貴帮有所詢問，昨晚持符之人，今日晚間可去城北天齊廟，貴帮自去詢問好了，故愚兄來此通知，最好賢弟一人去，安清帮內雖不乏能手，以賢弟的武學，足可應付有餘，聽說昨晚賢弟出手精奇，武林罕見，今晚齊天廟之行，一定有不少燕雲名武師瞻仰，或逼你出手，賢弟你是聰明人，宜權衡利害輕重從容瓦解。」繼又容顏一整說道：「賢弟，你不可誤會愚兄對你有些什麼不滿，紫銅符既然贈你，便由你便宜行事，不過這次事有意外，因安清帮有羊熙杰其人，昔年愚兄受過他一次恩惠，不好與他破顏相向，只好委屈賢弟一點了。」忽然蒼璽朝院外望了一眼道：「賢弟這次天涯尋仇，最好不要與矮方朔荆方同行，武林中人均知他與你父義結金蘭，否則，會引起疑竇，反而有妨碍，言盡於此，我倆蘆溝橋上相見。」說着，雙足一點，人已飛越屋瓦無踪。

謝雲岳不禁慨嘆武林中人，爲着一點細故，寃怨相尋，卽是不關自己的事，也會引起無邊紛爭，只覺安清帮太無理取鬧了，决意給安清帮一點顏色看看。

一會，院外脚步聲起，只見矮方朔荆方等人走來，天罡劍東方玉琨見着謝雲岳卽笑道：「岳兄，你起得好早啊。」

謝岳雲答道：「小弟迄今未睡，回來時因快天亮就索性不睡了。」

矮方朔走進房內，一屁股就坐床上，瞇着眼問道：「賢侄，我老人家也是一晚沒睡，對賢侄昨晚所用手法，一直想不出是何門派家數，你能告知我老人家麼？」

謝雲岳怔怔神，答道：「小侄也不清楚來歷根源，其實手法並無若何神奇之處，只仗快捷，眼、手、身，都要合一，乘其不備，攻其無防而已，若對方事先有防的話，那就無所施其技了。」

矮方朔意似不信，搖了搖頭道：「小娃兒，想不到你還會藏奸，不過你既不說我老人家也不能強人所難，只不過你年紀輕輕，爲什麼會當上丐帮的長老的？」

謝雲岳笑笑說：「世伯，說給你聽你也不信，只因小侄在途中救了丐帮一人，其人卽贈送一面信符，說是以後有危難之時，卽持信符向本地丐帮索援，但只能用一次，丐帮門規凡是持着信符的人，卽代表本門長老地位，所以他們昨晚稱呼小侄長老，就是爲了門規如此。」

矮方朔聽了，似信不信，連連搖首道：「眞是匪夷所思了。」

江瑤紅姑娘向謝雲岳盈盈一福道：「昨晚多承岳少俠維護，小妹這裏拜謝。」

謝雲岳用手一揮，江姑娘只覺一股柔和潛力，擋住下拜之勢，鳳目中滿含驚奇，謝雲岳道：「江姑娘，你那來多禮數，咱們俠義道人物，助拳解圍是乃本份事，何足掛齒。」繼又轉面對姜宗耀東方玉琨笑道：「姜兄，東方兄，江姑娘逃出清風帮後，想來她是伶仃孤苦，舉目無親，我們救人當需救徹，小弟心想，二兄是名門正派，能否爲她推荐，投入貴派門墻。」

姜宗耀東方玉琨同聲接口笑道：「岳兄就是不說，小弟也有此意，將江姑娘薦與本門曼因師太門下，想我派曼因師叔一身禪功武學均達巔峰，迄今未得傳人，江姑娘根骨稟賦無一不是上乘，曼因師叔當不致推却。」

江姑娘一聽喜上眉梢，眼角沁出淚痕如珠，原來喜極而淚，嬌靨上泛出微笑，盈盈相謝。

這時，矮方朔大叫道：「你們這幾個小娃兒，盡自說話，冷落了我老人家却死不管。」

東方玉琨等被他一嚷，都笑了，知道這位荆老前輩是詼諧有名的人物。

驀然間，有破空之聲入耳，諸人忽然一驚，回首向窗外一瞧，窗口外端端正正立着三人，兩個是面色黝黑，瘦骨嶙峋黑衫老者，其中一人額左生着豆大紅痣四顆，排成十字形，另外一個人是個白衫英俊少年，長眉入鬢，可惜面色白中隱含青氣，目光流盪不定，一望而知是個淫邪陰譎之人，兩隻眼睛只瞧在江姑娘臉上，嘴角似笑非笑，江瑤紅一見此人，玉容慘變，芳軀顫抖個不住。

矮方朔一見他們却哈哈大笑道：「我道是誰，原來是天河黑穴雙怪來了。」說着，雙掌猛向窗外一推，人也隨着穿出窗外，謝雲岳等四人亦同時跟踪而出。

這個院落不過四丈見方，雙方八人一

置身，就顯得很侷促了，黑穴雙怪在矮方朔推出五行勁氣，只一晃身飄後兩丈，立在花圃磚壇上微聲怪笑道：「荆老兒，那兒這麼小氣，不分情由 見面就是一掌，我倆又不是找你晦氣來的，舊賬還怕沒有時間算清？嘿！」

矮方朔驚疑道：「怎麼，你們又爲何找上門來？」

額有紅痣的黑面老者笑道：「荆老兒，這是客棧，你們能來，當然我們也能來，好，把話實說了吧，我倆是受這位邀約。」說着，指了那少年一指道：「我與你們引見一下，這位就是寰宇三絕雪山人魔高弟白衫秀士李如淵，他嘛，實爲着江瑤紅姑娘而來。」

矮方朔及東方玉琨，姜宗耀三人聽了心頭猛震，白衫秀士李如淵雖不聞其名，但其師雪山人魔是七八十年來名震寰宇的魔頭，武學精絕，冠絕武林，平生行事不問是非，只憑他喜惡爲之，犯在他手必死無疑，江湖中人見他之面，必避道而行，從無人敢攖，好就好在雪山人魔極少露面於江湖道上，不然武林中更不能寧靜了。

矮方朔聽得後向白衫秀士李如淵頷首爲禮，那知李如淵眼角都不望矮方朔一下，鼻子哼了一聲，兩眼只望着江瑤紅笑道：「瑤妹，你現時離了清風帮，總可隨愚兄同赴雪山，愚兄保證清風帮以後永不敢與你爲難。」說時就伸手要拉江姑娘。

江瑤紅面罩寒霜，一言不發，她在李如淵說話時，就知他有這一着，李如淵手才伸出，江瑤紅一閃身晃在謝雲岳背後，怒視着李如淵。

矮方朔見李如淵狂傲得非常，心頭已蘊着怒火，此刻見他對江姑娘這般無禮，不禁火上加油，猛推右掌，硬往李如淵胸前打去，口中喝道：「好小子，敢在我老人家面前無禮。」

李如淵冷哼了一聲，用剛才未收回拉紅姑娘的右手一翻，也硬向矮方朔來掌一接，只聞「蓬」的聲響，矮方朔震得退樁一步，李如淵只肩微微一晃，由此可見兩人內功造詣深淺，矮方朔心驚李如淵功力深厚，黑穴雙怪面露輕視的譏笑。

矮方朔荆方白鬚鬚激得怒張，口中斷喝道：「小輩，你再接老夫一掌試試。」說時力貫雙掌，又猛然疾吐，李如淵微微冷笑，雙掌一翻，作交叉形打出，一連就是五掌，第一掌相接時，雙方都是肩頭微震，到李如淵第二三四五掌一遞，矮方朔不防他有廻環五掌同出，不及還掌，蹬、蹬、蹬不禁犖椿不穩，被掌力接連逼退三四步。

這時李如淵面色一沉道：「荆方，少爺今日不是看在江姑娘的份上，卽叫你立斃掌下。」

矮方朔哈哈狂笑道：「只怕未必。」

黑穴雙怪額有紅痣老者諷語道：「荆老兒，你要見個眞章，這墻外就是一片曠地，也好活動手脚，省得你死了還說寃枉咧。」

矮方朔冷笑道：「荆某還死不了，閻王說拘我費事哩，不如你們先去吧。」又望着李如淵道：「你敢不敢去？」

李如淵也哈哈一笑道：「你想快死，少爺還有什麼不去的。」笑聲中蘊着無邊殺機，令人毛骨聳然。

矮方朔狠狠地望了李如淵一眼，身形微動，人就像彈丸般翻過墻去，黑穴雙怪也跟着躍過。

白衫秀士立着不動，望着江瑤紅含笑，那笑容襯在玉臉上，不愧爲美男子，只是配着一雙流盪不定的眼睛，就份外的不相稱，那是淫邪的流露，只見他身形一動，東方玉琨姜宗耀兩人怕他又襲擒江瑤紅，紛紛亮劍護住。

李如淵怒視了姜宗耀等一眼，又向江瑤紅笑道：「瑤妹，愚兄爲你用了不少心機，不管妳以何種眼光來看我，愚兄對妳心如石堅，自今以後，妳無論行走何處，愚兄也定跟隨天涯。」說着，一晃就越過墻去。

謝雲岳自始至終，一言不發，心中他欽佩李如淵這份功力，江姑娘對他避如蛇蝎，一定有難言之隱，自己今日又勢必出手，微笑說：「我們也去看看吧。」

四人同時越過牆去，牆外果然是一片曠地，離最近的人家也有二三十丈遠，左右都是水塘。鵝鴨成羣嬉水其中。

此時矮方朔與李如淵在曠地中央相互不發一言，繞圈游走，眼睛却睜視着對方，一瞬不瞬，大敵當前，不敢稍有鬆懈，走了三四匝，突然矮方朔猛喝一聲，雙掌圈吐，李如淵脚步微撤，又雙掌交叉，重施故智，廻環掌連續吐出，但這次不是硬接，步法身法隨之而施展，精妙絕倫，錯非是矮方朔，平常之輩那能接着。

矮方朔仗着火候足，經驗老到，五行掌又是武林極少見之武學，李如淵亦賴秉賦好，招式純，雪山武學又是一絕，三十招內兩人打成平手，謝雲岳暗忖：「荆世伯成名不易，不要被李如淵壞了名頭，及時接下爲妙。」想定，向東方玉琨等道：「二兄防護江姑娘，恐黑穴雙怪出手。」說着肩頭微動，踏進圈中道：「世伯。對付這等狂妄人物。小侄足够了，讓小侄出手吧。」

矮方朔一聽，就知世侄必能與李如淵抗衡，接着一個「倒趕千層浪」翻出圈外，笑道：「世侄，你小心了。」

李如淵見謝雲岳進場，心中燃起醋火千層，只因謝雲岳那份俊美風度，比自己強上十倍，他誤認適才江瑤紅躲在他背後不理他，只是謝雲岳梗在內面，不禁面現殺氣道：「你是什麼人，莫非昨晚一手折服清風帮的就是你麼？」

謝雲岳笑道：「不錯，就是在下，至於我是什麼人，你還不配問。」

李如淵嘿嘿冷笑道：「你也太狂妄了，尤其是在我面前。」他也知謝雲岳昨晚震驚清風帮的那手功力，但自恃武學，目下武林中人極少是他對手，他疑心別人對謝雲岳過份渲染，以致以訛傳訛，並非是想像傳說中的那麼神奇，他對江瑤紅一往情深，所以找來了，繼見謝雲岳一語不發，更加認定他們傳言有點過份誇張。

謝雲岳也報之一聲冷笑道：「在我的面前，你也狂妄得可以。」

李如淵沉聲道：「朋友，別門口，你接得我的掌力，再說强話。」說罷，又用廻環五掌猛吐，一掌比一掌加強，勁風呼呼，排山倒海撲往謝雲岳身上。

謝雲岳立在地上，紋風不動，掌風撲在身外五寸，卽卸於無形，連襟角都未飄動過一絲，李如淵心中大駭，心想對方這少年是施展的那門功夫，莫非有點邪門。

原來謝雲岳暗佈彌勒禪功護住周身，幸好尚沒有發出反彈之力，不然，十個李如淵也被撞飛出去也差不多。

這時，謝雲岳笑道：「現在你也得接接我的掌力，看你有沒有資格狂妄。」

說着，右掌斜刺刺的揮出，用上彌勒禪功十二式中之第三式，「默伏金剛」，但掌勢輕飄飄的，似未竟全力。

白衫秀士李如淵也是良材美質，年未六歲，就被雪山神魔抱上山去，武學盡得所傳，性格也逐漸受其師冶溶，他雖少爲惡，但最大的缺點就是任性，譬如心喜之物，無論怎麼艱難，也要千方百計取到手中。卽拿他對江瑤紅之事來說，卽爲一例。但他憑什麼東西來支持他的任性，不用說，就是他那一身驚人的武學，下山後，江湖中人聞他是雪山人魔門下，說什麼也得讓他三分，卽使勝了他，後面還有老的，這禍苗惹不起。其實他那份武學，也極少有人與他拉個平手，現在可又不同了，廻環掌打出，連對方衣襟，都沒揚起一點，這一驚，嚇得面目變色，又見對方輕輕拍出一掌，雖未看出有如何神奇之處，但心知這掌有點怪異，不自禁地雙掌運起雪山絕技「震山氣功」，喉間犇牛氣吼吼之聲大作，反腕就向來掌迎去。

這「震山氣功」非同尋常，十丈方圓以內人被擊上，骨節粉碎，屍首宛如一灘爛泥，那知李如淵「震山氣功」拍出，竟似泥牛入海，完全不發生作用，又見來掌發出絲絲微弱風聲，撲面清涼，繼之只覺一股軟柔無形的潛力襲向身上，愈來愈强，這個力道逐漸增加，想還手已覺無力，移時，陡覺變成一股重愈山岳的氣流，壓擠周身，自已手足變成痳木，口噤不語，身形被那潛力逼得緩緩後退，眼目五官不斷滲出血來，這時李如淵那像個俊秀少年，簡直是一個血流滿面的惡鬼，他每退一步，衆人心頭猛震一下，逐漸他退後之勢加速，謝雲岳抬起手掌緩緩一收，李如淵身形一歪，倒在水塘邊，黑穴雙怪趕忙躍去扶起，只見李如淵雙目緊閉，面白如紙，那五官滲出的血液，却被水沖洗一淨。

原來謝雲岳恨李如淵目中無人，又上門欺侮江瑤紅姑娘，心想，難道你倚仗雪山人魔的弟子，就敢任意妄爲，這武林中豈能容這種率性昧理之徒，心念一動，卽將彌勒神功施展出來，那彌勒神功十二式，是奪天地造化之秘學，每一式中都有獨到的精妙蘊含無窮威力，十二式集天下武學精義十二訣，那就是卸，粘，化，彈，吸，震，移，閉，借，推，剛，柔，十二訣門，他用上第三式「默伏金剛」，化字訣，將李如淵推來的震山氣功化溶在彌勒神功中，緩緩逼去，想那李如淵怎麼能擋得住他那彌勒神功，加上自己所施出之力道。

黑穴雙怪挾起李如淵後，李如淵沉迷不醒，兩怪施盡手法，依然如故，不禁面色一變，這時面無紅痣老者才發話，望着謝雲岳苦笑道：「閣下這樣一來禍事惹大了，老朽兄弟要護送李如淵返山，雪山人魔若問起，叫老朽怎回答啊。」

謝雲岳哼了一聲：「誰叫你們上門欺人，這個禍事本是你們惹起的，你們不會同雪山人魔說實話嗎？」

黑面老者又是苦笑一聲道：「話雖是這麼說，那雪山人魔豈是如此好說話的，本來李如淵來時，老朽也會勸阻，怎奈他執意不聽……」

謝雲岳笑着接口道：「你不用說下去，我知你們有點爲難……」說時，用手點了李如淵胸前一下，又道：「此人一個對時以後就會醒來，不過暫時失去功力，再更不能動氣，以雪山人魔武學，不難助其恢復，至於我的姓名，難以奉告，希望你們帶話，終久我是必要到雪山玩玩。」

黑穴雙怪重重的吁了一口氣，像放心不少，只見那黑面無痣老者道：「有閣下這一句話就够了，老朽等不啻受閣下大恩，是恐怕今生難酬了。」又轉面向矮方朔道：「荆老兒，再圖相見。」挾起李如淵，與另一怪轉面馳去。

衆人翻牆回房，矮方朔哈哈大笑道：「賢侄，你那份有點邪氣的武學，不要說是今生沒有見過，就是前生也沒見過。」敢情是矮方朔這等成名人物，也沒瞧出彌勒神功的來歷，竟誤認是邪術。

謝雲岳只是笑着，對這位世伯不置答辭，他忽向江瑤紅問道：「江姑娘，那李如淵與姑娘可有什麼淵源麼？」

江瑤紅先時就杏眸微紅，泫然欲淚，當着衆人之面，才強行忍住，如今被他一問，再也忍耐不住那淚珠宛如泉水般汹湧流了出來，積壓在心頭多年的苦痛，一旦盡情發洩，像山洪暴發泛濫流波，等到江姑娘收住眼淚，才慢慢說出，一番話來。

原來江瑤紅的父親江峯是一武師，武學平庸得很，怎地也不能出人頭地，只在原籍山西平陽縣一個富商家中充一名保鏢護院，平日嗜酒若命，成天喝得個醉醺醺的，只是他性情良善忠實，那富商見他人好，對他另眼相看，特地撥出外廂兩間房屋命他携家居住，江峯是個樂天知命的人，於是死心塌地跟隨那富商，看看江瑤紅足有七歲了，長得玉雪般可愛，閒常無事時，江峯也教了她一點馬步拳脚，無奈自己能爲不高，又有一天沒一天地指點，怎樣都教不好，江瑤紅也眞喜歡習武，總是搬出其父所教的有頭無尾拳式，鎭日裏踢腿彈掌，倒鸞像一個樣兒。

一晚，那江峯又與同事喝得酩酊大醉，回房就倒頭沉睡，想不到禍事就發生此晚上，蒙面賊匪數十人越牆而入，大事淫掠，宅中上上下下之人俱被殺死，有四五個匪徒，闖入江峯房中，待江峯驚覺時，已來不及了，迎面刀光一閃，便屍橫床上，江瑤紅的母親也被賊人淫殺，江瑤紅當時就嚇昏了，直待她醒來，四周景物全非，躺在榻上，只見面前立着一個面容什怪的老道，含笑道：「孩子，你肚子餓了沒有？」

江瑤紅起身四下裏觀望，知道這裏是萬山叢中，她雖只有七歲，却知父母之死與這老道有莫大關連，她一句也沒問父母之事，只點點頭。

日子久了，知道那老道叫做風雷道人詹明，這萬山叢中連綿宅第是清風帮總堂

，叫做呂梁山烏鴉咀，風雷道人是帮主千手笑佛濮弘的師兄，山中進進出出的人，都是橫眉怒目的江湖朋友，初見什是觸目，見多了也平淡無奇。

風雷道人也眞喜歡江瑤紅，把他一身武藝全傳給她，他倆以義父女相稱，一晃又是十年，江瑤紅已十七歲了，長得亭亭玉立，姿色艷麗，淸風帮有不少人垂涎她的美色，但碍於風雷眞人，她本人又是冷若冰霜，是朶有刺玫瑰，誰也不敢沾染。

風雷眞人雖然是行事惡毒狠辣，但爲人頗耿直剛正，愛護江瑤紅無微不至，儼若父女。帮主千手笑佛濮弘性喜漁色，見江瑤紅出落得沉魚落雁，未免食指大動，就設法與他師兄說，說是要江瑤紅管理帮中筆記文扎。風雷眞人不疑有他，遂應允了。自是江瑤紅在清風帮中職掌文牘，管理名册海底，因爲日夕與濮弘接近，久而久之，濮弘漸涉以遊詞，江瑤紅從不假以顏色，有幾次，風雷眞人爲此事與濮弘大發雷霆。但濮弘不甘就此罷手，又千方百計遊說她，她只是不理會，但當花前月夕却不時珠淚暗彈，自怨命薄。

一日，她正在整理文牘時，風雷眞人帶來一個俊秀少年，爲她引見，這少年就是上文說到的白衫秀士李如淵，江瑤紅第一眼見他時，卽覺李如淵眼光邪多於正，舉動輕浮，就沒有好感。李如淵可一眼愛上了她，總是邀她出外山中風景淸幽處散步談心，江瑤紅抵不過風雷眞人介紹的情面，偶而也伴他出遊，有一天，幾乎失身於李如淵，自後，每見李如淵卽畏如蛇蝎，帮主濮弘知得此事，出言譏諷李如淵，白衫秀士一氣之下，就離開呂梁山，臨行聲言不將江姑娘娶到手中誓不甘休。

某奈好景不長，風雷眞人染病在床，江瑤紅侍奉湯藥，日夜目不交睫守護在旁，但年歲大了，血氣衰竭，病況漸至嚴重，風雷眞人自知終將不起，拉着江瑤紅的手慘笑聲道：「瑤兒，爲父終身不娶，無有子嗣，但有妳在身旁，比親生子女並無兩樣，但花無百日香，我已年老體弱，但現又染上重病，丟你而去怕是日內的事了，我爲你担心，身處虎窟，恐爲父一死，你也將被我那不成材的師弟淫辱，故而爲父在未死之前，爲妳安排一下，至於你生父之死，我遲了一步，挽救不及，所以我把你抱回山來，事因出於那富商得了一柄寶劍，被我帮無意得知，遂演成全家慘死，爲父闖知此事，卽趕至其地，無奈一步去遲，致使你生父母遭遇不幸……」

江瑤紅嚶嚶啼泣，風雷眞人長嘆一聲道：「孩子你不必如此哀痛，事已如此，悔又何及，想爲父當年也是誤入岐途，泯沒良知，血腥雙手，不見容江湖，但爲父從不妄殺無辜，今日能得善終，也不爲無因，此後決心收手不再爲惡，可是那有此容易，以前所種惡因，又有誰能放過我，不得已才投身師弟濮弘處，十數年間從未履足江湖，江湖上也漸漸把風雷眞人名號淡忘了，於今有此收場，爲父已是心滿意足了……」說至此又是頓了一頓道：「爲父知你要手刄親仇，往常妳在帮中明查暗訪，又有誰敢向妳吐露半點口風，連記事册都爲妳把此頁燒毁，現在你殺父母的仇人，竟任川西分堂堂主，人稱催命無常唐家侯，自妳被爲父收養後，就離開總堂調川，十數年來一直就未履足呂梁山一步，不過以妳的武學尚難與之抗衡，可在離山後，自投明師，習成絕藝，方能報得大仇，前時爲父望妳與李如淵結成連理，怎奈妳又看不上他，男女大事，各憑志願，爲父難以勉强。」說着，伸手在懷內掏出令旗一面，交與江瑤紅道：「看來，爲父過不了後天，你可於明日晚間持令逃出總堂，逃往京畿一帶，至於以後之事，那就要看妳造化怎樣了！」江瑤紅只哭得梨花帶雨，宛似一個淚人兒般。風雷眞人長嘆了一口氣，含淚闔目不語。

第二日晚上，風雷眞人果然病危，數度昏迷不醒，待其醒後，强命江瑤紅逃出，江瑤紅心雖不捨，但也非去不可，匆匆帶着幾件換洗衣物，散碎銀両及一柄利劍，離開呂梁山，臨行之時，望風雷眞人拜了三拜。

逃出時，被矮方朔窺見，一路跟隨身後，江姑娘持令闖出十數處關卡，謊言替風雷眞人討藥，這才被她瞞過，天明時已走出山區，踏入離石縣城。

第三日早晨，風雷眞人撒手塵寰，千面笑佛濮弘發覺江姑娘不在身旁，不禁起疑，忙飛令追查，探出江瑤紅已逃出總堂，遂派出數撥能手嚴限捕獲，又飛札各地分舵，一發現江瑤紅行踪，准許便宜行事，但須生擒，就因此一項命令，江姑娘得以免遭毒手，一來濮弘垂涎她的美色已久，最重要的是帮中海底名册均經她過目，此事有關淸風帮存亡，焉能不急不怒。

江瑤紅自踏入離石縣城，稍事歇息用食果腹，匆匆上路，走交城，經太原，出井徑，直抵石門，一路驚險萬狀，均仗矮方朔暗中相助，得以逃出，不料至此又爲帮衆躡踪追上約鬥。說至此處，江瑤紅又是熱淚盈眶。

謝雲岳等三人聽了，不禁嘆息，東方玉琨勸道：「江姑娘，不必哀傷，我與姜師兄午間就起程，護你至師叔曼因師太處，學成絕藝，那怕不能手刄親仇。」江瑤紅破涕爲笑稱謝。這時，矮方朔又大叫道：「你們幾個小娃兒嘀咕完了沒有，我老人家嘴都淡出鳥來。」

謝雲岳笑道：「世伯你豈不知酒的不好，有詩爲證。」

平帝傷身因酒毒，江邊李白損其軀。
勸君休飲無情水，醉後煩人心意迷。

那知矮方朔眼睛一翻道：「小娃兒你知道什麼，酒的好處眞多，我老人家與你說出，善助英雄壯胆，能添錦繡詩腸，神仙造下解愁方，雪月風花玩賞，有道是飲酒不醉最爲高，酒有什麼不好？」

謝雲岳大笑道：「總是世伯對，小侄那有說話，走，我們到前面去喝酒罷！」

待酒飯用了，已是午末未初了，黑摩勒姜宗耀天罡劍東方玉琨玄衣龍女江瑤紅告辭，由河南取道入川，殷殷相囑後會，洒淚而別。

謝雲岳此時對矮方朔道：「小侄日來疲累不堪，加上昨晚一夜未睡，想回房休息一會。」

矮方朔也不疑有他，遂笑道：「你回房去睡一會兒吧，我老人家酒還沒過癮咧。」便又自進入食堂，謝雲岳目視他身影

笑笑。

日已西沉，矮方朔一人坐着獨酌，久等謝雲岳不至，便嘀咕道：「小娃兒，這麼好睡。」起身離座，往謝雲岳睡房走去，推門一看，那有謝雲岳半個人影，却見案上端放一張紙箋，說是自己決意天涯尋仇，世伯與先父金蘭之好，武林中無人不知，伴隨上路，反而令仇人注目，迫不得已，自己隻身入晉。

矮方朔重重往桌上一拍，叫道：「小鬼頭，你敢誑我老人家。」也隨即上路向山西尋去。

且說謝雲岳離開迎賓客棧後，就另換了一家小客棧，命夥計將馬匹賣掉，他知岡上一役後，自己名頭太大，此入京騎着馬匹，惹人耳目，不如賣掉，自己仗着輕身術由山徑晉京。

他自進入客棧後，便倒頭而睡，直到晚間才一躍而起，步出了店門，問明行人，天齊廟在何處，才逕往城北方向走去。

天齊廟座落于石家莊城郊，四周荒涼異常，杳無人烟，只剩下天齊廟一座龐大黑影，虎踞龍蟠。謝雲岳途中見行人稀少，一路疾馳，身旁取出皮面具往臉上一戴，行在天齊廟側，兩臂一抖，人像箭般直拔起七八丈高，上踏屋簷，直翻過兩座大殿，屋上疏疏落落站定七八個安清帮明椿，宛似黑塔般，釘牢在殿脊，這晚，夜色甚沉，天空中滿是厚厚的雲層，一絲星光都沒有，北國的夜風是有名的勁强，一陣一陣地呼嘯，掠過瓦面，挾着無數砂粒，觸及瓦面發出沙沙之聲。

謝雲岳施展「玄天七星步」身法故意在安清帮明椿身前晃過，「玄天七星步」疾如電閃，他又是作螺旋形走法，昏黑之夜，伸手不見五指，安清帮明椿窮極目力已是不能及丈，何況又是施展奇門身法，他們只覺眼前突然黑得出奇，一絲冷風掠過睫毛，使得眼皮貶了幾貶，其中一人自言自語道：「眞他媽的見鬼，又是蝙蝠出來撞魂。」

謝雲岳不由暗笑，足下自是疾着，又翻過一座大殿，只見前面大殿簷角立着四人，手中持着孔明燈，發出淡黃色光芒，一闔一啓不停地向四周照射，他將身閃在飛簷遮往身形，耳中只聞得殿內有人說話，他想了想，現在別忙着急於下去，且聽他們說些什麼，於是身形一躺，兩足尖鈎緊簷瓦，人如乙字形仰下，平貼在內簷盒子板上，往內探視，他由殿外一扇鏤花長門隙孔中，把殿內情形瞧得一清二楚。

只見殿內坐得有二三十人，翹手架脚地坐在橫七豎八的長櫈上，左面櫈上第三人，是一赤面長鬚老者，太陽穴高高隆起，目光如電，只聽得說道：「本來我們安清帮同那位怪手書生，河水不犯井水，何必樹一强敵，可是清風帮昔年與本帮有一個默契，就是雙方若有强敵，落在對方轄境內，有協助擒獲之義務，本帮帮主接到清風帮岡上分壇的請求後，即表示不能接受，認爲這一請求非出自清風帮帮主千面笑佛濮弘之手，但因本帮新近蒞臨一位老前輩，各位總該聽說，就是鳩神索千里老前輩。」

這時右面長櫈上一位鬚髮蒼白老者接口道：「啊！這位老前輩又出山了，十數年未見他履足江湖，只道他老人家已歸道山，不想又重現武林，兄弟聽說索老前輩當年對武學已有崇高的造詣，他那『羅喉煞功』更是驚人，因極少展露，武林中很少人知索老前輩具有此罕世絕學，『羅喉煞功』若用掌力發出，印在人身，表面上端端正正的印有一瘀黑掌印，內腑其實盡毁，端的厲害無比，這一復出，想必武學更爲超神入化了吧？」

謝雲岳心中猛然一震，暗忖莫非殺害母親的人，就是這鳩神索千里麼，眞要是他，哼，我到要看看索千里能不能逃出我的手掌。

於是他不急着下去，聽聽他們還要說什麼。

那赤面長鬚老者笑笑說道：「石老師見聞豐富，不愧爲燕雲四老……」繼又接着說道：「敝帮主對這請求，本當不允，索老前輩即勸敝帮主應以武林道義爲重，還宜接受下來，索老前輩自告奮勇，來對付怪手書生，這樣才決定了，奇怪索老前輩到這般時分，還沒見來。」

姓石的老者這時又接口道：「大概也就快到來了，只是那怪手書生迄今還未露面，莫非是丐帮口信還沒遞到麼？」

「哼，」赤面老者怒道：「丐帮倘敢存心欺騙，老朽就要挑破他那破窰子。」

謝雲岳心想：「這老頭口氣到很大，，怎麼武林中人都是這麼狂妄！」

念頭還未了，只見一人匆忙跑進大殿，望赤面老者禀報道：「禀堂主，索老前輩駕到。」

那赤面老者「啊」了一聲，起立望外走去，衆人也隨在身後，一會他們像衆星拱月般擁着一個鳩面老者進來。

謝雲岳暗忖道：「原來他就是鳩神，眞是人如其面。」

只見鳩神穿着一件藍布大褂，頭頂禿得幾乎全光，剩下兩鬢白髮皺紋滿面，因爲兩邊牙齒掉得差多不了，雙頰收縮，嘴顯得更凸出，形成鳩喙，一雙晶亮的綠豆小眼，流露出陰險譎詐之色，手中持着一支旱烟袋，再仔細一瞧，那持着烟管的手，多出兩指，謝雲岳一見不由滿身血液在沸騰。

鳩神索千里坐定後，大模大樣地吸了一筒旱烟後，望着赤面老者說：「劉堂主，那小子還沒來……」話還未了，鳩神索千里猛覺手腕一震，一支旱烟筒已不翼而飛。

鳩神定眼一看，原來不知何時面前多出一個怪面黑衫少年，自己手中的旱烟筒却轉在少年手中，只見那少年向自己嘿嘿冷笑兩聲，殿上衆人均驚得震往。

索千里不知怪少年用什麼手法，旱烟筒輕易地就被他奪去，不禁大驚變色，猛然在長櫈上飛起，雙掌望往謝雲岳持旱烟筒的手撲去，不言而知，索千里心意是想撈回自己的顏面。

那知索千里十指透勁撲了一個空，怪少年已閃在赤面老者面前，正眼都不望索千里一下。

索千里氣得鳩面如火，此時也不再追撲，反而陰惻惻地怪笑不止。

「劉堂主，」怪少年慢吞吞的道：「請少爺來此爲了何事？」

赤面長鬚老者是安清帮石家莊分堂堂主，人稱鬧海蛟劉海，被他一問，半晌答不出話來，好不容易才擠出一句話：「閣下就是昨晚在岡山……」

怪少年沉聲接口道：「不錯，少爺昨晚是清風帮爲敵，這個又與你們安清帮何干。」

劉海面上頓起一種燥熱，更爲尷尬，本來人家說的不錯，安清帮何必與清風帮頂樑子，陡然間，劉海起了一陣狂笑喝道：「你在安清帮地面惹事生非，本堂就有權過問。」

「拍」，一聲大响，原來怪少年重重拍了一記身側的神案，冷笑道：「放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安清帮又非當地官府，只不過是一個邪惡盜匪組織，何權過問地面上的事，姓劉的你再敢吐出這等狂妄之言，少爺不生劈你才怪。」

那方神案，被怪少年一掌，桌面上現出一隻手印，足足陷下半寸，宛如刀刻，內力甚是驚人，衆人見了，登時吸了一口冷氣，索千里不禁皺皺眉頭，未發一言。

其實怪少年僅僅用上普通掌力，不然，神案桌面早已洞穿了。

這時，姓石的老者走來，抱拳笑道：「少俠，有話坐下慢慢再說，其實今晚殿中的人，泰半都是心仰少俠威儀，故爾來此瞻仰豐采，老朽石震天，在此設場教武，因爲少俠一夜之間，英名傳佈，所以老朽足不擇地，也奔來圖個親近，這事本不怪劉堂主，他也是奉命差遣，身不由己，望少俠見諒。」

怪少年微笑道：「石老師，言重了，只不過尚要問問劉堂主今夜作何了斷！」

劉海正欲啓口，鳩面索千里喋喋怪笑道：「小子，作何了斷，你只冲着我老人家就是。」

怪少年轉臉望了索千里一眼，冷冷地說道：「索千里，你莫自恃『羅喉煞功』無人可以匹敵，少爺眼中還當不了一回事，你如手癢不過，且等我與安清帮了斷後，再找一個無人僻靜處比劃比劃。」

鳩神索千里悚然一驚，暗道怪事，我這「羅喉煞功」總共才用過三次，十五年來，從未『用，怎麼他竟會知道。

怪少年回臉又望着劉海一語不發，像是等待回言。

鬧海蛟劉海無可奈何地說：「武林規矩，勝者爲是，現在多說也無用，就請去殿外過手指教吧，倘若劉某不勝，敝帮自此以後永不過問這一檔子事。」

怪少年笑笑道：「好吧，就這樣辦。」回身當先就走出殿外。

殿外面是長闊廿丈的麻石砌成祭壇，安清帮這時已燃起了四支火炬，照耀得一片通明。

安清帮由劉海率領來此的，除開屋上殿外明椿不算，也有八人之多，怪少年一現身，問得劉堂主無言答時，爲何他們都默默無聲，只因本是清風帮之事，安清帮何苦淌這渾水，又都同一心想瞧瞧鳩神索千里好看。

鬧海蛟劉海立定椿式，抱拳笑道：「少俠，請賜招吧。」

怪少年一種念頭掠起，不欲多事結怨，當下微笑道：「劉堂主，既無恩怨可言，隨便那一方傷了都不好，不如這樣吧，我盡量施展小巧身法，劉堂主我們若三十招內，沾着我的衣襟，卽爲贏家，我當隨劉堂主去見貴帮主，否則，就是和局，你看如何？」

劉海心想：「你也太狂了，憑我四五十年的功力，三十招內就沾不到你的衣襟，這就太笑話了。」可是面上仍笑說：「少俠，這主意滿好，劉某可要出招了。」

怪少年傲然微笑，似乎不當一回事。劉海猛然雙撞掌遞出，一招「日月入懷」，兩手還抱，掌風籠罩所及，使怪少年無所遁其形。

那知雙掌尚差兩寸沾到怪少年時，只見眼前一花，雙掌抱了一個空，面前那有怪少年的身影，登時旋身兩掌駢戟，隨着身形划了過去，動作快過閃電，等他旋面見着怪少年時，又眼前一花，怪少年的形影已杳，不禁驚得冷汗迸出。

不管劉海施展各種手法身法，猶如海底撈月般，總是撲個空，怪少年的身軀似淡烟，一瞥卽逝，十幾個旋轉打下去，劉海不由頭昏目眩。

劉海暗道不好，這少年身法那裏是人，簡直如同鬼魅，自己若再繼續旋轉下去，準會活活累死，不如施展凌空撲擊身法，這樣怪少年就不能用那什麼鬼旋功，本來凌空撲擊，武林中人認爲大忌，全身空門畢露，非至逼不得已時，才偶而出之，不過怪少年事前應承決不出手，所以少了一種顧忌，心念一定，不由停住手立着不動，怪少年站在他面前，雙目凝視着他。

忽地劉海怪吼一聲，全身像巨鷹似地凌空拔起，突伸出兩隻利如鋼刀的怪爪，直往怪少年雙肩抓去，十指都透出絲絲聲响，如風如電地抓到。

怪少年哈哈一笑，雙肩一晃，又失去了踪影，劉海一招撲空，全身下墜，等他足才沾地時，怪少年忽又重現於眼前，哈哈微笑。

原來怪少年也是凌空拔起，貼在劉海身後，如影隨形地落在地下，又閃在劉海身前。

衆人那曾見過這樣神奇的身法，暴雷似的同聲喝采，索千里雜在人羣中，面神陰晴不定。

鬧海蛟劉海此時心知這怪少年，具有超凡入神之武學，非自己可以比擬，於是抱拳發出爽朗的大笑說道：「閣下好精湛的武學，劉某自認輸招，就此告退，閣下如若不棄，幾時有暇，請駕至敝堂盤桓盤桓。」

怪少年笑笑道：「劉堂主，咱們不打不成相識，日後定當趨謁。」說罷轉面厲聲向索千里喝道：「索千里，現在我們應該作個了斷了。」手中拿着剛才奪來的旱烟筒，不住地打着旋兒。

鳩神索千里勃然色變，又見他拿自己的旱烟管旋個不停，分明是笑奚自己，口發出狂笑，狂笑聲中身形疾出，抖掌猛劈，吐勁凌厲，那知怪少年也不接掌，只將身形錯出一步，旱烟筒如風的點在索千里的右掌背「少谷」穴。

索千里只覺手背一麻，慌不迭地撤掌閃後三尺，睜着綠豆眼驚疑不止，忖道：「這小子端的出手奇快。」（未完）



多餘的影子

蛇丐彎喇叭故事之三

文‧平新
圖‧小培

銅牆困飛俠　鐵壁走英雄

夜闌更深，月色像霜一般地洒滿在大地主刁健莊園中，一間几淨窗明書室中。潔白的粉牆上有兩個鬼魅似的影子，在那兒幌動着。

一個魅影戴着圓翅紗帽，一個魅影戴着員外巾。它們有時淸晰有時糢糊；倏而變成兩個鬼怪，倏而變成兩頭食人野獸。

「嘿，刁健兄，你看我們的影子，像不像兩頭斑斕猛虎？」

「怎麼不像，非但是斑斕猛虎，而且還是永遠餵不飽的餓虎。」刁健帶着諷刺的意味說。

「特別是老兄的食量，大得驚人！」温知縣也反脣相譏。

「哈，哈，老父台的胃口也不亞於我，」刁健笑着說，「我送來兩個佃戶，你有沒有逼他們繳出租米來？」

「逼出來啦，一個賣去了年輕的妻子，一個賣去了黃花閨女，」句容縣知縣温智說着，取出兩封銀子放在桌上。

「還有書呆子苗汾的四幅唐伯虎的仕女畫怎麼樣啦？」刁健問。

「他死也不肯承認，這四幅畫是從你家偸盜去的。他說，他是從舊貨攤上買來的，可以把那個舊貨攤主傳來作證。我不由分說，先打了他四十大板，並警告他，再不招認口供，就要動大刑。他無可奈何。才招認是從你家門口檢拾去的。我就乘勢落篷從寬發落，把他放走，把四幅唐畫扣留下來。」温知縣說着又取出一捆畫來，放在桌上。

「辛苦，辛苦，」刁健喜悅滿懷地說，「這兩封銀子，老兄拿去買點人參補補身體吧！」

「那末兄弟也不客氣了，」温知縣把兩封銀子又取了回去。他們兩人狼狽爲奸，幹這種卑鄙齷齪的勾當，已非一次了。

「刁兄，你黃夜請我到府上來，就爲了這兩件事嗎？」

「這兩件是芝蔴綠豆似的小事情，我根本不怎麼介意。可是你知道梁晶——三喜——白鶴童的故事嗎？」刁健的聲調由平靜緩和而變得緊張激動了。

「唔，梁晶——三喜——白鶴童，不得了，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人物——朝廷通緝要犯。他放走了王氏莊園中所有的奴隸，他殺死了剿寇指揮使——鄧和次。（請參看蛇丐彎喇叭故事：「小鎭碧血」與「姣妻的媚眼」）此人一日不死，你我之輩，一日不得安寧。」温知縣的聲調也很緊張，還帶些顫動。「儘管賞格這麼高，可是迄今未能逮住他。誰也不知他住在什麼地方，誰也不知他將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驀地出現，又突然消逝。來去直像一陣閃電似的，令人無從捉摸。你老兄總究還是天下名師詹且的高徒，也有一身好武藝，可以跟他拚上一拚。我呢，手無縛鷄之力。不碰到他，算我運氣，碰到他，性命一定難保。說不定，現在我回家去，他已在書房裏等候着我……」

「唉，梁晶固然是個危險可怕的人物，但你也不必恐慌到談虎色變的程度……」刁健振足了一下精神，顯示出一副狠天狠地的神態來。

「啊喲，刁兄，你瞧，」温知縣陡地用手一指，驚叫起來，「牆上的影子，怎麼會多出一個來啦？」

刁健與温知縣是面對面坐在書桌旁邊。由於月光明亮，室中未點燈火。他旋過頭觀看，牆上和方纔一樣，是兩個影子，既不多，也不少，不禁失聲而笑。「温兄，我倒要請問你，兩個人有幾個影子？」

「兩個影子。」

「那末，牆上不是兩個影子嗎？你怎麼說多出一個影子來啊？」

温知縣重新扭過頭來觀看，牆上果然祇有兩個影子。他餘悸未止地說：「方才

我確實看見三個影子。當我轉過頭去朝窗外眺望時，窗外却安靜如恒，什麼也沒……」他語音未落，忽又驚叫起來：「噯喲，你瞧，梁晶來啦！」

刁健的眼光掃射過去，喃，果然出現了三個人影——三個鬼魅似的影子。他霍地從椅上跳起來，敏捷地拔出腰間的佩劍，旋轉身子對窗外觀看，可是，窗外靜悄悄，什麼也沒有。他再看牆上時，又回復了兩個影子。

刁健正想責備溫知縣時，牆上却出現了一頭白鶴，疾飛而過。接着牆上又出現了兩個猙獰可怖的魔鬼。

「魔鬼！魔鬼！」溫知縣嚇得面無人色，儘往桌子底下躲。

「唉喲，老父台，你別這樣大驚小怪疑神疑鬼，自己嚇自己。」刁健把劍插回劍鞘去。「這是我們兩人自己影子啊！」

「噢，噢，噢，我嚇昏了。那末白鶴與那個多餘的影子，又是什麼呢？」溫知縣還是忐忑不安地說。

刁健從窗口跳出去，在花園裏巡視了一匝，回進書房，經過多次的研究與觀察，他終於揭開了這多餘的影子的秘密。

原來，窗外不遠處有一棵垂柳，當它被風吹得搖擺不定時，某幾根垂枝，進入窗口範圍，月光把它們照在牆壁上了，於是，它就成了某種形象。至於它像什麼，人們可根據各自的主觀去承認它是什麼。

「溫兄，我提起了梁晶——三喜——白鶴童，你就嚇得不可名狀，眼睛裏看見的影子，個個都是梁晶，個個都是白鶴童，這未免有點庸人自擾吧？實際上這不過是柳樹的影子罷了。」

「但願這是柳樹的影子，永遠是柳樹的影子。」溫知縣不承認是庸人自擾。「不過，刁兄你要知曉，梁晶這個人，神出鬼沒，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他所幹的案子，又那麼神秘與不可思議。你看鄧和次率着四千五百軍兵，戒備得那麼嚴密，結果還是死在他的手下。豈不令人魂飛胆裂嗎？」

「溫兄，有我刁健在你身旁，反正你死不了，」刁健雄糾糾，氣昂昂地說，「我請你來，就爲了梁晶，我想得了一條妙計，十拿十穩地可以除去這個謀反朝廷的危險人物……」

「怎麼樣的妙計？」

「我計劃在龍潭郊外那座龍王廟前一片廣場上，擺設擂台，引誘梁晶前來自投羅網。梁晶既在句容縣境內被擒，你老兄豈非可以升官發財了嗎？至少可以升一個四品知府吧？但是你必須貼出告示去允許我擺設擂台，並且還要派出公差彈壓觀衆，維持秩序。」

「你用什麼方法擒捉梁晶呢？」溫知縣問。

「我在擂台頂上佈置好一張羅網。只要梁晶中計，跳上擂台跟我動手用武，我就能把他誘騙羅網底下，然後我大喊一聲：『太上老君急急如令，勅！』我的助手立刻就鬆開機關，羅網落下來，剛好把梁晶罩住。這時，任憑梁晶有多大能爲，也插翅難遁……」刁健湊在溫知縣耳邊說。

「妙計，絕妙的妙計，」溫知縣不絕口說，「那末，那一筆賞格如何分配？」

「唉，老兄你升任知府後，要撈多少，就撈多少，怎麼還想在這區區五千兩懸賞中染指呢？」

「好，好，好，你取賞格，我升官，大丈夫一言爲定，不得反悔。」

「那有反悔之理。」刁健縱聲大笑。

溫知縣也滋牙咧嘴地大笑起來。牆上兩個鬼魅似的影子，也在默默地大笑着。一個卑鄙無恥的陰謀，就在他們兩人的狂笑中釀製成功了。

翌日，刁健一邊吩咐他的心腹爪牙——席春與季秋，僱用工匠，開始在龍王廟前那片廣場上建搭擂台，一邊帶了豐盛的禮物，親自催馬加鞭，趕往南京，邀請他的師傅詹且前去龍潭助威。

詹且是久享盛名的拳教師，爲人還算正直，不過氣量狹窄一些。刁健抓住詹且這個弱點，施展卑鄙的挑撥技倆。

他在南京烏衣巷一所住宅裏晤見了年近花甲的詹且，說明了他擺擂台之事。

「賢徒，你是一個大地主，一個大富翁，幹麼還要擺設擂台，撩事惹非啊？」詹且不以爲然地說。

「噯喲，師傅啊，你老人家有所不知，現今江南地區出了一個晶梁——三喜——白鶴童，飛揚跋扈，狂妄不可一世。我們若不跟他較量較量，顯一點威風給他看看，從今往後，我們就別想在江南存身了。」刁健開始了他的挑撥策略。

「梁晶——三喜——白鶴童，呃！我聽人家提起過他，是一個初出茅廬的年輕小伙子。讓他去狂妄，關我們什麼呀！」詹且無動於衷地說，「我勸你，別擺擂台了吧。」

「唉，師傅，他狂妄到我們頭上，我們怎能置若罔聞？」刁健氣呼呼地說，「他殺死了我們的師弟鄧大雄、鄧次雄兩個小混蛋，這倒罷了。他罵他們兩人是膿包，這也罷了。然而，他還把你也罵在其中，罵師傅是其臭不堪的，一觸即破的老膿包。師傅，你受得了這種侮辱，我可受不了這種侮辱！」

「你聽誰說的？」詹且的神色開始了變化，刁健無中生有的挑撥，開始發揮了效果。「誰聽見梁晶如此辱罵於我？」

「卞盆的徒弟牛奔、馬馳、龍飛、鹿逸，他們四人都在杭嚴二府指揮使鄧和次手下當差，他們親耳所聞，親眼所見。龍飛還被梁晶挑中一刀，馬馳被他擊中一鏢。不久前，龍飛路過龍潭，是他把這些令人可恨的消息告訴我的。」

「你所說的句句都是眞話？」詹且臉色大變，青筋暴漲，氣得一小撮花白的山羊鬍鬚根根都翹起來了。

「啊喲，師傅，我幹麼要哄騙你老人家啊？」刁健的神態，是七分憤懣，加上三分委屈，表演得剛好適合他這時的感情，彷彿詹且再不相信他這些鬼話，眞要變成梁晶所說的老膿包了。

刁健的目的，是要利用詹且的力量擒住梁晶。萬一詹且也擒不住梁晶，那末，他才使用預先佈置好的羅網來擒捉梁晶。

「好啊，梁晶你這小畜牲，我不教訓教訓你，我也枉爲天下名師了。」詹且氣憤地說。

刁健看見自己的詭計，奏了神效，又

進一步要求詹且去松江邀請另一位天下名師詹旭同往龍潭。詹且在盛怒之中，毫不猶疑地答應了這個要求。

六七天後，龍潭龍王廟前廣場上豎立起一座裝飾華麗的大擂台。左右兩根台柱上，由句容縣知縣親筆題寫的「掌打南山猛虎，脚踢北海蒼龍。」十二個大字，中間橫樑上掛着正台主——天下名師詹且，副台主——刁健的橫幅。台的兩旁還掛着句容縣的告示與打擂台的規章。一根高聳的旗桿上飄揚着一面杏黃大旗，上面繡着這樣九個字：「打遍天下英雄與好漢。」

刁健邀請來助威的師弟兄也陸續到齊。天下名師詹旭與詹且兄弟兩人，也在開始打擂台的前一天蒞臨了。

次日，廣場上擠滿了成千上萬的觀衆。溫知縣率領執事人員舉行傳統的儀式，再由副台主刁健說了一套旣謙遜而又非常傲慢無禮，前後矛盾，目的在激怒觀衆上台去較量的言語後，就宣佈開始打擂台。他說完，大模大樣退進後台去了。

台下的觀衆，大多數是附近地區的居民。他們非常憎恨這個勾結官府，無惡不作的地主，同時又畏之如虎，誰也不敢跳上擂台去，以卵擊石。不過其中也有一小部份觀衆，是路過龍潭的外地人，被刁健這種令人憤慨的言語與態度激怒，陸續有人躍上台去動手比武。但是他們都未能和刁健較量，就被二台主、三台主——刁健的徒弟席春、季秋輪流擊敗或摔下台了。

在台的右側建搭着一座貴賓與官長憩息的涼棚。刁健忙碌地招待着詹旭、詹且與其他一些師弟兄，在那兒品茗閑談。

突然，場上的眼光，齊向台上掃過去，只見一遍體銀裝，白緞巾上縫着一個圓紅絨球，武生打扮的年輕人身輕如燕地躍到台上，使出了一個鶴立鷄羣的姿勢，四平八穩地站定在擂台邊上。

他向三台主——季秋拱了拱手，說：「天下第一無敵大英雄白鶴童特來向台主詹且領教了。你與我去叫那老膿包上台來跟我較量，我若不把那個老膿包一掌打破，我就不是白鶴童。」

「你要跟台主詹且交鋒先把我三台主季秋打敗，再把二台主席春擊倒，方能跟我們正副台主較量。」季秋向對方解釋。

「你這種無名小卒，不堪我無敵大英雄一擊，請，請！」

「請！」

涼棚裏的詹且聽得怒火直冒，霍地從椅上跳起來，正想卸下長袍，跳上台去教訓白鶴童，却被刁健攔住了。

「師傅，殺鷄焉用牛刀，你老人家在這兒就着吧！」

詹且坐嘛，坐了下來，心裏的怒火還在燃燒，嘀咕着說：「這樣傲慢狂妄的人，我從未見過，眞是豈有此理！」

白髮銀鬚的詹旭，深有涵養，他笑吟吟地對胞弟詹且說：「老弟，你幹麼如此惱怒？依愚兄的眼光看來，這個白鶴童名氣雖響，本領却平常得緊；何勞你親自出馬，不消片刻他不敗在季秋手下才怪！」

「難道你跟他交過手了嗎？」詹且餘怒未息地說。

「沒有，」詹旭說，「我見他躍上台來的功夫不過爾爾，所以斷定他的武藝也不高而不妙。」

詹氏兄弟兩人正在談論時，白鶴童與季秋的搏鬥，已接近尾聲。白鶴童被季秋一個騰步跳過去，想把他舉起來扔下台去，誰知白鶴童敏捷地扒在地上，拚命叩頭，嘴裏高叫：「季爺饒命，季祖宗饒命，我白鶴童有眼不識泰山，冒犯季爺爺，請季爺爺看我可憐，饒了我這條狗命吧！」

刁健的一些爪牙混在觀衆中高聲叫嚷：「白鶴童是膿包，白鶴童不要臉，不要饒他，打死他！」

季秋察的一把，雙手抓起白鶴童，高高舉起，走到台邊，說：「季爺爺本想饒你一條狗命，何奈觀衆不答應……」

「噯喲，季爺爺饒命，台下的爺叔、伯伯，饒命，」被高高舉起的白鶴童用最高的嗓子叫喊着，「我白鶴童下次再也不敢耀武揚威了，情願躲在烏龜洞裏永遠不出世了。饒饒我這條狗命吧！饒饒我這條狗命吧！」

季秋把白鶴童旋了幾旋，朝左側一個稻草堆上扔了過去。白鶴童摔倒在稻草堆上，跳起身來，抱頭鼠竄而去。

觀衆們幾乎人盡皆知梁晶——三喜——白鶴童是一個堅靱不屈的起義英雄。縱然，他武藝平常，交鋒失利，也決不至於如此厚顏無恥地向敵人討饒。他們猜不透這個自稱白鶴童的人是誰？猜不透他爲什麼要冒充白鶴童？他們大嘩一陣之後，懷着滿腹狐疑與無限的失望，三三兩兩，議論紛紛，陸續散去。

沒多久，除了刁健的爪牙們和縣衙差役們外，廣場上已走得一個觀衆也不剩。

第一天的打擂就這樣冷冷清清地結束了。

類似的情況一連持續了六天。它的特點是，每天必有一個冒名頂替的白鶴童躍上台去，出盡各式各樣醜態後，便被三台主——季秋舉起來摔到稻草堆上，又一溜烟似的逃逸無踪。

觀衆開始嗅覺到，刁健擺設這個擂台的卑鄙陰謀他是想利用這種惡毒的侮辱，激怒起義英雄梁晶，引誘梁晶來自投羅網。因此他們都在替梁晶担憂，希望他不要中刁健的詭計。

第七天，從外地湧來了一批新的觀衆。其中有一個面容憔悴，彎腰屈背的窮書生，搖搖欲墮地倚在稻草堆旁，好像大病初愈似的。

「仁兄，你身體如此衰弱，到這兒來幹麼？」附近一個老叟熱心地間。

「晚生從未見過打擂台，所以今日特來開開眼界也。」窮書生氣噓噓地回答。

「其實，打擂台也沒什麼好看，你身體衰弱，不看也罷，」老叟善意地說。「況且，這個擂台還暗藏着卑鄙齷齪的陰謀哩，說不定會鬧出大亂子來！」

「是，是，有陰謀的擂台比沒有陰謀的擂台還要好看。我看看就走，謝謝你的好意。」

老叟用懷疑的目光對這年輕的窮書生凝視了片刻後，也就不再說什麼了。

事實上，這個滿臉病容的窮書生不是別人，正是起義英雄——梁晶——三喜——白鶴童所化裝的。他在各地行醫治病，獲悉刁健擺設擂台的消息後，就偕同他

的兩個師弟唐昌與唐可趕到龍潭來了。他要打垮大地主刁健的擂台，粉碎敵人的惡毒陰謀。

唐昌曾竭力向他指出；到龍潭去打擂台是自投羅網的危險行動。可是梁晶藝高胆大。再加他的性格，喜愛冒險，愈危險愈覺有趣，正像一個喜愛吃辣椒的人，愈辣愈配胃口一樣。

唐昌攔阻不了梁晶，祗得隨了他一道到龍潭來了。他假裝改扮一個巡按大人的旗牌官。唐可穿戴胖頂羅帽，皂布直身，青絲背帶，鮭馬頭靴，化裝成一個小僮兒，挑了一隻竹箱與一副鋪蓋。鋪蓋裏却藏着梁晶最得力的武器——鶴嘴劍。唐氏兄弟兩人站在廣場邊緣，距離稻草堆不十分遙遠的地方。唐可年紀雖小，但却是一個搗蛋鬼，嘻笑自若，也不太懂得什麼叫危險。唐昌就不一樣了，他是個特別謹慎小心之人，認識到這一次到龍潭來打擂的無比危險性。因此他胸膛那顆心，非常不安地跳動着。同時，他有一種預感；梁晶不聽他的勸告，已經陷入了敵人秘密的包圍，非遭刁健毒手不可。

這時，台上有一個和尚跟三台主——季秋正打得難分難解。

觀衆屏息靜氣，聚精會神地注視着台上的勝負。

涼棚裏的天下名師詹且顯露着不耐煩的神氣對刁健說：「看來，那個小子梁晶不敢到這兒來了，我要回家去了。」

「師傅，你別性急，」大地主刁健說，「我的徒弟向我報告：今天來了不少形跡可疑之人，那個謀反叛逆——梁晶，可能也混在其中。如果今天他不漏臉，最多再挨兩三天，他非顯露原形不可。」

「為什麼？」詹且問。

「他忍不住口氣，」刁健奸笑着說。

另一個天下名師詹旭捋着他銀光閃爍的鬚髯，冷冷地說：「刁健，我在這兒就了幾天，我看出你好像在用一種陰謀暗算，想捉住那個梁晶，向官府領取五千兩賞格，你說是也不是？」

「梁晶是個謀反叛逆，人人有責任協助朝廷捉住他，師伯，你想是不是呢？」刁健譎詐地回答。

「我不管梁晶造反不造反，反正，他做的事，對一貧如洗，飢寒交迫的百姓們，是有很大好處的。除非像你這樣的大地主與大富翁，才把他恨之入骨。現在你用陰謀暗算捉住他，你就是一個無恥的爛小人！」詹旭正義凜然地說。

「師伯，你說這種話，難道師伯也想造反嗎？」刁健似笑非笑，似真非真說。

「呸，你這個卑鄙無恥的小畜牲，」詹旭氣得怎麼似的。「我造反，你便怎麼樣？」

他們正在爭吵時，詹旭大徒弟，卞益與鹿逸，牛奔三人走進涼棚來了。

詹旭看見鹿逸與牛奔，劈頭就說：「你們來得正好，你們跟梁晶交過手，是不是？我且問你們，你們聽見他說了些什麼侮辱我們詹氏兄弟的言語？」

「梁晶把鄧大雄與鄧次雄擊倒在地上後，他向他們說：『天下名師的門徒，這等沒用，連詹且的臉面也被你們丟盡了』。」鹿逸依實而告。

「梁晶有沒有辱罵詹且是『其臭不堪，一觸即破』的老膿包？」

「天地良心，梁晶沒有說過這種話。」鹿逸與牛奔同時說，「但他說我們四個藤牌手的名字都站不住脚，註定要吃敗仗，要溜之大吉的。」

「嗯，」詹旭沉吟了一下，對他的胞弟詹且說：「老弟，你別中了刁健這個小畜牲挑撥離間之計，我們還是各自回家去，別管這件閒事吧！」

「唔，」詹且沉吟不語，心裏有點猶豫不決。

「哎喲，師傅，梁晶說你詹且的臉面已經丟盡，難道這還不算侮辱嗎？」刁健加緊挑撥，彷彿一爐將要熄滅的炭火，加上了一大堆松香似的，使它重新熾烈地燃燒起來。

「兄長，」詹且疾言厲色地對詹旭說：「你要回去，你回去好啦，我還要在這兒就擱幾天，看看那個小子總究有多大本領，敢如此狂妄，敢辱罵我詹且。」

「噢，師叔，」卞益插嘴說，「說來也真湊巧，就在七八天之前，我和鹿逸，牛奔在杭州郊外遇見了梁晶。當時，他未曾化裝，穿着銀色的白鶴服裝，正在跟貴門生——浙江總督麾下兩個護衛偏將許振威與賀勝豹戰鬥。據許振威說，梁晶上浙江總督轅門去送一封警告信。他們發覺之後，就緊緊追捕。想把梁晶生擒活捉，逮回轅門去領賞……」

詹且聽見卞益提起許振威與賀勝豹，臉上立刻露出不可掩飾的得意神色來。原來這兩個人是詹且平生最喜愛的徒弟，他曾把渾身武藝都傳授了給他們。所以認為這兩個人要擒捉一個初出茅廬的梁晶，簡直可以不費吹灰之力。他截斷了卞益的講述，用一種肯定的聲調說：「你是要告訴我，梁晶已被許振威與賀勝豹兩人擒回轅門去了。因此他不可能到龍潭來打擂台了，是不是？」

「啊喲喲，師叔，梁晶來不來龍潭打擂台，我不知道。但是，我親眼目睹許振威與賀勝豹並非梁晶的對手，他們的肩上每人都被梁晶刺中了一劍，才拚性捨命地逃回轅門去了……」

「卞益，你怎麼說？」詹且瞪眼橫眉，怒不可遏地問。

「我說，許振威與賀勝豹並非梁晶的對手，非但不能擒住梁晶，反被梁晶的鶴嘴劍刺傷了。」

「氣死我了，我若不把梁晶狠狠地揍一頓，我誓不為人矣！」氣量狹窄，是非不明的詹且，狂怒地叫囂。

「師叔，你別冒火呀，我的話，還沒說完呢，」卞益繼續解釋，「當時，我就用平民百姓的身份跟梁晶作了短時間的友誼比賽，說也慚愧，我也輸了……」

「怎麼？你也輸給他了？」詹且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他知道卞益的武藝並不比他差多少。

「是啊，我輸了，梁晶的武藝好極啦。」卞益心平氣和地說，「後來，他知道我是詹旭的大徒弟卞益，他再三向我致歉，並且還託我向你老人家道歉。如果以後他有機會的話，他還要親自向你賠罪哩！我感到梁晶是個很正直的年輕人，也許稍

微有一點驕傲，但並不狂妄。我勸師叔不必為了一兩句無關緊要的閒話，就意氣用事。」

詹且聽了卞益的解釋，心裏又猶豫起來。

刁健看見詹且意志動搖，就再接再厲地加以煽惑：「師傅，你千萬不能回去。難道，你這樣一位天下聞名的老英雄還懼怕梁晶不成嗎？這一次，你不教訓教訓他，你老人家一生的英名，就付之東流，就毀在梁晶手裏了！」

「賢徒，你言之有理，我決定留在這兒了，」詹且說完，靠在藤椅上閉目養神，表示他意志堅決，誰的勸告他也不聽。

「忠言逆耳，他將後悔莫及。我們走吧！」

於是，詹旭與卞益步出涼棚，在人羣中隱沒不見了。鹿逸和牛奔却被刁健留住了。

不久，詹旭和卞益在廣場外圍一座疏稀的樹林旁邊出現了。

「師傅，我們在這兒觀看打擂台吧，」卞益站定了說，「我猜料今天梁晶一定會在擂台上出現。」

「梁晶在擂台上出現，豈非中了刁健的毒計？」詹旭為梁晶的安全而愁悶。

「我希望他打垮刁健的擂台，同時又不中刁健的毒計，」卞益說。

「他做得到嗎？」詹旭捋着銀髯問。

「很難逆料，」卞益回答，「瞧，那個和尚被季秋打下來了！」

這時，觀衆中有一個中等身材的小伙子，卸下身上一件天藍緞子褶子，扔給一個在擂台前維持秩序的公差，隨後，大叫一聲：「白鶴童梁晶爺爺來了！」

他雙足一頓，縱到了擂台上。

「這位英雄尊姓大名？」三台主——季秋拱一拱手問。

「你這忘八羔子的耳朵到那裏去了？爺爺不是早告訴你，白鶴童梁晶來了嗎？」身穿白緞緊身襖褲足登白皮薄底快靴的小伙子響亮地說。

「打擂台是比較武藝，大家應該客客氣氣。你為何出口傷人？」三台主——季秋裝出一副斯文腔調說。

「客氣你媽的魂，你要客氣到書房裏去客氣，擂台上還講什麼客氣。爺爺今天揍死你這個忘八羔子。」那個小伙子，說着，就向季秋撲了過去。

季秋見他來勢洶洶，非常小心地應付他。於是，兩人就激烈地鬥了起來。

涼棚裏的刁健對台上那個自稱白鶴童梁晶的小伙子審視了良久，見這個人並不是他手下的爪牙，也不是他預先安排好冒充梁晶的人，不禁感到疑惑起來。

他把鹿逸，牛奔兩人拖到擂台旁邊，叫他們辨認這個白鶴童的真僞。

鹿逸，牛奔兩人辨認了半晌，才搖搖頭說：「這人的面貌跟梁晶雖有七，八分相似之外，然而，他並非梁晶。」

「難道他活得不耐煩了，不冒充張三，不冒充李四，却偏偏要冒充一個正在通緝中的謀反叛逆，豈非笑話……」刁健的話音未落，擂台上的三台主——季秋已被那個小伙子一腿踢下台去了。

雷響似的彩聲，在廣場上轟鳴。

擂台上那個小伙子——勝利獲得者正在得意地大叫大嚷：「叫你們的狗台主刁健，老忘八蛋詹且上來送死！」

突然，有一個非常魁梧高大的漢子，掀開門帘，從後台走了出來大聲吆喝：「你這混小子，好不講理，二台主——席春來教訓你啦！」

那小伙子並不多話，一個箭步撲過去就打，席春急忙閃避招架，險些兒被他一拳就打倒。他們揮動四條胳臂，邁開四條腿兒，在台上轉來轉去，忽東忽西，作着很有規律的搏鬥。

刁健看見台前那個公差手裏拿着一件天藍緞子褶子，對他招了招手，把他喚進涼棚去。

「你認識台上那個混小子嗎？」刁健問。

「唉喲，刁員外，你不認識他嗎？」公差說，「他是句容縣監獄官——崔名貴的獨養兒子崔小貴。他父親百般寵愛，化了很多錢，聘來一些不三不四的拳教師教他學習武藝。這崔小貴傻頭傻腦，學了一些拳脚，便終日在外惹禍招非。有人給他上當，叫他冒充梁晶，可以一舉成名。這個傻子不知利害，果然冒充起白鶴童梁晶來了。今日他又跳到擂台去胡鬧，還望刁員外看在他父親臉上，高抬貴手吧！」

「唔，原來如此，」刁健的臉上現出了奸笑，「他喜愛打擂台，就讓他打。」

「是，是，」那個公差剛跨出涼棚，擂台那個崔小貴被二台主——席春踢中一腿，跌下台來了。

「各位觀衆，各位英雄，倘然懷有驚人武藝者，不妨請到台上來賜教一二。如果，略知拳脚，本領平常者，那就不必上來冒險。須知本台主拳脚上不長眼睛，打傷打死，本台主不負任何責任……」席春站在台邊耀武揚威，擺着各種拳勢，用着十分狂妄的姿態叫囂着。

人羣中有很多人被席春這種傲慢狂妄的言語激怒了。

這些人有的確實懷有高超的武藝，有的人本領不過爾爾。但是他們都義憤塡膺地預備卸下長袍，躍上台去饗以老拳。這些人的同伴兒，却死命揪住了他們的衣服，阻止他們跳進這個包藏着陰謀的是非圈。廣場上到處可以看見這種令人可笑的現象。有的人的長袍已經卸了下來，正被同伴們強制着重新穿上身去。

倚在稻草堆旁的病書生——梁晶也看見了這種情況，他投了一個命令式的眼光給唐可。

這個剛剛進入十三歲的頑皮孩子，得到了師兄的暗示，立刻活躍起來，整一整身上的紮束，丟下竹箱與鋪蓋，三步兩步地往擂台奔去。

喬裝改扮牌官的唐昌，看見小猢猻唐可去打擂台，他就渾身冒汗，意識到這是一場不堪設想的禍事的開始。

唐可奔到擂台前，使勁地一縱，剛好跳到擂台的邊緣上，如果擂台再高這麼五，六寸，他還跳不上去哩。

二台主——席春看見來了一個穿戴羅帽直身，臉蛋扁圓的小書僮，不覺傲慢地大笑起來，並且叱責道：「你這小奴才到擂台上來幹嗎？」

「你這條無恥的惡狗，別開口就罵人。我且問你，你們這個擂台有沒有規定誰可以打？誰不可以打？」

「誰都可打，」席春回答。

「那你管我是奴才，還是你老祖宗，」唐可言語很有鋒芒。「小祖宗爺爺上擂台來，要叫你擺平在擂台上動彈不得。」

「小奴才，你來找死？還是怎麼的？」席春揚了一揚粗大的臂膀，說：「你看看我的臂膀和拳頭，你吃得消嗎？」

「你的胳臂像樹一樣粗，我也不怕。你休想在我身上碰上一碰。」

「好，小奴才，你來！」席春擺好架式。

「且慢，你們的規章上說，打中台主一拳，獎銀五兩，踢中台主一腿，獎銀十兩，這是騙局？還是什麼？」

「備有現欵，當場付清。」

「那末，快拿出一百兩銀子來給那個穿白衣服的小伙子，他把你們的三台主打下台去，是不是？」唐可尖銳地嚷叫着。

「對，拿銀子出來。」台下的觀衆齊聲大嘩起來。

涼棚裏的刁健聽得嘩鬧聲，立刻命人送了一百兩銀子出來。

那個傻裏傻氣的崔小貴拿到了一百兩銀子，快樂得連身上的傷痛也忘懷了。

席春在台上站定步位，重新擺好架式，等待小書僮的進攻。

唐可呢，他既不站什麼步位，也不擺什麼架式，只是在台上走來走去，似縱非縱，似竄非竄，似乎像撲上去，又並不眞的撲上去，他那種姿態，好像孩子們在玩「老鷹攫小雞」的遊戲似的。

席春看呆了，刁健看呆了，刁健的師傅——詹且看呆了，涼棚裏所有的行家都看呆了。廣場上的觀衆看呆了，連站在樹林附近那個武藝登峯造極的老前輩——詹旭與他的愛徒卡盆也看呆了。

「師傅，這孩子學的是什麼拳路？」卡盆問。

「我不懂，」詹旭搖搖頭說。

「我看這孩子沒什麼本領，」卡盆說，「他簡直在玩『老鷹攫小雞』的兒童遊戲啊！」

「這孩子是不是在玩『老鷹攫小雞』的遊戲，我不知道，」詹旭捋着銀絲般的長鬚說，「但是，我知道他的輕身縱功夫，着實不錯。一定有名師指導和嚴格的鍛鍊。」

「是嗎？」卡盆似信非信地說。「這孩子個子短小，席春魁梧高大，雙方的實力，相差懸殊。我担心他的小性命要斷送在席春的拳脚下了。」

「擂台本來不是個娛樂地方，」詹旭深長地嘆了口氣，「我們拭目以待吧！」

如果要問唐可使的是什麼拳法，那末除了梁晶，唐品和他自己知曉外，還有就是天曉得。

他的師傅龐甫在世之日，曾經把各種各樣的拳法傳授給他。可是這孩子前學後忘記，始終未能把整整一套拳法記在心頭。他祇能在種種不同的拳法中，東摘一些，西湊一些，拼拼湊湊，創造出一套雜錦拳來，這一次用某幾種拳法中的招勢，下一次却又用另外幾種招勢。他演這套雜錦拳，一次有一次的花樣，回回不同，簡直達到了變化無窮的境地。他的師傅大搖其頭，認爲孺子不可教也。龐甫逝世後，梁晶與唐品對他這套不三不四，漏洞百出的雜錦拳，也皺眉蹙額。他們曾費了極大的心血，教他學會了一套猴拳。因此唐可在拳術上可以說毫無成就。

但是他的輕身縱跳功夫，確實不凡。他唯一的優點，就是繼承了他師傅那種無可比擬的獨特風格——動作出奇地敏捷。

那末，現在他用什麼方法，去對付那個實力懸殊的敵人呢？這連唐可自己也不知道。也許正像卡盆所說的那樣，他把敵人當作老鷹，而他正在扮演小雞。

他對席春扮了幾個鬼臉，舉起小拳頭，揚了幾揚，刷地向前一竄。

席春見他撲過來，正預備閃開身子，誰知他僅僅做了一個假動作，仍舊站在原處，寸步未曾移動。

這樣三翻四覆之後，把席春逗得怒火中燒，忍無可忍，雙足一蹬，像寶塔那樣寬濶的軀體，直向那個小書僮壓過去。

可是，唐可像一條滑溜的鱔魚似的，身子一扭，就滑到席春的背後去了，動作之迅速，眞像閃電一般。席春還沒找到唐可，他的背上蓬的一響，已被打中了一拳。他旋轉身子，揮動胳臂要想還擊，却被唐可制住了。

「且慢動手，你的背上已被我打中一拳，快拿五兩銀子來。」

「打完擂台，一道算帳，」席春咬牙切齒地說。

「不，我從來不做欠帳生意，我喜歡現欵交易，我給你一拳，你就該給我五兩銀子。」

「對，現欵交易，快拿銀子出來！」台下的觀衆又哄鬧起來。

刁健取出十錠銀子，放在黑漆盤中，命人送到擂台上。席春給了唐可一錠銀子後，立即兇狠地對唐可展開了狂風驟雨般的攻擊。

唐可呢，不慌不忙，東閃西避，施展出小雞躲避老鷹的絕技來。任憑席春的臂膀多麼粗，拳頭多麼大，腿多麼長，身體多麼魁梧，武藝多麼出色，可是休想能在他身上碰上一碰。

「你盤裏的銀子都已輸光，」唐可說，「你要我跟你再打下去，必須再拿一盤銀子出來……」

「你一拳也沒擊中，爲什麼要我給你銀子？」席春惱怒得怎麼似的。

「一拳也沒擊中？你叫你們的自己人來看看你的背脊吧！」唐可憨笑着說。

席春叫他的助手看背脊。助手很沮喪地說：「你的皂緞襖上，被這小奴才用石灰劃着九個十字槓。」

「一個十字槓一錠銀子，九個十字槓九錠銀子，缺一錠也不行！」看客們又在叫喊了。

涼棚裏的刁健氣得發昏，又命人送了一盤銀子出來。

唐可把十錠銀子遞給台邊一個看客代爲保管後，又開始跟席春戰鬥起來。

席春跟這個小孩子交鋒，由於身材魁梧高大，不得不俯腰屈背，低下了頭，在非常不方便的條件下去找尋他的對手。唐可却矯疾機靈，儘在他前後左右打轉。這宛如四大金剛之一在墓園裏捉蟋蟀，又像猩猩捉跳蚤，捉一百年也捉不牢。

年已古稀的詹旭看得身心舒暢，六脉調和，簡直飄飄欲仙。他捋着銀鬚，微笑着對卡盆說：「你担憂這孩子的小性命喪在席春手下。我看，席春還不是這孩子對手呢。」

「嗯，這孩子果然有點路道。可惜他不懂拳術。」卡盆說。

這時，擂台上的席春隨着唐可拚命地轉圈子，已轉得有點七葷八素。他只覺得擂台在旋轉，觀衆在旋轉，他自己也在旋轉。

驀地，他聽得他背後發出「克察」一聲怪響。

接着，這種怪響連一接二地傳進他的耳朶去。

席春莫明其妙，觀衆們却看得很清楚，席春的皂緞緊身襖與襯衫，被唐可撕成一條一條的碎片，正在隨風飄揚。沒有多久，席春那條藍緞褲子與襯褲，也被撕成碎片。

總之，從前面看過去，他還好像穿着緊身襖與緊身褲；衣冠楚楚，像煞是一個人，但是，從後面看過去，他已經一絲不掛，不堪入目了。

觀衆捧着肚皮，笑得傴腰屈背，氣也透不轉來。

梁晶也笑得前俯後仰，不能自主。他回憶他的孩童時代，是够淘氣，够搗蛋，够捉狹的。

可是，現在唐可這隻小猴猻，比他更搗蛋，更捉狹。

他想得出在擂台上，在衆目睽睽之下，把一條走狗的衣褲撕得這樣破破爛爛，眞是空前絕後的創舉了。

涼棚裏的大地主刁健看得肺也要爆炸了，正想吩咐他的師弟江大瑞到擂台上去換下席春時，焉知擂台上已經起了變化。

原來，席春在擂台上早已轉得昏天黑地，搖搖欲墮，唐可乘機絆住他的足跟，使勁在他面門上狠狠地擊了一拳；席春身不由主，仰面朝天倒了下去，唐可撲上去，又在他腦門上重重地加了一拳。於是席春就昏厥過去，躺在擂台上一動也不動。

台下立刻響起了暴風雨般的掌聲。

唐可春風滿臉，正想跳下擂台之時，却被刁健的師弟江大瑞攔住去路，重新掀起了一場劇戰。

這江大瑞的武藝遠遠勝過席春，因此，唐可一點便宜也佔不到。然而江大瑞想抓住唐可也難上加難。

化裝成窮書生的梁晶投了一個眼光給唐品。

這眼光等於大元帥的令箭，拘謹的唐品不敢違拗師兄的命令，懷着緊張不安的心情，躍上擂台去，把唐可換了下來。

江大瑞看見來了一個旗牌官，收住拳勢，喝問：「你是哪位大人麾下的旗牌官，先報上姓名來。」

「你不必問我是誰，我也不問你是誰，你有本領把我打下去可也。」唐品說。

「請！」江大瑞站好步位，拱一拱手說。

「請，」唐品也向他

江大瑞搶上幾步，就用詹家拳對唐品展開了猛攻。

這詹家拳是詹且的家傳名拳之一，與詹家八卦刀同樣名聞天下。唐品不知抵禦這路拳術的正確方法，就採取躲閃戰術。

儘管江大瑞的攻勢非常凌厲，唐品却以躲閃迅捷，抵銷了對方的猛攻。

當江大瑞使完了這路詹家拳，正想掉換另一套拳術時，唐品立即用最普通的拳法，展開了反攻。

雖然，他用的是盡人皆知的拳法，可是，由于動作迅如閃電，把威力提高到驚人的程度。

沒有多久，江大瑞就被唐品攻擊得手忙脚亂，顯出了難以抵敵的迹象。

涼棚裏的刁健一看形勢不妙，便對詹且說：「師傅，現在是你老人家上台的時刻了。你把這個混帳旗牌官打下台去後，我就命那個冒牌白鶴童上台來鬼混一陣，你把他扔到草堆上去，但切勿傷他性命，因爲這是我們自己人。我們這樣做，就可把那個謀反叛逆梁晶誘上擂台來了。」

「好，」詹且答應着卸下了長袍，步出涼棚，一躍而登擂台。

詹且嘛，是躍上了擂台。他的徒弟江大瑞却像騰雲駕霧似的被摔下台去。

「你這位英雄好漢尊姓大名？老朽詹且特來向你請教啦！」詹且抱拳拱手，顯出了一種老前輩的風度來。

「不敢，不敢，」唐品拱手還禮。「原來，你就是天下名師詹且詹老英雄。晚輩久聞大名，如雷貫耳，今日得睹尊顏，乃三生有幸，怎敢與老英雄較量。我們後會有期，晚輩去矣！」他說完，將身一縱，下台去了。

唐品這一着妙棋，是出於詹且意料之外的。

他窘態畢露地呆立在台上，氣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刁健立刻命令躲藏在涼棚角落裏的冒牌白鶴童跳上擂台去。

「老膿包詹且，」這個爪牙跳到台上，一邊高聲叫喊，一邊對詹且霎眼睛，「你認識我是天下無敵大英雄白鶴童爺爺：……」他的台詞還沒念完，台下的觀衆就轟鳴起來：「不要臉的爛小人滾下去，誰也不相信你是白鶴童，滾下去！」

詹且發覺羣衆早已窺破了這齣冒名頂替的醜劇，也不好意思跟他多說多話，因此一言不發，竄跳過去，察的一把，揪住他的頸皮，然後，把他高高舉起，向台邊走去。

這傢伙像往日一樣，泰然自若，舒適地橫臥在空中，提高嗓子背誦他最後一段台詞：「唉喲喲，詹爺爺饒命，我白鶴童下次再也不敢耀武揚威，情願躲在烏龜洞裏永遠不出世了，饒饒我這條狗命吧，饒饒我……」

詹且使勁一扔，這傢伙就直往稻草堆飛去了。

往日這個冒牌白鶴童被摔到了稻草堆上後，他的使命也就完，可以一走了事。

今日却沒有這樣容易了事。站在稻草堆旁邊的梁晶等候他已久，一個箭步竄過去，把他抓起來，又扔回擂台去了。

詹且看見這個被自己扔出去的人，又

被扔了回來，正在詫異之時，只見一個年輕英俊的小伙子，像一捲棉花似的，無聲無息落到了台上。

他身穿月白緊身襖，月白緊身褲，腰繫白絲絛，足登白色薄底快靴，頭戴一頂嵌有大紅絨球的白緞巾。

在白緞巾之下，是一張銀錘形臉蛋，劍形眉毛，鋼形鼻子，鍾形嘴巴，跟城門口懸掛着的畫影圖形的朝廷要犯梁晶三喜白鶴童的面貌一模一樣，絲毫沒異樣處。

詹且心想：「小子梁晶果然來了！」梁晶到了台上好像沒看見詹且似的。他把跌倒在台上的僞白鶴童抓了起來，厲色問：「你奉了何人指使，冒充白鶴童，污衊白鶴童？」

「這是我自己的主意，用不着別人指使。」那個爪牙狡猾地說。

梁晶伸出一隻手去抓住他的脖子，然後，把他騰空拎了起來。

那個爪牙好像在梁晶的手指中上吊，這種近乎窒息的難過，是他一輩子也沒嚐過的。

他很明白，只要時間稍久，他就會一路順風，往黃泉路上去的。但是；梁晶沒有讓他一路順風到黃泉路去，把他放回到地上，並且鬆開了手指，重新追問：「你應該老老實實講，你奉了何人指使，冒充白鶴童，污衊白鶴童？」

「梁爺爺，現在我知道你的厲害了，」那爪牙還想活下去，並不想死，就從實地招供出來，「我冒充白鶴童，污衊白鶴童，是刁健員外指使我幹的。我每幹一次，刁員外就給我十兩銀子。梁爺爺，你寬宏大量，饒了我這條狗命吧！」

「既然是刁健指使你幹的，你就去把無恥的刁健喚來吧。」

梁晶說完，把那個爪牙從台上扔到涼棚裏去了。

觀衆們狂熱地叫喊起來：「梁晶是頂天立地的大英雄！刁健是卑鄙無恥的爛小人！」

詹且見梁晶自始至終好像沒有看見擂台上還站着一個天下著名的拳師，因此不得不走到梁晶的前面，大聲說道：「你這位英雄就是名聞天下的梁晶三喜白鶴童嗎？老朽詹且在此有禮了！」

梁晶見詹且站到他面前來，不能再視若無睹不跟他招呼。

「我道是誰？原來是老英雄詹且，久仰久仰。鄙人正是梁晶——畫影圖形上通緝的梁晶，在此還禮了。」

「老朽藝陋學淺，又教了幾個丟臉的頑徒出來，因此深覺慚愧。本想詣府請教，奈因梁大英雄行踪飄忽，未能如願以償。今日擂台上能得相見，眞是萬萬榮幸，請梁英雄盡量指教。」

詹且這一席言語好像很有禮貌，其實語中帶刺，還強迫梁晶跟他比武藝。梁晶呢，瞭解這個氣量狹窄的老頭的心情，因此微笑着說：「貴門生刁健擺設擂台，想用陰謀暗算的方法擒住我，所以我是跟刁健來算帳的。我希望老英雄不要牽涉在刁健這個卑鄙的陰謀中。難道我歉意未曾帶到嗎？」

「刁健跟你的糾紛與我不涉，」詹且固執地說，「老朽想請梁英雄在武藝方面指教指教，這是另外一件事。好在我爲了幾個頑徒已經丟盡了顏面，今日在梁英雄面前再丟一次臉也無所謂了。」

梁晶見詹且氣量狹窄得像一隻瘋虱，性格固執得像條水牛，很不耐地說：「如果老英雄一定要與我較量武藝，我却之不恭，只得奉陪了。」

「很好，請！」詹晶退後幾步，站定步位，拱了拱手說。

「老英雄，請！」梁晶隨隨便便站在原處，也對他拱了拱手。

詹且將身一縱，跳到梁晶身旁，使出了詹家傳子不傳婿的獨門拳——金鷄鬥蟋蟀。

這一路拳顧名思義，金鷄詹且必勝，蟋蟀梁晶必敗。

他的每一個動作，都是叫人難以招架，而且可以置人於死的絕招。詹且就靠這一路獨門拳享受了幾十年天下無敵的盛名。今日他用這路拳就是想爭取必勝。他那峻急猛烈，變化多端，令人眼花撩亂的攻擊，幾乎使梁晶無法抵禦。

但是，梁晶有梁晶的獨特長處，他利用迅如閃電般的輕身縱跳功夫，避開了詹且這種令人驚心動魄的攻擊。

當詹且使完一路獨門拳，依然未能贏得勝利時，不得不使出詹家拳來維持他的攻勢。

但是一層失敗的陰影，已籠罩他的心靈上了。

這路詹家拳對梁晶說來，已不怎麼陌生了。他在杭州領教過卞益的詹家拳，今日又細心地觀察了江大瑞的詹家拳，因此已看破了詹家拳的來龍去脈，和它的變化規律，絲毫也不感到這一路拳對他有任何威脅。他開始由躲躲閃閃的閃避戰術，改變爲抵抗與反攻。他把詹且的每一次攻擊，都狠狠地擋回去了。

有時由于梁晶的動作更爲迅速，詹且的胳臂來不及縮回轉去，就被梁晶堅硬如鋼的臂膀格開或擋住，使得詹且不得不承認梁晶的威力是令人驚異的。

站在樹林附近的詹旭對卞益說：「方才那個小孩子，那個旗牌官，和現在這個梁晶，都是一個師傅傳授出來的。他們的共同特點，就是動作迅捷得出奇。我正在懷疑，他們是我老朋友龐甫的徒弟。」

這時，詹且的詹家拳已經成爲尾聲，使出了最後一個招勢，不知怎麼一來，詹且的右足被梁晶的左足踩住了，雙方站在台上一動也不動，彷彿一對石像似的。

「詹老英雄果然名不虛傳，不愧爲天下名師，眞使我欽佩之至！」梁晶笑呵呵地說。

「梁晶，你好！隔三年，我詹且再向你請教。」詹且臉色慘白，似乎有極大的痛苦似的。

「好，我們後會有期，你可以走了。」梁晶說着把足移開，退後了一步。

詹且緊蹙雙眉，步履踉蹌從後台那部扶梯上走了下去。

「卞益，你看出什麼來？」詹旭問。

「我正看得莫明其妙，」卞益說，「什麼也沒看出來。」

「我那個頑固而不明是非的兄弟詹且的右足受了重傷。」詹旭說。

「他怎樣受傷的？」卞益問。

「他的足被梁晶踩傷了，可能連骨頭也踩斷了。現在可以證明，梁晶確實是我老友龐甫的徒弟，他們的本領是在擒捉蟒蛇的實際生活中鍛鍊出來的。他們的雙足，能够踩住一條幾十尺長的大蟒蛇，使它動彈不得。現在梁晶踩住詹且的右足，詹且也同樣動彈不得，而且還受重傷……」

詹旭的話還沒講完，只見那個卑鄙無恥的刁健已躍到擂台上跟梁晶動起手來，激烈地鬥了起來。

詹旭知道刁健要陰謀暗算梁晶，但是，不知道他用什麼陰謀暗算。因此他懷着滿腔關切的熱情，提高嗓門嚷道：「梁晶，當心刁健的陰謀暗算！」

「對啊，梁英雄當心刁健的陰謀暗算啊！」觀衆也齊聲叫喊起來。

梁晶呢，也預料到刁健有陰謀暗算。這些陰謀暗算呢，不外乎在擂台四週埋伏武裝軍兵，或者佈置着一些其他的埋伏。但他萬萬沒有想到，就在擂台頂上張着一面捕捉他的羅網。

唐晶聽見這種善意的警告彷彿感到梁晶已經被刁健擒住了一樣。唐可却深信他師兄梁晶比二郎神的神通還要廣大得多。

所以刁健的陰謀暗算，在他看來，是不堪梁晶一擊的。

擂台上梁晶與刁健搏鬥得異常猛烈。刁健竭力想把梁晶誘騙到擂台中央那個圓圈中去——羅網的有效範圍。梁晶呢，並不知曉踏隻圓圈就有危險。所以始終在圓圈邊徘徊。

也可以說在死亡邊緣上徘徊。

突然，刁健往圓圈中一跳，梁晶竄進圓圈，抓住他的右臂，使勁一扭，就把他這條胳臂折斷了，接着，飛起一腿，把他踢倒在擂台的右角裏。

刁健忍着劇烈的痛楚，大聲叫喊：「太上老君急急如令，救！」

驀地「蓬」的一聲巨响，一面繫着鐵圈的羅網，從擂台頂上掉了下來，恰好把梁晶罩在中間。

刁健的爪牙們擁上來，沒費多大工夫，就把梁晶生擒活捉了。

在此同時，埋伏在隱蔽處的兩千武裝軍兵也聲勢洶洶地衝了出來。

羣衆用無比憤怒的激情，衝向擂台，援救梁晶。

但是，沒有武器，沒有組織的羣衆，哪裏是刁健手下兩三百手執武器的爪牙，兩千名武裝軍兵，七，八十名武裝公差的對手，不消片刻，就遭到了重大的傷亡，而被逼退走了。

詹旭，卞益，唐晶與唐可等人也混在羣衆中撤退了。

梁晶在句容縣知縣溫智與刁健的獰笑聲中，由兩千名軍兵與七，八十名公差押解着到句容縣的監獄裏去了。

句容縣的監獄，在縣衙後面一條僻靜的大街上。

由于監獄裏收押了一個像梁晶這樣神秘莫測的朝廷要犯，句容縣知縣溫智徵得上司的同意，調動大量軍兵，把監獄密密層層包圍得水洩不通。他又下令封鎖通往監獄的大街小巷。簡直把監獄與外界完全隔絕起來。

溫知縣還得到了南京巡撫大人的獎嘉與指示：允許他把梁晶監禁在縣監內，而不必解往南京去，以免發生意外。然後等待刑部轅門的詳文批回轉來。溫知縣就可會同南京派下來的監斬官，把梁晶在監獄中就地正法。

因此，這個瘟官對監獄的戒備，做到了無懈可擊的程度。

此外，每天早晨與傍晚，他還親自到監獄裏去巡查，看看那個神秘莫測的梁晶是否仍舊渾身戴滿刑具，呆在監獄中，等待劊子手去砍下他的頭顱？

這天早晨，溫知縣和平日一樣，帶了四個手執鋼刀的捕快都頭，先檢查了監獄外面的戒備情況。然後，走到監獄的鐵皮門前，敲碰監門。

禁班頭柯連生與副禁班頭邱長發拉開鐵皮門上的留情洞，向外張望，看見敲門的是知縣大老爺，就用鑰匙開鎖，拔出門閂，拉開沉重的鐵皮監門，迎接知縣老爺與四個捕快都頭進監。

監獄官崔名貴穿着玄色素袍，腰繫醬色絲絛，佩着一把闊背腰刀，頭戴無翅紗帽，足登快靴，手裏提着一大串鑰匙，堆滿笑臉，陪同溫知縣他們巡查普通牢房。接着便走進一條裝置着雙重鐵柵門的走廊，在這條走廊的盡頭，就是一間雙重鐵柵門的死囚牢房。

梁晶穿着罪衣罪裙，脖子上戴着一副重達三十斤的木枷，雙手戴着一副重達十斤的手銬，脚上扣着重達二十斤的脚鐐，腰間鎖着一條重達四十斤的鐵鍊。默默無言地坐在牢房落裏的草堆上。

「梁晶——三喜——白鶴童，你早！」溫知縣笑容滿臉地說。

「瘟知縣，你早，」梁晶微微抬起頭來，也用滿臉笑容回敬這個瘟官。

「夜來睡得香甜乎？」溫知縣惡毒地嘲笑他。

「睡得很甜，眞有春眠不知曉的感想。」梁晶現着滿意的神態說。

「我心中高興，爲的是不久將來，你升天歸位之後，我就可戴上方翅紗帽，到揚州去做四品知府。你有什麼不高興？」

「我心中高興，爲的是不久將來，我要越獄而去，你的方翅紗帽既戴不成，連你那個戴帽的頭顱，也要被南京巡撫砍下來號令示衆。」

「越獄？」這瘟官心裏暗暗吃了一驚。「我們戒備森嚴，你怎麼能够越獄？」

「當我不高興呆在監獄裏時，我就越獄。」

梁晶顯出一副非常有把握的神氣說，「至于怎樣越獄？我暫時保守秘密。」

「你少說幾句夢話吧，每一條可能成爲越獄的道路，我都給你堵上了。」溫知縣說。

「你堵的是普通越獄道路，」梁晶哈哈大笑說，「我有一條仙人傳授的越獄道路，你還沒堵上呢？」

「什麼仙人傳授的越獄道路？」監獄官崔名貴一邊插嘴問，一邊用手在自己身上亂搔，彷彿有無數的白蟻正在咬螫他似的。

「其實，我告訴你們也不要緊。」梁晶說，「這一條越獄的道路，你們根本沒

有方法可堵。老實對你們說，哪一天我監獄裏就得不耐煩了，我就用仙人傳授的土遁方法，越獄而去。」

「土遁？」温知縣又吃了一驚，「你怎麼遁？」

「祗要監獄裏有寸土尺泥，我就能利用一顆泥或一塊土，逃之夭夭。」梁晶說話的神氣，好像他眞能利用泥土，逃之夭夭似的。

「唔，」温知縣暗自沉吟。他知道土遁是五遁之一。他也聽見過有金，木，水，火，土五遁俱全之人，也聽見有土遁之人，或木遁，水遁之人。

但是，只是道聽途說，而從來沒有親眼目睹過。難道這個梁晶眞會土遁嗎？「這種邪術能够幫助你越獄嗎？我只要用猪血狗血什麼的噴在地上，就可破壞你的邪術了。」

「但……但……但我用的是仙法，而不是邪術，所以……所以你破壞不了。」梁晶臉上故意流露出懊悔與沮喪的氣色，嘴裏還在强詞奪理地强辯。

温知縣看見梁晶這副難以描繪的沮喪神氣，意識到他的辦法已擊中梁晶的要害，破壞了他土遁的企圖。

因此命令監獄官崔名貴立刻在監獄裏到處噴洒猪血狗血，堵塞梁晶土遁道路。

當監獄官完成了這一個莫明其妙的預防措施後，温知縣才心滿意足地離開了監獄。

梁晶戴着沉重的刑具，坐在草堆上，目送那個瘟官躊躇滿志地走出監獄去後，又開始在他的腦海裏尋求越獄的方法。可是找遍他的腦子裏每一個細胞，並沒有找到在這樣嚴密的戒備下能够逃出監獄的方法。

他從深沉的思索中跳出來，引吭高歌，然後，又重新跳進深思中去。他一會兒唱歌，一會兒思索。就這樣，一天又一天度着他等待斬首的囚犯生活。

自從他被囚禁在監獄裏後，他跟他兩個師弟的聯繫完全斷絕。

他既得不到唐品與唐可的消息，他也沒有法子把他的音訊送出去，當然要越獄，首先必須取得唐品與唐可的協助。否則，在他渾身戴滿刑具的情況下，越獄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眼前，梁晶就在這種不可能越獄的條件下，尋覓越獄的方法，那無疑是一件非常困難之事。

至於所謂「土遁」，世界上哪有如此荒謬之事呢？這不過是梁晶擺的迷魂陣，用它來迷惑那瘟官的思想而已。如果要越獄，還得從現實中去追求。

當然，在他的腦袋被劊子手砍下來之前，他是不會停止了越獄的思維活動的。

傍晚時分，温知縣又準時來巡查監獄了。他看見梁晶萎靡不振，垂頭喪氣地蜷縮在牢房角落裏，感到一種說不出快樂。

他感到那頂方翅的四品紗帽，已經在他的頭頂上恭候他的大駕。

但是，爲了四品紗帽更穩固地落到他的頭上，他覺得對監獄的戒備，還有加倍謹愼小心的必要。

他吩咐監獄官崔名貴從即日起，在天色黑暗之後，由崔名貴親自在監獄內外，再作一次嚴格的特別巡查，藉以防止梁晶的同黨前來刼牢反獄。

崔名貴奉了知縣官的命令，當日就開始了這種嚴格的特別巡查。

下一天的午後，監獄官崔名貴命兩個兇惡魁梧的禁卒把梁晶從牢中提出來，通過那條死囚牢房走廊，而走進一間殘酷的刑審室。

這間刑審室裏擺滿各種各樣殘酷無比的刑具。監獄官崔名貴就利用這些可怕的刑具，向犯人們訛詐錢財。

梁晶到這間殘酷的刑審室裏來作客人，已非一次。他戴着沉重的刑具，錚錚鏘鏘地走進了刑審室。

監獄官崔名貴坐在一隻靠椅上，兩隻手不停地在身上東搔西搔，臉上現着一副獰猙醜惡，彷彿要把人一口吞下去兇相。

梁晶威武不屈地在魔鬼似的監獄官面前筆挺地站立着，用着諷刺的聲調說：「獄官大老爺，邀請鄙人到此，不知有何貴幹？」

監獄官從身旁桌子上取起一條皮鞭，吩咐兩個禁卒道：「你們兩人可以到門外去守候，我一個人已足够對付他的了。」

兩個禁卒走出刑審室，在門外戒備。監獄官用皮鞭在梁晶身上狠狠地抽打了一下，隨後，獰笑着說：「皮鞭的滋味怎麼樣？」

「還不算錯，」梁晶若無其事地說，「可惜，份量還輕一些，是不是你邀請我來，就是爲了請我吃皮鞭？」

「除了請你吃皮鞭外，還要問你懂不懂監獄中的規矩？」

「懂，哪有不懂之理的。」梁晶說。

「你既然懂得規矩，爲何不拿出銀子來？」

「我早已對你說過，你要銀子，還得耐心等待幾天。」梁晶回答。

「我等待了七八天，我已等得够啦。」監獄官說着又在梁晶身上狠狠地抽了一鞭。「你總究有沒有銀子？」

「我老實對你說，你用皮鞭在我身上敲出銀子來，是敲不出的。不過，你可以向我苦苦哀求，或許，過幾天，我很願意賞賜一些銀子給你，這倒是說不定的。」

監獄官從來沒有見過像梁晶這樣倔强不屈的犯人，因此也只得適可而止，自己落蓬收場：「你有銀子，我就再等你幾天吧！」監獄官說着就把梁晶押出刑審室。

兩個兇惡的禁卒再押着梁晶回到死囚牢房中去。

兩天之後一個晚間，梁晶坐在伸手不見五指，一片漆黑的牢房中，忽然，發覺牢房外有一條黑影，向他扔了一件軟柔的東西進來。他摸索了半天，才摸到一個紙團。

翌晨，一綫微弱的光亮，從走廊外射進來時，他匆急地展開紙團，默默地閱讀着：「獄外戒備森嚴，插翅難以出入。有何指示？紫人。」

在這寥寥十八個字外，還有另一人寫的一行小字：「明晚，聽到三响貓叫之後，把你的回音扔到走廊中可也。」

紫人是唐品的代號。那十八個字也是唐品親筆所寫。

至於那行小字，毫無疑問是監獄中某一個禁卒所寫。

唐品終於打開了一個缺口找到傳遞消息的道路。但是這一個禁卒是誰呢？

他設法在那張紙的背後，寫上了他給唐品的指示：「紫人，在龍王廟廣場上稻草堆旁邊，東南西北四面，各埋下兩錠銀子。餘言下次再談。」

梁晶寫的是暗語，外人是無從瞭解它意義的。

這晚，更深人靜之時，在黑暗的走廊中，果然傳來了三响貓叫之聲。

梁晶從牢房中扔出那個紙團，聚精會神地向那黑影凝視着，他隱隱約約似乎看見那條黑影檢起了那個紙團，迅捷地退出走廊去了。

可是，想辨認出那條黑影是誰，宛如在黑暗的森林中要辨認出哪一棵樹是什麼樹一樣困難。

儘管梁晶沒有能够辨別出這個人是誰，但是，這個人同情他，願意幫助他，是不言可喻的。這是黑暗中一綫寶貴曙光。

今後，他可以依靠這個人，把他的指示與計劃送出監獄去，這對他的越獄，肯定有極大的幫助。

一霎眼，五天飛快地過去了。梁晶每天都在等待唐品的消息。

可是消息又突然斷絕了。連那條神秘的黑影，也不再出現了。

這很明顯，那個代他們傳遞消息的人被查究出來，或者發生了其他的變化。唉，多麼寶貴的一綫越獄曙光，又這樣輕易地消失了！

一天一天地過去，監獄裏的戒備，始終無懈可擊，這使梁晶的越獄希望，愈來愈渺茫了。

每天斜陽西沉之時，温知縣親自來查過監獄之後，崔名貴就把梁晶帶到那間刑審室裏去了。

由於梁晶連續四次慷慨地給了他八錠銀子，這個貪婪的監獄官訛詐錢財的慾望，也愈來愈大，而且好像上了癮一般，一天不向梁晶訛詐一次銀子，他就難過得無法活下去似的。

他現着一種醜惡卑鄙的笑容，對梁晶說：「承蒙四次惠贈白銀，我很感謝你。但是由於我的開支浩大，始終入不敷出，能否請梁英雄再慷慨贈我白銀若干，以救我燃眉之急？」

梁晶送給他的八錠銀子，就是他叫唐品埋在稻草堆旁邊的銀子。

他說出埋藏的地點來，由監獄官自己去掘取的。現在監獄官已貪而無厭，繼續向他訛詐銀子，他就沒有銀子可以給他。

「我再也沒有銀子給你了。你要用皮鞭來威脅我，來吧，你高興鞭打我多少，就打多少吧。」梁晶强硬地說。

監獄官崔名貴不相信梁晶的銀子已被他詐完，所以拉長面孔，惡狠狠地說：「你沒有銀子，我就要用燒紅的鐵針，刺你大腿。你以爲我只能用皮鞭對付你嗎？」

「我實在沒有銀子，你何必逼人太甚？」梁晶的態度軟下來了。

「我不逼你，你不肯拿出銀子來啊。」監獄官說着把一根尖銳鐵針擱在炭火中烙燒。「你說，你總究還有沒有銀子？」

梁晶對那根在炭火中燒得發紅的鐵針瞅了幾眼，覺得用血肉和燒紅的鐵針去搏鬥，未免太愚蠢，因此用着一種沮喪與無可奈何的神情說：「我銀子實在沒有了，你要不要我來教你一個發財的方法？」

「什麼發財的方法？」監獄官一手搔大腿一手搔胸脯說。

「你懂了這個方法，銀子就源源而來，你的一生一世就受用不盡。」梁晶說。

「好，你說，這是一個怎麼樣的發財方法？」

「你的全身，是不是患着一種痛癢難熬久治不愈的牛皮癬？」梁晶在早幾天就注意到了。

「是，我已患了十多年，怎麼治也治不好。」

「我有一張專治牛皮癬的祖傳秘方。保證在十天之內，可以治好你全身的牛皮癬。隨後，我把配製癬藥的方法傳授給你。你就可開設藥舖，出售萬靈癬藥，這樣，你豈非發了財嗎？」

梁晶這個合情合理的致富方法，引起了崔名貴極大的興趣。他用不再虐待梁晶的諾言，和梁晶交換治癬秘方與配製癬藥的方法。

梁晶用戴着刑具的身子和戴着手銬的手，很困難地拿起筆來，寫了一張藥方給他，囑咐他到藥舖裏買了藥來，然後，再教授他配藥的方法。

監獄官崔名貴與高采烈地藏好藥方，把梁晶帶出刑審室，交付給兩個守候在門外的禁卒，挾持着回到死囚牢房中去了。

翌日傍晚，監獄官崔名貴又把梁晶從死囚牢房中帶到了刑審室。兩個禁卒仍在門外站崗戒備。

監獄官取出一大包藥材來。梁晶在近六十種的藥物中，選出四十八種藥物用戴着手銬的手配製成甲乙丙丁四種藥膏與油膏。而用另外幾種藥物熬製成一種藥液。

他根據崔名貴身上輕重不等的病情，給他敷上不同的油膏或藥膏。

說也奇怪，崔名貴敷上了藥膏後，就覺得渾身非常舒服，痛的地方不痛了，癢的地方不癢了。

從這天起梁晶幾乎每天戴着沉重的刑具，從死囚牢房中被帶到刑審室去，給監獄官敷藥。

開始祗敷在身上，後來脖子上，臉蛋上，額角上也敷上了藥膏或油膏，並用白絹綁起來。

當他做完這件治療工作後，仍由兩個禁卒管押着鐵索叮噹地回到自己那間牢房中去。

監獄官經久不愈的牛皮癬，正在漸漸好轉起來。他總算遵守了自己的諾言，從此不再向梁晶訛詐銀子，也不再虐待梁晶。但仍舊威逼梁晶用最高速度教會他配藥的技巧與治癬的經驗。

可是梁晶的死期却愈來愈近，並且又患了瘧疾，一會兒冷得要命，一會兒又燒得渾身發燙。他的精神一天比一天萎靡，臉色一天比一天灰白起來。

温知縣依然晨夕兩次親自到監獄來巡查。

監獄官依然每晚一次嚴格地執行他的特別巡查。

數以千計的軍兵與公差依然在監獄外

嚴密地戒備着。

梁晶在這種絕望的處境中，幻想着以前曾經代他傳遞過消息的黑影，重新出現。那怕只出現一次，也使他心滿意足。然而那條神秘的黑影，宛如融化了的雪人似的，永遠不再出現了。

死亡在等待着梁晶。

唐品自從梁晶在擂台上中計被捕後的第二天，就化裝成一個小販，而唐可却化裝成一個流浪兒童，整天的在監獄附近蹓躂。

他們打算把監獄附近的地形與情況察看清楚後，等待夜闌更深，用飛簷走壁的絕技，翻進監獄去，援救梁晶。誰知通向監獄的大街小巷，早已密佈軍兵，陷入嚴密的封鎖之中。

他們非但不能走近監獄，甚至連監獄的影子也沒有看到。

於是，不得不改變主意，終日在縣衙附近幾家茶坊酒肆門前徘徊打轉，那兒是縣衙公差們聚會之處。

唐品想在這些人之中尋出一條合適的綫索來，依靠這一條綫索，跟梁晶進行聯繫。

但這是一件異常危險的工作，公差們開始舞動手中的鐵鍊子，用懷疑的目光注視他們了。

有一天唐品終於在無意中聽得兩個喝醉了酒的公差，正在談論監獄副禁班頭邱長發孝順老母的故事。

他聯想到孝順父母之人，或者也可能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人。

因此設法探聽到邱長發的住家，又進一步探悉邱長發的老母與左鄰汪裁縫的母親最爲要好。

於是，唐品用做衣服爲藉口，跟汪母打起交道來。

等到時機成熟，又通過汪母向邱母的遊說，使得深明大義的邱母，同意命她的兒子代他們傳遞訊息。

副禁班頭邱長發是一個比較有正義感的人，但是胆小如鼠。

開始他堅決拒絕這個危險的任務。後來，他拗不過他母親的正義要求，就同意傳遞消息了。

唐品給梁晶的紙團與梁晶給唐品的指示，就是由邱長發冒着極大的危險，代爲傳遞的。

不過，從這以後，邱長發假裝他的吐血病舊病復發，向監獄官請了兩個月的病假，悄悄地溜到鄉下他姊姊的家裏去躲了起來。因此唐品與梁晶的聯繫又陡的中斷了。

儘管唐品，唐可還加上古稀老英雄詹旭和他的愛徒卞益是在梁晶被捕的那一天，幫助唐品，唐可與羣衆抵抗軍兵的鎭壓而成了親密的戰友的。

這天，他們四個人在句容縣郊外唐品的臨時寓所裏，圍坐在一隻方桌旁邊，心境沉重地談論着梁晶的命運。

「唐品老賢姪，梁晶要你們在稻草堆旁邊，埋下八錠銀子，不知這有什麼作用呢？」詹旭捋着銀色長鬚問。

「據我看來，這不過是滿足那個貪婪的監獄官詭詐的慾望而已，並無其他意義。」唐品神色悵惘，用手指輕輕彈敲着桌面，藉以減輕他胸中的愁悶。

「你們爲什麼不對那個掘銀子的人，採取行動？」卞益現着詫異之色。

「有什麼行動可採取，我推測對梁晶一點好處也沒有。」

「那末，老賢姪，依你看，梁晶自己有沒有逃出監獄的可能性呢？」詹旭雙肩緊鎖，語氣沮喪地說。

「梁晶這個人呢，是絕頂聰敏而又無比機靈的。然而，在這種嚴密戒備的情況下，聰敏機靈，也沒有什麼用了。」唐品的眼眶裏含着滿眶的淚水說。他的感情，好像梁晶已經被砍下了頭顱似的。「監獄外面佈置着這麼許多軍兵，我們暫且不談。根據邱長發告訴我有關獄內的情況：梁晶是禁閉在四重鐵柵門的死囚牢房中。脖子上戴着一副重達三十斤的木枷，手上銬着重達十斤的手銬，脚上扣着重達二十斤的脚鐐。腰裏還鎖着一根重達四十斤的鐵鍊條。一個人被重達一百斤的刑具，束縛得連走路也感覺困難，他自己怎樣還有逃出監獄的可能呢？我看，除了等待砍頭以外，其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還不止四重鐵柵門，」唐可加以補充。「還有一重監獄的鐵皮大門，還有門外密密層層，包圍得水洩不通的軍兵。要是他是眞正的白鶴，那就好了，拍拍翅膀，飛向天空，一走了事……」

「眞正的白鶴也不行，身上帶了一百斤的刑具，隨便怎麼飛，也飛不起！」卞益插嘴說。

「我們從外面攻進監獄去，隨後，救了梁晶，再從監獄裏攻出來，這個辦法我們何不再考慮考慮呢？」詹旭已非一次提出了這個建議。

「師傅，你這個建議雖好，可是我們力量不够，一共只有四個人，怎麼能攻開一座有兩三千軍兵防守着的堅固監獄呢？」卞益也非一次地推翻這個建議。

「今天，我刺探到兩個新消息：一個是，溫知縣懼怕起義軍派出大隊人馬來刦牢反獄，所以昨日晚上又從南京調到兩千騎兵，要紮在城裏，增强防守力量。今日又在四城門口，實行嚴格的檢查制度。第二個消息，是刑部的批文，大約將在這幾天內隨着南京巡撫轅門派出的監斬官同時到達句容。只要批文與監斬官一到，梁晶立刻就要被執行死刑。」

「那末，怎麼辦呢？」詹旭一會兒搓手一會兒搔太陽穴，一會兒擦大腿，兩隻手忙得不亦樂乎，那種束手無策，焦急不安的神態，簡直難描難繪。

「辦法呢，我倒有一個，」唐品說，「但這不是一個上策，簡直可以說是一個下策……」

「不管它是上策，或者還是下策，」卞益搶着說，「你說出來，我們大家研究研究。」

「南京到句容可以走陸路，也可以走水路。但多數是走陸路的。巡撫轅門派出的監斬官，一定十分鋪張。有許多隨從人員。所以有種種迹像可以看出他們是從南京下來的官員。我們呢，分兵兩路埋伏在半途上。當我們發現監斬官來到時，就出其不意地把他置於死地，並且毀滅掉刑部的批文。句容縣的瘟官沒有刑部批文，沒有監斬官，就無法執行梁晶的死刑……」

「這的確是一個很下很下的下策。」詹旭喟然長嘆地說，「但是我們眼前，除了這一個下策外，簡直就沒有任何上策，可以援救梁晶。」

「眼前的難關渡過了，以後，怎麼樣呢？」卞益問，「他們可以派出第二個監斬官，送出第二張刑部批文。」

「度過了目前的生死關頭，我們可以暫時鬆一口氣，另外再想法子。」

他們反覆研究了唐品這一個下策後，終於決定實行這個下策。詹旭與唐可埋伏在水路上冷僻之處，卞益與唐品埋伏在陸路必經的地方。

第二天中午時分，巡撫轅門派出的監斬官，果然在句容縣郊外出現了。這個監斬官奉了巡撫的密令，一反官場慣例，既不鋪張，也不多帶隨從。除了一個遞送刑部批文的旗牌官外，只有貼身侍候僮兒。

他們都卸去了官服，喬裝成普通販貨客商，混在一羣客商中，坐在貨物車上，悄悄地出了南京城，悄悄地向句容而來。

他們甚至在唐品與卞益兩雙眼睛一眨不眨的監視下，到了句容。

南京巡撫爲了梁晶這個人神秘得有點不可思議，神秘得有點可怕，所以採取這個措施，預防一切可能發生的意外。他們居然防止了這個意外。

當溫知縣在縣衙書房中，用最豐盛的酒筵欵待監斬官時，唐品他們還懷着滿腔焦灼的心情，啃着乾糧，喝着冷水，像傻瓜似的守候在郊野大道上呢！

在縣衙的書房裏，却是另一番風光。溫知縣和監斬官懷着莫可名狀的歡樂，一邊喝着狀元紅，啃着熊掌，一邊商量着處置梁晶的辦法。

根據溫知縣的意見，要把第二天早晨，在監獄中執行死刑的消息，通知梁晶。但是監斬官認爲不必多此一舉，遵循這些傳統手續。到了時候，靜悄悄地把梁晶從牢房中拖出來，驗明正身，手起刀落，就萬事大吉了。

溫知縣同意了監斬官這個乾淨利落的辦法。

梁晶的命運，就這樣被決定了。

傍晚，溫知縣到監獄裏去做例行的巡查。他看見梁晶昏昏沉沉睡在牢房角落裏，知道他已計窮智盡，甚至仙人傳授給他的土遁，也不能幫助他越獄了。

「梁晶啊梁晶，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末日已到了嗎？」溫知縣得意忘形，不知不覺輕輕地咕囉着。

梁晶微微牽動了一下身子，依然昏睡如恆，好像曾經吞服過十斤蒙汗藥似的。

溫知縣離去後，監獄官又親自來用鑰匙開啓了牢房的雙重鐵柵門，命兩個又魁梧又兇惡的禁卒，押着梁晶到那間刑審室裏去。

兩個禁卒在刑審室門外戒備。梁晶拖着啷噹發響的脚鐐手銬與那條大鐵鍊，脚步蹣跚地隨着監獄官跨進刑審室去。

室中有一個年輕人，穿着一件天藍緞子褶子，傻頭傻腦地在玩弄些殘酷的刑具。梁晶仔細對他端詳後，認識他就是那天在擂台上打敗三台主季秋的那個小伙子。

「這是我的兒子崔小貴，他也患着牛皮癬，」監獄官對梁晶說，「我給他敷上藥膏，可一點也不見功效。你倒說說看，這是什麼道理？」

「我早已對你說過，這四種癬藥，必須根據病情的輕重變化，輪替交換用藥，」梁晶的虐疾病，正在發作中，渾身直打哆嗦。

「那末，我限你在一二日內，把敷藥的方法，詳詳細細寫成一份說明書給我。否則，我又要對你不起了，你明白嗎？」監獄官惡狠狠地說，「現在你給我換藥，也給我兒子敷上一點藥膏。」

梁晶用戴着手銬的手，給監獄官父子敷上了藥膏。並用白絹給他們包紮妥當後，說：「你要我把敷藥的方法，寫成說明書，你看，我的雙手戴着手銬，怎麼能寫字呢？」

「你希望我給你開脫手銬嗎？這簡直是妄想！」監獄官說，「那天你寫藥方，也是戴着手銬寫的。今天你寫說明書，也可戴着手銬寫！你是個不可思議的危險人物，我怎能讓你兩條臂膀獲得自由呢？」

「你不開脫我的手銬，我無論如何也不寫的。況且，開脫手銬之後，我脖子上還有木枷，腰裏還拖着這麼重一根大鐵索，脚上還扣着一副脚鐐。我危險在哪裏呢？」梁晶想說服監獄官給他開脫手銬。

「我不是笨蛋，所以我不會允許你兩條臂膀脫離手銬的約束。你還是乖乖地用戴着手銬的手寫吧。否則，我又要用皮鞭抽打你了。」

「我不寫，」梁晶倔强地說。

「你不寫，呃？」監獄官揮動皮鞭，向梁晶身上抽打過去。皮鞭打在肉體上，發出驚心動魄的聲響。

「你寫不寫？」

「誓死不寫。」

這使貪婪的監獄官狂怒了，皮鞭像暴雨般辟拉辟拍地打到梁晶身上去。

終於，監獄官餘怒未息地拉開房門，命令兩個禁卒挾持着被皮鞭打昏過去的梁晶回到牢房裏去。他又親自鎖上了牢房的雙重鐵柵門與走廊上的兩重鐵柵門。隨後，挪動脚步，開始了他的晚間特別巡查。

這時，夜色濃厚，日班禁卒疲憊地把警戒的任務，交卸給夜班禁卒，下班休息去了。

一宿無話，直抵來朝。溫知縣與監斬官率領捆綁手，劊子手與三班衙役等浩浩蕩蕩地衝進監獄。他吩咐衙役在蕭王堂上設公案，在大天井中設立行刑木樁。又吩咐禁卒們到死囚牢房中去把梁晶提出來。

須臾，溫知縣與監斬官升堂坐公案，禁卒們把穿着罪衣罪裙，渾身戴滿刑具，昏睡不醒的梁晶從死囚牢房中提到了蕭王堂上。

溫知縣見梁晶昏睡不醒，猜料他已嚇得昏厥過去了。就命令差役把梁晶喚醒轉來。差役們費了好大的勁，噴了好幾桶冷水才把梁晶悠悠喚醒，但是他睜開眼對蕭王堂上掃除了一通，又疲倦無力在闔上眼睛，昏昏睡去了。

「溫老爺，這個犯人是不是梁晶？」監斬官問。

「是梁晶，」溫知縣說，「一般犯人

在臨刑前，不是嚇得神志模糊，就是嚇得昏迷不醒。他也不能例外。」

「既然如此，就宣讀刑部的批文，立刻將他執行死刑。」監斬官說。

溫知縣宣讀了刑部的批文，用硃筆判了斬條，把那支筆往天井中一扔，一切手續就完備了。

捆綁手把梁晶綁在行刑的木樁上，劊子手高高舉起鬼頭刀，正要劈下去時，誰知犯人又突然甦醒了，看見這種駭人的情景，提高嗓門窮嚷起來：「你們幹什麼？我是監獄官兒子崔小貴，你們幹什麼？」

禁班頭柯連生是認得崔小貴的，他仔細對犯人打量後，不禁也大嚷起來：「這個人不是造反叛逆梁晶，確是監獄官的兒子崔小貴。」

「忘八蛋，忘八蛋，混帳忘八蛋。」溫知縣嚇得臉似土色，用着顫慄的聲音說，「他是崔小貴，那末梁晶呢？」

「不知道，也許用土遁法遁走了。」有人這樣回答。

「放屁，他的土遁法早已不靈驗了，他是逃不掉的。監獄官崔名貴到哪裏去了？」溫知縣到這時才想起今晨始終未曾出現監獄官。他連連拍着驚堂木大聲咆哮，「崔名貴到哪裏去了？他到哪兒去了？」

「他的老婆在家裏生孩子，昨天晚間他回家去探望老婆了。」禁班頭柯連生說，「臨走之時，還把監獄裏的鑰匙交給我，代為保管。」

「放屁，大家快去把他抓來，」溫知縣說。

「是，溫老爺吩咐大家都去抓崔老爺。」差役高聲傳送命令。

「放屁，抓崔名貴，只要一個人去，就够了，」溫知縣補充說，「其餘的人都去抓梁晶，他是逃不走的。」

那個監斬官也嚇得渾身戰慄。雙手捧住自己頭上那頂烏紗帽，獃住在公案之中。他心裏明白，這頂烏紗帽準保不牢，要不翼而飛了！

這時監獄裏的紊亂，眞是少有少見。天要塌下來，也不會比這更紊亂了。

那末，梁晶到哪裏去了呢？他已回到唐品的臨時寓所裏，正跟詹旭，卞益，唐品與唐可談論着他越獄的經過情形。

原來梁晶發覺監獄官渾身患着頑固難治之牛皮癬，一邊日夜在監獄官的牛皮癬上動腦筋，一邊故意裝得意氣銷沉，終日昏睡。後來，他得了虐疾病，精神眞的逐漸萎靡起來了。

但他振足精神，開始給監獄官治癬，用白絹給他包紮。他先從監獄官的身上包紮到頭顱上，最後甚至把臉蛋也包紮起來了。剩在外面讓人家見到的，祇是眼睛，鼻子與嘴吧而已。於是，監獄官就穿着玄色素袍，腰繫醬色絲絲，佩着濶背腰刀，戴着無翅紗帽，足登薄底快靴，再加上白絹包紮的臉蛋，每天用這種形象在監獄內外執行他的特別巡查。

不論是監獄裏的禁卒，還是監獄外的軍兵，看見監獄官身上的服裝與他頭部的白絹包紮，就認識他是監獄官了。事實上他也的的確確，不折不扣，是一個貨眞價實的監獄官。

臨刑前一天，溫知縣得意忘形的自言自語，被梁晶聽到了。於是，他不管客觀條件多麼惡劣，打定主意立即越獄。

當他被帶到刑審室裏，看見了一個崔小貴，這雖對他越獄增加困難，但時機危急，他也顧不得許多了。他企圖說服監獄官開脫他的手銬，藉以使越獄獲得更大的把握，但遭到了拒絕。

這時，他有意識地激起監獄官的憤怒，用皮鞭抽打他，在室中造成一片嘈雜的聲响，迷惑門外兩個禁卒的視聽。

當他挨過幾鞭後，突然蹦跳過去，用左足踩住監獄官的右足背。他的足下功夫是極驚人的，監獄官痛徹心肺，頓時昏了過去。崔小貴跳上來用武，梁晶用手銬把他擊昏。一切出於意外的順利。於是，他取了監獄官身上的鑰匙，開脫了自己身上所有的刑具。然後，穿上監獄官的服裝，頭上紮起白絹。不消片刻就化裝成一個假監獄官了。

之後，他把罪衣罪裙及那些刑具加到崔小貴的身上，還給他灌了一點前些日子早預備好的麻醉藥液，延長崔小貴的昏睡時間。

接着，又把監獄官藏在刑審室裏一隻大木箱內。然後，他拉開房門，以監獄官的語氣，吩咐兩個禁卒把假梁晶押回牢房去。

當他大模大樣，步出監獄去執行巡查時，還把鑰匙遞給柯連生囑代為保管。

就這樣，梁晶在禁卒與軍兵們祇認衣衫不認人的目光下，逃出了監獄。

梁晶講完這一段越獄故事後，只見詹旭與卞益的眼睛裏閃爍着無限欽佩與寬慰的光芒，好像在誇讚着說：「你果然不愧為一個起義英雄，不愧為一個不可思議的人物！」

梁晶越獄後的第二天傍晚，大地主刁健一個人在窗明几淨的書房裏，用他那條被梁晶扭斷而又經醫生治好的臂膀，「的的篤篤」大打其算盤。由於他迫害起義英雄，而獲得了五千兩銀子的賞格。他就用這筆欵子盤剝重利。不到一個月，就變成五千五百兩。因此他正在計算，利上加利，要多少日子，這五千兩銀子，才能變成五萬兩？他一直從暮色茫茫，夕陽西沉，算到夜色朦朦，月上柳梢之時，還沒把這一道算術題算出答數來。但是牆上的影子，却多出一個來了。這間書房裏只有他一個人。一加零，應該是一。牆上的影子也應該是一個。怎麼多出一個影子來呢？唔，是窗外柳樹擺動的影子。刁健想起了柳樹影子，就不再疑神疑鬼，重新「的的篤篤」打算盤。他簡直想把天下黎民的汗血都剝削到他一個人的口袋裏。

但是，牆上確確實實多出一個影子來了，而且這個影子清晰鮮明，遠非模糊的柳樹影子可比，難道這是梁晶的影子嗎？

刁健推開算盤，扭轉身子，往窗外觀望，不看則已，一看嚇得魂胆齊飛。不是梁晶，又是誰呢？

「刁健今天是你的末日，你的殘酷剝削也將隨着你一同走進墳墓去。」

刁健渾身癱軟，想動彈不得。鶴嘴劍的劍尖像鶴嘴一樣在刁健喉頭啄了一下。

從此，這個剝削家再也不能在他的算盤上打他剝削的主意了。

（完）

環球文藝叢書

依達新著

定價HK$4.20

窄梯



定價HK$2.40

林中



蓓蕾著

織夢



定價港幣二元八角



定價港幣一元七角

銀海風波

琦琦著

環球作品 風格超羣。

環球圖書雜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七至十三號A　電話H四八四二二一(四線)